

商務印書館

吳藹宸著

新疆紀遊

附蘇聯遊記

八十五叟王樹楫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MG
K928.945

3/2

吳藹宸 著

新
疆
紀
遊
附蘇聯遊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3 1763 1820 6

渝3947

新疆之演變及其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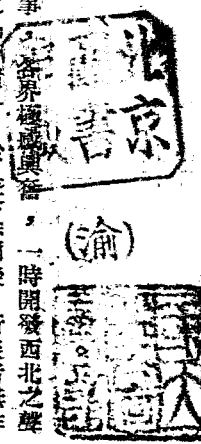
新疆紀遊三版增輯

新疆消息，報紙久已沈寂，自三十一年七月起各報始披露新疆之事，其界極廣，一時開發西北之聲浪，甚囂塵上，撰文論列者，更如春筍之怒發，大公報且認為抗戰中之「奇蹟」，於是茶餘酒後，所談者無非西北問題，對於前途各抱有無窮希望，政府亦在分途設計，大有劍及履及之慨。余適在重慶從事著作，凜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明訓，雅不欲有所論列，只對新省消息，隨時留意，見地方與中央關係日臻密切，表示欣慰而已。

因國人之注意邊事，遂覺邊疆書籍之缺乏，藉曰有之，而在戰時之重慶，亦不易得，商務印書館適由他分館獲得余之舊著「新疆紀遊」二冊，視為孤本，而索閱者日衆，應接不暇，遂有重行排版之議。該館主人囑余增加材料及意見，使其合於時代性，免貽明日黃花之誚。余對開發新疆，固未嘗一日去懷，今乘重版機會，亦欲一吐衷曲。惟是個中消息，多係得自傳聞，雖比較認為可靠，但非若舊著之躬與其役者所可比擬。最後所述開發新疆之展望，則又個人管見所及，不憚醜糺，願與中央地方當局及留心邊事者，一為商榷者也。

新疆之演變，擇其榮華大者，依次分別說明如下：

(一) 肅清反動份子 新疆自二十二年「四一二政變」以來，變亂時起時伏者，又有數年之久。馬仲英自敗走吐鄯後，乃復秣馬厲兵，待時而動。二十二年冬馬由達坂城進撲迪化，伊犁張培元亦由烏蘇進窺省城，截斷迪化往塔城要道，馬圍攻省城一月，城外各險要均被佔領。當茲省城岌岌危殆之際，幸獲蘇方派兵救援，張部行至中途全被擊潰，張拔槍自裁。馬部素以饒勇稱，但無法與機械部隊抵抗，遂自喀什退卻。馬見大勢已去，約同馮綏軍管數人，經依爾克什塔卡走入蘇境，受蘇方優待，曾在塔什干受軍事訓練，以後消息隔絕，有謂尙



在莫斯科者。

自馬仲英、張培元相繼失敗後，省城之圍始解，盛世才督辦勢力達於北疆全部，但反動份子仍多時有破壞。時南疆獨立業已取銷，省派劉斌爲喀什警備司令，勢力漸及南疆，惟馬仲英部下馬虎山尙領少數東于軍佔據和闐、于闐，直至二十六年馬虎山、麻木提等在南疆叛變未逞，旋被剿平。馬虎山經印度走上海，麻木提有轉轉逃至日本受日方優待之說，南疆遂告統一。

二十六年冬，迪化發生大陰謀案，重要官吏株連逮捕者頗衆，爲肅清反動份子之最大案件。維吾爾族首領省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子，卽於此次置之於法，其他漢人官吏同遭刑辟者，亦頗有人在。據官方宣布，反動份子曾受日本金錢運動，陰圖推翻現政府，斯時南疆發生騷動，延至焉耆，與省城暗相聯絡，但不久亦被驅散。

次則哈密警備司令維族堯突博士久與省城不睦，卒至不安其位，於二十六年間棄職逃入內地，向南京報告。又二十六年天山北路哈薩克族因反對省城強迫其子弟讀書，強徵其青年當兵，羣起變亂，盛氏將其首領誘至迪化槍決，並派兵驅逐，該族先後竄入甘邊玉門一帶，不下四五萬人，攜有槍枝馬匹，殺人越貨，成爲甘邊之患。新省經此數年肅清掃蕩，反動份子從此銷聲匿跡，全疆於是統一。

(二)宣布六大政策 盛氏治新提出六大政策，卽「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是也。該六大政策，並非同時提出，最先提出者爲「民平」，其次爲「反帝」，再次方爲「親蘇」，至「清廉」「和平」「建設」則爲以後提出。

當提出「反帝」時期，南疆之英籍印商多被驅逐，居住新疆四十餘年之迪化內地會胡進潔牧師亦被驅逐出境。同時指摘日本帝國主義會派員參加馬仲英擾亂新疆工作，曾經虜得日本報務員一人，足資佐證。又指摘南疆獨立，亦是帝國主義國家一大陰謀。

當提出「親蘇」口號時，曾引起全疆民衆之疑慮，國內人士更覺惶惑不安，且有疑及新疆業已脫離中央，從事赤化者。實則新疆與蘇聯因地理上之關係及經濟與商務之聯繫，有不容不親近之勢。彼時迪化蘇聯總領事

具有相當權力，軍事財政均聘有蘇聯顧問，亦有類似蘇聯特務機關之設立，星羅棋布，各族各族橫被逮捕者，實繁有徒，人民談虎色變，深感不安，爲新省以前所未有。

(三)新疆內政 新疆省政府前曾設有副主席，各廳長現猶設有副廳長，且有多至二三人者，各行政區設有副行政長，行政長、縣長不必專限漢人，有由其他民族擔任者。二十九年省政府主席李溶因病出缺，中央發表由盛氏兼任，盛氏除二十七年曾往莫斯科一度遊歷外，坐鎮迪化已達十年之久。

論及財政，新疆在前清本由各省協餉，民國後協餉無着，楊增新整理財政，杜絕漏規，發行一兩銀票，信用卓著，人民旅行苦帶白銀，有情願貼水兌換銀票者。楊氏堅持只發一兩鈔票，故終楊時代，銀票雖稍跌落，猶能維持每二兩銀票換洋一元。

金樹仁繼任，因哈密變亂，軍用浩繁，續出三兩五兩省票，遂至不能兌現，省票跌至每十二兩換洋一元。「四一二政變」後，軍餉大事增加，省庫窮於應付，遂復印發十兩省票，價亦續跌至每五十兩換洋一元，時余在省政府會議席上力持反對，認爲飲鳩止渴，今日所出下策，未幾又將變爲無策，曾擬具整理財政計劃由委員李溶等連署，經大會通過施行。無如軍用日繁，省庫如洗，果又續發五十兩省票，從此發票愈多，價格愈跌，由七十五兩至一百兩五百兩一千兩換洋一元，最後竟跌至每四千兩折合法幣一元，財政紊亂，於斯爲極。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開全疆三全大會，始決定改兩爲元，遂於二十八年一月發行銀洋鈔票二十萬元，票額以十元爲限，收回省票略票，保持與法幣同價。新省鈔票與美金折合率，始終維持以三元五角計算，實際高於法幣五倍。三十一年十一月財政部規定，新幣一元合法幣二元，或國金券二十五分，自是法幣國金券可在新省按規定折合率通用。三十二年五月中央銀行在迪化設立分行。

次論教育，近來教育却在飛騰猛進。從前楊增新利用愚民政策，教育向不提倡，期其渾渾噩噩相安無事。佔全省絕大多數之維族子弟向不讀書識字，只掌教「阿訇」能讀阿拉伯文之可爾經及粗通文理，而令子弟讀教外之書又恆爲「阿訇」所不允許，以致入漢人學校讀書者，幾如鳳毛麟角。至哈薩克族以游牧爲生，更無文化

之可言。近來省府厲行教育政策，各民族文化卻能平衡發展，維族子女能用自己文字寫信，為前所未曾有，尤其婦女教育，發展特別迅速。

全省報紙除在迪化設立新疆日報總社外，並在塔城、伊犁、阿爾泰、喀什設立分社，用漢、維、哈、蒙四種文字印行日報，亦為從前所無。喀什維文報紙每日銷二千餘份，伊犁民衆文化水準較高，報紙內容亦較好，且有俄文報一份供歸化俄閱覽。迪化另有刊物兩種，一為「反帝戰線」，一為「新疆青年」。

次論衛生，近在每城市均設有醫院或診療所，設備相當完善，市民可以免費住院。此原為蘇聯之特色，今則行之於新疆，醫生護士大半仍為蘇聯籍。迪化設有官藥房，分送藥品至各醫院，人民可用低價購到需要藥品。

(四)新疆外交 談到新疆外交，實際上就是對蘇外交，因地理上之關係迫之使然，自蘇方完成土西鐵路，與新疆邊界平行千餘里，益感實迫處此。例如新省有事，蘇方軍隊可以朝發夕至，我方由蘭州至迪化，現雖有汽車路，亦非半個月不辦，僅此一點，即覺新省對蘇外交之不易處理。當楊增新時代，適值我國發生革命，白俄退入新疆，悉被解除武裝，復基於平等互惠重訂伊犁商約，蘇方要求在省恢復原有五領館，楊亦要求在疆內設立五領館（通稱新疆五領）。楊氏坐鎮十七年，對外未嘗損失絲毫權利，厥功甚偉。

金樹仁因哈密激成事變，需要軍火鎮亂，不得不向蘇方告急，而有新蘇臨時通商協定之訂立，應允蘇方權益，作為交換條件，「四一二政變」後馬仲英圍攻迪化，氣勢洶洶，設有差池，則變亂蔓延不知底止，中央顧長莫及，遠不救近火，惟有蘇方之援助，方能轉危為安，此亦非當機立斷不為功，否則不知又將犧牲若干生命。

顧蘇方何以毅然如此，則因迪化為中國任命合法之政府，馬仲英僅係私人行動，況蘇方認為馬之背後，有日本帝國主義暗為策應，馬如得逞，則日本勢力到達新疆，不但蘇聯中亞細亞直接受到威脅，將成東西夾擊之勢，即高加索之巴庫油場亦有被轟炸之虞，當時余在蘇境，曾閱到報紙頗作此警戒之語。二十八年四月孫哲生

院長在莫斯科時，史達林先生會向之談及，並謂當時幫助迪化之合法政府，即係幫助中國云云。見三十年十月十二日孫院長在香港大學演說詞。至借款與省方，俾得修築公路及他建設，亦可同作如是觀矣。

從此蘇聯在新勢力相當膨脹，與其曲予掩飾，毋寧認為合理性之演變。自提出「反帝」「親蘇」口號，旗幟益復鮮明，共黨份子暗中活躍甚力，延安某要人介弟一度黨籍全省財政，其他思過半矣。三十二年春間，盛督辦四弟世職突然被刺身死，其中自有背影，使盛精神上感受痛苦，最近新疆之急轉直下，對此不無相當聯繫。自是地方與中央日益接近，完成內外相維之局，實屬國家前途之慶。至新省所聘蘇聯顧問，現雖尚未解雇，但實無權力，哈密雖尚駐有少數蘇聯紅軍，亦有不久即行撤退之說。

新疆對英外交，原只限於南疆（據稱，現已調回），在省城宣布六大政策之下，英籍印商頗受影響，有勸令停業驅逐出境者，即駐喀什英國領館環境亦頗困難。二十四年北平英國大使館參贊台克滿（Mr. Eric Jellicoe）（現任重慶英大使館參贊）奉其本國政府命令特經由新疆、印度返國，同時駐喀什英總領事格勞瓦（Colonel Phonsor Glover）亦來迪化，俾與省當局有所接洽。二十八年因南疆反英空氣頗為濃厚，幾使當地印商無法立足，喀什英總領事詹森（Major H. H. Johnson）復往迪化謁見當局，效果如何則不得知。二十二年英美等新省地位之日趨重要，先後獲得我國政府許可各在迪化創設領館，外交部亦於三十一年九月恢復駐新疆特派員公署，新疆五領亦改由外郵派充，正在遴選人員中。要之，新疆外交漸入正常軌道，誠邊陲之福音也。

（五）新疆交通 新疆與內地交通，目下可稱全賴飛機。二十二年間歐亞航空公司（中德合辦）開始航行，設分公司於迪化。嗣因蘇德關係日趨惡劣，蘇方不允德機過境，飛機遂告停駛。彼時尚有新綏汽車公司由綏遠開往迪化，約二十日可達，但不久亦告停止，所有卡車多被新省截留。當斯時也，新省與內地交通幾瀕斷絕，消息亦阻梗不通。

自中日戰事發生，中央欲在新省另開國際路線，遂於二十八年九月間成立中蘇航空公司，獨佔經營自哈密

經迪化、伊犁至蘇境阿拉木圖之航空綫。資本定為美金壹百萬，中蘇股本各半（中航美股僅佔百分之四十五，歐亞德股僅佔三分之一），開辦後又增加股本壹百萬。董事六人，中蘇各半，中國方面任董事長（張元夫氏擔任）蘇方任副董事長。飛機七架由蘇方供給作為股本，每週開行一次，哈密、迪化、伊犁均設有飛機站及旅館，設備堪稱完善。公司人員以及機師，多數為蘇聯人，三次董事會開會皆在蘇境阿拉木圖舉行。當時因急待通航，打通國際路線，所有擬訂章程，不無優待及遷就之處。自從中蘇航空公司開航，歐亞交通可於三日完成，即由重慶起飛，第一日至哈密，第二日至阿拉木圖，第三日至莫斯科是也。

此外又復完成甘新公路，計長一一七二公里，汽車約半個月可達。又新省創設五百瓦特無線電台，於二十八年三月間完成，可與全國各地直接通報，無需由蘭州轉電。三十一年底迪化重慶間直接通電話，尤稱利便。至省內汽車公路，計已完成者，則有迪化伊犁綫，長七二〇公里，迪化塔城綫，長六九〇公里。又鋪建塔城至阿爾泰，迪化至吐魯番七角井，迪化至喀什和闐公路，全省汽車增至四百餘輛，在本省內汽車到處暢行無阻。

（六）曾至迪化之中外重要人士，「四一二政變」後，除黃慕松、羅文幹先後奉派來新外，此後來者，則有陳立夫、李根源、楊杰、孫科、邵力子、朱紹良、翁文灝、蔣宋美齡、吳忠信、梁寒操、沈鴻烈、傅秉常諸氏。或係胸有中央使命，或係往蘇經過迪化，或係私人交誼前往，俱作短時間之淹留，督署東花園則為其下榻之所。其中以梁寒操氏居住較久，且親往伊犁及南疆考察，於三十二年四月間返滬復命，朱紹良長官與慶氏本屬舊交，不及半年去新四次，罔辭勞瘁，贊助獨多。

至外人方面，二十三年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傅禮明 (Mr. Peter Fleming) 偕同瑞士女記者梅萊提 (Miss H. K. Maillet) 由北平經青海私入南疆遊歷，道出印度返國。傅禮明歸著 *News from Pankary* 一書，一九三六年出版（內中敘及蘇方如何出兵擊敗馬仲英），文筆流暢，稱為名著。梅萊提歸著 *Turkestan Solo & Forbidden Journey* 兩書，均經由法文譯成英文，先後在倫敦紐約出版。二十三年瑞典名探險家斯文赫定 (Dr.

Sten Hedlin)奉南京行政院令往新疆察勘路線，經由綏遠搭汽車入新，並至南疆羅布淖爾查勘，歸著(1) *Bir Horse's Flight*, 1936 敘述馬仲英如何失敗退卻甚詳，(2) *The Silk Road*, 1938 敘述古代運絲舊道，重獲重要地位，(3) *The Wandering Lake*, 1940 敘述羅布淖爾之形勢，均由瑞典文譯成英文。二十四年英大使館參贊台克滿經由新疆印度返國。歸著 *Journey to Turkestan*, 1937 敘述在迪化與盛督辦談話情形。二十九年二月英國工黨領袖國會議員克利浦斯(Sir Stafford Cripps)由重慶飛往迪化，為抗戰後英人赴新者第一人。三十一年十月美國共和黨領袖威爾基(Mr. Wendell Wilkie)經由迪化來渝。三十一年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返國述職經過迪化。

(七)抗戰大後方 自七七事變發生，新疆成爲抗戰大後方，地位極形重要，負大後方重責者，盛督庸督辦也。盛督電呈中央極力表示擁護，並請在西北訓練新兵以期長期抵抗。二十七年十月全疆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捐獻飛機十架，冬令軍衣一百萬套。三十年新省認購大批戰時公債，情緒之熱烈，不亞他省。

因國際運輸之需要，中央嚴令主管機關趕修甘新公路，(即當年左宗棠出關時之陽關大道，中途經過一段戈壁，渺無人煙。)彼時分段趕築，所用工人約有十萬，在軍隊監督之下趕修，至二十七年底全路告成，於是蘇方接濟軍火、汽油得以運入內地。無數卡車以及唐克車、鐵甲車，每日在此路上行駛，另有駱駝隊不下二萬頭以及騾車、馬匹、裝運汽油軍火。當滇越鐵路不通，滇緬路復被封鎖之際，甘新公路成爲唯一之國際路線，其重要可以概見。所有中國產品如羊毛、茶、磚、鎊砂等類，亦皆經由此路運往蘇聯，俾便以貨易貨。中蘇兩國公路之交接處在伊犁邊界之霍爾果斯，所有蘇聯運華貨物，首在霍爾果斯出發，經迪化、蘭州、西安、漢中、成都而至重慶，全綫長五、二七四公里。抗戰期間，新省實行後方責任最著勞績者，則爲溝通陸路及空中之交通，維持國際路線，使蘇聯貨物得以源源接濟。中國各省亦惟有新疆無慮空襲，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八)中央對於新疆之措施 中央調整新疆，始於三十一年六月，自是年間盛世驥被刺後，駐重慶代表張元壁飛往迪化，無何偕同盛之五弟世驥飛渝。六月間經濟部部長翁文灝，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奉命同飛迪

化，淹留彌月返滬覆命。七月間，蔣委員長偕同夫人飛往蘭州並親往青海視察。當時有盛督辦來蘭謁見，蔣委員長之傳說，因省城治安關係未得果行。蔣夫人偕同吳忠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梁寒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吳澤湘（新任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飛迪，停留兩日，仍偕吳忠信返蘭。九月迪化設立中央通信社分社。旋經濟部組織西北實業考察團，以林繼庸任團長，前往新疆考察。新疆省亦派重要職員來滬，受訓於中央訓練團。時中央將裁汰各部院公務員有移往新疆服務之擬議，又有揀選難童數千名移新之計劃。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則提倡鑿井開邊，有十年萬井之遠謀。三十一年一月新疆省黨部成立，盛氏任黨部主任委員，中央特派梁寒操前往監督。三月一日教育部主辦開新疆中外書籍展覽會於中央圖書館。三日發表羅家倫為新疆監察使，王箴田為監察副使。四月六日行政院通過改組新疆省政府案李溥霖民政，彭吉元財政，林繼庸建設，劉效黎秘書長。四月八日經濟部主辦開西北工業資源展覽會於中央圖書館。中央大學地理學系主編中文新疆書目及西文新疆書目。五月十八日政府公布獎勵從政邊疆條例。六月間中央設計局組織之西北建設考察團，全團專門人員約二十人，由羅家倫率領赴新考察。

以上所述，為新疆最近之演變，換言之，即新疆之好轉，前途日趨光明是也。往者俱成陳跡，無庸回顧，今後，對於新疆應注意何事，及如何開發，方與國計民生兩有裨益，作者不敏，願抒管見，請分別言之：

(一)只是新疆可稱西北，我國習稱之「西北」本甚廣泛，並不專指新疆，例如甘肅、寧夏、青海亦常被稱為西北，坊間見有製就「中國西北詳圖」出售，察其內容，則只繪至甘肅、青海為止，新疆竟不在內，窺其用意，只知以甘、青為重，而將新疆視若化外之地。此種狹隘心理，實至危險，況新省之富庶，遠非甘、青所能望其項背乎！蓋我國真正西北實為新疆，當有「極西之中國」(Westernmost China)之稱，倘內地可將甘、青稱為西北，則充其所極，閩、粵視皖、贛亦可稱為西北，不通孰甚。此雖末節，然已暴露國人漠視邊疆之弱點，更足引起強鄰覬覦之心。我國曾受駐俄某公使翻印俄方地圖之賜，而因之喪失國土矣。又因邊界所立卡倫界牌之不確定，而喪失邊地矣。

爲今之計當以正名爲先，以免淆亂聽聞，應由中央明令規定，凡稱我國西北，定是新疆，或包括新疆在內，換言之，中國惟新疆一省爲西北，其他皆非西北，庶幾獲一確定之界線。西人稱新疆爲中國土耳其斯坦 (Chinese Turkistan)，稱東三省爲滿洲 (Manchuria)，認爲不在中國本部 (China Proper) 之內，今東三省已被侵略，新疆亦自有其危機，倘國人再不加以重視，而屏諸西北之外，則恐貽人口實，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亟應予以糾正者也。

(二) 治理新疆一定要是漢人 新疆號稱十四種種族，維吾爾族爲土耳其種，佔全省戶口百分之七十，塔吉克族則爲雅利安種，與古代希臘、羅馬皆有同族關係，其他種族參差，不一而足，全省漢人不及十分之一，數千年來全在漢人統治之下，西人常認爲一種不可思議之奇蹟，其實無他，新疆統治向在漢人之手，漢人文明發達較早，有處理政治之能力，其他種族文化低落，無法治理全疆，故在漢人統治之下，尙能相安無事，有時政權落在他族之手，則紛亂不可究詰矣。

雖然自古西域之向背，視乎中原之強弱，後漢之時，西域常三絕三通，遼清咸、同時代安集延會阿古柏盡得天山南北之地，嘗自立國而得英俄之承認，卽以晚近而論，南疆亦曾一度獨立，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若輩與吾漢人種族不同，宗教不同，風俗習慣亦各不同，如有機會可乘，未嘗不想自行組織回教國，無如在他們自己治理之下，其亂益甚，卒至人心思漢，久亂望治，歷史重演，已非一次。設非漢人統治能力較勝其他種族，少數漢人安有立足餘地，而能否保持新疆爲中國國土，亦成疑問矣。

故欲保持新疆永遠爲中國國土，治理新疆一定要是漢人，(陳紀滄著新疆烏瞰第七頁敘述盛督辦語：「將來治理新疆不必定是漢人，但前提要保持新疆永遠爲中國國土」)設歸他族治理，勢必爲人利用，豈復再念中原，少數漢人將無蹤類，如何能保持爲中國國土乎？余與盛督辦會共一場患難，知其愛國心長，忍辱負重於今十稔，余相信其必能實踐到底，但尤盼望維持漢人治理新疆，爲各族謀幸福，否則先已失掉自己立場，「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之謂也。盛督辦之言，或係從民族平等意義上着想，自是一種謙虛態度，但如就事

論事，治理新疆應在漢人之手，方能保持國土於不墜，其亦許爲知言乎？

(二)開發新疆應採取開放政策。開發新疆甚露處上，顧如何開發，似尙未擬就具體辦法，個人愚見，如欲開發之早見成效，莫如採取開放政策，不宜沿用統制辦法。語有之曰，「利之所在人皆趨之」，今欲開發新疆，千頭萬緒，要在引起國內商家及海外僑胞之企業心，使其爭相投資，趨之如鶩，衆擎易舉，積腋成裘，必使官家倡導於先，人民踴躍追隨於後而後可也。

茲應研究如何使內地游資自動移至邊疆，如何使內地工商界絡繹陽關道上，以開發遍地黃金之新疆。內地游資充斥，數以億萬計，既無正當之企業又慮紙幣貶價，遂相率囤積貨品，爲物價上漲之主因。如欲使其自動西移，空言宣傳無益，必也許以重餌，自能入吾彀中。所謂重餌者何，卽將全省農工鑛業完全開放，公佈簡明條例，任聽人民自由競爭，如荒地之發放，鑛區之請領，特種工業之專利，只須驗明資本，或繳納保證金，並在期限內舉辦，官家可概不過問。惟應嚴禁當事公務員兼營商業以圖自肥，對於真正商人則給予一切便利，可能時免徵國稅若干年，使其自由發展，遇有重要工業，或由政府補助使底於成。香港本一荒島，英人有之而能如是發達者，端賴其採取自由港政策，各物進口概不收稅，眼光短促者，必斥其坐業稅收，作法自斃矣。

初頒條例難期周到，不免有掛一漏百之處，然而無傷也。政府既處於指導匡助地位，總以寬大爲懷，以廣招徠，其中容有獨佔大利之輩，究係捷足先得，開風氣之先，同屬國人，如家庭中之子弟，政府又何必斬而不予。惟能如此，而後風聲遠播，具有絕大之號召力，如政府發行儲蓄券，設無人獲得頭標，立致鉅富，誰肯屑磨踵接，爭相以有限金錢，投諸無底之壑耶。

蓋自由競爭，方能爭先恐後，人莫不好利，惟有利勸之，如有利事業概歸國營，實則無異與民爭利，結果人民認爲無利可圖。或不值冒險嘗試，定必裹足不前。抗戰期間，國內爲平衡外匯關係，不得不採取統治政策，若在新疆需要獎勵人民前往，斷非僅以國家觀念所能打動其心理。況開發事業，如僅由政府熱心計劃，而不能動員全國工商界，其無濟於事也明矣。

美國當年開發其「野蠻西方」，即係採取開放政策，自加利弗尼州發現金礦，美人爭往尋求富源，政府向不加以限制，凡先標插鑛區者，即有優先權，兩年內證明投資若干，鑛即歸其所有，法令簡單故能金鑛陸續發現，促成橫穿東西兩海之鐵路。蓋知政府力量畢竟有限，必使全國人民共赴事功，方能收到偉效，何況我國官營事業，往往歸於失敗，可不懲前毖後，另闢新途徑乎？

(四)開發新疆應由南疆着手，今日之南疆，為昔之西域，人民渡其城郭生活，古之所謂居國，北疆則昔匈奴之地，逐水草，結穹廬，遷徙靡定，古之所謂行國。故北疆發達實在南疆之後，而氣候亦較南疆寒冷。南疆氣候溫和，有如長江沿岸各省，林文忠公稱其「美利不滅東南」。全省財富在南而不在北，省庫收入專靠南疆，若無南疆，則北疆不易維持。

至往南疆之天山南路，係由嘉峪關經安西折向西南至敦煌，且末，于闐，喀什。該路前本通行，後因行旅稀少，路漸閉塞不通。南疆為維吾爾、吉爾吉斯、塔奇吉等族聚居之地，漢人極少，有一縣只數人者，衆寡懸殊，遇有亂變，發生回、漢仇殺，則官、商漢人幾難倖免。此種慘戲，欲使其不再重演，亟應規復天山南路舊道，加以修整，使成汽車公路，大量遷移漢人，先行開發南疆，應由中央負其全責，且可立致施行者也。

難者曰遷移漢人至南疆，其如維族反對何？則應之曰，漢人如往奪人之利，當然遭其反對，設各不侵犯，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又何反對之有！余嘗謂新疆真正價值，不在固有之城池，而在肥沃之土地，及蘊蓄待發之寶藏，原有城池無足重輕，應由平地建設農場及工業區，移民而居，數年之後必能蒸蒸日上，駕原有城市而過之。例如南疆塔里河流域可耕之地甚多，儘可容納無數人民，他如庫車之石油，于闐之金，皆有開採價值，由新事業着手，與維族毫不發生權利衝突，且能深受地方繁榮之益，歡迎之不暇，奚至反對哉！

再南疆接近印度，向為英人勢力所及，邇者浙省採取「反帝」「親蘇」政策，蘇方勢力漸次侵入南疆，按理應由中央推展，樹立基礎，以固吾圉。方今我國軍隊開赴印度者，為數頗衆，俟無需要之時，與其開返內地，不如就近開入南疆，以盡守邊之責。國家軍隊原為保衛疆土，非作對內之用，蘇聯在中國、伊朗邊界常川

駐紮相當兵力，而我國邊卡乃竟空虛無備，戰後應將軍隊實邊，雖設陪都於帕米爾高原而不爲過，然則利用駐在印度之國軍，以實南疆，而樹風聲，豈不值得考慮耶！但恐由印入新孔道，備極險阻，不易通過多數軍隊耳。

(五)開發新疆交通第一水利第二 集多數專家之意見，盡知開發新疆，交通最要，水利次之。所謂交通，非指航空路線，亦非汽車公路，乃係延長隴海鐵路至迪化、伊犁，而後新疆終爲我有，可以談建設矣。非然者，隴海鐵路已將新疆包圍，實逼處此，彼逼我遠，彼速我遲，一旦有事，鞭長莫及，以言澈底建設難矣！航空只能供少數人之往來，且爲中蘇兩國合辦，權非完全操自我手，萬一國際發生變化，隨時有中斷之可能。歐亞飛機飛行數月而停止，卽其先例。甘新公路告成，雖聊勝於無，然亦未足擔任開發之責，惟有將隴海綫延長，方足保持疆土，從事開發。新疆爲歐亞中心點，此路告成，則貫穿歐亞兩洲，必由此線負其全責，遠在北都之西比利亞，定將失去其重要性，而莫敢抗衡矣。深望舉國上下，戮力同心，聚精會神，專辦此事，能早日興工，則早收一日效果。

至新省荒地甚多，皆因水利未興，致歷久淪爲戈壁。全省已墾熟地，不及百分之一，開拓荒地輕而易舉，且適合於我國國情，惟問題不在墾殖本身，而在灌溉之水利。蓋新省雨水稀少，全賴山上消融雪水，以資灌溉，春間需水之時，山雪尚未融化，雖深井亦告涸竭，迨至山雪盡消，水挾土壤逐流而下，欲其停留而不可得，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也。再全省河流散佈甚廣，奈人民知識淺薄，距河流稍遠之地，則無法灌溉，任其荒廢。凡此，皆屬水利問題，或開溝渠，或擊坎井，稍明水利工程者，皆優爲之，再教以機器抽水，火犁耕地，教蘇聯集體農場之所爲，其利不可勝收矣。故欲移民開墾，必先講求水利，水之所至，荒地立可變爲沃壤，水如不來，沃壤亦將變爲石田，其重要性實爲移民之首決問題也。

(六)關於移民意見 新省可以大量移民，雖千萬人亦能容納，但應先移農民，儘陝、甘貧瘠省份之田間農夫，令其墾畝西移，作終於農土之計，而於未遷移之先，應由官家開好荒地，修好溝渠，以待農民之請領，再

由官方補助，給予牲畜、農具、穀種，務使來者即可躬耕，以免坐食，轉爲地方之累。

當茲新省各項實業尙未發達之時，需要農工之能從事生產者。聞有裁汰公務員優予薪資西移之擬議，用意固善，但恐被汰者，類皆衰老及不甚得力人員，若輩既不爲中央所推重，亦恐無能力爲邊疆效勞，且道路遙遠，氣候嚴寒，能否勝此跋涉，亦成疑問。至抽選難童前往，固爲得計，惟沿途食宿均應妥爲備辦，俾免疾病死亡，保持原有健康，方能效力邊疆。但是在其未成年之前，仍是消耗者，將來如何成家，亦成問題，總不如先移鄰省已有家室之成年農夫較爲得計也。

(七)開發新疆中央應有負責機關 開發新疆之聲浪，有時高唱入雲，有時寂無所聞，各機關既無專責，其緩急則似以當局之意旨爲轉移，新省數年來之措施，未能與中央盡合符節，今僅發表省委數人，而各區行政長究屬何人，則尙未見明令發表（按新省十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已於本年六月二十二日行政會議通過），其他軍職及應行呈報事件，恐尙不少，頭緒紛繁，諸待整理，若待當局推動，深恐顧此失彼，難成系統。似應設立機關專司其事，不但負責整個計劃及推動之責，即對各方面條陳，亦可從事審查，以備當局隨時之諮詢，遇有事項，亦可會同主管機關辦理，卽以移民而論，亦應有負責機關會同陝、甘省等籌劃進行。凡事關人則舉，應辦之事甚多，倘得其人，則應予以事權，責其後效，爲開發新疆之基本工作。

(八)大規模開發新疆應利用外國資本人才 開發新疆欲使其有益國計民生，勢非具有大規模不可，將數千年來之農業區、游牧區，一躍而成合於時代性之工業區，尤應先行興辦重工業。舉其大者，爲煤、鐵、石油及電氣事業，在在均需雄厚資本，將統留作國營乎？抑將歸商承辦乎？戰後吾國經濟難遽恢復，官商交相疲敝之際，而責其大規模開發邊疆，誠恐心餘力絀，徒耗時間。藉使有此財力，而全國技術人才亦大缺乏，難勝重任。

是以大規模之開發，國內有員之財，與無員之才，俱感不足應付。今日瘡痍滿目，到處剝得破碎山河，如不藉此復興中國，更待何時！但若無徹底辦法，則年復一年，徒見紙上談兵，不見實地進行，抑或零星枝節，

無補時艱，吾恐不特終吾人之身，不得見新疆之開發，即吾人子孫至何時代方得及見，亦在不可知之數也。謂余不信，請以交通而論，人人盡知如無鐵路，則談不到開發，延長隴海路至迪化、伊犁，綿互幾二千里，勢非提前趕築不可。試問此筆鉅款，將從何出？需要大批有經驗工程師，又將何出？其他應辦之重工業，皆有同感。今如作一簡單計劃，列出開發新疆所不可緩者數事，需要資本若干，人才若干，再集全國財力人才，是否足以配合，如相差過鉅，無庸吾人掩飾，惟有用外資外才之一途，雖須與人分潤，而我實得其利，我國鐵路類皆利用外資而成，然到期皆得收回，況今不平等條約業已取銷，外人不得再享治外法權之權利，不過因其投資關係，獲得若干利益而已。

抑更有進者，外資外才最好能由美國方面擔任，蓋美國尊重私人資本，政府僅居輔助地位，無甚權力。戰後可由我國銀行界或公司逕與美國公司訂立合同，各經政府立案後，發生效力，免由兩國政府接觸，轉多顧忌，一事成功，他事隨之，其蓬勃氣象必有不可遏止者，我國邊疆藉以開發，間接利益尤為不可勝計也。

美人開發西方，暴富者不知凡幾，至今猶為人所稱道弗衰，欲再重逢其盛而不可得，只有向外發展，售其慾望。今如歡迎美資美才與我國各界合作，開發新疆，自能打動其好奇心，必有開風而起者，只要無損國權，雖彼得厚沾利益又有何傷，資本經驗，各為成功要素，其成事也並非偶然，吾人與之合作，獲得經驗，他日亦能自營，況事須經多次挫折，而後可底於成乎！方今美國正在考慮廢止限制華人移民律，該案如獲國會通過，則國人可以自由入境，不受限制，吾人亦可報以自由來新投資之權利，增進兩國間友誼，確保太平洋和平。

新省與蘇聯接壤，蘇聯資本同在歡迎之列，將來所有應用機器，均須假道西比利亞及土西鐵路運新，更需得其資助。其他盟國情願參加者，亦無不歡迎，不過希望美國多盡倡導之責耳。方今世界大戰方酣，此時提出利用外資，未免失之過早。惟是事關國策，如能早為決定，則可從事準備，至事先派員赴美宣傳，徵求意見，及對某項事業之實地踏勘，更為不可少之舉，亦可於戰時相機進行。迨至戰事結束，或於四盟國首領會晤之時，即有確實方案提出，獲得全體之贊助，更覺美滿順利，此皆有待於負責機關之設立，方能秉承政府意旨，

統籌進行方案，以備不時之需也。

(九)奠定新疆不拔之基礎有上下共同遵守之法律 國人堅忍耐勞，乃其天性，或往新疆，或往南洋羣島，其冒險精神初無二致。新疆地大物博，遠過於南洋，平、津人之聰明才智亦不亞於閩、粵僑胞，何以一在異國，致富千百萬者比比皆是，一在本國勞碌終身，或尙不免遭遇凶險，幸不幸如此懸殊，此蓋無他，有無法律保障問題而已。倘無上下共同遵守之法律，則人生命財產無所依託，何有於開發，即使偶有成就，不待根柢穩固，亦被剝削摧殘，那有光榮美大之日。此爲中國隱慮所在，爰止新疆爲然哉。

今如將新疆作爲全國之試金石，亟應製定法律，上下遵守不渝，往者新省政治權威太大，斯文赫定會評楊增新爲「地球上統治者無比他更大之權力」，處理過當，以及濫用威權之處，在所難免。此種極權制度，遺傳至今，各方面不能平衡發展，寧爲新省之福。夫「國人皆曰可殺，惟士師可以殺之」，士師即今之法官，匪異人任也。設有犯罪行爲，一經審判屬實，自應依法懲治，以免姑息養奸，非然者人民概應受有法律保障，無故絕對不能逮捕，即使犯法，亦惟司法機關可以執行，必須養成此種習慣，而後政治始上軌道，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地方可以繁盛。

人類職業，應一律平等，方能自由發展，非具有權威者，高人頭地，可以任意支配。今欲開發新疆，勢必羅致國內各專家，以收集思廣益之效，此項專家，各行其分內之事，與政治上毫不發生關係，實具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尊嚴，任何政治權力，不能加諸其身，非謂凡來新疆者，悉應俯首聽命於政治之支配，無形中失卻自己尊嚴及個人自由也。此爲開發新疆之人權保障問題，執政者必須樹立法治精神，對於各界，互相尊重，不以個人喜怒愛憎爲轉移，則來者可以安心任事，反動份子亦無從施其伎倆矣。

綜上各款，皆與開發新疆有關，而法治尤爲基本問題，必須上下共同遵守，而後足以轉移風氣。住者已矣，來猶可追，有地方之責者，其應以身作則，納全省於正軌，爲人民造幸福，新疆已屆開發時期，凡阻礙其開發者，皆爲時代所不容許。爲保持新疆永遠爲中國國土，是猶無過無功之消極政策，必也開發新疆，負起大

後方之重要使命，方爲赫赫功業，垂諸不朽，全國福利，實攸賴之。作者身歷其境，愛護新疆，不在人後，深望其大規模開發，以蘇全國人民之困；故不覺言之懇切，語皆出於至誠，完全對事而非對人，實爲讀者所共諒，倘有一得之悉，足供採擇，則是篇之作爲不虛矣。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重慶脫稿。

王序

閩侯吳君謩宸懷才不遇。獨默念中國之內亂無已時。倘得假手經綸。惟西北爲大有爲之地。此漸疆紀遊之所爲作也。余嘗讀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以一介書生鑿空西域。開生迹於萬里之外。卒使遐荒絕國。氈裘塗酪之徒。隸我軒轅。其功業何其偉也。謩宸亦一文弱書生耳。其志慮之深。救時之切。高掌遠蹠。不避艱危。可謂壯矣。當其孑身孤往。繞越日本。蘇俄兩強國。舟車之險阻。異族之馮陵。風霜雨雪之不時。窮荒沙磧不毛之地。瘴氣捲地。堅冰塞途。凍指剝膚。痛如砭割。往往飢不得一食。渴不得一飲。晝無息肩之候。夜無安寢之時。歷三十餘日行數萬里始抵迪化省城。可謂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下車之後。又值鄯善、吐魯番、焉耆諸處相繼叛亂。戰禍連綿。干戈遍地。惟紅山嘴西大橋之戰。距省城僅五里。槍礮之聲。連日夜不絕。飛彈入城。穿牆破壁。幾有剝床及膚之勢。謩宸則謂死生有命。逃無可逃。擁被高眠。如處無事。晝則據案手鈔其所採訪新編諸事。自言每寫四字其時間必喪命一人。統計男女死達二千餘人。屍積如阜。血流成渠。其慘殺之狀。有目不忍睹耳不忍聞者。烏虜、自楊公鼎臣督新以來。內政外交無不備臻美善。肅和回漢。虜吠不驚。人皆謂古之桃源勝境不是過也。天胡不弔。壞我長城。自楊公一去。四境糜沸。南北分離。變亂相仍。兵戈迭起。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哀哉。夫新疆據西北形勝之地。隔腹地萬餘里。無患無爭。值有爲之時。操有爲之勢。苟及是時內修國政。外結強鄰。足食足兵。待時而動。以視爭勝負於區區蝸角之中者。直豪傑驅除具耳。謩宸知其故也。故隻身遠蹠。犯寒暑。忍飢寒。置身家性命於不顧。觀其全書遠探漢唐以後。西域叛服之由。纏、回、哈、布種族之異。宗教之不同。風俗人心之向背。皆備載之以爲將來因於施政之方。至於三十六國官員之廣袤。山川之險巖。土壤之膏腴。桑麻五穀之豐阜。牧畜之繁滋。深山大澤材木之不可勝用。而礦產之富。尤甲於全球。卽煤油一項。足以供五大洲之用而千百年不絕。凡其所至之地。耳聞目見。莫不詳諸博

考。大小鑿遺。筆之於冊。爲後人所取資焉。斯誠天地之隕區。上腴之國也。昔英人嘗謂余曰。中國財賦江浙爲最貧之省。新疆爲最富之區。中國得此不竭力經營。而任其荒廢而莫之顧。誠可惜也。嗟乎、東防已矣。吾恐今日之中國。更有不暇逮及新疆者。語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爲晚也。竊念及此。不禁廢書而三歎也。乙亥端午後一日陶廬老人王樹枏序於三食神仙字齋時年八十又五。

張序

余於新疆，毫無研究，其一知半解，皆聞諸友人，藹宸先生教我尤多。藹宸頃著新疆紀遊成，余獲先睹，方喜得藉以增長知識興味，於其內容，實不能爲一字評也。雖然藹宸蓋以余爲知其志，且同其志者，故索序於余，余何敢以不文辭。憶去夏在南京遇藹宸，一夕來訪，縱談西北時勢，相與慨嘆，夜深始已，余由此更欽佩藹宸愛國家愛新疆之至誠，藹宸本爲新疆外交特派員，歸京報告外交後，猶復奔走京滬間，爲新疆謀財政之救助，數月不成，遂歸津著書，此紀遊二十章，乃其心血之結晶也。志不得行，而僅以著作表現，吾知藹宸之心苦矣。藹宸於新疆無私人企圖，惟祝國家能永保此一塊乾淨土而建設之。藹宸之志，卽全國人之志也。然全國人徒知新疆之重要與危險，而不深知其所以重要與危險，惟藹宸知之深，故其願全國守護新疆之情感，乃最純誠而熱烈。假使全國人同具此志越情感，新疆焉有不能保者！余是以願勸凡愛國家愛新疆之人，俱熟讀此書，以知新疆歷史及疆域形勢，與夫風土物產之大要，是則守護救國之純誠熱烈情感，必油然而生。國事亟矣，處處須保，何止新疆，惟保新疆卽等於保中國建國資源之半。國人其努力，勿令藹宸著書徒勞也。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榆林張煥章季憲識於大公報編輯室。

自序

西哲有言：「爲羣衆謀福利，自由發展個人。」余服膺其說，引爲人生觀之準則。世有贏得溫飽，沾沾自喜，以浮湛一生者，是又志趣之未可強同也。二十一年冬，應新疆省聘，別老母妻孥，從事西征，既抵其地，見乎山川之奇偉，方輿之遼闊，物產之富饒，民風之敦樸，信乎可以本其技能，自由發展，以謀羣衆之福利矣。乃行裝甫卸，卽值變亂相尋，「四一二」政變之夕，幾罹於難，古城奔走和平，險不得歸，自後戰事再接再厲，塔城、伊犁相繼喋血，南疆且一度宣布獨立，全省鼎沸，不可究詰。時外部以駐新特派員事相屬，追時勢至此，乃輾轉由俄道返京入告，無如以蕤縵鐘，不能發音，卒復引疾而退，固有所弗獲已也。慨自壯歲以來，力求學以致用，兩遊新大陸，爲實地之研討，蹤跡所至半中國，屢東北極黑河，今西北窮伊犁，皆留有雪泥鴻爪，而區區利用厚生之志願，終不得售，由是深感人生無時無地不受環境支配，人定勝天，特無聊懃藉之語耳。昔張謇奉使西域，百餘人中僅二人得還，其偉績實埒於哥倫布之發現美洲。近如左宗棠之平定西陲，統一全疆，尤爲不朽功業，觀其昇楸而行，蓋實具有大決心者。嗟乎！士以昂藏七尺之軀，貴有四方之志，自履艱危，恆爲人所不肯爲之事，大則立功異域，爲國干城，次亦嘉惠僻壤，利濟方隅，雖其所就大小不同，要皆有裨於世，無忝所生。藉使遭遇坎坷，到處青山，皆可埋骨，奚必株守鄉園，老死牖下，偷窳頹放，與草木同朽腐哉！雖然事業之成就，在乎乘勢待時，使格於勢迂於時，徒志奚益。志願不獲伸，事業無所成，而欲以紀行覽勝之篇，道聽塗說之語，襲前人餘唾，矜奇立異，以炫耀於世，不亦迂乎！特以此行歷時十有八月，馳驟數萬里，聞見必錄，博採詳諮，未嘗一日閒斷。歸來，朋友競以邊事詢問，復窮數月之力，整理成篇，所有遭

新編 紀 遊

既而思為在等謀衆之福利哉！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吳謙辰自序於天津求志園。

例目

一、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計十章，爲著者旅行所得，并敘述兩次政變，及中央屢派大員宣慰巡視之經過。據實紀載，不加論斷，以作他日新疆史料之一助。下篇或追述變亂始末，或詳敘各族風俗，或考證出脈水道之原委，或闡明東西文化之媒介，舉其荦犖大者，列爲七章。末章「新疆之過去及未來」，乃著者對於澈底治漸之小小建議，及其懇切之期待。

一、上篇統係採自個人日記，分章別類，重加整理，以醒眉目。凡有關係之事，則載其時日，否則刪除，以省閱者目力。下篇鈎稽羣籍，歸納成章，舉凡詰屈贅牙之地名人名，及難於消化之條規統計，力求避免，務使閱者一目瞭然，無格格不入之苦。

一、是書既係遊記體裁，心有所感，不覺觸發爲詩，原係個人抑鬱無聊之語，初無關於宏旨。但去家萬里，值逢離亂，感時寄意，藉抒幽憂，亦爲文人通癖。用其略爲選存，附入書內，冀增閱者觀感，非敢以此自銜也。

一、著者此次漫遊蘇聯各都市，中亞細亞尤爲外人鮮至之地，安集延、塔什干、布哈爾、薩瑪爾罕，昔皆我國領土，城郭門閭，依稀可辨，彌增消長興衰之感。因與新疆不無關係，故另編蘇聯遊記，附列於後，以餉閱者。

一、著者在迪化、伊犁及內地各圖書館各書局搜集關於新疆古今書籍，得有二百餘種，依次排列，附於書後，公諸同好。惟其中遺漏尙多，倘承海內賢達，告以闕漏之書，俾得補列，漸臻完備，至所欣幸。

一、著者在斯爲時甚短，雖碌碌無所表著，然對各方素稱融治。是書之作，乃欲使國人注視邊疆，完全對事，毫無對人問題夾雜其間，尙希閱者諒察。

新編 組 卷

一、本書承翁詠霞先生有所指正，潘季魯先生代為校閱，附誌謝。

二、本書倉卒脫稿，深望閱者不吝指教。

目次

新疆之演變及其展望

王序

張序

自序

例言

上篇

第一章 天津至迪化途中.....一

第二章 迪化見聞錄.....四

第三章 四面楚歌中之迪化.....三〇

第四章 新疆慈善會.....三六

第五章 四一二政變.....四一

第六章 政變後之迪化.....四六

第七章 古城奔走和平記.....五四

第八章 黃慕松官廳將驛.....五九

第九章 迪化第二政變.....六六

第十章 第二政變後之迪化.....六六

第十一章 羅文幹巡視新疆.....七八

第十二章 塔城巡視記.....八八

第十三章 伊犁巡視記.....八七

下篇

九五

第十四章 哈密變亂始末記.....九五

第十五章 南疆獨立始末記.....九五

第十六章 新疆種族宗教風俗記.....〇三

 (一)漢族 (二)滿族 (三)蒙古 (四)甘回 (五)纏回 (六)哈薩克 (七)布魯特 (八)塔奇克 (九)老羣夷

第十七章 新疆山脈水道考.....一四

第十八章 新疆輿地考.....二二

第十九章 新疆爲東西文化之媒介.....二八

 (一)佛教 (二)回教 (三)基督教 (四)科學 (五)文學 (六)美術 (七)幻術 (八)樂器 (九)植物 (十)動物

第二十章 新疆之過去及未來.....三六

附蘇聯遊記

四四

(一) 中亞細亞	一四五
(二) 莫斯科	一四八
(三) 列寧格勒	一五七
(四) 高加索巴庫石油廠	一六一
(五) 布哈拉舊城	一六五
(六) 安業延與塔什干	一六九
(七) 阿拉木圖	一七三
(八) 西比利亞歸途	一七三

附錄

新蘇聯時通商協定	一七三
新疆知見書目一覽表	一七六
新疆外國書目提要	一八八

新疆紀遊

上篇

第一章 天津至迪化途中

余應新疆省政府聘，旌里拜別老母後，於民國二十一年冬由天津出發。新疆居中國極西，余環顧向東而行，乃因內地交通梗阻，不得不假道西比利亞。又因滿洲里不便通行，不得不繞至西比利亞終點海參崴。復因我國至海參崴無通行輪船，遂又不得不假道日本。於是應遠陸西征者，乃竟浮海東渡，經過日本，蘇聯而後到達我國西陲，此種旅行方法恐爲他國所無，即此一端，可知西北之危機矣。余搭日本近海郵船會社南嶺丸(Cantai Maru)，由天津開往神戶，籌備多時，始克成行，親友妻孥志送，臨別爲之悽然。船於十一月廿九日晨八時開，萬里長征，政告從此始上。

津中諸友好不及走辭，僅登報辭行。友人用我軍陽郊遊原韻，賦贈兩章，倚裝疊韻奉答，聊以見志。錄句末工，不暇顧也。

龍沙萬里記投荒。俯仰人間鏡有霜。厝火備安傷賈誼。點金乏術愧王陵。
戎邊異日破荆棘。歸夢何年止梓桑。塊壘填胸難自遣。起看月色鬱蒼蒼。
此身早許探窮荒。道阻迢迢露作霜。逐隊明駝行朔漠。驚寒旅雁斷斜陽。
桃源未至噴雞犬。棠蔭長依任海棠。駒矣無爲兒女態。歸來試比髮毛蒼。

船中頭等搭客僅四人，余獨佔一艙，甚覺舒適。同行有丁性存君，東京中國使館秘書。船行波平浪靜，終日在船面，與丁君縱談甚樂。

二十一日午後遇朝鮮海峽，風景絕佳。船長松島告此地為日俄海軍大戰遺跡。日本海軍潛伏山後，俄國波羅的海艦隊過此，聚而盡殲。當時海軍總司令東鄉平八郎訓話僅云：「帝國興亡，在此一舉。」此君談泊無求，日本人奉之如神明，日本元老中除西園寺外，當屬東鄉矣（按東鄉已故）。船抵門司，水上警察怪余往中國西部斷疆，而至日本，且復假道海參崴，盤詰無微不至，復到余艙內檢視行李。警察散後，偕同船關客女士登岸一遊，女士久居北平，擅英語，穿西裝，曾到巴黎。蓋完全歐化矣。

船再開，走內海，波平如練，兩面皆山，樹木繁茂，誠為美觀。二十三晨抵神戶，本警再度盤問，請接門司警署報告，須余至水出警察署一行。駐蘇聯總領事兼新疆省政府顧問高季高已先期由滬來此，偕駐神戶周總領事在碼頭迎接。余由領事館林君伴至水出警察署，復經一度盤詰，旋至海關檢驗行李，為之檢篋倒篋。見其篋片侍有持槍護衛，則疑余為軍人，不免又費一番唇舌，此行幸余未帶任何違禁或應稅物品，以及該國所不喜之書籍，故得通行。驅車至大和旅館，始與新歸省黨務特派員宮碧澄百玉山兩君會面，聞舍又獲兩伴，吾道不孤矣。

余十年不至神戶，今見街市人方車，洵汰殆盡，返觀吾國洋車塞途，真有望塵莫及之歎。護照送往蘇聯領事館簽證，納費美金十一元。二十五日下午搭車赴敦賀，車過大阪、京都、米原等處，約四小時到達，住日本式雄谷旅館，見廳室內衣包堆積疊疊，乃由滿洲里逃歸僑民，狼狽不堪，且有婦女在船內分娩者。某侍女商校畢業，體格健美，粗通英語，言及兩國此次之不幸，措詞頗為得體。其他亦執禮甚恭，由此可知日本教育之進步，人民程度遙進無疆。該侍女眉目明媚，招待殷勤，用英語對余表示愛慕，因之即車口占一絕：

海外逃歸者，懸知備苦辛。如何同種國，交惡不交親（滿洲里日僑紛紛回國）。
席地圍爐坐，天真改子妍（侍女名）。一聲「吾愛汝」。愧煞老青年（此友人見贈之稱）。

敦賀係海濱一小鎮，無大商店，戶口約數千人。開海參威輪船每週一次。余等驅車至敦賀港，見夫摩九 (Amakusa maru) 即泊在海關前面，船舊而小，且因無貨，致未啓旋，已搖蕩不堪。是日適有風，遂驟白浪掀天，同人咸有戒心。同行有日本駐義大使松島一行三人，英人某由滬返倫敦。船行果甚波蕩，較在太平洋有過之無不及。余帶有暹船藥，始猶拚扎不用，殆欲用時，已不能開箱免取。終日在船面稍進水果麵包，暹船之苦，惟患者知之耳！

一夕余鼓勇步入餐廳，掉面均用木隔，防杯盤傾倒，客寥寥如晨星。余勉強進食，未畢覺不支，出而哇之！將至之日，風雪交作，兼以大霧。船迷方向，退行始望見海港，岸上燈光明亮，海參威已在目前矣。

二十九日晨船靠碼頭，海關上船查驗，除李高係外交護照，行李概不檢查外，余等先將護照檢驗畢，并登記所帶外國錢幣。余帶打字機一架，亦於護照內註明，其他行李略為檢驗，即交國際旅行社 (Innourist) 由一女職員招待。同人乘該社汽車先至領事館，晤劉、田、夏諸領事，談悉蘇聯遠東政治中心在伯力，海參威僅設市長及外交特派員，所有事業概歸官營，人民願購普通物品，極感困難，即麵包亦須工作方能支領。至外來此游歷或假道者，可至對外貿易局 (Torgsin) 購買，概用外國金幣，價值殊昂。蘇聯國家銀行定價美金一元，拘治盧布二元，蘇幣一元，只合盧布四角，如私帶盧布入境，認爲犯罪行爲，應受若干年徒刑，故無不引以爲戒。又有人在蘇聯境內勾留，護照內皆有期限，逾期未聲明理由，亦係觸犯蘇聯法律。旋回旅館休息，房屋對面，每日美金三元。領館段君代購由海參威到新西比利亞 (Novo Sibirsk) 二等車票，車站紛亂形狀，與七年前似無稍異。(民國九年余曾至歲，時邵翁農任總領事，今日領館即邵所建。) 一等國際列車，與頭等相聯，無甚區別。松島一行及英人亦至，相覓如遇舊識。車徐徐開動，對領館送行諸君一一道謝。西比利亞長征，今又開始矣！翌晨盥洗畢，獨至餐車，侍者不諳英語，由旅行社隨車招待員通譯，始得麵包紅茶。午飯一湯兩菜一點心，粗劣無味。麵包亦不新鮮。五時抵伯力 (Khabarovsk)，誤點三小時，又因換車軸停留三小時。

十二月一日晨過一長峒。黑龍江鐵橋長 2.5 K. M. 已於昨夜通過，午飯菜燻粗劣，淡而無味，麵包似將發霉，掉上除鹽與紅辣椒外無他物。前聞人告旅行西比利亞須自備食物，今信之矣。飯後季高談新疆事甚詳。聞斯文赫定長征記，赫定博士在中國西部，有四十餘年歷史，民十六組織西北科學考察團前往新疆，年已六十三歲。同行瑞典人拉爾生 (Larson)，年亦五十七歲，在內外蒙古三十四年之久，被稱為蒙古公爵 (Duke of Mongolia)。博士善於描寫，非精於文學莫辦，蓋非長於文學，不能描寫盡致耳。書中推崇楊增新將軍備至，認為「中亞細亞全部的一個國度之自主者，在現在地球上無他統治者，比他權力更大些。」五時到柏卡勒夫 (Bochkrayev)，由此換車到海蘭池 (Bingorostshensk)，我國黑河對岸也。民十曾遊其地，今忽忽十年矣。翌日味且寒氣砭骨，薄被不溫，起視玻璃窗，結成厚冰。室溫降至五度，外間則零下四十五度，車停時下車一試，寒不可當。晚間同人在屋內喫神戶麵包，上海餅乾，福建肉鬆，雲南火腿，幾不知身在西比利亞冰天雪地中也。三日下午抵莫各查車站 (Mogochin)，吾人已行二、三八五公里合二、四八一哩。

海參崴至新西比利亞，長五、九九一公里合三、七二〇哩。

海參崴至莫斯科，長九、三六〇公里合五、八一二哩。

海參崴至列寧格勒，長九、六〇八公里合五、九六六哩。

西比利亞全線之長，為世界冠，孰謂俄專制時代不能從事建設耶？旅行社席君盛讚蘇聯之進步，全國無失業者。閱蘇聯指南 (Pocket Guide to the Soviet Union) 內載外人在蘇境，每日須用十元美金之限制，現已取消，外人可在中央銀行存儲美金，支付匯兌，均按美金計算。此書記載蘇聯情形頗為詳盡。四日夜抵赤塔，車站燈光明亮，建築宏偉，掛有紅布標語，中俄文合璧，中文為「打倒帝國主義慶祝蘇聯和中國十月革命紀念」。車已誤點四十小時，由此西行係雙軌，又換車頭，當可增進速率，吾人在車中已歷五晝夜，全車頭二等九間單房，費種人竟佔十一人之多。(中國人四，日本人七。) 今日天氣和暖，車向西南行。五日午後到上烏金斯克 (Verkhne Ufainsk)。由此有汽車飛機通庫倫，近又計劃建築鐵路。站上布魯特蒙古人甚夥，注目相

視。由上烏金斯克至依爾庫斯克 (Irkutsk)，爲布魯特蒙古共和國蘇聯聯邦之一。當俄國於歐戰後，革命之際，華人軍隊在西比利亞極有勢力，日軍亦曾一度佔領赤塔，無功而還。赤塔時計，較海參崴提早一小時，何人饑甚，到飯車坐候。白菜湯乃鹽與水外加臭奶油，次係煎大米捲，望之似白魚，口涎三尺，食之不是，再次爲鹹魚，亦難下咽。最後煮蘋果，差強人意。廚子能把菜做得如此難喫，實在的可佩服！傍暮過貝克爾湖，爲西比利亞全線最好景緻，車沿湖邊而行，湖身長六百公里，寬三十至七十公里，深一公里有半，全湖在望，了無邊際，水作綠色，波浪拍岸作響，煞是可觀。惜天漸荒黑，未能多餐秀色，貝克爾湖爲蘇武牧羊地，中國謂之北海，當時匈奴卽今之蒙古也。

過貝克爾湖

貝克爾湖光映眼前。煙波浩蕩望無邊。匈奴枉虜漢家使。嚙雪吞旂十九年。

西比利亞車中

橫穿雪地不知寒。但覺朝朝一飽難。自是五年新計劃。節衣縮食不疲殫。

西比利亞火車時常誤點，旅客能否獲見貝克爾湖，殊難預定。余幸得領略湖光。另有四十七哩於夜間穿過。閱徐永昶西遊日記，蓋與斯文赫定同時來新。

六日下午抵下烏金斯克 (Nizhne Udinsk)，自赤塔西行，村落漸多，到處有農集團 (Collective Farms)，兩旁森林，滿是松樹。車站有牛乳、麵包、腸子、鹹黃瓜可買，黑麵包一基羅，盧布八元，熟雞一籠，盧布十八元，物價之昂貴，有足驚者。七日晚十時半到達新西比利亞車站，與同車諸君握手道別，季高往尋站長電交涉署代覓旅館，余等在站臺看守行李，寒風刺骨，嗆氣成冰，言語不通，類似喪家之犬，旅行西比利亞，英語幾失去效力，設非與季高同行，今晚必無法尋覓旅館。有頃季高始返，旋來一汽車，往蘇維埃旅館，住四層樓，兩人一房，尚稱潔淨。

八日早浴畢，精神一爽。同赴街市買物，店舖悉係公營事業。有戲院一所，上寫列寧精神不死。街上皆馬

爬犁，健步如飛。晚搭土西鐵綫至斜米巴拉下斯宛 (Semipalatinsk)，因行李稍多，在車站忙兩小時，設非
 與人同行，亦殆矣！車房可以打開，雖係軟鋪，但無鋪蓋，僅備一襪單一枕頭，余帶一俄國毯，頗為同人所羨
 慕。翌早到阿爾泰車站，前屬我國版圖，新疆阿山即在此邊之南。列車無飯車，購鳥肉、臘腸，食十日餅乾
 包充飢。閱王印川著蘇聯五年計劃成功史，多宣傳文字，由新西比利亞至斜米，長六五三公里，合四〇五哩。
 夜三時到，領館派員迎接。趙領事攜酒迎於門外。須與進西餐，有較白麵包，係優待領館。趙告此間百物欠
 缺，雖係自養，菜係自種，否則有錢無處買，他如白糖、紙煙等日常用品，均係託蘇聯外交署辦理，時有青黃
 不接之虞。次早遊露天市場，所售多破爛衣服，人民藍縷不堪，內中蘇聯哈薩克頗多，季高以哈語交談，則咸
 聽為同鄉，尾隨不去。季高本伊犁錫伯旗，通滿哈語言。伊犁錫伯、索倫兩旗尚有數萬，仍用滿文滿語。同人
 整理行裝，各將寒衣取出，并另買皮帽、毡靴，以備禦寒。遂又搭車至愛古斯 (Aqtobe)，遇大風，狂嘯驚
 人，戈壁灘上寸草不生，滿目淒涼，彌增離羣索居之感。此路即世所稱土西鐵路，乃五年計劃內完成之成績，
 傳該路行通車與建時，尚餘一橋嗣，竟於一夜完成。沿新疆省邊界成一千餘里之平行線，南至阿拉木圖
 (Almaty)，轉西爾塔什 (Tashkent)，而莫斯科，為循環式之鐵路，於軍事上有莫大便利。當土西鐵路
 初成之時，國人曾感受壓迫，報紙亦極意宣傳，今忘之矣！由斜米至愛古斯，長三三六公里，合二〇八哩。汽
 車公司已派人在站迎接，謂接斜米領館電，已備妥一輛載軍汽車，送至邊界巴克圖，並提議即晚首途。時風已
 止，車站寒暑表零下十一度，尚不甚冷，同人商之於余，余因此間既無旅館，惟有月下夜行。議既定，同至餐
 堂進餐，往來哈薩克纏回蒙古衣服藍縷，面有菜色，目灼灼似賊，同入二面進食，一面注視行李，大櫛櫛縱即
 逝之概。哈薩克本習游牧，不知耕種，現牛羊均被充公，求食不得，餓死者不計其數，見有殘餘麵包則爭先攫
 奪，如餓鬼一般，噫是亦人類之浩劫也！所僱汽車為捷克國造，皮帶則購自美國，外觀甚屬堅固，聞共有六十
 餘輛，專載新疆物產，如皮毛、棉花等類。司機者以同人衣服單薄為慮，當自備皮袍加身，余與季高亦穿鹿
 皮犬絨，四人同排倒坐，滿蓋棉被毛毯，耳聾眼廢，猶得永洩不通，車中則滿載行李。九時成行，月明如畫，

雪光遍野，煞是一種夜奔氣象，返觀車站電光照耀，新建築方與未艾，在戈壁灘荒涼區域，建設如此邁進，可佩可畏！中夜忽又起風，司機人到哈薩克民房取暖進食，逾久始出，天氣酷寒，面部僅露兩頰，風吹如刀割，兩足僵凍如冰，車聲轉轉，寒風習習，兩眼望天，不能成寐，同人猶復笑聲互作，聊自解嘲而已。軍時行時止，幸修復尚易。余漸入睡鄉，忽夢飲酒過量，兩頰發燒，心跳不已，醒亦不見有異，長夜漫漫，不須問行路，已恨晨光熹微矣！系以小詩：

長夜間關戈壁灘。車中坐臥兩難安。寒風撲面如刀割。曙色熹微仔細看。

塞外風雲會可乘。蒼穹爲蓋月爲燈。磨肩促膝同余臥。一夕寒光冷欲凝。

黎明車駛入店棧，司機告在此打尖，全程已走三分之二。店內停有汽車數輛，滿載貨物。尖畢又行，中途蘇聯駐兵欲騷擾，季高嚴詞拒絕，彼亦語塞。車行時，哈薩克兩手緊握車尾，意欲行竊，幸察覺荷早，賊意疏下。午到巴克圖，土稱草塘子，由愛古斯至巴克圖長三一〇公里，各一九二哩（約五七六華里），駐地有蘇聯海關及邊防軍二百餘名，照例經過檢護照手續。此一晝夜路程，贏得風霜滿面，爲旅行以來最辛苦者，較民十冬舍夫難與亡友孫公，由黑河至齊齊哈爾，殆有過焉。季高謂余鼻及兩頰均凍成青紫，囑先用手揉擦，始悟昨晚之夢，非無因也。海關長特派汽車伴送至中國界卡，相距不過數里，新建築亦頗壯觀。有頃歸縣長派車來接，由卡至縣城四十里。約行兩小時，進塔城西門，住鍾棟華宅，師縣長暨行政長公署同人均在此守候歡迎，稍頃前塔城都統李綏卿亦至，李善勸飲，余強進數杯，幸未至醉。主人爲備鐵床四架，屋內溫度適宜，一睡遂旦，疲乏盡失。計由天津出發，行二十四日，經日本蘇聯兩國，始復重履國土，觀感爲之一新。

塔城爲漢康居地，清乾隆中內屬，各其地爲塔爾巴哈台，設參贊大臣，民國改參贊爲道尹，今擬行政長，兼副都統銜，治理蒙哈事務。塔城縣於清光緒十八年設治，有滿漢二城，縣署在漢城，行政長公署則在滿城。初到分往各處拜客，兩處所見，人種屬雜，如漢、回、纏頭、哈薩克、蒙古、錫伯、索倫、老蒙、東蒙，不一而足，彼此服裝言語各不相同，牛羊馬駝塞滿街市，五花八門，光怪陸離，極饒興趣。爲余抵塔城所感最深之

印象。至早點主人則餉以馬乳、馬腸，馬乳帶酸，多飲能醉。馬腸係以三四歲之駒肉，切細和以五味，納於腸內，下用羊版糞烤薰而成。食時煮熟切片，味如普通臘腸，此種哈薩克食法，尚爲生平第一遭。所謂羊版糞者，即羊糞在圈內積壓而成，爲塔城惟一絕好燃料，牆爐每日僅添羊版糞一次，而保持溫度如故，亦一奇也。同人赴外浴，係土耳其式，用蒸汽令人出汗，另用銅盆洗身，雖不甚習慣，卻喜其潔淨。蓋纏頭原係土耳其禮，半中半西，介於黃白兩種之間，深目高鼻，軀幹雄偉，多虬髯，頗類西洋人，惟眼睛髮鬚皆黑。漢人稱之爲纏頭，因多以布纏頭故名，今則只阿訇尙作此裝束，彼輩自稱則爲「穆司們」，意爲歸依真宰者。

新疆幣制爲票銀，全省通用，楊增新時代僅發行壹兩省票，載明「憑票取足紅錢四百文」。近兩年來，始復加發叁兩伍兩兩種，而當日硬貨如紅錢、銅元、銀元、天罡、普爾（二者皆回部舊幣）皆已不見，所賴流通市面，全靠省票，壹兩以下有二錢五分票，合紅錢一百文，又有油布票，合紅錢四十文，係用油布做成，約三寸見方，上載漢纏頭文，蓋用財政廳印，初見甚爲奇特，亦可見我國幣制之紊亂矣。又有一種喀票，通行南疆，發行之初，信用卓著，印刷精美，亦稱老龍票，纏民多寶而藏之，甚至票銀高於現銀，因便於攜帶之故。繡、哈、蒙各旗以及俄國在新貿易，皆以省票爲單位，年來省票跌落，須十兩兌換大洋一元，商家爭用省票購買蘇聯貨物，雖昂亦不暇恤，是亦新省之隱憂也。

余等來塔城後，行政長公署首先設讞歡迎，黎海如都統（行政長兼副都統，粵籍，保定軍官畢業）於民六投效新疆，近駐紮哈密未及見，由科長陳寶訓偕黎之兩弟殷勤招待。又承省銀行朱子珩經理，塔城縣師洪九彝長，公安局蘇局長，纏頭各巴依等，及居停鍾棣華君之宴，或係燕菜魚翅整棹酒席，自下馬點心喫起，動需三四小時，或係纏頭抓飯，客至先餉以馬乳，抓飯內有馬腸葡萄乾，喫時則用手抓故名。并有老尕夷人奏樂助興（老尕夷即纏頭爲蒙古之一種），間有「猥郎」（即跳舞之稱）爲戲，遠地聞此絲竹聲，爲之心曠神怡，凡此皆深印余腦海中，歷久不忘者也。連日落雪紛紛，天氣酷寒，室內溫曖，只可衣袷，而出外則噓氣成冰，寒暑表降至零下三十五度。余借宿、白、鍾三君坐爬犁外遊，一爲領略塞外風味。塔城白日市集擁擠不堪，燈後

店門緊閉，街市寂無行人，若在內地，正緩歌漫舞時也。

此行因季高由南京領來邊防督辦關防，金主席通令沿途文武官員招待迎送，并由省城派來汽車迎接，聞足明光不淺。塔城總領巴依（即富商之稱）阿喜陸、德札洪、哈三巴依等分別來拜，余等亦往答拜，伊等皆來自喀什，經商致富，耐勤苦，恪守教規，無煙、酒、賭博嗜好，平地起家，殆非偶然。住宅多有大陸，豪華與私宅分開，內眷向不見人，出則以白布蒙面。客至餽以馬乳或茶點，如不待飲告辭，主人爲之不懌。據告蘇聯貿易，極感困難，出口土貨均由彼方定價，與進口洋貨互遷，內地交通阻梗，舍蘇聯外，幾無問津者。駐塔蘇新貿易公司規模宏遠，全爲吸收新省土產，他日延長土西鐵路，敷設鐵軌至新疆邊界，尤爲意中事耳。復至某驛頭院內觀泉源，據說蒙古人首先來此，飲水忘卻木碗，遣人來取，遂知此處有泉，來者漸衆，咸貿易重鎮。至今俄、蒙、纏、哈統稱塔城爲屈固卡克，蓋蒙語「木碗」之譯音也。又舊稱塔爾巴哈台，乃附近山名，亦蒙古語。我國西陲歷代至巴里坤爲止，巴里坤以西則屬蒙古哈薩克之地，清初建武功於邊境，始佔有其地，而其人民。乾隆年間調奉天、關原、義州一帶之錫伯旗駐防伊犁，伊犁同行，三年始達，此外滿兵尚有素倫、察哈爾、厄魯特亦被徵召駐防。迨清朝不振，中俄邊界交涉屢次失敗，舉凡帕米爾高原、斜米巴拉丁斯克以及齊桑一帶，皆委棄於俄，而本地之蒙古哈薩克，亦遂歸順俄國，消長循環，亦有定數耶？

塔城縣年收糧六百石，人民除完糧外，有草頭稅（即牲畜稅值百抽一），商貨納一次統稅，此外煙酒稅、印花稅爲數甚微，舉凡內地之屠宰、營業、牌照各雜稅，新省皆無之。凡欲領荒只納部照費，地即歸其耕種。哈薩克人民只知遊牧，不事耕種，住蒙古包，冬夏易居，有冬窩夏窩之稱，即古所謂行國。性情恬靜，好嬉遊，家事多委之於主婦。其風俗兒童五六歲時，即教以騎馬控縱之術，每年養馬，童幼與養者各選良馬，聞角聲起，縱轡疾馳，羣向數十里外之目的地，奪取新宰之羊，奪得先歸者受賞，恆聚集數千人，死於馬蹄之下者亦無怨，返觀內地之馬場，直同兒戲矣。

塔城東北喀爾山產金鑽，舊有十廟，曾聚集數萬人從事開挖，嗣經回亂，鑽工星散，廟內積水甚深，曾與

俄商合辦，設有機噐，旋亦廢下，委棄機噐頗多，廠舍亦遂頹廢。又塔城參贊皆畏縮不敢交涉，謗諸伊塔兵備道英林，卒於光緒二十一年交涉收回，俄領實德林自知失敗，情急自戕。余蓋聞諸李綏鄯都統，亦邊疆外交上之一史料也。

余等於十二月十二日抵塔，因候省城汽車，住了九日之久，十九日晨師縣長來告，省派汽車已到，遂令作車篷，并通省電派官一兵四護送，因此同人行李須隨後僱大車運省。余軍整行裝，取出狐皮袍，皮衣等物，備途中禦寒之用。二十一日早到各處辭行，街市縣旗歡迎，十一時由鍾宅出發，出東門，軍隊、警察、對安學生排隊相送。車為美國 Dodge 造，載重噸半，師縣長同行，同人坐於車內，蓬風氣悶欲嘔。九十里官店，七十里額敏縣，全城懸旗歡迎，縣長劉光漢迎於郊外，住師縣長宅。屋舍寬敞，塔稱廣廈，客廳內并有大鋼琴一架，尤覺珍貴。額敏於民八設治，牲畜逐年增加，地方日見繁盛，席間有津南二人，頗稱富足。劉縣長告昨日過老風口，遠望如有風，則行人為之裹足，官家特築有土屋若干間，以備行人臨時躲避，楊故將軍墳新築柩運至老風口時，曾遇大風雪云。同人早告休息，屋內燒羊版糞，溫度太高，轉輾未能成寐。次早劉縣長設宴招待，九時出發，余提議將軍篷拆去，寧受風吹，不受氣悶，卒獲多數通過。四十里三道橋，九十里老風口，果見道旁土屋，散布約里許之遙，專備行人臨時避風躲避，山嶺前有風神廟，同人登臨參觀，見廟中有一匾，匾上寫光緒御筆。今日幸無風，安穩過去，此則不得不謝風神之特加優待也。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載有新疆風災一則，錄之以為老風口寫照。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稱風災鬼難之域，似即今謂展（今鄯善縣）土魯番地。其地被磧中獨行之人，往往呼姓名，一應即去不復返。又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沙沙聲，一烈風乃至，所橫經之路，闊不過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則則乘車以巨繩連繞為一，隨風飄蕩，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車獨遇，則人馬輾重，皆轉若片葉，飄然莫測所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轉輾日則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金在烏魯木齊（今迪化縣）。接開展移文云，軍校雷庭於某日人馬皆被風吹過嶺北無有

蹤跡。又昌吉通判報，某日某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拉格爾（今阜康縣）遣犯徐吉爲風吹至，俄特拉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計其時自己至正午，已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爲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吉云被吹時，如醉如夢，身旋轉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

九十里垭里打尖。喫纏頭包子，復行，山路崎嶇，兩旁皆花剛岩。七十里野馬圖，又七十里套頭嶺，哈薩克某千戶長出迎，請住在伊處，謂積民誼一行過此亦宿在吾家，似以接到內地貴客爲榮者，因尙須趕站，當即婉謝。續行多戈壁，遍地砂礫，樹木不生。又七十里廟兒溝，時已昏黑不辨，遂宿焉，計行三百三十里。戈壁滿目荒涼，并無茅店，一老排長年近花甲，帶殘兵十餘名守卡，行人往來咸宿於此。載貨車夫臨時將屋騰出，屋內土坑一，牆上掛一油碗燈，光小如豆，一火爐燒羊版羹，此外別無長物，其卑陋蔑以復加。稍頃，坑上鋪一毛氈，放一坑棹，蓋爲官客特別而設。問老排長奚食，答即磨刀宰羊，私疑未免過於破費。再詢究食何飯，仍以羊對。蓋除活羊與鹹鹽外，他無一物。飯亦是羊，菜亦是羊，換言之，鹽煮羊肉當飯喫而已。無何羊肉湯、羊肉俱至，不備筷子，只有用手抓喫，鮮美無匹，幸帶有餓糧，聊足充飢，食畢和衣而臥，玉山寃得兩板凳，獨寢其上。廟兒溝設有軍用電話，可與省城及塔城通電。

過老風口

老風口外祀風神。土屋遙連便路人。怪事人從天上落。飛騰旋轉似車輪。

宿廟兒溝

烹羊當飯羹當薪。土坑盞燈一夜親。妙想天開白夫子。欲圓好夢別棲身。

客談無名氏「七筆勾」一首，描寫西北風光，諷而且虐。中有：「客到忙留，乳子煎茶敬一甌，麵餅蔥椒醋，鍋塊和鹽韭，牛蹄與羊頭，帶毛隨入口，風捲殘雲，食盡方丟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筆勾。未雨綢繆，蕃洞低窪盡土修，夏日曬難透，陰雨偏肯漏，土坑砌鬚頭，燈油壁上溜，馬糞牛溲，膾臚且腥臭，因此上把雕

梁靈棟一竿勾。」可爲戈壁灘上之廟兒溝寫照。

二十三日未曉出發，披星帶月走戈壁，天氣酷寒，手足僵冷如冰，風吹臉上尤不可耐。六十里石拉雜，九十里漢三臺，九十里小草戶，七十里車排子，九十里頭臺，六十里烏蘇縣（又稱西湖），許六灘，共四百六十里。時已逾午，飢寒交迫，縣長馬文光借某總商家招待，同入下車，手足如失知覺，險凍作青紫色，又爲旅行中之最辛苦者。須臾進抓飯。馬縣長賈警長作陪。據告西湖東九十里山上有石油鑛，并有石蠟，前有德人及瑞典人來調查，并有俄人帶來小機器煉成汽油。又附近有溫泉，亦產砂金。晚餐後喫甜瓜，味極甘美。纏頭習慣，飯後喫瓜，雖嚴冬亦如是。飯後護送之安排長談楊增新軼事甚詳，同人各取鋪蓋睡於地毯上，纏頭屋內不設牀榻。

二十四日早六時行，七十里奎屯，九十里宴集海（沙灣縣產石油及砂金），九十里烏拉烏蘇，九十里綏來縣（亦稱瑪納斯），過瑪拉斯河大橋，民國十九年建立，行人稱便。抵縣城已二時一刻，縣長吳興世暨邢李兩營長率領軍警奏樂候迎，并送往鉅商史家休息。旋赴縣署午餐。綏來縣年收穫六千餘石，地方頗爲繁要。三時三刻成行，七十里賚駝驛，九十里呼圖壁縣，住縣署，縣長廣鈞招待。今日計六站，共五百里，明日尚有兩站，即抵迪化城矣。

二十五日早九時半行，沿途無汽車房，每早須用火烤，方能開車。九十里昌吉縣，又九十里抵迪化，車抵地高舖飛機場時，僅離省城四十里，軍隊先用電話報告，此四十里路甚平坦，將至省城，兩山頭各立一塔，遙遙相對，形勢甚屬險要。到西門外，軍樂隊大作，同人下車，迪化縣長姜繼，公安局局長李彥朋等首先歡迎，余與姜係舊識，相見甚慤，邊防督辦關防用綵亭迎入省政府，軍樂隊暨軍警馬隊前導，同人乘車，尾隨其後，觀者爲之塞途。過同樂公園，迪化行政長李溶，高等法院院長屠文沛等在此迎候，到省政府鳴鑼三響，金銀碧澄，玉山初次謁見金主席，稍談與辭退出。姜縣長約在縣署便飯，并訪雷繩伯秘書長於其私宅。談悉歐亞航空公司飛機於吾人行後，曾飛抵迪化兩次，將來歐洲人乘機來華，必須先至迪化，意義之重大可知。省政府準備

省黨部（省議會舊址）爲同人大榻之所，由塔城至迪化一千六百六十華里，向分十八站，大車動需幾旬。汽車只四日有半，計余由津出發，行三十六日，始抵古之三十六國。理想多年之烏魯木齊，今茲歷歷在吾眼前矣！

第二章 迪化見聞錄

余抵迪化後，首決問題即赴院前（即省政府前）挹清池沐浴，內設有雅座木盆，爲天津人所開。次則會謁金主席，及到各機關拜會，財政廳長朱瑞輝鳳樓（皖），民政廳長李榮悟仙（粵），建設廳長閻毓善慶岩（隴），教育廳長劉文龍銘三（湘），交涉署長陳繼善源清（隴），迪化行政長李溶鏡泉（新），高等法院院長屠文沛樺庭（浙），督辦公署秘書長桂芬芳生（遼），省政府秘書長魯效祖繩伯（隴），暨省政府陶明繼菊緣（浙），涂貢球芝蓀（贛），鄧聚奎彙霖（湘）三科長。各廳道（此亦本地稱呼）各科長以及軍政商界中人，亦紛紛警拜訪晤。省黨部開歡迎會，由魯秘書長代表主席致歡迎詞，余亦忝在歡迎之列。席間閻廳長最健談，能詩，民六簡新省實業廳，七七之變（即楊增新督軍被刺之日），身中四槍，幸免於難，腿臂兩彈，直至中法考察團來新，由郝、褚（民誼）兩醫生用手術代爲取出。李廳長歷任縣缺，年近六旬，鄉音未改。朱廳長爲金主席兒女親家，善談諧，年逾古稀。劉廳長最爲楊將軍器重，在新服官逾四十載。李行政長本省巴里坤優貢，前省議會議長。其餘陶、涂、鄧三科長，同於民四考取知事分發來新。嗣後各廳道科長輪流請宴，酒席按關州規矩，照例下馬點心、翅、魚、鴨三大件，甜點心兩道，中以阿爾泰額爾濟斯河鱒魚爲特產，菜過長頗以爲苦。朱廳長在其廳內新蓋洋式花廳設議，菜則西餐，酒則香檳、白蘭地，煙則三鞭臺，應有盡有，幾忘身在塞外矣。

迪化城十一里有奇，係併漢滿兩城重行展築，有城門七，東西南北門外，有嶺東門、新南門、新西門，商務精華在南大街，津幫操商業牛耳。初多係隨左、劉軍營來新，俗稱趕西大營。街市無人力車，只有騾車馬車，汽車則惟公家有之。西門外有同樂公園一處。一切規模氣象，頗似內地之外縣，文化落後，自無待言。余來此卻甚習慣，然在黨部飲食起居，實甚不便。姑爲描寫一、二，掛發一曝。每早須候城外馱水罐城，方能抵

醃泡菜。廚子爲二把刀，唱二花臉出身。每頓菜如刻板，飯則米糝不分，四人共用一把羹匙者若干日，僕役其笨如牛，早起生爐，數次不着，屋冷如冰，茶壺凝成厚塊。衛隊終日吞雲吐霧，其任務則於每星期一各廳道及職員等來黨部作紀念週時，一爲懸旗結綵，而所作之紀念週，照例三鞠躬，聽司儀讀遺囑，并靜默三分鐘而已，向無報告演講之事（余因寄居未參加）。蓋來作紀念週者，月有新俸，窮苦職員，視之如同差事也。

迪化漢人中以隴省爲最多，秦、晉、湘、楚次之，仕官中以隴、湘爲最盛，湘人有在此種稻爲生者，津幫上自富賈，下至園丁，皆來自楊柳青，閩、粵人最少。閩籍同鄉，僅郵政局林道宣黃植兩君，於十九年來新，瓜代有期矣。民國以來，政界中閩籍僅三二人而已。自林文忠公講成伊犁以來，吾鄉來新者，寥寥可數。

余來新後以無報看爲最感痛苦，此間有一天山日報，日出一張，亦有專電，但不載月日，察其實實，皆兩三月以前事，蓋成歷史，而非新聞矣。偶在郵務長處借到英文報，斷續不全，且亦是明日黃花，一到此地，便成荒蕪野人。二十一年除夕，余在歷史有名之烏魯木齊守歲，回首中原，內憂外患，禍至無日，耳不聞，目不見，省卻一般煩惱。昔聞某富國要人，大聲疾呼「到鄉村去」，但長安道上，不會少卻一人，而鄉村間，亦不見貴人蹤跡，邊塞荒涼，更無論矣。

二十二年一月一日省政府慶祝新年，外賓到者有蘇聯總領事致拉肯等七人并克氣格郵務長，克爲丹麥人，操流利英語，致亦粗通英語，可與交談。省政府特備盛大之冷食茶點，棹上有全羊、魚、鴨以及帶尾山雞，陳列之豐美，在內地亦不多見，主賓致答如禮。蘇領謂中蘇兩國已於十二月十二日恢復邦交，遇有問題，可直接解決，新省如信任蘇聯，舉凡軍事、交通、財政、實業，皆可自辦法。又告無線電滿洲里消息，蘇炳文軍隊已退入蘇境。茶點畢，偕陳源清署長分赴蘇聯領館及克郵務長公館慶祝，克夫人柳威籍，操英語，善招待。同行行李於七日由塔城運到，據云途中雪厚與車輪平，過老風口時，車作斜行，司機人手皆凍裂。行李甫卸，省政府來人謂應卸汽車局受檢查，向例如是，吾人亦不能例外。果也，公安局奉主席手諭來黨部檢查同人行李，省令森嚴如此！連日氣候寒暑表零下二十度左右，有時落雪如鱗次，失寒之故也。余感覺西服薄不勝

寒，兩腿時作酸痛，恐成寒腿之疾，卒將皮袍棉褲上身，不敢與老天宣戰矣。

閻慶皆廳長將其文集詩草交閱。渠任實業廳十七年，余笑謂楊爲國內最久之督軍，君爲國內最久之實業廳長。閻有建設新疆計劃書八條：(一)建設汽車路，酌派兵隊，逐段修築。(二)建設實業學校，分農、工、商、鑛四科。(三)建設各項工廠，分火柴、洋蠟、毛織、製糖、造紙各廠。(四)建設農鑛機關，調查各屬渠道鐵產。(五)建設苗圃，各縣已植樹六十萬株。(六)建設葡萄羊毛草土產公司。收買土產，轉售洋行。(七)建設各鑛廠，開辦塔城、阿爾泰、于闐、且末金鑛，拜城銅鑛，阜遠鐵鑛。(八)開採烏蘇石油，曾用土法採取，俄油因而落價。又致金主席函，有「宋賢有云，凡事言於未然，每覺其過，及其已然，則已無及，言之何益，寧使有未然之言，不可有不及之悔。」真藥石之言也。

一日閻招宴，談七七之變，極爲詳盡，歸而濡筆記之，以爲他日新疆史料之助。民六閻在北京國務院任職，外簡阿克蘇道尹，辭不往。內長張國淦以告黎總統，黎稍加思索，謂有樊耀南者，曾在南省服官，可以使往，因在命令紙上，親書樊耀南三字。段合肥內閣深爲不憚，經張疏通，樊之命令始下。後張調農商，復簡閻爲新疆實業廳長，樊抵迪化，楊增新督軍拒而不見，樊則朝朝請謁，如是月餘，始在省城另委一事，樊曾留學日本，有相當才具學識，漸爲楊所器重，身兼交涉署迪化道軍務廳長數差。樊居恆抑鬱不樂，屢次乞歸內地，楊督省未之許，實則無時不暗予監視。嘗對人言：「我養一隻虎」，閻屢向楊警告，不如令樊歸去，免將來兩敗俱傷。楊應之曰：「任憑孫行者如何善變，不能出我手掌之外。」言外若有得色。十七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楊亦遂更換旗幟，成立省政府，所擬委員名單，樊不在內，且委員制其名，而獨裁如故，換湯不換藥，樊深表不滿，且覺自危，遂謀發難。密與其黨羽在交涉署後花園會商，待機而動。會俄文法政學校行畢業禮，樊以時聞至矣，密遣其死黨教務主任張純熙佈置一切，執某釋犯而問之曰：「能行大事乎？」曰「能」。遂密招黨羽十餘人，均學生裝束，內藏手槍，預備起事。是日爲十七年七月七日，楊將軍以下全城文武官吏，以及蘇聯領事，均被邀約，杜旅長閻廳長辭謝，三請而後往。楊對畢業生訓話畢，遂行攝影。杜旅長見左右前後難人甚

多，問教務主任曰：「是何人也？」則以學生對。蔣金樹任民政廳長，早退回廳，批閱公事。酒席三棹，設於講堂內，由漢文老教員陪楊將軍、杜旅長、閻廳長、李議長等，樊則另在一棹陪蘇聯領事夫婦，楊之衛隊另行一室，亦備有飯菜，樊藉口天熱，堅請暫解武裝，衆從之。楊將軍因須往陸軍學校，催速上菜，而菜遲遲不上，閻因怕熱已退席，隨僕以將軍未退爲辭，遂又入席。菜凡兩上，楊正與人拇戰，俄張純熙持酒瓶至，向棹上一放，轟然有聲，衆皆詫異，以爲將軍在，何敢如此。樊急問張曰：「酒都預備好否？」對曰：「預備好了」。樊於是舉杯向蘇聯對碰，作爲暗號，飛彈遂如穿珠而至，首中楊要害，楊怒目厲聲曰：「幹麼！」一身連中七彈，倒地時，尙瞥閻一眼，蓋巴追悔無及矣。楊之副官，聞聲趕至，扶楊起亦中一槍立斃，楊倒臥其身上。同席諸人，奪門而出，蘇聯領事及其夫人，臨時匿於廁所，杜旅長當席擊斃。閻中臂倒地，伴死臥楊左側，見樊臨出時，尙對楊胸口擲以兩彈，氣遂絕。閻恐人窺見，翻身向內，又被一槍中腿，益不敢動。有頃人散，始起而外奔，則見一人解楊褲帶，覓三堂內重要鑰匙，又一人解杜旅長身佩武裝，均不暇顧及其他。閻由便門出，忽一人追至，以槍相向，閻告我臂腿受傷，已成廢人，殺我何爲，此人去矣而又復返，閻謂果爾我有冤孽，我命難逃，請即開槍，此人卒棄閻而去。閻往學生宿舍暫避，校內槍聲尙斷續不止，須臾杜旅長部下趕至，聲稱學生革命，將掃平法校，閻解釋始止。樊自法校率黨羽十餘人，逕至督署，一衛兵拒入，立斃之。直入三堂，欲傳金廳長來府，手顫不能書，令左右代筆。時張培元任軍務科長，勸金勿往，急調軍隊將督署包圍。樊自入督署三堂，人數無多，自知大事已去，始猶開槍抵抗，迨至彈竭，遂一一就擒，自蒙雖至被逮，不過四小時耳。審訊時，樊自云係嫌疑犯，望諸君多積陰德，後其同黨招出如何夥謀，樊則默無一語。同黨張純熙、呂葆如十餘人均死，樊被兵士拔鬚挖眼，又縛至馬後疾馳，死狀甚慘。閻身中四槍，外傳與楊督杜旅同時斃命，迨閻扶歸，左右鄰舍皆爲驚喜嘆息。因省城無外科西醫，臂腿各留一彈，迄未取出，直至二十年中法考察團褚民誼一行來浙時，始由郝醫生用手術取出，褚作助手，當時考察團人員有謂：此來毫無所得，惟僞爲閻廳長取出兩彈耳！

閻又謂楊將軍居常語人，六十三歲有厄，被難前數日，坐臥不安，若有預兆。七月三日命廣季高赴北京接其長女，限往返四十日，旋於五日電令勿往，七日遂及於難。閻於肇事前一夕，犬吠不止，起視無他異，而犬吠如故，是日閻本辭謝而催請三至，坐客皆勸往，閻猶豫占課不吉，卒徇客之請，幾罹於難，同時楊之隨從副官、團長亦有死者。說者謂楊曾於酒席中殺人，而己身亦在席間被刺，冥冥中果報昭昭，吁亦可畏已！

楊增新將軍軼事甚多，迪化人士茶餘酒後，津津樂道，而當經斫殺李寅、夏鼎一事，最爲駭人聽聞，特爲記之。楊爲漢省人，省中重要軍職皆其同鄉。時袁世凱帝制自爲，雲南蔡錕、唐繼堯起義，有馬某者來自雲南，以鄉誼遊說楊氏響應。楊素崇拜袁氏，且對中央政府素抱「祇拜廟宇不問何神」主義，弗爲所動。部下素憚楊氏威嚴，雖傾向起義，有所密謀，實無不利楊氏之意。一日楊之已革副官謝某忽來告密，楊面叱造謠生事，意圖離間，立命左右綁出槍斃於大堂外。召在職演漢人而慰之曰：「有用謠言離間者，我已置之於法矣。爾等其各安心治事，勿信謠言。」衆皆唯唯，不疑有他。實則楊氏信謝某之言，疑與己身不利，早定先發制人之計，復虞其部下察覺，故用善言以撫慰之也。陰曆正月十四日，楊氏藉元宵節爲名，遍約在職各漢人宴會，座中主客爲教育部派來視察員，財政廳潘廳長亦邀約在座，事先楊召其親信衛兵密授機宜。是日客至入席，楊坐主位，酒數巡，楊忽離席，須臾復入，隨一衛兵，背手刀持，楊至夏鼎背後，手指其頭，操雲南口音曰：「殺夏鼎」。衛兵應聲揮刃，夏首已落，血濺他人衣，衆皆股慄失色。楊曰：「不干大家事，請照樣喝酒。」遂歸坐陪飲。須臾楊復外出，引衛兵入，至李寅後，手指之曰：「殺李寅」。刀起，李負傷抱頭而奔，衛兵持刀追逐，至二堂東夾道，李倒地，遂斬之。夏鼎者，督署副官長，李寅者，廠兵營營長，皆爲楊所深信者也。席間衆人驚心落魄。潘廳長年事已高，幾爲暈倒。楊對衆宣布夏、李罪狀，仍坐原位，健飯如常。此事張寶于都統爲余言之猶詳。張亦漢人，時任督署軍務科長，爲是日座中之一人。事發，渠與警察廳長二人自請檢舉。楊爲另置一室，數日無事，始出。來漸之馮某捕獲伏誅，其餘漢人多給資遣送回籍。從此不用漢人，漢人亦無再至者。張稱楊將軍事竣頗爲追悔，每年生日即拒見賓客，獨坐不權云。

朱鳳樓廳長談，新疆全省稅收省票一千二百餘萬兩，田賦關稅稅一切在內，按目前省票價格僅值一百二十餘萬元耳！歲收之少，爲各省所無。桂芳生秘書長談吐風雅，家中藏書頗富，寒外得此文人，真如鳳毛麟角，故不覺過從之密也。承借閱關於新疆著作十數種，備供瀏覽。

外交署秘書王著誠民七俄文專修館畢業，分發阿爾泰，據談由省赴阿爾泰，可通汽車（中途稍有沙窩），在小拐地方北三四站有石油泉。再庫車縣亦產石油，相傳前有人鑿井，見有油質上湧，來勢兇猛，恐田野湮沒，亟行堵塞云。

黃埔軍官畢業陳中（皖），王履中（晉）來訪，陳談前由中央派往蘇聯留學，中東路發生戰事時，中國學生橫加逮捕，渠逃至新疆喀什，事後返蘇被捕，充往某處作工。旋又逃至斜米，藉護送留德學生機會，始得在塔城領得護照，事後復返南京。去年二月由軍政部分發察新，至綏遠約王君同來，行經草地，半載始達。

迪化有福音堂一所，設在城內，爲英國內地會。一日余往訪胡牧師馬牧師及其同來諸人，除一美國人外，餘皆英籍。胡牧師於光緒年間來此，創辦福音堂，居迪垣四十餘載，幾經滄桑之變。去年赴滬就醫，近借其同人坐福特汽車，自綏遠來新。據談路上稍加修整，可縮短至十日路程，應修橋樑，約有三座。迪化除福音堂外，尙有天主堂，設在南關，成立較早，德國奚伯爾神父來新亦逾十載矣。

卸任疏勒縣長潘季魯談，英人斯坦因去歲受美國哈佛大學資助，重來新疆考古，掘得古物甚夥，如在和闐掘得印度最古文字及中國古代竹簡，極有歷史關係。曾將所繪地圖及考古書籍，分贈省府，嗣因內地教育界反對，遂勒令出境，古物一概扣留。按斯坦因來新四次，瑞典考古家斯文赫定來新六次，二人年事俱高，而孜孜不息，可謂無獨有偶。

李鏡泉行政長招宴，席間談及楊督軍處理古城子兵變，用調虎離山計，不數日即解決。又中亞細亞白俄總司令阿連闊夫退入新省時，大局岌岌可危，楊卒將其軍隊拆散分遣內地，計誘阿來省，交縣看守，故派一副官有煙癮者爲伴，阿方在盛年，被拘抑鬱無聊，遂亦染阿芙蓉癖。厥後送至隴省，由某當道交與蘇聯云。又去年

哈密之亂，蒙古王多盟長響應，啓視子彈箱，而所裝子彈不合其槍之用，始知爲楊督軍所給，遂致伏法。蓋楊逆知多盟長必變，而予以不適用之子彈也。

陳源清署長談，南路縣缺以西四缺（疏附、莎車、葉城、和闐）爲最優，前清時代錢糧只完公耗私耗兩種，縣知事每年收入甚豐，民國以來，楊督軍因協餉無着，極力整頓，所有陋規，涓滴歸公，縣缺分上、中、下三種，然西四缺仍較他缺爲優，有寧舍道尹、廳長之尊，而俯就縣長者。

阿山金課委員韓植生談，由省赴阿，冬令可坐汽車，去年金課委員二人，稽查員四人，均由主席派委，阿山行政長亦派員助理，所收金課，由委員秤好封固，騎縫蓋章，交行政長保存。收齊後，由行政長對衆啓封，每五十兩一包，會同蓋章，由委員帶省銷差。去年東西各溝鑛工三千餘人，每人每月收金課四分，按六個月計算，共收金砂六百餘兩。鑛工恐被官家抓去，頓形減少，惟產額尙好，每人每月可獲金二錢左右云。

鄧崑霖科長談，回疆風俗，婦女如與教外人有姦，則處死。呼妓女爲「假老婆」，回教忌豕，婆羅門教忌牛，皆莫名其故。又謂新疆大缺爲和（和闐）、于（于闐）、莎（莎車）、葉（葉城），二疏（疏附、疏勒）皆在南疆，物產豐富，氣候溫和。又距伊犁不遠之特克斯川，水草森林之美，爲世界冠，兩年前美前總統羅斯福兩公子曾遊其地云。

新委平遠縣劉瑞西談，哈密山中叛纏，已告肅清，纏頭魁目投誠反覆，不只一次，哈密、頭鋪、二鋪、三鋪、漢人被害不計其數，軍士傷亡亦重。又談甘省連年回漢仇殺，雙方死亡不下二十萬人，新省回漢之爭，皆受甘省影響。

新省哈密西瓜、甜瓜、庫車梨，吐魯番葡萄，葉城石榴，均特別出產。故諺有「吐魯番葡萄哈密瓜，庫車秧哥一枝花。」秧哥者，纏回女人之稱也。

初至迪化，仰望蒼天似較內地爲低，夜間星月尤爲清明。白晝天上飛鴿成羣，都能在空中翻筋斗，極有姿勢，無幾羣中有具此特別技能者，然則飛機之在翔空翻身，亦數飛禽之本能矣。又此間瘴氣頗重，人易患

嘴，一到內地，病即若失，余偶登一小坡，亦覺氣喘。

魯繩伯祕書長因軍書旁午，留宿省府，久未得見。一日星期余往訪於其宅，談及哈密變亂，雖告枚平，然隱憂猶在，亟宜訓練新兵，講求精械，先練一旅，擴充成師，然後可以捍衛地方，否則回漢誤會，隨時可以發生，乘機懸殊，難言之矣。并建議遴選總回索符乘望者，到吐魯番撫慰，抱定寬大為懷，脅從罔治。繩伯深然吾說，并告主席對余條陳，深為嘉納，加以密圖，親批決不惜小費而棄大利，并令將條陳登諸報端云。

繩伯被任塔城行政長，以便招待來新之東北軍，季高、季魯、洪九諸人同坐汽車出發，余有贈別詩二首：

立春送繩伯之官塔城

雪暗天山星月低，穹廬作客賴相攜。何當塞上煙塵裏，我甫西征君又西。
兵氣未銷客思深。潢池赤子最關心。春來莫逐青溪水。不信桃源尚可尋。

接第一號魯瑛函喜極，查係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天津發，計五十日始達，省政府檢查員檢訖重封。

寄內

入望天山證古今。西來原為覓知音。迢迢一紙五旬達。信有家書抵萬金。

斷續蠅頭體勢工。丁寧心事渺無窮。河梁別後蓬山遠。一點靈犀尺素薄。

關袁大化撫新紀程，內載「新疆寶藏之富，為中國最，若不籌辦路政，厚集資本，為開採鑛產計，強鄰環伺，稍涉遲遲，吾恐鑛權落於他人之手矣。」袁曾任黑龍江漠河金鑛總辦，故對於鑛產記載特詳。又載「奇臺東南自平頂山起，西至古城，遍山皆松樹，將來鐵路枕木，用之不盡。」又「茂草茂密，可織席，編草帽。」按茂草生沙灘，莖長數尺，即漢書所謂息難草。又載「天山北麓，一山突起，土名紅山，羅列如兒曹，產煤百數百里。孕遠西五十里水西溝產鐵，薇嶺產煙煤，光亮如漆，質輕火烈，土人謂之生炭，奇臺北四站出土煤，質鬆色暗，火弱而無煙，僅供炊爨火爐之用，謂之爛炭。」又「孕康黃山北麓迤南出煙煤，井深七八丈，質輕火旺，謂之生炭，厚約八尺，寬不知其際，鐵路開通，其利無窮也。」又「新疆開省三十餘年，生聚未

謀，教化未興，地利未闢，軍政未修，歲入不敷歲出，賴協餉接濟，天下有變，將何以繼其後耶？」惜其到任未久，卽值革命而去職，否則此公對於路權，必能積極提倡。

遊定湖王行宮，牌匾甚多，香火極盛。漸省到處皆有定湖王廟，乃左劉平定回亂時代，部曲皆湘籍，奉祀定湖王，所至有功，遂愈加信仰。又遊左文襄祠，內有一聯甚佳：「提挈自東西，帕首耕刀，十年宛馬衛生老。指揮定中外，塞雲邊月，萬里寒鴉相國祠。」又遊劉公祠，內供劉襄勳像片一張，旁懸翁常熟贈句：「齊名曾左無前續，開府疏勒第一人。」劉實足以當之。

關廣東鄧續先著「葉迪紀程」，是書對於南疆記載頗詳，且多歌詠，排側纏綿，錄其「七似」一首，可爲遊遊客子寫照：

「羈旅他鄉，道途僕僕，有七似焉。初出門時，割慈忍愛，離鄉去里，歧路沾巾，叮嚀致語，似離羣之雁。信宿時，倦念家室，強顏壯遊，謂營升斗，稍慰孫謀，似啣泥之燕。迨夫骨肉遠，僑侶親，談旅況，話風塵，彼呼此應，又似水宿之鷗。無何，一赴絕國，千里荒煙，託廬中而乏食，過沸井而無泉，載飢載渴，路路綿綿，又似病鶴瘦影自憐。爾其雪暗郵亭，霜封旅店，寒風起兮蕭蕭，白日匿兮黯黯，裘敝不溫，燈昏無燄，又似寒雀棲遲冷檻。或乃予羽脩脩，予音曉曉，頻年憔悴，水遠山遙，不量力，不憚勞，斯時又似精衛。至若君在龍堆，妾在越臺，望子山兮成隊，望夫石兮生苔，春暉秋月，光陰往來，遊子行行，一去不迴，斯時又似黃鶴。」

閱西域水道記，道光年大興徐松撰，詳載新疆河流，東注羅布淖爾而伏，再出爲黃河，回語羅布者，謂廣水之區，淖爾者，謂海子也。漢書稱爲蒲昌海，又名鹽澤，東西二百餘里，冬夏不盈不縮，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六十餘河，皆匯於此。其人不食五穀，以魚爲糧，織野麻爲衣，取雁雉爲裘，藉水禽翼爲臥具，言語與諸回不通，淖爾水伏流東南千五百餘里，湧出於喀達索齊老地方，水作黃色，是爲黃河之源（參閱第十七章新疆山脈水道考）。此書甚爲繁重，乃徐星伯太史蘭茂伊黎時所撰，十載始成，惜無詳細地圖，以醒眉目。又新

漢書亦徐星伯所撰，內分南路賦、北路賦，多歌功頌德之辭。乾隆年間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一帶二萬餘里，實有值得歌頌者。較諸今日之喪師失地，誠不勝今昔之慨矣！

關西陲要略，嘉慶年壽陽祁韻士撰，詳漢書西域傳所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以南，彼時天山以北，尙爲匈奴之地。今之所謂南路北路，則合天山南北而中分之。至南北兩嶺山脈，始於崑崙，天山卽祁連山，山陽吐魯番哈密，山陰巴里坤，統呼雪山。水則分流異趣，南路水皆東流，匯於羅布淖爾，伏流地中，卽古蒲昌海也。北路水多西流，額爾齊斯河多東流，瑪納斯諸河多北流，羅布淖爾在吐魯番城東南五百餘里，周圍數百里，爲西域東南一大藪澤。普受西域諸水及雪山冰山消融之水，滯而不流，潛行地中，東南至噶達蘇赤者，出而爲黃河，經星宿海，卽青海南岸，東流至西寧一千餘里，古所謂河出崑崙墟，特由羅布淖爾伏流地中，至噶達蘇赤老始見，是爲黃河之源。

又祁著西域釋地，載天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所起，卽水源所出，古所謂崑崙與今崑崙相近。大抵新疆境內諸山，東以天山爲主，西以崑崙爲宗，先是北路地爲準噶爾所據，南路地爲回部所據，準噶爾亂，康熙三十五年親臨朔漠，大破之。雍正十年又進討，大敗之。乾隆十九年又出師，直抵伊犁，回部諸城相率投降，南北肅清。

伊犁——漢爲孫國——唐西突厥——明稱瓦剌——乾隆二十年改今名，取唐書伊麗水而名之。塔城卽塔爾巴哈台——準噶爾北境。迪化卽烏魯木齊，——漢車師後王庭地，——元爲回鶻五城。喀什卽喀什噶爾，——漢疏勒國，——喀什譯言初，噶爾創也。又載土爾扈特舊爲四衛拉特之一，徙居俄羅斯，乾隆三十六年率全部來歸。哈薩克卽古康居國，向爲準噶爾所阻，未通聲教，乾隆二十二年入貢。布魯特東西二部，與外番安集延（卽古大宛）雲罕諸部接壤，無城郭，當卽漢書所謂休循、捐毒二國，乾隆二十三年來歸。西陲荒服，自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而外，若安集延若塔什干若市哈爾諸部，於古皆爲大荒以西，自新疆戡定以來，無不向化歸誠，虔奉職貢。

閱陶保廉辛卯待行記，陶爲新疆巡撫陶模之子，隨宦入新，是書考據精詳，允稱傑作。謝彬新疆遊記，採取待行記材料頗多。民國以來，遊新記載亦有多種，以新疆遊記較爲完備。謝於民五遍遊南北疆，歷時十有五月。

關漢西域圖考，同治年番禺李光廷所著，西域地形，瞭如指掌，且附有地圖及世界全圖，洵係嘔心之作。又關和張三州輯略，內多詩文之選，沙克都林札布大臣南疆勸界日記，徐崇立西域輿地彙鈔三種，李國柱遊藏紀程，陳毅阿爾泰歸併新領條陳，以及中俄國界述要，中俄界務彙編等書，并均擇要摘抄，以備參考。

余津門留別詩，閻慶皆、宋懷西、桂芳生、鄧霖霖、劉紹香諸君皆有和章，一日忽接自署「不知何許人」和詩兩首，詩律工整，字體挺秀，玩其語意，似有不勝潦倒之感，邊塞竟多詩人，吾道不孤矣。察其所用圖章，係「五斗折腰」四字，有知之者告曰，此乃鄂省諸生陶幼青，平生落落寡合，年逾六旬，一生潦倒。文章惜命，爲之一嘆。疊韻奉答：

客有自署不知何許人者和詩兩首再疊前韻奉答兼酬閻、宋、桂、鄧諸子
自是君家三徑荒。獨留佳色傲清霜。靜觀萬物饒春意。遠倩疏林挂夕陽。
思向衆生詢疾苦。終知本富與耕桑。蹉跎塞上詩人老。吟鬢看來各已蒼。

有感復次前韻

覆瓿自視矢無荒。浪跡天涯逐雪霜。水闊游魚猶縱壑。沙寒旅雁總隨陽。
懸壺未信多仙藥。實業漫勞比鬻桑。隱約笳聲增客感。玉堂清冷暮山蒼。

陶幼青來訪，面貌清癯，談次抑鬱牢騷，自云光緒二十五年來此，宦海沈淪，亦足悲已！此君前後步余津門留別原韻五首，余愛其「文章增價鎔新舊。鹽鐵輸財薄孔桑。」及「史漢陳簫碧苜蓿，河山兩戒固苞桑。」句。閻慶皆屬將酬和詩登天山日報，名爲西征唱和集。

閻談前辦塔城喀圖山金廠之施某（見新疆圖志），被人告發私匿金砂，搜索不獲，羈押綏來縣三年。擬本

書生，不諳錢學，巡撫韓應麒因係同鄉，委爲總辦，厥後恢復自由，移居省城，一貧如洗，不數年抑鬱而死，其眷屬則典質度日，恐將流落塞外矣。

閔林文忠公政書，左文襄在閩時爲之序，余愛其奏稿中，有「雅片以土易銀，直可謂之謀財害命」語。[文忠諫成守後，曾親往南八城勸察，有「南八城如一律照條松興修水利，廣種稻田，美利不減東南」語。

吐魯番地燥多沙，產棉最盛，文忠初至其地，教民製紗車，學織布，民號曰林公車。又教民開坎井，資灌溉，民號曰林公井。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不其然乎。文忠真吾鄉之偉大人物哉！

閩新編圖志全書一百十六卷，宣統三年成，袁大化中丞總裁，王樹枏方伯總纂。王學曾、楊增新、李晉年、劉文龍諸君均與其役，歷三載而書始成。內分建置、國界、天章、藩部、職官、實業、賦稅、食貨、祀典、學校、民政、禮俗、軍制、物候、交涉、山脈、土壤、水道、溝渠、道路、古蹟、金石、藝文、奏議、名宦、武功、忠節、人物、兵事、二十九門。洋洋大觀，爲關於新疆最完備之書。惟記載截至前清光緒爲止，民國以來，統志館方在編輯，尙未成書。

閔補遺齋文牘，爲楊增新氏撰編。內多民國十餘年來重要文牘，分門別類，有條不紊，可爲新疆圖志之補助。

閔擬定新編記，爲魏光燾方伯所著。內分武功、糧餉、歸地、置省、善後、五篇。光緒己亥出版。記載同，光同亂較詳。

閩海東談，伊黎爾通用一種紙幣，名曰伊帖，每張合票銀壹兩，壹兩以下，無法找零，如用五錢，則將此伊帖撕下一半，如用二錢五分，則撕下四分之一，流通市面。現雖使用省票，而仍按伊帖折合云。即今日省票只要「紅錢四百文」之數目字存在，便可使用，或向財政廳更換新票。於是無數目字之上半段，往往被人撕去，市面流通之爛票，直破字紙之不如，雖爲新省幣制之笑談，然亦足徵政府之維持信用也。

統志館館長張毅齋招宴，詢以統志何日告成，答稱舊存書籍，散失殆盡，又無專任編輯之責，何時得以脫

稿，正復難言。同席飛機師李笑天新由吐魯番駕機返省，談前方事甚詳，對方發有通電，漢回文字兼用，儼有政治思想。李籍隸瀋陽，九一八後始來新省，思想知識，迥不猶人，但口快心直，似非君子居危邦之道也。

飛機師王子固邀宴，客談民六新疆地震，歷十數分鐘。民八夏曾下大雹，大者如瓜，小者如蛋，房屋塌陷，田園荒廢，牲畜死者無算。

鮑爾漢談，伊在歐洲時，見蘇聯第二「五年計劃」，對於開發中亞細亞甚為積極，新省或將受其影響。鮑係入中國籍之俄國老叟夷（即薩韃），華語甚為流暢，前奉派護送學生赴德留學，不久仍須返德。

常膺祥談，同治年回教變亂中，有馬元章者，家本巨富，被阿訇煽惑（阿訇即回教中之掌教者亦稱阿渾）起而作亂，盡殺綏來漢人，據城自稱皇帝。左、劉軍隊將迪化各縣相繼克復，獨綏來不下，圍困六個月之久，城始攻破，馬元章伏誅。當時漢人徐學功最為出力，渠於幼時，尙得及見，與人談同、光、回亂，滔滔不絕。馬元章之妻，今猶健在，現任烏蘇縣長馬文光，即馬元章之子云。

苗沛然談，初吐魯番二阿訇，富有資財，為回民所信仰，久則漸萌異志，秣馬厲兵，已非一日，其子密告縣長，縣長為金錢所惑，曲為袒護，反謂此子素有神癡病，省當局遂亦不復疑。該阿訇恐事漏洩，於十九年間密派黨羽往說馬仲英，下駐守新邊之連長馬石明，幣重言甘，謂全省唾手可得。馬為所惑，私帶部下數十名隨同來使向新省進發，中途屢有騷擾，在馬仲英防地被解決者四十餘人，僅剩二十七人至吐魯番，串引旅長馬福銘（回教）而難遂作。

附同治回亂記

同治回亂，全疆淪陷，歷十數載始平。余參證新疆圖志、辛卯待行記、擬定新疆記各書，成同治回亂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清同治初元，伊犁回教聚黨謀亂。事洩，置首魁於法。三年庫車土回作亂，城陷。庫車辦事大臣，英吉沙爾領隊大臣，葉爾羌幫辦大臣，死之。再犯喀喇沙爾（今焉耆），辦事大臣舉家自焚。東四城相繼失守。烏魯

本齊滿漢二城戒嚴。六月回衆二千餘人攻陷達坂城，參將索煥章故回種，嚇迪化南關回衆入城焚掠，提督業布冲額仰藥死，闔署被焚，都統平瑞率衆登陴，見漢城火光起，賊且陷，飛章入奏，并徵伊犁請援。昌吉變起，知縣典史關門殉難。南路叛回竄擾吐魯番，城遂陷，回衆推河回安明（即安得璘）爲首，復犯霍寧東關（距迪化西八里今城廢），潛穿隧道逼城。時城中糧絕，將士爭籠城外求食，敵掘東門入，平瑞招滿營健兒二十餘人東趨迎擊，至設機，平瑞死於亂兵中。文武官弁殉難者百餘人，兵民二萬餘人。奇臺、阜康、昌吉、皆陷，瑪納斯亦叛，知縣死之。安會曾有烏垣，益自尊大，潛稱清真王，其黨馬陞、馬秦稱爲元帥，索煥章以失勢憤鬱死。斯時南疆敵勢尤盛，喀什噶爾回目金相印結布魯特叛回遠陷和闐各城。葉爾羌參贊大臣，和闐鎮隊大臣等五十員，同時殉難。香成弁兵，更無噍類。東路哈密巴里坤（今鎮西）。相繼加亂，濟木薩（今孚遠），古城（今奇臺）陷落。塔爾巴哈臺（今塔城），回衆二百餘奔入城，四出殺掠。鑛首劉光和集贖夫數百人來援，敵設伏要擊之，潰死大半。伊犁、惠寧陷，領隊大臣率官兵巷戰三晝夜，闔城死者二萬人。又陷惠遠城，將軍明緒死之，全家皆殉，兵民死者數萬。額魯特蒙古萬餘人逃布倫托海，轉赴烏梁海，漢民亦多往依者。伊犁之綏定、廣仁、瞻德、塔爾奇四城相繼降，惟拱辰堅守四閱月，糧盡始陷。是時回王安明於迪化南五城築僞王城，迪化勇目徐學、率圍勇攻烏垣。學功迪化人，世田南山，敵困霍寧時，學功率弟七人，屢突圍送糧，學明、學忠、學孝皆死於難。學功據南山，集精壯，漢民往依者日衆。學功年少而勇，屢挫敵鋒，并用離間計，使回王安明殺僞元帥馬陞，以馬秦代之。時綏來、濟木薩、奇臺、亦各有漢人出辦團練，漢民之不盡亡於敵者，皆徐學功等數人之力也。南路回目金相印勾結安基延帕夏（即君王之稱）阿古柏擾西四城，陷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死之。九年帕夏擊降迪化，令漢回皆出城，削髮如纏回服式。安會走瑪納斯，安會據迪化，羣回不堪其虐。學功入漢城，揚言歸順，共禦安夷。學功戰敗，其弟沒於陣，羣回謀縛學功以乞和，學功遁免。時俄人已距伊犁，又復聲言代收烏垣，糾纏回僞爲赴綏來貿易，將乘機襲烏垣。學功率兵要擊之，破其衆，奪獲駝馬洋貨，并俄鈔二萬兩，俄人始不敢東犯。烏垣之不陷於俄者，學功之力也。十二年白彥虎自西寧出竄，攻安西、徽

煌、玉門、諸處，犯哈密，入烏垣，附合安夷，分兵襲吐魯番，掠瑪納斯。十三年正月，漢軍都統金順等率馬隊隊先後出關，廣東陸路提督張曜連屯哈密，大興水利，墾地二萬畝，以佐軍食。清廷詔金順迅赴古城，會同幫廉（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規復烏魯木齊，張曜、宋慶馳至哈密，各軍糧餉則由陝甘總督左宗棠源源接濟之。光緒二年，左宗棠檄西寧道劉錦棠，四川提督徐占彪，率湖蜀各軍，自涼州西進，徐占彪馬步四營，駐巴里坤。張曜馬步十二營，暨宋慶留八百人，扼守哈密。時清廷以遠征勞費，欲封帕夏爲外藩，英便復爲之請，宗棠言不克烏垣，無總制之地，且官軍出塞，宜先剿北路，而後下南路。未幾宗棠次肅州，錦棠率大軍出嘉峪關，命諸將暫駐哈密。宗棠檄錦棠進師阜康，儲糧屯以當敵鋒。白彪虎聞官軍大出，糾土回出駐古牧地，以拒官軍。安夷亦遣纏回助戰。官軍進圍古牧地，敵竭力死守，官軍以大礮環擊之，敵衆潰亂不及遁。錦棠自東南入，金順自西北入，殲敵六千餘，白彪以未攻城倖免。錦棠與金順謀乘勝擣虛而進，三城同時皆復。三城者，烏垣、迪化州、及安會所築之玉城也。錦棠、金順籌善後諸事，并約張曜、徐占彪會師規復南路。帕夏援兵五千餘至達坂，聞敗不敢進。於是昌吉、呼圖壁、瑪納斯、先後克復，北路略定。白彪率黨黨托克遜，往依安夷。初白彪依附帕夏，帕夏以女妻之，迨烏垣敗後，白彪來投，帕夏意輕之，命率其衆傍吐魯番各城協力防守。三年春，宗棠檄張曜進關（今鄯善），徐占彪出木壘河，夾攻吐魯番。劉錦棠由烏垣趨達坂城，三路并進。三月，錦棠拔軍會達坂城下，敵引水環城，以阻官兵之路，諸軍掠流而過。黎明敵營見官軍環列城外，始發礮，諸軍屹立不動。錦棠策馬繞城走，誘敵出擊，敵不出，遣擊以槍，斃錦棠乘馬，易馬而前，卒巡城一匝。托克遜敵騎由山後來援，被擊潰。敵知援兵敗，謀突出遁。錦棠築礮臺山上，以開花礮環轟之，城圯數處，羣回奪門出走，官軍遏之，諸回頭目悉就縛。錦棠釋安集延南八城羈衆，及土爾扈特種人悉勿誅，給衣糧縱歸。降回給牛種，就達坂舊城耕種，夷回大歡。白彪聞達坂敗耗，方圖西竄，錦棠軍到，敵棄城走，立復托克遜城，被脅諸回二萬餘乞降。張曜、徐占彪之進攻吐魯番也。羣回不戰而奔，乘勝追至吐魯番，敵列陣以拒。適錦棠道羅長佑等自北路至，會軍一戰，立復滿漢兩城。時劉、徐兩軍有違言，宗棠乃檄占彪回屯巴里坤，張曜

經理哈密、吐魯番善後，而以錦棠獨任進攻之事。自官軍克吐魯番後，帕夏日夜憂懼，在庫爾勒仰藥死。回夷推白彥虎爲首，白會據開都河西岸，覬入俄羅斯。時英使議割喀什噶爾，以保護安集延立國。宗棠奏英人粗庇安夷，陰謀於印度增一屏障，撤我藩籬，不可許也。錦棠率諸軍向開都河而進，白會塞開都河水東注，官長繞路斜行。師至喀喇沙爾（今焉耆），城中水深數尺，廬舍蕩然。白會遁庫車，庫爾勒城空無人，官軍臨後窮追，敵衆尙有數萬，而持槍矛者僅千人，餘皆被脅難民。錦棠令曰：持械者誅，餘勿問，敵委難民狂奔。師抵庫車，白會復脅衆而走。自庫爾勒至庫車六日夜，馳九百里，收復兩城，援難民以十萬計。錦棠至拜城，回表開城悉就撫。進薄阿克蘇，回衆膜拜馬前乞撫。白會嗾安夷竄葉爾羌，自走烏什，冀分兵力緩死。錦棠遣軍趨烏什，追至阿他帕什，阻戈壁而還。錦棠初議取葉爾羌，嗣以喀什被圍急，乃飭余虎恩、董福祥、黃滿鵬等分道前進，敵洶懼四逃，官軍分路追殺十餘里，屍骸枕藉，雪地皆成殷色，城圍立解，并復回城。蓋敵據喀什者，已十四年矣。白會竄入俄境，官軍追之不及，收隊而還。俘帕夏妻女并其四子三孫，磔金相印於市，誅大小頭目一千六十六人，全疆悉平。

第三章 四面楚歌中之迪化

民國二十年春馬仲英謀攻哈密不利，向安、燉、玉三縣撤退後，新省已呈安定之局，祇餘山中叛匪，尙未肅清。余以新省有世外桃源之稱，故毅然應聘前來。不料到達數日，即聞鄯善纏回發生變故，能旅長處置失當，吐魯番亦告不穩，人心頗爲浮動。入晚斷絕行人，城外居民有移至城內者。街市貼有迪化縣告示，「禁止謠言，違者槍斃。」又貼有安民告示，禁止人民無故遷移。商會組織商團，發給商家符號，免被徵調，購買食物，極感困難。有謂已調伊犁張師長者，有謂已電中央請兵者。飛機到吐魯番偵察，悉回城被佔，聞盛總指揮已到鄯善，省城又加派陳總指揮西副指揮率隊前往，陳帶蒙古騎兵新由鎮西返省，西爲焉耆蒙古王。一月二十九日城門忽關閉，僅留東門，商團均荷槍守城，如臨大敵，店面一律關閉，頓呈淒涼景象。南關纏回以及漢人白俄無不極形恐慌，行人紛紛逃避，如大難之將至。蓋皆恐懼發生種族仇殺情事，白俄又懼纏回或有復仇之舉，各畏其所畏，風聲鶴唳，要皆關城一舉，有以致之耳。聞南山來有敵人，強迫少壯纏回入夥，逃避者牲畜均被搶去。入晚朱鳳樓廳長送來密函，告吐魯番賊匪被官軍攻散，一股竄距城四十里之芨芨槽，已派馬隊往剿云云。三十日訪劉銘三廳長，渠對時局，亦深憂慮，主張由中央派大員宣慰，或即由黨務特派員前往宣慰，免生種族惡感，惟本人不敢作此建議，并引古語「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謗已也。」此老亦滿腹牢騷矣。桂芳生秘書長告，芨芨槽本有一團，敵乘我不備，突然進攻，致有此失。聞盛總指揮來電，吐魯番、回城已克服。駐吐馬旅長態度不明。福善堂胡牧師對種族之爭，亦深憂慮，並檢出可蘭經英文譯本相示，經係虛罕默德遺著，阿訇（即掌教）以此傳授，由來久矣。一日余借碧澄過迪化縣前，有二犯槍決，棄在道旁，聞係前方解來纏匪，同夥四人，殺害漢人一家大小五口，噫仇殺之風，已見端倪矣。前方消息，吐魯番事變，漢人均獲保全。首領馬石明自稱第三十六師前敵剿匪總司令，馬統領福明則爲城防司令，公同出示，禁止仇殺，并將違者槍

決，以示煽戒。省方旅旅長確被殺害，挖眼割耳，則足斷臂，無所不用其極，觀者爲之塞途。蓋善善之役，蘇漢謀亂名册數千人，盡殺無赦，故若輩出此報復手段。自盛總指揮克服吐城，馬等攜帶機關槍、大砲、汽車等倉皇南竄，恐南疆隨之騷動，則成燎原之勢矣。未幾日果聞焉者被圍，阿克蘇徐行政長告急，當局增撥陳總指揮軍隊，并調伊犁駐軍協剿，并委喀什馬行政長爲後防司令，南疆從此多事矣！又哈薩克營長巴彥被某鄉約控告拘押，其部下哈薩克被繳械，哈薩克某王之弟率哈兵十餘名，逃回阿山，恐阿山亦將不靖。

二月十九日，天山日報載盛總指揮七日告捷電內，有搜獲克虜伯機彈十箱，飛機炸彈五箱，各種子彈萬餘粒，來源何自，頗堪注意。

二十一日黎明張僕進室生爐，係每早例事，今乃將含喚醒，謂外間槍聲大作，余亟起。衆登屋頂瞭望，紅山嘴、玉皇廟失火（距城五里），遠望山上有馬移動。九時大砲忽響，聲如巨雷，終日步槍、機關槍、鋼砲不絕，震動屋瓦。敵人於昨夜至西大橋，即與官軍接觸，城門關閉，居民恐慌已極，城內歸白壽芝指揮。軍隊僅七百餘人，新到歸化軍三百餘人（即白俄歸化中國者），亦發槍參加。入晚槍聲漸息，特囑衛兵輪流守夜，有急即告，處此危局，恐慌固不可，大意亦不可，惟有處以鎮靜，生死置之度外。夜間十時槍聲忽又大作，明日如何，尙不得知，只有登坑擁被大睡而已！翌晨，仍在紅山嘴作戰，砲聲隆隆，震人耳鼓，屢聞連發三四十砲。午後城門上亦發砲，玻璃爲之震動，余別無長策，手抄新疆圖志，維持鎮靜。無何機關槍繼之而起，敵竟逼近公園，以今日發砲之多，何以對方尙能猛攻，豈無的放矢耶？聞某要人欲暫移水磨溝，特向定湘王廟求籤，籤曰：「在家好，在鄉亦好，在劫總難逃。」遂決定不遷。今日余抄書，手不停揮，同時槍砲之聲，亦不絕耳。二十三晨，敵佔據民房應戰，白指揮命燒民房，須臾火起，西大橋一帶爲小教街，（浙省呼漢人爲大教，回回爲小教。）長有里許，悉成灰燼。敵見火起，始行逃遁，南圍、民圍衝鋒痛擊，紅山嘴軍隊截其後路，伏屍盈野，目不忍睹。初敵先佔紅山嘴，原駐軍隊悉被解決，軍械悉落敵手，其他要塞，如一砲成功，無線電臺，蜘蛛山，妖魔山，均一度被敵佔領，旋復奪回。官方戰亡副官二人，團副一人，歸化軍大隊長一員，

兵士死傷百餘名，商團陣亡五人，民團陣亡十餘人。迪化縣獄內羈押回疆囚犯數十名，均提出槍決。是役也，西大橋回漢死於礮火之下者，男女老幼達二千餘人，余兩日抄書寫萬餘字，是余每寫四字時，即有一人喪命，哀哉！翌早，省政府自科長以下，陸續來黨部聚齊，預備分班上城察看，紛紛議論，言人人殊，有謂西大橋漢民二十餘戶，悉被殺害者。有謂敵尚有千餘人，準備撲城者。有謂敵在公園內，大肆姦淫者。有謂小教人於未起事之前，先將妻子殺死，口誦洪伯（回教臨死時所誦之經），前仆後繼，視死如歸者。有謂乾德縣長（距省城八十里）昨日攜印逃歸者。有謂焉者，庫車亦發生事故者。宋懷西談新疆全省戶口三百餘萬，漢人僅有三四十萬，回民多來自甘肅河州，秉性強悍，與漢人積怨甚深，男子作戰，即婦孺亦搖旗吶喊，其勢殊不可當，前途茫茫，只看天意如何耳。陶幼青和余詩有「願共蒼生祝上蒼」句，殆成詩讖矣。福晉堂胡馬爾牧師話，惟有禱告上帝，賜予當局智慧，迅速解決，不堪再有蔓延。朱鳳樓廳長談，盛總指揮率兵趕到，遇敵在六道灣集會，準備再攻省垣，盛不及進城，即與敵周旋，省城盼盛歸來，實如大旱之望雲霓也。今日省府停止辦公，自科長以下發給符號及手提刀一柄，輪流上城守望，若輩文弱書生，文何能為，徒使敵方覷破城內空虛耳！紀之以詩：

卽事

勸地胡來鼓角悲。弄兵赤子遍潢池。苦言在口真思發。心事盈懷只自知。
伏莽滔滔猶遍野。諸公袞袞盡登陴。武陵枉作仙源想。終古楊朱泣路歧。

連日城門關閉，久已不知肉味，即菜蔬亦極欠缺，米盡則改食麵片，用豆豉蘿蔔拌食，大有在陳之厄！自盛陳兩總指揮率隊趕到，省城危險期，似已過去，然夜間敵尚有奮勇爬城者，均被擊斃，可謂慙不畏死矣。此次敵來自吐魯番約六百餘人，勾結本地總回，陰謀起事，爬城梯子運至半途，被歸化軍堵截奪燬，擊斃敵方馬司令副官一大，敵退古牧地（距省城東四十里），地勢衝要，尤為回民窟集之處。距省城六十里三道壩地方逃回湘人聲稱，該處漢人手餘，只逃出百餘人，又存大米數萬石，悉被焚燬，事先未派軍隊保護，良深慨嘆。省

黨部君由烏蘇返省，據稱昌吉、呼圖壁一帶回民衆多，均有不穩形勢，官兵在地窩鋪飛機場與敵方交戰，斃敵百餘人，羣向昌吉逃竄，城遂被圍。又官方消息，焉耆城陷，牛行政長馬縣長詹旅長殉難，南疆恐亦騷動，已成燎原之勢，省城城門不開，糧食燃料，均有不可終日之勢，瞻念前途，不寒而慄。白壽芝指揮談，二十一黎明賊攻紅山嘴時，該處駐有一連軍隊五十八人，於睡夢中完全被人解決，槍彈盡失。敵由焉耆潛來，勾結西關竄回，約計千餘人，有槍者不過五六百，馬匹俱全，餘則手提刀矛，隨從附和。敵從三面進攻，一股攻一廠成功，未遂。一股攻小教場，佔無線電臺，聲勢洶洶。斯時我方集合軍隊約五百人（內有歸化軍三百餘人），分兩路進剿，與敵交戰數小時，卒將紅山嘴、無線電臺克復。城上發砲，亦奏功效。敵遂集中西大橋，藏匿民房、紗廠、公園等處，向外施放，我方奮勇直前，頗有傷亡。後因西大橋火起，敵自知不支，遂向南山逃遁等語。詢以西大橋漢人生命如何，答有被殺害，但多數仍得脫險。渠因軍隊中仍不免有仇殺情事，特出示告誡，此君膽量過人，余規以謙退審慎，御下以寬。

三月一日城門又緊，城外難民概不許入，守城者鎖在城上，概不許下，拂曉微聞槍聲，據報距城十餘里七道灣又有戰事，敵由乾德縣竄來，嘯聚千餘人。我方僅派特務隊一連，衆寡懸殊，致被包圍，經盛總指揮派隊往援，圍始解。入夜槍聲忽又大作，且夾雜機關槍，翌早詢悉蒙古隊四五人酒醉在西大橋亂行放槍，紅山嘴駐軍以爲匪至，遂亦開槍，深夜中空放兩小時。歸化軍、蒙古軍嗜酒如命，官家勒令燒鍋店停止釀酒，彼輩則購飲花露水，醉後每滋事端。三日除南北門關閉外，東西北各門已開，民衆紛紛出城購買食物，余偕碧澄、玉山赴浴，因煤炭缺乏，室溫不足，水亦不熱，夥計五人均被徵調，客至則兩人共浴一盆，真千古未有之奇談也！城內煤荒日甚，有人條陳掘取劉錦堂時所埋煤炭，蓋劉任新疆巡撫時，深知回漢必再失和，而有圍城之舉，特埋藏煤炭，以備後人之用。至城內食糧，尤形恐慌，貧苦居民有三家共分一死狗者，若不救濟，將有餓殍矣。八日城門又閉，因距城十餘里發現敵蹤，人心又見緊張。某君語極奮慨，謂處於四面楚歌之中，無糧無炭無水，行將坐以待斃，家藏有手槍，願舉家以殉，爲一人盡忠云云。蓋阜城因無援兵，開城投降。達板城因陳總

指揮請回，復行放棄，存糧數千石，拱手送人。吐魯番存有大砲數尊，又未及帶回。盛總指揮如帶隊應援，則省城空虛，圍解返省，則必得而復失。總之，新省軍隊既久廢弛，復不敷分佈，但盼東北軍早日到省耳。省政府佈告，已奉南京政府電准派精兵一萬五千人，帶同大砲、坦克車、飛機多件，由俄道來浙，蓋即東北蘇炳文、張杜、王德林各部之救國軍。自衛軍歟！十日落雪紛紛，黨部煤炭斷絕，衛兵將天蓬桿劈成細柴，用以取暖。南路警長五人返省，行抵焉耆附近，四人被害，其一因官變無多，得彭生還。軍事計劃，放棄鎮西、哈密、吐魯番、鄯善，軍隊及無線電臺均行撤回，內地電報，從此不通矣。十五日阜康圍解，昌吉被圍。日來心緒惡劣，浩然有歸志。城內荷花池遺棄一死屍，據說係省府衛隊營處決之兵士。夜間城外附近又有敵蹤，官軍圍攻甚緊。十七日吐魯番軍隊全數撤回，商民挈眷前來者，無慮數千人。哈密、鄯善軍隊集中古城，克郵務長退，馮向主席條陳，由歐亞航空公司哈密無線電臺拍電速派飛機攜帶醫藥前來，已奉准拍發，今將軍隊撤退，恐飛機亦不及矣。今日發生水荒，每年三四月間，城內井水，無不乾涸，專賴城外馱水進城，居民方有飲料。二十一日爲關城一月紀念。綏來祁營長亦變，縣城幾失，郵局被焚。祁爲回教，富有資財，不知何計可安反側。昌吉圍解，擊斃敵人無算，應付危局，似未可純賴武力也。近來郵政檢查員檢出可疑信件頗多，有以定購布匹顏色，隱指城內所用符號者。有以空信封寄出，暗示城內空虛者。有以母雞不下蛋，隱告飛機不擲炸彈者。城內發現在屋頂投烟筒，及由烟筒內擲火藥之事，曾在滿城捕獲一人，搜出火藥。連日冰雪融消，寸步難行，南大街之流如河，數年前大街上可以淹死駱駝，蓋陷入漩渦，無法自拔，即此可以形容通化城矣。克郵務長夫人生辰，餉以抓飯，并開跳舞會，盡歡而散，幾忘其身四面楚歌中也。距省數十里倉房溝尚有戰事，軍隊開始抓人，令商會徵募三千人，居民匿不敢出，軍隊可越牆而入，強挾丁壯而去，噫民不堪命矣！二十七日東北救國軍第一批來五百餘人，由鄭潤成旅長率領。二十八晨砲聲又響，東北門重開，敵人在妖魔山發現（距城七八里），遍插白旗，蘇聯領館及貿易公司職員紛紛返國。二十九日砲聲隆隆，震動屋瓦。砲係敵方所放，城內落砲彈三枚，一落三角地（離黨部不遠），一落兩儀巷。一落北大街天山醫院屋頂。敵方獲有克虜伯

敵兩尊，儼成交戰團體，袞袞諸公，猶於砲火之下，在黨部紀念黃花崗烈士，可謂好整以暇矣。入晚槍聲又緊，似敵有進攻之勢。鄭潤成旅長談蘇炳文部來新者二千六百餘人，至李杜、王德林、李海清各部已到塔城者，不下七八千人，該軍退入蘇境在復交之前，蘇聯頗加優待。

四月一日晨有槍聲，敵據倉房溝，有槍七百餘枝，大砲兩門，機關槍三架，深夜槍聲愈密，天明始止，無的放矢耶？敵人進攻耶？因日午後城上開七生的五巨砲，聲震屋瓦，余登屋頂瞭望，見妖魔山插有白旗，并有馬隊往來，因敵在山頂架砲向城內轟擊，一彈落城根，故亦開砲還擊，危險性有增無減，而城內居民卻較前鎮靜，殆亦司空見慣歟！六日盛總指揮由三道壩率隊返省，漢人多半隨來。此次盛部與敵戰爭極烈，衝入敵之戰壕，擊斃及虜俘無算，婦孺亦有跳河自盡者，盛悉令救撈，交乾德縣安置。當局因回教過年，南關一帶防範極嚴，盛部調回，亦係此意。昨開軍事會議，東北鄭旅長邀約列席。八日南門始開，計關閉四十六日，南大街店舖，一律開市，九日盛晉廉總指揮帶隊出發，盛來新兩載，所向克捷。十一日東北救國軍一部份發給槍枝，駐水磨溝、古牧地、三道壩等處，農民均已歸耕，差強人意。丁茲西北多難，天外飛來如許東北軍隊，似非人力所能爲也。劉銘三廳長來談，今日省政府開會，主席追述西大橋之役，省防空虛，幸得化險爲夷，大有痛定思痛之概。

第四章 新疆慈善會

余到達新疆省城，行裝甫卸，即聞鄯善之變，吐魯番、托克遜、焉耆繼之，阜康、乾德、昌吉、呼圖壁、綏來各縣又繼之。無何省城發生西大橋之役，死亡枕藉，城門緊閉，商店歇業，人心惶惶，如大難之將至。余既處四面楚歌中之迪化城，感覺社會救濟事業，無人提倡，閒與碧澄、玉山計議，目前最急之事，莫過於掩埋屍體，收容難民，救護傷兵，均有組織紅十字會或慈善會之必要，應由地方團體聯合舉辦。遂偕同往訪劉銘三、閻慶皆兩廳長，桂芳生秘書長，均表贊同，并願捐款提倡。劉桂二君親來催促進行，當擬就慈善會簡章十二條，分訪各廳道，具道來意，并出示簡章，均認為必要，囑即積極進行，款項不成問題。旋復細加研究，到此危急時期，輕財好施者，必有其人。但城門關閉，城內已鬧民食恐慌，若再收容難民，將何以供其之困，似應商明當局，由省政府捐款，撥糧救濟。遂推碧澄、玉山往謁主席，由金處長接見（主席介弟統裕金五大人），允籌撥糧食。劉銘三廳長告，省政府開會時，渠提請籌辦慈善會事，主席已表贊同，因送來省票一千兩，作慈善會開辦費，并告古牧地逃來漢回難民二百餘人，已暫為安置，此項難民，即歸慈善會救濟。此老熱心公益，可敬可佩。克勤、務長、胡牧師均允參加發起，慈善會遂即開始工作。碧澄、玉山約同公安局人員，同赴東門外察看收容難民地點。牛鳳樓廳長囑允急其所急，早日掩埋屍體，并捐銀五千兩。商會會長董光錄副會長賀德元聞訊親來，願參加發起，埋屍一節，更表同情。三月四日余偕玉山并公安局田科長隨從警察兩名策馬出東門，搬運殘物者，絡繹於途。過西大橋，前者屋宇櫛比，今則一片焦土，男女屍體橫陳，牲畜隨處倒斃，淒涼景氣，不亞古戰場。行至街頭，憑弔良久，方始返轡。途遇黃沙兩委員，乃奉命收埋死屍者，連日已將屍體運至紅山嘴旁，經導往察看，見陽坡上男女老幼伏屍疊疊，日光高照，已有難聞臭味。有數人在此認屍，并有棺木數具，聞係陣亡官佐。據告運來者，約以千計，尚有若干待運。死者小數多於大數，任其暴露，儼成死屍陳列

館。天氣日暖，後患何堪設想，亟應掩埋，免生時疫。旋登紅山嘴頂，地勢險要，玉皇廟大殿焚燬，牆壁盡是槍眼，能於數小時內奪回要塞，歸化軍之力也。山後遺屍十數，身首異處，想係擒獲就地正法者。下山尋獲一大坑，決明日僱人開始掩埋。歸途在北門外，見難民無慮數百，內分四川幫、湖南幫、山西幫，在此顛沛流離之際，軍隊尙往強拉丁壯，且有任意掠奪情事。噫民不堪命矣！

五日通告各機關成立慈善會籌備處，發起者十二人，各應道均爲贊成人，政界中自動捐助者，頗形踴躍。今日玉山僱工偕同公安局人員到紅山嘴埋屍一百八十七口，內漢人男二十二，女三；回民男六十八，女十六；纏民男四十四，女三；軍人九，孩童二十二。

六日劉銘三廳長來談，今晨省府開會，渠主張兵食民食並重，省城尙無存糧，應速往伊犁採辦。今日埋屍二百八十五口，內漢人男十二，女一；回民男八十八，女二十九；纏民男八十二，女十八，孩童五十五。七日碧澄偕王純一、李少俠調查難民狀況。今日埋屍一百五十六口，內漢人男二，女一；回民男五十四，女十四；纏民男二十三，女五，孩童四。此外蜘蛛山下已經掩埋三十，又埋在此坑二十三（內漢人二）。八日晨埋屍八員甫出發，城門又閉。劉銘三廳長，李鏡泉行政長同來，劉捐票銀五千兩，李捐三千兩，劉告已商同迪化縣，暫撥慈善會大米三石，可即具領。沙委員告，已檢死屍一千零八口，屍親領去者，尙不在內。九日商會先捐票銀三千兩，李悟仙廳長先捐一千兩，并糧食願捐足五千兩之數。會員王君親往距城十餘里六道灣購得麥子三十石。今日埋屍四口，纏二，回漢各一。十日偕玉山、純一、海東策馬出東門，察看設立粥廠地點，以農事試驗場爲適宜。過西大橋，又尋獲死屍十一具，多係刀傷，僵凍如冰，不忍卒睹。沿途老鴉蔽天，啄食死肉，野犬成羣，爭相搏噬。陳源清署長捐銀五千兩。劉銘三廳長偕前阿山都統張賓子來談，提議請南關老回或纏頭巴依代買食糧。張捐銀三千兩。今日埋屍二十一口，內漢人一，軍人一，回民四，纏民十五。十一日克郵務長函郵局全體加入慈善會，并各有捐款。玉山、純一到東關、北關散放黃豆，一時救急，受者一百八十七人。粥廠定十三日舉辦。乾德魏縣長來見，聲稱縣署被焚，人民殺害數百，并送來難民冊計六百餘名。今日埋屍十一

口，內漢人一，回回七，纏頭三。又東南城角已埋八十一口，藥王廟百口有零，大教場後埋官兵七口。本會會長增至百餘人，商界尤形踴躍，擬即開成立會。十二日王純一借到磨盤南處，代為磨麵。慈善會函公安局請捕殺西大橋一帶無主野犬。今日埋屍八口，內回民男五，女二，孩童一。十三日粥廠開辦，就食者婦孺為多，省政府復函慈善會准予備案，并捐助粟銀五萬兩。今日埋屍六口，兵士二，回民三，孩童一。十四日借純一、海東策馬至試驗場，第一粥廠難民就食者二百餘人，纏頭居多。復到南關察看。今日埋屍八口，回民男五，女二，孩童一。十五日朱鳳樓廳長偕馬鴻祥、藍彥壽二君來訪，付銀一萬兩，買糧施放南關回纏，馬、藍本省回教，曾在學校畢業。劉銘三廳長，桂芳生秘書長來談，劉家屬捐銀五千兩，桂捐銀二千兩。今日埋屍三口，回民二，纏頭一。十六晨謁見金主席，為新年後第一次報謁，在三堂內北跨院機要股接見，面貌雖稍清癯，態度卻甚從容。承告軍事不久即可結束，財政、交通、實業須同時并進。旋談慈善會事，主席贊成加入回纏公正紳商為會員。今日開慈善會籌備會，發會員通知書二百餘份。十九日慈善會假省黨部開會，會場係舊省議會，佈置大體就緒，可容二百餘人。大門懸「新疆慈善會」牌，係閩慶皆廳長所書，高飄紅十字旗，另有一番氣象。會員到者一百四十餘人，贊成人亦相繼蒞止，余被推為臨時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略謂：「新省種族龐雜，雖有宗教之不同，但真理則有一無二，我們今日應時代之需要，成立新疆慈善會，聚地方長官商界領袖回纏鉅商，以及牧師、神父、郵局同人於一堂，願恪守真理，同在中華民國旗幟之下，無種族宗教之派別，和衷共濟，辦理慈善事業，以彌補人民之缺憾。至本會聽人自由樂捐，籌備僅及兩旬，各界捐助已有十餘萬兩。且願來會服務者，如此踴躍，可知善與人同。吾人試解釋慈善二字，茲心為慈，可見人心無不慈的。善字象人面，合眉、眼、鼻、口而成，可見人性無不善的。如行善，則面貌端正，字象維肖，否則字象模糊，失去本來面目。孫中山先生遺囑為「喚起民衆共同奮鬥」，我們慈善會口號，則為「喚起民衆，共同為善。」云云。」旋由宦碧澄報告會計收支概略。周海東報告調查難民狀況。白毓秀報告掩埋屍體經過。王著麟報告設立粥廠情形。并通過簡章，當場舉出委員十八人。繼由主席代表李悟仙廳長演說，攝影散會。兼謂此為新省破天荒舉

勸，且有女委員十餘人到會，尤爲向來所未有。此無他，善與人同而已。官水廳劉委員來稱，今日在左公祠賣麵，人民擁擠不堪，燻燻有擠斃者，擬請由慈善會辦理，每日由廠供給白麵一千五百斤，當即允諾。鮑爾漢介紹南關總頭鉅商爲慈善會會長，并捐到票銀二萬餘兩。城外指揮部斬決奸細十六人，亦由本會代理。二十三日慈善會開委員會，公推克氣格郵務長爲委員長，余及藍彥壽（回教）爲副委員長，胡連深（福音堂牧師）、奚伯（天主堂神父）、宮碧澄、白毓秀（黨務特派員）、胡賽音、吐爾遜巴巴（總頭巴依）、馬鴻祥（回教）、賀德元（商會副會長）爲委員。余兼任總務，宮任會計，白任外勤，賀任宣傳，奚任醫院，克兼任衛生，藍、馬、胡、吐擔任組織南關分會。議決敦聘劉銘三、朱鳳樓、李信仙三廳長，陳源清署長爲本會理事，并籌設城內粥廠及醫院事宜。借玉山、純一廬奚神父之約，參觀陸軍醫院，傷兵二百餘名，分四部份，歸奚（德）、巴（英）、貝（俄）、馬（中）四醫生治療，藥品極形缺乏，院內陷於無人管理狀態。

連日籌辦城內第二粥廠，設在兩湖會館，就食者日有三百餘人。代官水磨磨麵，設在左公祠。劉銘三廳長來詢舊辦法，告以按照戶口清冊，來者給予發麵手摺，註明全家人口，每人以半斤爲限，每次發給三日食糧，在慈善會交款，在左公祠領麵，庶免擁擠，渠認爲妥善。發麵之日，果不擁擠，街巷談論，皆慈善會發麵之事。城內居民多半缺食，每日領麵達數百人，慈善會此舉爲不虛矣。據告省城戶口約有二十萬，每日需糧五百石，即煙土一項，每日亦需六千兩。至第三粥廠，設在南關陝西寺，每日就食者五百餘人。第四粥廠設在南寺，每日就食者七百餘人，總頭婦女居多。南關某商號經理來函贊成本會工作，自動捐票銀一萬兩，又一商號自動捐助二千兩。本會苗沛然委員偕同南關辦事處人員，僱車駝隨同兵站，往四鄉購糧。

四月九日，慈善會全體委員暨本會理事參觀城外第一、三、四粥廠，余偕克郵務長策馬出南門，先參觀陝西寺第三粥廠，就食者四百餘人，跪坐成行，婦孺另在一處。該寺係陝西回清真寺，建築壯麗，院落寬敞，且有大鍋數座，每座煮米麥一石，煮熟之粥，係參雜麥皮、小米、黃豆、扁豆四種，香甜適口。復至柁門外吐渾店（總頭稱雞蛋爲吐渾）第一粥廠，就食者五百餘人。又到洋行街駱駝廠第四粥廠，亦四百餘人。三廠大多

數爲概頭，次則回回，漢人爲數無多。衆人食畢，同聲道謝上帝。有一纏婦隨行向余致謝。我漢人在第一、二粥廠就食，既不知謝，且稍不適意，惡聲立至，然則漢人不如纏民知禮矣。各廠皆攝影紀念。

馬鴻祥委員來告，南關會員爲七道灣逃難回教婦女捐助纏頭饅（類似餡餅）二萬，請大會分散。公推玉山偕同馬君前往散放，并調查孤兒。歸告七道灣難民有五百餘，皆係老弱，青年婦女多被擄去，妓樓中竟敢勾結民團，荷槍強買難民幼女，南關竟有販賣人口，某參謀收留姑嫂五人，欲一網打盡，噫此非人間地獄而何！劉銘三廳長來告，有人願將小米八十石，由昌吉運來，捐助本會代爲散放。

四月十二日省城政變，激戰一晝夜，雙方兵士陣亡三百五十餘人，均由慈善會同沙、黃兩委員掩埋。奚神父巴大夫因陸軍醫院無人管理，相繼辭謝，旋准督辦公署公函，陸軍醫院暫歸本會接管，由會教請苗沛然、周海東二委員接辦，遇事秉承本會辦理。白委員毓秀遇難，公推王著誠遞補。又議決籌備基金，及掩埋四郊屍體。經本會先後派人到長山子、梧桐窩一帶掩埋死屍，婦女居十之六七，且有燒死者。

五月十三日劉主席盛督辦到陸軍醫院慰問傷兵，余及克藍二君均陪往參觀。十五日福音堂兩英教士來告巴大夫、馬牧師均染傷寒症，醫院專請陳明盛督辦電調古城金大夫返省。巴馬二君皆代慈善會致力醫院，積勞成疾，余代表劉盛二公慰問，僅獲見巴大夫，馬病沉重未及見。二十四日馬牧師逝世。馬係英籍，在迪近二十載，與巴大夫同在醫院操作，竟同染傷寒症，卒至不起。二十七日巴大夫逝世。三日之內，福音堂死去兩個醫生，何迪化人民之不幸耶！兩次余皆送葬，由胡牧師讀聖經唱詩祈禱。前後三日，二人竟在此長眠，人事真不可測！馬先得病三日，亦先死三日，二人自得病及死，日期相同，可畏哉腸塗扶斯！

慈善會移至北樑大街，存款經衆議決購買糧食，堆存陝西會館。迪化縣奉命捐助本會大米一百石，存沙委員處。胡牧師辭委員職，公推周海東遞補。外間發現時疫，患病者日多，慈善會附設施診處，西醫由天主堂奚神父診治，中醫由王純一、楊綺樓診治，醫藥概由本會供給，因病來診獲愈者，頗不乏人，多有病愈後特來叩謝者。嗣因軍隊兵士來診者日多，遂告停止。慈善會將各界捐助現存省票購買金砂二十餘兩，存周委員處。

第五章 四一二政變

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同人均在院內曬日光，余甫進內室，續閱英文可蘭經，忽聞槍聲數響，余昂首見院內同人，亦傾耳以聽。余尚不介意，俄又一陣排槍，厥聲甚邇，似在城內，知難作矣！衆亦驚惶失色，有登屋頂觀望者，謂槍聲發自「院上」（卽省政府），遙見省政府人員紛紛越牆逃走，知禍起蕭牆之內矣！某衛兵告，伊自東城歸，途遇歸化軍數十名，全副武裝，進東門向「院上」疾馳，豈若輩發生「苦迭打」之事乎？時槍聲愈密，繼以機關槍，僉謂利器皆在歸化軍手，「院上」衛隊營，恐不及備，頭二門守衛，本同虛設，歸化軍可以直趨三堂（卽主席辦公地點）而無阻。惟槍聲繼續不斷，似尚有相當抵抗。傳聞歸化軍進省政府大門，卽行開槍，衛兵抱頭鼠竄，若輩將大門緊閉，在二堂與衛隊營稍有抵禦，卽直入三堂，主席越牆而走，金五（軍事處長）被俘。俄見一飛機掠屋頂而過，向南飛去，傳係飛機師李笑天向盛總指揮報信。五時左右朱鳳樓廳長在城防局請余前往，時槍聲機關槍聲接續不斷，張僕戒余勿往，余以急難爲先，毅然隨衆奔循牆而走，晤見朱廳長與陳源瀆署長，始知發難者確係歸化軍，且城門俱被把守，不知用意何在。朱、陳問計於余，余謂應由外交人員出面接洽，經陳派人遍覓外交署人員，皆辭不在。談話時陳頻拭眼淚，朱亦失去倔強態度。稍頃辭歸，槍聲未絕，砲聲又起，乃係歸化軍架砲向「院上」轟擊，連放六七砲，重要職員尙多在內辦公，不知喪失若干性命！入晚朱復派弁請余三人速到旅部列席會議，余等步行，歸化軍騎兵二人護送，沿途問口號，砲聲尙未止。及到旅部由歸化軍肅入，見各廳道名法團以及歸化軍旅團長咸在室內開緊急聯席會議，余見俾上陳列關防數顆，知係戰利品，但不知金主席生命如何！旋經歸化軍團長巴平古持聲述：「此次發生政變，實屬迫不得已，金督辦實無治新能力，眼見春耕失時，人民皆將餓死，是以我軍爲救護人民計，不得不取此手段。至金督辦平日待我們亦甚優厚，我們毫無加害之意，只請將政權交出而已。」衆表示同情，當晚政治

方面，成立臨時維持委員會，軍事方面，成立臨時軍事委員會，公推教育廳長劉文龍為臨時主席，東北救國軍旅長鄭潤成為臨時軍事委員長，劉提出三項信條，一、保全全省各種族生命財產，二、保全金主席全家生命財產，三、保護蘇聯領事，經全體委員簽字贊成。彼時探悉金主席於難作後，化裝越牆潛入第一公安分局，劉囑迪化縣長公安局長持公決信條交金主席閱看，請其放心，決無生命危險。須臾歸報，金主席閱後，未敢接見，且旋即離開，不知何往。同人議須馳報盛兩總指揮，俾免誤會。李儒仙廳長主張須另派委員實函詳為說明，余謂為徵信起見，無逾將公同簽字之信條，隨函附閱，勝卸派員解釋。朱然吾說，李似未解。俄報盛部已到城外西大橋，李以時機緊迫。手持兩函聲言：「陳函由我託其參謀長送往昌吉，惟盛函誰人送去？」衆無有應者，適玉山在旁，答曰：「如無人，我願往。」李曰：「白先生如願走一趟，與盛當面說明，我們是最放心的。」彼時余動一念，覺玉山深夜出城，未免過於勇敢，旋即不見，僅聞由歸化軍護送而已。時已半夜，衆多散去，碧澄約余歸返，余持帽欲行，克郵務長謂，曷不稍待驢頭胡善音。須臾胡果偕翻譯至，將安民布告譯成纏文。惟外間槍聲忽作，且在城內，同人相顧失色，歸化軍亦忙於佈防。劉臨時主席欲赴黨部召集會議，三出三阻，余等無形失去自由。槍聲破聲，接續不斷，亦不明何方發放，此時只有聽天由命矣！危坐終宵，未曾合眼。黎明由窗戶窺見歸化軍眷屬裝載行李上車，馬匹備鞍待發，碧澄謂玉山知退，爾我不知見幾，余亦深自追悔。斯時留者，僅劉臨時主席、李儒仙廳長、李鏡泉行政長、白受之指揮、胡善音巴依及其翻譯、陶菊綠縣長、宮碧澄特派員、及余寥寥數人而已。槍聲破聲，近在咫尺，極形緊張，同人在小套院內，另加雙崗，不得團長許可禁止出入。俄白受之指揮被解除武裝，而加以看管矣。陶縣長奉劉主席諭，傳商會同人上城舉旗求和，余恐未必生效。旋參謀處長陳中來謂，已與盛在一廠成功見面，允贊助完成政治革命。并告金主席在西門上親自督戰，白指揮部下圍開城迎搗指揮全部進城，以至在大街上作戰，嗣金主席見大勢已去，遂退出城外紅山嘴。格米理肯（汽車局局長）亦告現在形勢轉佳，東北救國軍派來二百隊伍助戰，由歸化軍發槍。同人聞此，不啻服一定心丸。午刻隨同商會於求和旗幟之下退出旅部，歸寓余首問：「白先生回來沒有？」張僕答以

未見回來，余稍有懷疑。同人見余等歸，爭先探問。須臾槍聲又緊，機關槍接續不斷，果然商會求和無效，且更加激烈。余疲倦已極，倒床即睡，夜半醒來，復解衣就寢。

十四日晨玉山尚未歸，愈加疑慮，昨午戰況楊指揮率隊退出後，抵抗者爲歸白指揮節制之孟梁兩團（白曾保營部下可靠，以致臨時被歸化軍看管。）後孟梁兩團知勢不支，遂又亟請商會說和，殘部悉數繳械。戰事遂告終止。余偕碧澄到南大街察看，南門口騎馬十匹，知係歸化軍陣亡，屍已他移。十字街口復泉勝醫圍店牆上槍眼，歷歷可數，蓋楊部由西門入，向南猛撲，故發生巷戰。街上行人圍觀安民告示，省政府大門緊閉，煞是淒涼。城隍廟內有傷兵二十餘名，由慈善會運至陸軍醫院。臨時主席劉文龍、總指揮盛世才、代理臨時軍事委員長鄭潤成、暨全體省政府臨時維持會委員，回、纏、滿、蒙、哈、各種族代表，相繼來黨部開聯席會議，公推盛指揮爲臨時督辦，總握軍權，歸化軍及東北軍極力表示擁護。余報告黨務特派員白毓秀於十二晚出城，至今杳無音信，恐有意外，望一體尋找，衆皆驚愕。散會時由余爲全體攝影紀念。王前縣長來告外間有人傳言白先生及歸化軍二人，在紅山嘴被害。余恐玉山凶多吉少，悲傷萬分，亟派潘弁往紅山嘴遍覓不見玉山及歸化軍屍體，只見山後棄一殘屍，僅餘兩腿及一右臂，血跡模糊莫辨。外間又有白及歸化軍走吉昌之說，至今生死不明。

十五晨偕陳、李諸君策馬到省政府主席辦公室，玻璃打碎，牆壁槍眼歷歷可數，軍器庫洞開，有用槍彈殆皆運去。主席內宅箱物，委棄滿地，不知損失若干珍品，何時被掠，何方主使，亦不得知。軍事處、參謀處、衛隊連槍眼尤多，地下血跡鮮紅未乾，宋懷西和余詩有「天教慧眼閱滄桑」句，殆成詩讖。是役也，省政府內歸化軍死十一人，傷十一人，衛隊死十三人，公務員幸均無恙。當晚楊指揮聯合孟梁兩團反攻，激戰一晝夜，雙方兵士陣亡三百五十餘人，歸化軍死五十三人。沙黃兩委員歸告到紅山嘴、蜘蛛山、西大橋一帶，遍覓不得白先生遺體。紅山嘴已埋三人，亦掘看不是。因又派潘到紅山嘴後將前所見殘屍之內衣取來一認。時來客頗多，余正在院內與客走談，忽見潘歸，手提巨物直入，爲之驚駭，疑是歸元，近視乃係血衣三件，筋餘之兩腿

一臂，亦已無存，襯衫及衛生襪褲經衆細認，確係玉山所遺內衣，余一時情不自禁，失聲痛哭，衆人亦哭，嗚呼玉山死矣！玉山真死矣！痛哉痛哉！曩余與玉山到西大橋察看戰後灰劫，屍體經玉山掩埋者數以千計，今乃躬復自蹈，同作殞冤之鬼，至欲收爾骨而不可得，爲善而獲此報，天道亦寧論哉！張仲禮、李少俠復偕潘往尋玉山遺骨，又獲得背心一件，遺骨數塊，并領來由紅山嘴逃回督署衛兵某陳述玉山被害經過，係一槍畢命，西服金錶等，悉被剝去，伊見其名刺，方知爲黨務特派員白毓秀云。

碧澄談，渠於政變前一日，用牙牌數占時局，有「三人行則損其一」句，當時亦不了解，今日思之，毛骨爲之悚然。雖然政變之夕，吾人被困旅部中，生死之間，亦不容髮，屢羨慕玉山得早脫身，孰吉孰凶，殆有非人力所能趨避者。又季高因碧澄遲遲不返伊犁，曾謂「汝不回去，以後有汝哭的日子。」不料均應在玉山身上！

鄭黨霖告，政變之日，渠偕祕書處同事十一人，藏匿於軍事處，槍彈如雨，自分以爲必死。翌早隨同衛隊擬由邊門衝出，被歸化軍擊傷數人，遂改行挖洞，始得逃出。桂芳生告政變之日，渠正在三堂內辦公，忽聞槍聲四起，亟登梯越牆而走，既登屋頂，中間尙隔一牆，復挺身猛力跳過，用腰帶下繩，帶短跌傷腰部，逃出後還一舊役，引至第一公安分局躲避，不期金主席及全香亦避在此，另在一室避匿，不敢出見，次日始得返舍。一日桂鄂兩君同來答謝，桂足猶跛，余戲謂，如有婦人當笑君於房矣！二君皆幸而脫險者。

省政府開第二次會議時，余臨時動議，全體肅立爲此次被犧牲白毓秀君靜默三分鐘，并由余陳述白之被難情形，會場中有感泣者。各界議設毓秀圖書館，俾垂不朽，并爲白烈士開盛大追悼會於兩湖會館，收到挽聯二百餘副，素幛花圈不計。余挽玉山聯句：「急難竟忘身，淒絕血染紅山，猶是同君埋骨處。憂時空隕淚，念茲屍橫赤野，那堪爽此素心人。」又「君勇胡如斯，熱血一腔，卒死非命。吾謀適不用，迴腸百結，愧負良朋。」蓋紀實也。玉山成仁一月紀念余又哭之以詩，有序：

白子玉山余初識之於神戶，萬里偕行，旋復同辦慈善，見其肝膽照人，惟性稍褊急，語多憤世嫉俗，余

每規之。政變之夕，奮勇投書，一去不返。嗟乎死者已矣，生亦僅存，追昔撫今，痛定思痛，爰哭以詩，用誌吾哀。

死亦尋常事。君蒙不世冤。蹉跎成獨往。肝膽與推論。

莫流侍中血。難歸先軫元。傷春復傷逝。灑淚問乾坤。

早歲出孤寒。更嘗世道難。還鄉頭尚黑。殘夜血流丹。

交淺情良厚。時過味轉酸。眉間精爽氣。留待夢中看。

開追悼會之日，由蔣澄主席，李鏡泉行政長，裴子亭縣長等讀祭文，余報告白特派員被難經過，陶菊綠書長報告四一二陣亡將士經過，劉盛兩長官皆有演說，各界到者數千人，爲空前盛舉。飛機環繞數匝，散放傳單，靈堂特設「血衣亭」，陳列所遺血衣。

據某君告，此次發難極其祕密，事先與謀者，只有五人，爲陶明、格米理等，徵得東北軍同情論調後，歸化軍首先進城，人數僅有二百餘，以一半分守四城，一半攻擊省政府，城外尙駐有二百餘人，統計僅四百餘人耳。政變之次晨，楊指揮孟、梁兩團聯合反攻軍隊有一千餘人，器械齊全，金主席親在城上督戰，西北城均已到手，歸化軍不支，準備退卻，後經東北軍派來二百名參加作戰，復連開巨砲，聲勢爲之一振。聞金主席左右擬向歸化軍旅部（即余等所在地）開砲，爲金所阻，遂退出城外，軍事方告一結束。至白受之指揮係由歸化軍某團長於起事之日，設計將其軍隊散開，并挾之入城。事後在旅部開會時，白亦在座，表示合作，并稱部伍如有他變，本人願負全責，及夜間發生戰事，白被阻而不得出，追查明其孟、梁兩團投楊從事反攻，白亦遂被看管。

第六章 政變後之迪化

省政府臨時維持會成立於四一二之夜，首推劉文龍、鄭潤成、朱瑞屏、李榮、屠文沛、陳繼善、李溶、宮碧澄、白毓秀、陶明樾、趙得壽、陳中、陳得立、魯倫、李笑天、格米理肯、巴平古特（以上二人歸化俄籍代表）、克氣格、裴子亨、董光鏗、賀德元及余二十二人為委員，公推劉為臨時主席，新政權當即成立，公布安民告示，人心為之一定。嗣又陸續增加盛世才、閻毓善、張培元、張馨、張明遠、楊學淵、張得善、新滋爾（哈密王）、胡賽音、滿素爾、阿不多哈買提、賈母提恩弟克（以上五人纏回代表）、吳鈞庭、德木丁車德恩（以上二人蒙古代表）、趙國傑、馬鴻祥、藍彥壽、馬國駿（以上四人漢回代表）、巴彥、阿寶（以上二人哈薩克代表）、通寶、廣祿（以上二人錫伯代表）、各委員，使各民族皆有參政之權，除劉已任臨時主席外，并公推盛世才任臨時邊防督辦，實行軍民分治。就職之日宣布政綱：（一）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教育上一律平等。（二）人民有結社、集會、出版、言論自由之權。（三）發展交通。（四）開闢礦產。（五）補助農民，而以外交財政兩端歸諸中央。當盛世才被推為臨時邊防督辦時，對於督辦名稱應否存在，或應遵照中央現行制度改為綏靖主任，頗經一番討論，結果由陳中提議，仍用邊防督辦名義，巴平古特、鄭潤成附議，遂獲通過。盛於謙讓中，勉允擔任，并對眾宣言，彼係軍人，決不干涉，民政方面，概由劉主席主持，遇有意見參差之時，本人決尊重劉主席意見云云。

第一次全體委員在省政府開會，決議分政治、財政、外交、交通、宣傳五組，並呈明中央將省政府委員增加至十五人，回、纏、蒙、哈各族一律參加。余臨時動議，維持會既已成立，應公推數人起草組織法。一切務須合法，而最要則在當局之守法。眾表贊同，推余等五人起草組織法，暨會議規則，經省政府會議通過施行。劉、盛為守法起見，經委員提出質問後，均將未經委員會通過命令自動撤銷，眾皆嘖嘖稱道。彼時余對新

局，頗抱樂觀，常以新疆譬諸白璧無瑕之處女，不沾染任何習氣，導之東則東，導之西則西，同人如能各方團結，努力盡職，新省政局單純，無他枝節，實較內地易上軌道。舉凡教育、實業、無一不然，實爲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歸」之良好區域，故余甚感興奮，竭誠愛護。李悟仙廳長詢問舊政府委員如何表示？余謂照慣例省委與主席有聯帶關係，似應總辭職，靜候中央處置。陶菊緣秘書長詢問政府委員十五人應如何產生？余建議將委員全體名單開送，聽憑中央處置。衆以爲然，當即備具呈文，敘述政變及政局改組經過，由委員陳中帶往南京。即日搭飛機赴塔城，轉赴莫斯科再行赴京。盛督辦以及格米理肯、陶菊緣兩君均爲陳君餞別，（格宅在南關極華麗，前代天津洋行收買皮毛羊腸致富，嗣在阿山大規模開墾，尤其成績。）余面告陳君，此行任務在早到達南京，請求改組省政府命令速爲頒布，俾政局早告安定，以免夜長夢多，別生枝節。嗣省政府開會，改五組爲善後、財政、外交三委員會，并通過澄清吏治案，及成立清查逆產委員會。善後委員會開會通過簡章，并票舉李悟仙廳長、李鏡泉行政長，及余三人爲常務委員，并通過派員赴各縣宣慰。

劉主席、盛督辦先後來黨部答拜，余笑謂劉：「公不來此，僅半個月，不料此十五日中，竟有如此大變化，且支撐危局，舍公別無適當人物，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嗣復追述四一二夜間在旅部之情形，劉謂痛定思痛，當時生死早已置於度外，彼此總算共了一場患難云。盛督辦謂同人思想亟應統一，并談此後治理新疆步驟，渠迭向大會聲明，決不干涉，軍民方面，如有爭執，願尊重劉主席意見。

四月二十二日，各界開市民遊行大會，在黨部聚齊，蘇聯領館亦派員參加，先向南關出發，各界各種族參加者數千人，分執小旗，散傳單，喊口號，爲新省有歷史以來破天荒之舉。惟是過於解放，民衆易於囂張，余力戒主辦人員，慎爲指導，審擇標語，勿創惡例，貽地方無窮之患。

余等步行至南關，蘇聯慶寧副領事約往領館息，孜拉肯總領事出而招待，餉以冷食，孜吉蘇聯報載張學良因熱河失守，辭職下野，此間消息隔絕至此！

金主席以退出城外紅山嘴後，倉皇西去，聞金夫人先至昌吉，深夜叫城，僅一護兵隨從。金主席於次晨亦

至昌吉，穿兵士衣服，精神疲敗，本擬前往伊犁，因張培元師長態度不明而罷。至瑪納斯時，遇由塔來省之東北救國軍於途，因後方歸化軍追趕甚急，金與陳、李兩指揮計議，發給東北軍鎗五百餘枝，子彈四萬粒，并機關槍大礮，請其向歸化軍開仗。但東北軍於領到武裝後，又復表示和平，金見事不諧，遂乘汽車由楊指揮護送至塔城。陳、李遂亦紛紛繳械隨同東北軍進省，西路於是大半解決。金主席於二十四日在塔城通電下野，又由董塘子來電，要求發還私人財產，又有通電致各廳道、各行政長、各師旅長，聲鼓此次歸化軍叛變，逆跡昭彰，本主席督辦不日來省剿辦。嗣中央於五月五日准金辭職，遂挈眷取道俄路，歸返天津。

省政府東花園爲維持會開會地點，園中亭池樓閣，景緻清幽，時值牡丹盛開，清香撲鼻，孔雀鸚鵡，其鳴啾啾。亭西有屋三間，甲辰年潘教蘇巡撫題：「小東坡」三字。又集蘇句：「天心予太平，絕境自忘千里遠。官閒餘歲月，尊酒今應一笑開。」又宣統三年袁大化巡撫題：「拓茲環堵半弓，寫竹好傳留客意。數遍迴欄已字，惜花猶是愛才心。」正廳後面有補過齋，爲楊增新督軍題。楊每於夏令在此辦公。再後爲鎮邊樓，上設瞭望臺，城外紅山嘴及一礮成功如在目前。丙辰年楊題句：「與諸君望大荒，三州故事供閒話。爲斯樓謀不朽，百稔重修屬後賢。」楊飛霞鎮守使題：「萬里河山，從容坐鎮。千秋事業，即在安邊。」金樹仁主席集句：「江山留勝跡。西北有高樓。」又省政府大堂有楊增新自編一聯：「共和實草昧初開，差稱五霸七雄，紛爭莫關中原事。邊庭有桃源勝景，狂率南回北萃，滙廳長爲太古氏。」楊氏一生功過，盡在此聯中矣。

善後委員會交通組委員爲克氣洛、格米理肯、瑪得壽、李笑天、及余五人。一日集議於克郵務長宅，謀遠恢復交通，先與內地通無線電，并請歐亞航空公司速派飛機來新，及建築由迪化至歸化汽車路事宜。

迪化每屆三四月間，城內井涸無水，飲料濁如黃泥，直至冬雪消融，城內始不鬧此水荒。挹河池浴室，因缺水形同關閉，余等久未入浴，至以爲苦。一日微雨，余笑謂碧澄曰，或者吾人得動天眷，降此甘霖，使得一週身上積垢乎？省會浴室至因無水而暫告休業，此亦迪化之笑談也。

維持會委員巴彥、阿寶二人來訪，巴爲阿爾泰哈薩克，通漢語，自民國十七年即被軟禁省城，後復加以拘

押了改變始得自由。據云阿山音信不通，恐已變亂，月前老回可紛往阿山，而金溝內西寧、河州兩處回居多，恐有勾結云云。阿爲伊犁哈薩克，省城俄文法政畢業，歷在省政府供職，新省哈薩克身受教育如何者，實所罕見。飛機由省帶來宋縣長函，報告吉木乃逃塔難民甚多，塔城糧食大感缺乏，是阿山亦在紛亂中，并有沙灣哈薩克飛機掠奪情事。

省政府開會，余提議陳中委員轉道莫斯科，到京不知何時，應另派各族代表勉日赴京陳述政變經過，或能先陳列達。南山馬全派來代表四人，與省政府接洽投誠，并列席旁聽，惟省方派往代表四人，則未放回。

世界五一節各機關首領照往年成例，赴蘇聯領館慶祝，有約余前往者，余以此乃世界勞工節，非蘇聯國慶日，卻而未往。劉、盛兩長官赴領館時，南關臨時戒嚴，街口架機關槍，引起回疆一場驚恐，蓋早成驚弓之鳥矣！

前伊犁鎮守使楊飛霞（太虛）來訪，余初次與之見講，坐談良久。楊在伊犁數載，頗著政聲，季高、碧澹皆出其門下，人以「鎮帥」稱之。前者爲楊增新督軍所忌，罷免其職，隱身商界，政變以前，行動亦不自由。交談之下，畢竟吐屬不凡，然亦頹然老矣。越日答訪，承告新省蘇聯貨物充斥市面，而所收土貨只棉花皮貨數項，出口貨與進口貨大不相抵，至商人帶往內地者，除黃金外亦只羊腸細皮寥寥數項，是以省幣日跌，無法維持，長此以往，恐內地商人均將歇業。楊閒居省城十一載，蓋欲返內地而不可得者。又談阿山金銀，民國五、六年間，方准自由洗金，三年後始收金課，九、十年間最盛，年產金砂達三萬兩左右，嗣即漸形減少，鑛工亦多賠累，去年產金額約七八千兩，較前年爲多，伊犁去年亦產金千餘兩云。

新政府成立以來，諸事進行疲緩，無可奈何，內部亦漸不一致，前途未可樂觀。孫總理就非常總統紀念，此間仍照例放假，停止開會。詣盛督辦知余所提議均承採納。晤新任參謀長劉斌（慕飛），保定軍官畢業，吉林自衛軍軍長，部下二千餘人，由渠帶領來新。

藍介眉告南山馬全派司令及二旅長，被馬德祥旅長槍殺，已派代表來省接洽和平，因爲著馬石明亦皆渴冀

和平，惟馬金祿從中作梗，故其部下出此舉動。前途少一障礙，可與馮着直接，繼而與喀什推誠相見，全疆不難重見統一也。

一日歸化軍因值其故國佳節，舉行演操，劉、盛兩長官均往檢閱，城市臨時戒嚴，外間又發生許多誤會。迨後有二歸化兵酒醉滋事，店門紛紛關閉，街上行人駭汗疾奔，如大難又至，盛方在省政府接見南山代表，聞警親出彈壓，始相告無事。

省政府開緊急會議，由派往南山代表馬志等報告馬全祿伏誅經過，言時聲淚俱下。并通過新委昌吉、呼圖壁、綏來、沙灣、額敏各縣長。

余來新半載，僅接家信兩封，發電皆無回復，嗣因放棄鎮西，通電更成絕望。五月八日，忽接天津豔電（四月二十九日），由俄線拍與塔城魯行攻長，問迪靖否，余在何處，想內地已得此間政變消息矣。次日連接天津真（二月十一日）、馬（二月二十一日）、敬（二月二十四日）三電，遲遲三月始到，蓋在鎮西積壓至今，郵電阻梗如此，實為邊塞最困難之事。電信同時拍發，信到而電未到，更爲習見不鮮。省府每發一電，即將電稿另函抄發，孰爲先到，則不可知。凡此乃極易改良之事，而政府聽其自然，年年安之若素何也？新疆有二大長波無線電臺，一在迪化，一在喀什，乃徐樹錚經營西北時代所設，工程浩大，所費不貲，今乃棄置不用，行將報廢。目下採用短波，凡發內地電報，須由鎮西、太原兩處轉電，故往往有被遺失，無從查考。或曰太原轉電，向有津貼，如津貼未送，則轉電不予痛快。

新省雨水稀少，南疆則終年不雨，耕種向賴引水灌溉，人民不知落雨與農田有何關係，是以全疆年年豐收，無乾旱之虞。北疆則偶爾下雨，亦不常見，余方訝此間夏季雨水稀少，而衆人有謂今年雨水特多。一日省政府開會後，冒雨返寓，私祝此雨定可稍殺疫癘，蓋猩紅熱、腸壘扶斯等傳染病，已數見不鮮，兵燹之後，必有疫癘，豈不然乎！

哈薩克巴彥日內坐飛機由塔城轉阿山宣慰，據告哈薩克首領爲沙里福汗，陳源清署長亦奉有使命乘機前

往，此老亦頗不弱！善後委員會遷移金前主席公館，在會接見赴昌、呼、綏、各縣宣慰員，省政府交議乾德縣請款借給農戶，余主張借給各縣農民令其秋季歸還，經奉省政府批准領到票銀二十餘萬兩，分配各縣。省政府開會，通過省府撥款大洋五千元，辦毓秀圖書館，留作紀念。主席報告綏來哈薩克已將擄去漢人放回，表示擁護新政府，余因無線電已通，代省政府擬電致天津大公報，并轉各報館，報告此次政變經過，并地方安謐情形，當經大會通過。又主席宣讀蘇聯顏惠慶大使來電，詢問此間情形。

慈善會會員純孛談，其兄繼孛前新省國會議員，返省任紡紗廠總經理，哈密事變發生，因密約焉耆多盟長起事，原書為金前主席所得，遂被處決，多盟長亦誘至省城槍斃，今將一年矣。

南山馬德祥司令偕同兩旅長來省，街市懸旗歡迎。馬年方二十五歲，為甘肅河州回回，此次率部來歸，已界予騎兵師長之命，駐地向未議定，原有軍隊有槍數百枝，駐在南山。此次督省帶旅長二，團長一，衛隊四十名，均住商會。各界在江浙會館歡迎馬德祥師長，劉主席盛督辦以及漢、回、纏、蒙、哈，各族，各有代表演說，席次余發言，望各族團結如拳，同舟共濟，新省地廣人稀，不難轉貧為富，共享幸福云。

省政府開會，為訂購百輛汽車應行付款一事，屢議無結果，余提議先行訂購五十輛，減輕一半擔負，用庫存紋銀，交商會保管，向各界預借金砂，交財政委員會辦理，經衆通過。旋經討論，如減購五十輛，尙短金二千零五兩，省城私人藏金，雖不在少數，然欲短期押借，終無成議，只得將庫存紋銀二十餘萬兩，送與蘇聯財政股，作為一部份付款而已。

五月十九為余西征半載紀念，初不料此六個月中，竟發生如此重大事變，至今尙坐困省城，不能越出雷池一步，人事真有難言者矣！余常偕碧澄詣常騰祥宅聽南京廣播無線電消息，常前在蘇聯齋桑領館帶回收音機一架，經余等催促，始行裝好，每日下午八時許，可聽見南京廣播電臺，十時半之新聞報告，相差時計約二時一刻，雖不甚清晰，然大致可辨，真是空谷足音！近日所得消息，皆日軍進兵遼東事，華北前途，不堪設想，抵新半載久與報紙絕緣，今得聽見當日消息，快慰不可言喻。廣播電臺於邊省效用最大，然久居池化之人，則又

不甚經意，蓋已閉塞成爲習慣矣。

哈密縣頭首領何加尼牙子代表四人列席省政府會議，廳頭投誠，意頗懇摯，省府設宴歡迎，并歡迎伊犁張師長代表，及新到東北各將領。李笑天提出戒絕鴉片案，交禁煙委員會，但該會中人多半有阿芙蓉癖！

劉主席告，阿爾泰鎮國行政長以及漢商均已退出，阿山現在哈薩克之手，俟宣慰員巴彥等到後，當能擁護新政府云。格米理肯告，阿爾泰承化寺已全部糜爛，三月間僅有回回八人到布倫托海，伴言省城城陷，引誘哈薩克騷動，旋嘯聚千餘人，三次進攻承化，均被歸化軍百餘人擊退，附近已無敵蹤。乃於四月十八日逃行政長接到金前主席退出省城電，遂將軍隊帶往吉木乃，備事匪退入蘇境，臨行并將衙署商店盡付一炬，漢人爲逃命計，遂亦盡棄所有追隨於後，哈薩克聞風追蹤而至，將逃難數百漢人，悉行殺害，歸化軍眷屬亦多被回、哈慘殺。嗣又改往蒙古王牧地續向沙漠進發，僅有軍隊四百餘人。格意巴彥等如到阿山，哈薩克當可就範。季高坐汽車由塔城返省，一別三月餘矣。渠談此次魯純伯行政長態度甚爲光明，金抵塔城後，感覺自身危險，頭將部下遣散，自赴蘇聯境內葦塘子暫駐，現已向海參威進發，歸返內地。又云魯交卸後，對調任阿山，已辭不就。

馬雲亭談馬德祥師長已由吐魯番返南山，繳獲頭械二百餘枝，大礮一尊。

東北救國軍軍官林耀中來訪，備談退出滿洲里之狼狽，在蘇聯境內飢寒交迫，幾瀕於危，一至塔城，重履國土，精神上異常快慰。

閩慶省廳長因病出缺，享壽六十有二，李悟仙廳長李鏡泉行政長來告，主席對繼任建設廳屬意於余，余謂此行非爲作官而來，亦非不能建設，試問款在何處，如使擁此虛名，敬謝不敏。

連日所得南疆消息，殊爲惡劣，喀什馬紹武行政長逃入英領館，各縣縣長生死不明，完全成爲癡頭勢力，有漢官十四名逃往蘇境被拒，恐亦無法生存，將來收服南疆，實費周章，南疆不保，則伊犁危，而北疆亦難支持，誠新目前最嚴重之問題也。

無線電臺自改委東北專門人員，即將原機修好，直與天津通電，無須由鎮西或太原轉，內地電報隔日聯送，前者電臺乏人管理，電報數月不通，無他，缺乏技術人才之故耳。又自飛機開行以來，與天津通信，一遇內河見來回，雖關山阻隔，而消息如此敏捷，真有萬里比鄰之感。

第七章 古城奔走和平記

四一二政變以來，官方積極辦理善後，各縣派員宣慰，撥款補助，地方秩序漸次恢復，各處聞風紛紛投誠，北疆頗有傳檄而定之勢。初哈密總頭首領何加尼牙子阿吉（凡往聖地朝汗歸者，尊之爲阿吉），與金樹仁政府對抗時，深懼力量單薄，密派黨羽姚樂博士求援於肅州中央第三十六師師長馬仲英氏，請其再行出兵入新，馬經上次痛創，正在秣馬厲兵，希圖再舉，遂行與師入新。道途遼遠，交通阻梗，省城發生政變，金已辭職下野，馬在途中殆未之知，省方亦未聞有肅州出師消息，蓋斯時東路放棄，古城以東，消息完全隔絕也。五月十七日省政府突接古城黎海如司令來電，報告馬仲英之弟仲傑率領數千人進駐哈密，貼有漢、纏文布告，仍以反對金氏爲詞，旋又得報馬仲傑到達木壘河，已有接觸。從此東路消息，日益緊張，盛督辦以及救國軍、自衛軍皆選勁旅出發。余受商會之託，往謁盛督辦，探詢東路情形，承告馬仲傑向木壘河推進，距古城只有一站，恐有差失，故將省軍開往，由吾自帶，駐紮三臺（省城與古城中心點），首尾可以相應。省城防務則由救國軍、自衛軍擔任，可保無虞。余稱市面聞督辦出發，極感不安，非至必要時期，似未可輕易離省。嗣又得報馬仲英、馬仲傑率領四千人陸續西進，木壘河又告失守，盛督辦親率省軍四千人歸化軍千餘人，於五月二十六日出發，駐紮三臺，省城防務由鄭潤成司令負責，新疆駐京代表張鳳九來電，中央已電馬師長制止前進，并派胡宗南師追蹤監視。二十九日盛督辦到達三臺，與省城可通電話，外間盛傳古城不穩消息，該處存儲槍枝子彈爲數至夥，倘再不守，必至牽動全局，因此委員會同人莫不憂形於色，中央對於新政府改組命令迄未頒布，羣龍無首，勢必演成逐鹿之局，新省又將從此多事矣！

六月一日夜間盛督辦乘坐汽車由三臺返省，軍隊亦全數撤回，聞古城確已不守，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哀哉吾新人民！二日盛督辦在省府來字請余即速來府商議要公，余茫然不知何事，至則陶菊緣、魯益伯、李笑

天、廣、李高諸君均在座，盛督辦交閱馬仲英來電，並徵余與益伯同意，充當省方代表，往古城與馬仲英接洽，省方願和平解決，不欲以兵戎相見。余以來新未久，已往情形諸多未悉，遂謝不遑，益伯亦在躊躇中，未即應允擔任。蓋馬仲英係回教中人，前在甘省發生回、漢仇殺，雙方死亡盈城盈野，今茲來新，恐蹈覆轍，人人皆有懷慄危懼之心。最後決定由各族民衆聯合會推出魯倫、趙國傑、胡賽音、滿素爾、通寶諸人爲代表，前往古城，與馬仲英接洽和平。三日劉主席表示消極，欲向維持會辭職。余謂爲時尚早，須候赴古城代表歸後，能否達到和平爲斷，并勸其勉以地方爲重，勿萌退志。旋得訊赴京之陳中代表今日乘機返省，心訝何歸來如此之速，亟赴飛機場迎接，據陳君稱係由莫斯科歸，并未前往南京，所帶公文，則由郵局寄京，余更茫然不解其故。所派古城代表因魯君終不願往，逾午尙未成行，劉、盛二公勸余勉爲其難，余仍遜謝。趙、胡、滿、通諸代表亦來相流，願盡保護之責，余見漢人中卒無一人願往，遂爲大義所迫，卒徇諸代表之請，爲漢族代表，前往呼籲和平，其時已將個人利害，置諸九霄之外矣！隨行謁劉、盛二公告以本人勉任其難，惟同人未歸之前，省方不可有軍事行動，置代表於不顧。劉、盛獎勉有加，當即隨帶民衆聯合會及東北各將領函，偕趙（回族代表）、胡、滿（總族代表）、通（滿、蒙、哈代表）、并何加尼牙子駐省代表尼亞子共計六人，於下午二時乘汽車出發，與馬仲英師長接洽和平，并迎其代表到省接洽（馬電稱已派代表在孚遠等候省方汽車。）七時至滋泥泉，行二百四十里，宿驪頭商店內，遇前由古城來省之何加尼牙子代表，亦宿在此。余先行就寢，胡忽將余喚醒，用漢語告曰：「吳先生，我們不去罷！」余亟問其故，答曰：「據來人告，古城子尙有殺戮已投降之歸化軍、蒙古軍之舉，我們如果貿然前進，恐多危險。」胡忽主退，而趙則主進，謂中道折回，其將何以報命。余則折衷二人之說，至孚遠晤其代表後，再作計議，衆表贊同。

四日早八時行九十里三臺打尖（即盛督辦日前駐紮之地），何加尼牙子阿吉偕其麻穆得副師長暨阿爾衛隊等特由山上來此相晤，表示願與新政府合作，惟對馬德祥接受師長名義後，忽將驪頭軍械繳去，疑係省方授意，引爲遺憾，經同人力爲解釋，渠意始解。飯畢復前進，何等亦別自上山。七十里抵孚遠，城外正挖戰壕，

見汽車至，兵士舉槍相向，喝令停止，同人下車具道來意。經過報後，由馬團長劉縣長（原任未動）出迎，姑悉馬并未派代表到此，只來電話請省方代表逕往古城晤談，同人既已到此，只得繼續東進。七時半九十里抵古城，商務萃集，爲東路第一巨鎮，甫抵城門，卽有一團長登車，令司機者逕開司令部，同人風塵滿面，亦遂不及盥洗。通刺後，立卽延請，惟對面忽來數衛隊搜檢同人身上，同人則高舉兩手，任其檢查完畢，然後延入馬師長辦公室。余先行，同人則魚貫而入，馬態度溫和，面目挺秀，自稱革命青年。聲震西北之馬仲英氏，年纔二十三歲也（甘省稱馬爲小司令）！經同人投函說明來意，馬親自披閱，稍談與辭退出。馬請同人到指定招待處休息，約明日再爲細談，并派其政訓主任楊波清、尹秘書主任、馬參議同來招待。楊錦州人，天津南開學生；尹四川人，馬爲甘省召回，談悉馬子才師長曾在南京任蔣總司令少將參議，又曾在魯、豫兩省指揮軍事。此次進駐古城，搜獲槍枝軍火甚多，聲勢頗爲浩大，惟因激戰數小時，傷亡盈千，其弟仲傑素稱驍勇，是役陣亡。

五日早同人赴山西會館答拜楊、尹二主任，楊兩次奉訪，作長時間談話，意欲民衆團體有具體之表示，同人婉告以未奉此使命，須晉省商洽。哈密總頭姚樂博士旅長及馬旅長來訪，姚會親往肅州請馬出兵。薄暮姚約赴操場，馬子才師長在焉，與兵士正在盤槓，旋令兵士會操，并舞大刀，操法極爲整齊，兵皆精壯，年齡統在二十左右，漢人約居十之六七，營長以上率皆回教中人。此次進佔古城，所帶軍隊三千餘人，損失約有三分之一，但得槍枝七八千桿，自可隨時補充，勢力實未可悔。同時被繳械之董、李、陳指揮亦在場閱操，盛讚不已，極道新省軍隊之腐敗，殆所謂敗軍之將，不足言勇也歟！晚八時，馬子才師長約往談話，馬頗健談，語多弦外之音，同人只能給予暗示，冀其勿供內戰犧牲，談話歷三小時，夜分始歸寢。同來胡賽音巴依爲老矣虜種，擁有鉅資，堪稱新省第一富戶，所開吉泉簿，到處皆有分號，余與之同辦慈善會，相知漸諗，此次亦渠堅欲約余同來。近日與之相處，方知渠虔奉教規甚篤，每日五次誦經拜禱，謂之「納瑪茲」，觀之如同跪拜，活動筋骨，實似柔軟體操。據告渠閩家男女，昧且卽起，每日作「納瑪茲」五次。按照經典所昭示，黎明之拜騰

最爲重要，無非勸勉後人夙興而已。又頭纏相見禮，用雙手交握後，再自摸其鬚，以爲親敬，下頷無鬚者亦用手摸之，余居纏頭宅，每日交接多係纏頭，見面行握手禮後，余亦不覺效人之所爲，用手自摸其下頷，不禁啞然失笑！余每偕胡、滿二君行至街途，纏民皆起立以手撫胸，俯首誦「賽拉」，亦表示尊敬之意。又纏頭習慣，每早起床後，即提水壺赴廁，洗滌私處，再用提壺澆灌頭面，盥洗不用盤區，即赴浴亦不用澡盆，總以用過之水，不再使用爲標準，似較吾人沐浴方法，尤合衛生之旨。連日飲食起居皆按纏頭習慣，飲則奶茶，食則抓飯，寢則睡地。纏頭內室與客室向例分開，婦女出則蒙以白帕，向不見人，故余居纏頭宅，未嘗一見其婦女。又回教係多妻制，男子可以連娶四妻，同在一處居住。富有纏頭，多享此特別權利，且體格素稱健旺，有年逾古稀，尙娶少女爲婦，不以爲怪也。

六日，馬於昨日特令兵士會操，使省方代表檢閱，恐有其用意，吾人對於兵士，自亦不能無所表示，遂用省城民衆聯合會名義，犒賞綿羊四十隻，茶葉兩箱，洋糖四箱，效鄭商人弦高犒師之故事，又似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詣永盛生蘭經理處答訪，據告上月二十九日拂曉發生戰事，約三小時，馬之部下奮勇爬上城牆，省方李榮華指揮陣亡，黎海如司令被監視，城內略有巷戰，上午十時停止，省軍全被繳械，兵士一千五百餘名，只選精壯三百餘名，餘悉給資遣散，當日商店居戶，微受損失，旋即恢復原狀，維持地面，有足多者。兵士每日下操兩次，鮮在街頭遊蕩，其狀亦頗可取。至軍餉曾由商會省銀行等供給省票一百萬兩，并擬由商會彙款通券二百萬，藉資周轉云。馬子才師長邀宴，重要文武官員均在座，秘書長張雅紹（隴）北平民大畢業，曾遊莫斯科。馬告已派定湯波清主任爲代表，省省後儘可從容商洽，語意較前和緩。

七日早七時，同人攜湯波清代表由古城啓程，九時到浮遠，馬團長、劉縣長設饗招待。據告省城昨日昨來飛機擲炸彈兩枚，一落在城內，一落在城根，幸均未傷人，今早又來飛機兩架，形式不同，向東開駛，兵士曾開槍數發，向上射擊。同人告此乃歐亞飛機由柏林直赴上海，疑其省方派來擲彈，過矣。午後二時過滋泥康，途遇何加尼牙子軍隊千餘人向阜康前進，甚爲詫異，據柯聲稱因原駐地方冰草不便，故向阜康附近山中移動。敵至

阜康，則遇省城開來歸化軍陸續出發，據巴平古特司令聲稱，飛機報告何加尼牙子軍隊出動消息，故奉令開到阜康，嚴陣以守。省城派馬鴻禛等迎於郊外，得悉陶菊緣、宮碧澄兩君，今早搭柏林飛來歐亞飛機，直赴南涼報告此間緊急狀況，失之交臂，良用悵惘。晚間同人向劉、盛兩長官報告與馬仲英接洽經過。

八日早陪同楊波清代表謁見劉、盛三公，晚省政府設饌招待，商議請馬擔任南疆事。季高今日返伊犁，同者四人，只余一人，留在省城。九日同人偕楊波清代表在民衆聯合會攝影紀念。民衆聯合會在南關某樓頭花園內歡迎楊波清代表，由余主席致歡迎詞，楊演說畢，劉主席演說，頗爲動聽。今日採取纏頭式，烤肉、抓飯、冰其林，實較酒席爲優。晚在省政府議定給予馬師長南疆殺靖總司令名義，并附定辦法七條，楊代表意見認爲可以滿意。

第八章 黃慕松宣慰新疆

五月十七日省政府開會，劉主席出示魯行政長轉來南京汪行政院長齊電，對劉、盛二公維持地方，深表欣慰，并派參次黃慕松爲宣慰使，來新商決一切。又轉駐蘇聯顧大使蒸電，黃宣慰使先派人搭坐飛機來新，一星期內成行。六月十日省政府派定魯倫爲代表，民衆聯合會推定趙國樞、通寶爲代表，陪同馬仲英代表楊波清帶條件返古城覆命。楊錦業已登車，正待開行，忽報中央特派黃宣慰使偕同王應楹、錢桐二君並歐亞飛機到省，楊遂改期候調黃氏。陶菊綠祕書長由省飛抵蘭州，遇黃復同乘機返省，碧澄則另坐一機，逕赴南京報告。余備鄧聚奎祕書、趙國樞領事代表劉主席歡迎，謁黃宣慰使於城外督署辦公處，盛督辦因忙於佈置軍事，與黃一晤，即行出發。時省政府已擇定金前主席公館爲宣慰使行轅，黃氏入城稍憩，即往省政府會晤劉主席，由劉報告事變經過，及目前緊迫情形。省府續得飛機報告，古城馬仲英軍隊，亦向三臺進發，形勢愈見緊張，和平前途頓呈暗淡，盛督辦、鄭司令均向阜康出發。余謁黃宣慰使報告此次代表赴古城與馬仲英氏接洽經過，楊波清亦代表馬師長晉謁報告一切。各族民衆請願團數十人，謁見黃宣慰使，提出請願四項，由黃氏親見。省府又據報馬仲英部更向滋泥泉進發，前電稱現不西進，豈臨時變更原定計劃耶？省軍現集兵力於阜康，相距滋泥泉站，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劉主席微露和平終恐無望，仍派魯倫伴送楊波清代表，察看前方情形，再定行止。但汽車均調往前方，不得成行。原來馬仲英方面，分有兩派，阿訇主和平，而軍官主挺進，余等在古城時，和平空氣甚爲濃厚，殆余等去後，或者急進派又佔勢力，是以軍隊陸續西進，實逼處此。至省城方面亦分有兩派，劉主席及余等均極力主張和平，不堪再有戰爭，而甘肅軍官及歸化軍將領，則謂與馬仲英無妥協之可能，主戰甚力。胡院長談，馬氏前在甘省與國民軍轉戰二年之久，曾佔領甘涼州，死人無算，其勢力東南至漢中，東北至寧夏，西至西寧，西北至肅州。厥後馬在寧夏被國民軍擊敗，馬始赴南京，并在魯、豫參加內戰，旋私自遣

廿，集合部隊，抄襲馮玉祥後路。十九年率部下數百人來新，圍哈密數月不下，馬脚部受傷遁返肅州，專心操練軍隊，久已待時而動，自得古城，更爲躊躇滿志，和平不過緩兵之計耳。

黃氏乘來之飛機次日即飛回上海，此係大號飛機，馬力充足，滬、新全程兩日可達，前由柏林開來之架頭其一係由名機師石密德駕駛，乃未出柏林，機身墜落，石亦殉命。此次飛機商家帶去金砂二千餘兩，搭客四人，每人納費一千二百三十元。楊波清代表延至十二日下午始返古城，省府仍派魯倫伴行，并攜帶函件與馬帥長接洽，孰知楊代表離省之時，雙方已在滋泥泉開仗矣！馬仲英氏親率騎兵二千餘名，步兵三千餘人，兵勇前進，省方亦遂迎擊，前線爲省軍，吉林自衛軍及歸化軍合計不足二千人，激戰數小時，東北救國軍始趕到應援，雙方砲火異常激烈，直到翌晨馬始率騎兵千餘名後却，步隊多有棄槍星散者，省方獲槍千餘枝，機關槍四座。是日大雨滂沱，天氣奇冷，時當夏令可著棉衣，衆謂如此大雨，爲向來所罕有。馬之軍隊在古城出發時，只穿粗布褂褲，終日冒雨作戰，兵士有凍斃者，亦足異已！余謁劉主席請其注意省防，及前方軍紀。據防司令楊耀鈞備其參謀長李丹初來訪，余亦告以亟應注意軍紀，蓋新到東北軍良莠不齊，時聞有越軌舉動也。前方來電，盛於十五日進駐孚遠，馬在古城東門外集合殘部準備退卻，楊代表等留滯前方未行。此次作戰以吉林自衛軍劉振邦指揮（綽號劉快腿）最奮奮勇，前線僅十餘人，竟能繳對方槍械三百餘枝。陶菊綠來談，黃宣慰使留新尙有時日，并謂中央對新政府表示好感，倚任良殷。街市貼有黃宣慰使告示，宣慰使公署懸有批示。盛督辦由古城來電云，馬率殘部千餘人，纏頭二千餘人，駱駝三千餘隻，裝載槍枝及財物，向木壘河退卻，并挾黎海如司令同行，現已組織追擊隊，由陳中參謀長帶領。一般推測馬必南走吐鄯，爲其根據地。旋接盛督辦電話，馬果進山走吐鄯，陳中參謀長未再追趕即回古城。

飛機來省，搭客有黃宣慰使隨員張誠、高長柱、楊秉離、艾沙四人，係先黃氏出發，滯在肅州等候飛機。聞尙有隨員多人，由西北利亞出發，有已到達斜米及塔城者。宣慰使公署開始辦公，與中央電信往返頻繁，并調省府人員鄧聚奎、楊祈侯諸人助理，又遴選纏頭六人，令其取道伊犁，前往南疆宣慰，所有費用概由公署供

給，調用人員，亦有津貼。與黃同來王應楹、錢桐二君，均係重游新贛。錢當躬與七七之變。新省各族人民，對於中央特派大員前來宣慰，極所敬仰，盼望尤為甚切，一般心理以為中央大員一經蒞止，糾紛可即立解。獨惜黃氏抵省之日，正值盛督辦出發，戰雲瀰漫，空氣緊張，各族人民始猶公舉代表請願，嗣即為戰神所震懾，人人日鎖愁眉，鮮與中央大員有接近機會。戰端既開，無法制止，在黃氏亦感愛莫能助，惟有坐觀成敗，時與劉主席商談，及向中央報告近情而已。自馬仲英敗退吐鄯後，行營參謀長陳中忽由古城乘機返省，盛督辦遂亦放棄追擊計劃，班師凱旋。

六月二十六日迪化發生第二政變，省政府秘書長陶朗樾、督署行營參謀長陳中、航空處長李笑天於省政府招集委員緊急會議時，逮捕槍決（詳第九章迪化第二政變）。省政府全體委員，步行至宣慰使署，向黃宣慰使報告今日省政府事變，并請電達中央仍舊維持督辦制度。衆推張馨及余發言，余因疾力辭。黃氏親自接見，由張馨代表具道來意，黃允電達中央，但張并未說明事變。適是日黃為李故廳長梧仙點主，候劉手庶不至，消息始傳遍省城，而一般更視政治為畏途，不敢妄有行動矣。事變之後，劉力辭主席職務，退歸私寓，經盛親往力挽，始允勉强一月為期。遂由劉、盛會銜告示，并即電告中央處置陶、陳、李經過，且請中央於陳立夫、彭昭賢、劉光、張鳳九諸人中，酌派一員，乘機來新調查真相。

二十八日黃氏用明碼電致中央，略云：「新疆信處強鄰，情形複雜，隱憂四伏，非定重心，難期安靖，查臨時督辦盛世才臨時主席劉文龍辛苦維持，業經數月，擬請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責任更專，有裨時局殊非淺鮮，伏祈鑒核，迅賜發表，以定人心。」省政府維持會亦電中央，對於劉、盛請予真除。東北將領鄭潤成、劉斌等亦通電擁護。劉復另電中央請任盛為督辦，對於主席一職，因以衰老為辭，請中央迅簡賢能，俾卸行肩。

黃氏旋奉蔣、汪電，以馬仲英既退，新局可以平定，宣慰任務已完，令即回京報告。黃氏因此派其隨員張誠、王應楹、錢桐三人先行返京報告。七月十七日各族民衆聯合會，在江浙會館開歡迎黃宣慰使大會，隨黃同

來與宴者，高長柱參謀、艾沙副官、黃、劉、盛皆有演說，互相推重。黃候機返京。

連日盛傳中央將派考試院院長戴傳賢氏來新調查真相，非俟真相明瞭，省當局表示態度後，不能授與名位，劉、盛因於七月二十日再電蔣委員長、汪院長表明心跡，原電云：「陽電迄未奉到，茲從報端見之，莊誦再三，感悚萬狀。職等心跡及新疆最近事變，業於昨日電張處長鳳九譯呈鈞座，黃宣慰使奉命遠適，宣佈中央德意，人心賴以大定，邊局賴以奠安，功業綦偉。文龍、世才秉承大計，商定方略，至深欽佩。其所指陳新疆與革事宜，中央正宜採擇施行，實為地方之福。各省均須仰賴中央，而邊地尤甚，平時既須仰賴中央，況復丁茲事變方殷之時，新疆孤懸西北，民智民力俱無足言，當此糜爛紛擾之餘，寇匪侵凌之際，非仗中央威信，何能自立。職等相知大義，萬無攜貳之理，皇天白日，實鑒此心，一切措施，謹當恪遵文訓，不敢稍有逾越，致負諄諄之意。」

七月二十一日黃宣慰使偕隨員高、楊、艾三君乘機返京，沿途警戒甚嚴，晨五時余偕外交署秘書王純一至小教場送行，黃氏已登機，見余等脫帽為禮，劉、盛及各機關首領，均在場歡送，惟各族民衆因事前未得通知，致往送者寥寥。黃機至四十里之大飛機場，再行降落，使其隨員等搭坐，緣小教場面積窄小，如滿載搭客，飛時頗感困難，至黃之獨在小教場昇機者，蓋便當局之歡送耳。余偕張縣縣長坐汽車到大飛機場歡送，黃氏已先到，下機與送者略談，即偕高、楊、艾三君登機，此外尚有商界二人，該機當日可抵蘭州。聞飛機帶來京、滬、津報紙，遍登新疆事變，有認為處置過當者，有謂中央將另派大員來新調查真相者，又有王應楹氏返京後所發表之談話。二十三日省府即接黃氏抵京電報。二十六日省府開會，劉主席宣讀七月三日汪院長在每院紀念週報告新疆事變經過，內述三事：(一)外交要統一於中央，(二)軍事要統一於中央，(三)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倘劉、盛對此有切實遵行之表示，則翼除之命，不難見諸明令。其中敘述新疆事變，至為詳盡，想係根據黃宣慰使電報。聞有建議將新疆劃分數省者，新省駐京代表張鳳九則表示目前不宜劃分，所提理由如下：(一)新省戶口僅二百餘萬，等於江、浙等省之一大縣，若再劃為數省必致有土無人。(二)新省

本係協餉省份，年來迭經禍亂，經濟甚爲拮据，倘再分省而治，添設許多機關，新省人民無力擔負。(三)中央現對邊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倘因劃省而起糾紛，殊非所宜。黃氏返京後，曾對新聞界報告宣慰新疆之經過，并發表書面談話，略稱「余於六月九日偕王應楹、錢桐、陶明樾三君由肅州直飛迪化，各界人士對余飛到，均誠心表示信賴中央，人心賴以大定。方幸乘此時機，妥籌正當辦法，從事應付，令邊局漸次安定，不致增重大局之紛擾，而不自知力之不逮也。新疆問題南疆最要，本署派馬正海、麻珍儒等五人，分赴南疆之焉耆、阿克蘇、喀什、和闐一帶，并聘任哈密親王聶滋爾爲本署高等顧問，親赴吐魯番、哈密一帶宣慰，將政府佈告分寄伊犁、塔城、阿山各區，務期各族民衆詳悉中央關懷邊氓，而使地方秩序早日恢復。六月二十六日督辦公署檢斃省府秘書長陶明樾，行營參謀長陳中，航空處處長李笑天，即內地所謂二次政變。經此次事變之後，郵政電報不能自由暢達內地，所得消息，悉屬片面宣傳。迪化雖幸免兵禍，而南疆全部，及東部之哈密、鎮西，并北部之阿爾泰，依然在分立狀態，即其他方面，亦尙未能確實合作，經第二次政變後，各方疑慮益多，前途更爲可慮。加以新省交通阻塞，商運停頓，紙幣低落，物資缺乏，留心新事與國防者，應有深切之注意與研究。云云。」未幾宣慰使署亦遂呈報行政院結束。八月三日省府接奉南京汪院長冬電，劉、盛與除命令經行政會議通過先行發表。

第九章 迪化第二政變

六月二十六日省政府招集緊急會議，省政府秘書長陶明樾、督署行營參謀長陳中、航空處長李笑天當場逮捕檢決，前章言而未詳，茲特另章敘述焉。

初陶菊緣邀黨務特派員宮碧澄乘由柏林開來飛機赴京報告，劉、盛因陶職務重要，本不欲其離職，但陶意甚爲堅決，卽旅費亦統由陶自行墊付，并攜一子同行，返內地求學，彼時衆皆疑陶見幾而作。乃飛抵蘭州，適與黃慕松宣慰使相遇，遂復變更其赴京計劃，將其子託宮，已則隨黃同乘原機返省，衆咸佩其忠於職務。時陶不常在府辦公，卽每次例會，亦由桂芳生暫代，終日到處接洽，狀甚忙迫。府中秘書、科長本由劉主席派委，陶既不常在府，遇事遂直接向劉請示，陶心爲之不憚，日久漸生齟齬，言語之間，對劉頗多微詞。余與張養子察覺內情，欲居中調處，而未遑也。至李笑天本爲飛機師，四一二政變之日，首先駕機向盛報告，與盛誼屬同鄉，平素關係殊甚密切。陳中黃埔軍官畢業，青年有爲，自稱軍政部派來新疆服務，政變時亦甚出力。自盛被擁爲臨時邊防督辦，李、陳恃功驕恣，事所難免，屢向盛表示願帶軍隊，而盛則委李爲航空處長，陳爲軍官學校校長，二人皆爲抑鬱不樂。殆至滋泥泉戰事發生，盛屢調李駕機赴敵方擲彈，李皆辭而未往，始終未離省城一步。時陳自莫斯科返省，已改任行營參謀長，奉令追擊馬仲英，陳未甚追趕，由古城乘機返省，二人常在陶處，及常在宣慰使署報告軍情，動招疑忌，其危機已伏於不自知矣。時盛在古城，馬投奔吐、鄯，本擬率部隊窮追，乃忽放棄原定計劃，班師凱旋，各界紛往東門外歡迎，省政府并開茶會慶祝。余因身染痼疾，皆辭未往。一日忽接陶秘書長通函於星期一（即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開臨時緊急會議（省政府例會爲星期三、六），余以爲必關盛督辦出發籌餉之事，遂力疾赴會，甫進省府大堂，遇陳中參謀長，交談數語，隨進東花園，見今日警衛加多，亦不以爲意。盛督辦獨坐廊下，手持摺扇納涼，面色殊爲憔悴。余趨前與之賀誕，且告

以抱恙在身，未能往迎，盛起而答禮，謂亦抱有腹疾，但坐下如故。余步入會議廳，見各委員多已先至，彼此端坐，默無一語，與平日迥不相同，余頓覺有異。藍介眉委員，位余之右，附耳告余，頃陶明樾、李笑天甫進花圍門，突被衛兵逮捕，兩手倒捆，余始爲之驚愕不置，衆亦皆目余示意。劉請開會，盛告就委員中另選秘書長，劉遂請張馨暫代，但盛仍坐在廊下，若有所待。有頃陳中最後到會，亦被逮捕。俄槍聲翻翻，接連化響，聲在咫尺，衆皆相顧失色。盛始進廳，就席次向大會發言：「陶明樾、陳中、李笑天三人，圖謀推翻現政府，顯有謀叛行爲，業已置之於法。」隨出其部下盧團長等告發李笑天連動軍隊文件爲證。并對於改邊防督辦爲軍事委員會之擬議，極表不滿，特向大會辭職，謂即率其軍隊前往塔城。劉亦起立懇辭，聲淚俱下，各委員茫然不知所措，只有對盛、劉二氏慰留，并全體往謁黃宣慰使，請爲轉達中央，緩改督辦制度，以維邊局。余本力疾從公，不料值茲慘變，歸寓益病不能興。聞省府人告，當槍聲響時，省府職員以爲又演砲一二政變，紛紛向外逃奔，嗣察槍聲發自後花園，人心雖稍安定，但花園臨時禁止出入，窺不知槍斃何人。事後聞悉陶、陳、李三人被捆後，即在花園西空院內執行槍決，陶等要求一見督辦未允，遂各慷慨就刑。陶中一槍畢命，陳、李二人各中三槍，遺屍由花園後牆擲出，血濺牆上，淋漓可辨。陶屍由其家屬領回收殮，陳在安徽義地掩埋，池化委縣長爲之立碑標誌，李則埋在直奉義園。事後督署由陶宅搜出陳等呈中央重要文件，尙未寄出。按陶於民國考取知事，分發來新，歷任省政府科長，南北疆要缺，爲新省官場中最得意之一人，四一二政變時，寒任池化縣長，實與密謀，政變後經盛力保一躍而爲省府秘書長。陳曾三次來新，年方二十五歲，滋泥泉之役，身臨前線，人服其勇，平時沈默寡言笑。李隸籍瀋陽，九一八後，始應聘來新，專任駕駛飛機，好談政治，思想新穎，言論激烈。要之，此次事變，殊爲同人所不及料，卽內地報紙所稟傳之池化第二政變是也。余之追述往事，不欲有所論列，蓋完全紀實，以餉閱者而已。

第十章 第二政變後之迪化

自馬仲英部逃走吐魯番、鄯善後，南山形勢又復一變，馬德祥師長矢志與省方合作，同來之團長潘其依遠南可，被馬槍決，旋焉着馬石明又派人誘殺馬德祥及其他團長。曩日備受省城歡迎之馬德祥及其兩團長，不出一月，同歸於盡，而南山又成與省城對抗形勢，省城遂抽派東北軍、甘肅軍、歸化軍往剿。七月九日，警署署勇之吉林自衛軍劉快腿司令腹部中彈，返省數小時即行逝世，省城失此猛將，頗受打擊。公葬之日，全城綵素，商店紛設香案致祭。劉多內寵，有夫人五人，大夫人善騎又精槍法，有花蝴蝶之稱，年事也稍長，餘四夫人年皆少艾，劉葬僅一星期，此四夫人均紅氍毹抹，準備作新人矣！回憶七月二日，妻子與縣長邀約同在水磨溝溫泉作竟日之遊，劉挈其三位夫人同往，意氣豪放，餘勇待賣，有滅此朝食之慨。向同人試其槍法，斃雀於數百步外，屢試不爽，神技令人拍案嘆服。九日在南山中彈，追晚即逝。十六日公葬，轟動全城，五位夫人麻衣素車以隨，爲狀至戚。二十三日，四位夫人聯袂出嫁。四星期之間，人事變化有如此者！聞新夫皆東北軍人，不知尙許文君憶故夫否？余爲之戲詠曰：「一坯之土未乾，四位夫人何去！」

當四一二政變後，政治頗有革新希望，各族意見亦有融洽一氣之趨勢，乃近來環境仍多惡劣，彼此仇殺之風，猶所難免。吐魯番方面忽來數百騎至三臺大肆掠奪，并戕害居民數十人。日前軍官在南山作戰，亦有危及回民婦孺之事，他如省城糧食燃料食鹽，無日不在恐慌中，而政界中人，復互相猜忌，造謠生事，缺乏合作團結之精神，尤爲深抱杞憂。余請辭省政府維持會委員及善後委員會常務委員，浩然有歸志。劉主席派入慰留，全體委員亦一致挽留，余既欲去不得，惟有抱定「不貪功便無過，不趨利便無害。」主義，庶幾免於罪戾。

馬仲英氏派來代表三人賈函接洽和平，劉主席派吳兆熊、藍彥壽二君即日赴吐魯番與馬仲英、馬石明接洽，大致請其先退哈密饜面。劉示余馬仲英來函及此間覆信，暨蔣委員長六月九日致馬退守庫防電。盛齊辦

談整理財政各問題，曠余多加研究。又謂前方送來奸細一人，聲稱與城內送信，牽涉十餘人，漢、回皆有，正在審判中，委員馬國駿因此被拘。

各機關接奉軍民兩署通令，凡機關人員及各族人民未經許可，概不准向領館自由出入。

克爾格野務長請假返國，余囑將土產石油帶往德國化驗，克告前德國西門子代表擬在迪化設立電燈廠，亦曾將油樣帶去。克野務長夫婦乘機赴塔，余至大飛機場送行，由迪飛塔，四小時即達，真快事也。

迪化文化落後，書紙店極少，且所售多殘舊小說，以及醫、卜、堪輿等書，不堪入目。數年前鎮西朱炳君舍官經商，設立博達書館，與商務印書館訂有特約，運來新書多種，士人稱便。自東北軍來新後，該館書籍尤為暢銷，東方雜誌最為社會歡迎，隨到隨盡。余常至該館搜檢，亦無甚可購之書。某日購得鄒海濱著環遊二十九國記，閱其在美日記，追憶舊遊，彷彿如在目前，屈指一計，於今十六年矣。

善後委員會常務委員李倍仙廳長因病出缺後，由得票次多數張鳴遠君遞補。楊斯侯談李之靈柩，尚須由迪化運回廣東潮州，否則貽笑於鄰里族戚。李服官新省垂二十年，曾任綏定七載之久，惟官囊并非充裕，自昇任民政廳長以來，月月虧累，遺款無多，異日運柩回粵，總須去其家產過半。我國習俗，死後必須歸葬，亦作異鄉之鬼，此種心理，牢不可破，較諸文明各國採用火葬者，又將如何！

桂芳生繼任省政府秘書長，余常往訪，與之借書觀覽，渠書向不輕易借人，獨對余無吝色。一日出示收藏字畫，有購自迪垣者，中有何子貞中堂一幅，可稱佳品，而代價甚廉。又示趙子昂墨跡照片，原件係中法考察團員真復禮在迪化時，由南關關鎮市肆中，以數兩省票購得者。不料文化落後之迪垣，尚可尋到如此珍品，蓋亦可遇不可求耳。聞前伊犁將軍志銳收藏最富，志被難後，書籍字畫若玩等，散落各處。

新疆省票價格日見跌落，余聞財政廳又加印十兩省票之舉，特謁劉主席請其格外考慮，劉允付與會討論。省政府例會，朱鳳樓廳長提出財政救濟案，略謂揚放主席時代，只印一兩省票，每月出一百三十餘萬，金前主席時代，始加印三兩、五兩，盡機器力量，月出七百五十餘萬兩。自四一二革命之後，軍用浩繁，遂以增新起

出平常數倍，即按六月份而言，實用一千六百餘萬兩，以至將庫存一千餘萬省票，均行用罄；現只餘一百餘萬省票，而待發之款，源源而來，無法應付，只有改印十兩省票，以資救濟，應請大會討論云云。盛督辦主張財政公開，成立監察財政委員會，破除情面，先由督署澈底清查。余謂人民對於新政府之趨向，則視省票價格之漲落，根本救濟固在開源，而目前治標辦法，只有節流一項。惟現在收入涓滴皆無，深覺危險萬狀，加印十兩省票，實屬下策，不過較之無策略勝一籌耳。軍政兩署，應將每月經常費用，列出預算，軍與用款，則另列入臨時門。不敷時，亦可臨時向商會商借，或發行短期公債，以免影響全省省票等語。當經大會採納，惟加印十兩省票，因軍用迫不及待，劉主席亦認爲別無長策，卒得草草通過，飲鴆止渴，終恐無補時艱，他日物價騰貴，徒使人民怨對耳！

歐亞飛機准每星期三開來，星期五開回，已成定例，信件大半由航空郵遞，真有瞬息萬里之妙。每聞飛機高翔之聲，人人爭出戶外昂首高望，如居海濱之望輪船進口者，羈旅之人對於飛機，尤有特別情感。一習忽來機兩架，搭客七人，內有該公司協理華德，及盛督辦舊識郭大鳴、楊夢周、董某三君。

善後委員會開會，李鏡泉、張寶于及余三常委皆到，議定除總務、民治兩組主任每日到會外，余三人則輪流值日，公事隨到隨辦，由值日常委負責。隨偕李、張往謁劉主席，呈請賑濟南山難民，主席允發省票十萬兩，由省政府加派委員會同散放。

迪化食品以魚類最爲欠缺，忽一日周海東送來無鱗魚十餘尾，遍身無鱗，食之味尚不惡，產自郊外水磨溝，爲省城惟一之魚類。余生於海濱，每飯不離魚介之類，今飯食無魚者，數月於茲矣。伊犁之伊犁河，阿爾泰之額爾濟斯河均產魚，惟須屆冬令，始能結冰運省。新疆圖志物候志載，雪蛆生雪中，有重十數斤者，天煖雪融，隨水下注，輒化爲魚，故新疆多無鱗魚，食之令人疾。

赴吐魯番代表吳兆熊、藍彥壽返省，馬仲英氏亦派姚、楊二君同來，意在和平，并願退駐哈密，由省方供給餉糈。劉、盛兩長官又欲請余卹命前往，與之澈底接洽，一、須會同剿匪，二、須擔任護路，糧餉則由公家

酌量供給。余謂此次應派高級軍官前往，並力舉劉慕飛參謀長一行。劉遂於次日偕馬傳英代表、楊二氏、暨吳、藍、李三君前赴吐魯番。省府又派滿奎爾、阿寶二人乘汽車赴綏來往接阿山代表。

天山日報載阿山最近情況如下：阿山街市放火焚燒，凡商各夫商舖，均化為灰燼，留者僅留道橋至橋南街幾家小舖。蘇聯商賈貨物，尙無損失。布爾津、哈巴河兩縣街市焚燒無遺。至沖呼爾鹽池，克木齊鹽池、巴里巴蓋、紅墩渠、及各處村莊民舍，盡成焦土。阿山全境除吉木乃外，無房屋之可言。至阿山和生號存糧最多，被魏都統隨行時放火燒盡，幸回商尙窖藏有麥米，勉足支持。西岔河等處金廠，存有米麵數十萬斤，亂後被運至科布多云。玉純一談，據來人告，阿山現幾無一漢人，其族兄在製革廠任事亦被害。回、漢仇殺到處皆然，真成遍地荆棘。又告當俄新舊黨之爭，阿山吃緊，行政長團務學情急自戕，省城爲之震動，楊將軍派渠馳往阿山，與蘇新黨交涉，卒退出阿境，旋委渠爲阿山外交局長。

前阿山都統張賓于談，阿山行政長向兼營務處步兵營及外交特派員，行政長公署設一祕書、二科長、六科員、八僱員、十二臺吉、兩哈薩克通事、一蒙古通事。營務處一參謀、二十差官、四十馬隊。步兵營約有兵額三百餘人。時外又節制承化寺步兵一營、機關槍一連、破兵一連、吉木乃騎兵一連、沖呼爾騎兵一連、鐵里子騎兵一連、布倫托海步兵一連、餉由營務處接多。夏兩季在省城領發。又向歸省城節制愛林郡玉帶哈薩克騎兵一營、灑達庶亞鎮國公帶騎兵二營，有事即歸行政長調遣。阿山道共五縣：爲承化縣、布爾津縣、布倫托海縣、哈巴縣、吉木乃縣。又設治局，爲可可托海設治局，武卡則以吉木乃、鐵里子兩半爲最重要，阿山哈薩克部落爲一郡王（愛格）鎮國公（漢達皮亞）、卡爾公（公漢爾泰）、貝子（波不多夫）、蒙古部落鎮國公爲太平公、興登朮不公、吐爾巴旺公、登不扒布公。阿區以南則玉爾屠鄂親王遊牧地（鹽池甚多）。至阿山葉他機關則有外交局、一電報局、一金課局、一統稅局。出產以金砂、牲畜、鹿毛、羊毛、獾皮、灰鼠、羊腸子爲大宗。村公家每季收哈薩克馬三百匹。此外稅收則有吉木乃關稅以及各縣牲稅、商稅、鹽稅。至鹽課每年約收五、六百兩，照例提出二成爲行政長公署印紅費，張在阿爾泰任內七年，以十三、四、五年產金

最旺。

郵局陳、鍾、林、李四君邀宴，并睡新到方、仲、何三君，席間居然有香蕉、蜜柑，乃由飛機帶來者，新省人對此二物，均不之識，竟誤認香蕉爲小茄子，然則哈密甜瓜，如帶往內地，亦必認爲西瓜矣。座中燕、聲、繸、桃、川、粵、閩各省皆有，而閩籍計有四人，竟佔最多數，然而全省鄉人盡於此矣！

新疆回、漢向不通婚，漢人人數較少，婚姻更爲困難，守貞待聘之閩秀，雖降格以求，亦多不可得，故遷有由內地來新服官之人，苟年非甚老，即有託媒說親者，家中有無眷屬，則在不問之列，蓋明知一自遠成疆，即不易言旋也。近來東北軍官不甘孤棲之苦，遂紛紛大辦喜事，前後不下數百起。民宅門口貼有一新入上轎大吉」或「新入下轎大吉」者，觸目皆是，大有將邊疆待字之閩秀一網打盡之勢！西北女子乃竟相率嫁與相隔數萬里之東北軍人，誠爲始料所不及，迷信家又將目爲姻緣莫非前定矣。值茲軍事吃緊之際，而軍官皆孜孜自營家室，昔人云：「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有桑中之喜。」又曰：「婦女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殆不適用於今日！

天津朱炳君組織新汽車公司，由歸化直抵迪化，省府將其函件發交善後委員會核議，有主張將全路分作兩段，迪化至二里子河一段，由省方自辦者。余以現應亟謀恢復交通，朱既組織就緒，應准其暫行試辦，當即提出省府會議通過。

劉君紹香，主席長公子也。前曾和余詩，文字頗見優長，金前主席時代充省政府科長，自三、四月間奉命守城，因勞致疾，臥病數月，竟至不起。余詣劉主席極力慰問，但恐砥憤之愛，一時遽難忘情耳。

八月三日省政府開會，適接南京冬電，已先發表劉、盛、張爲新贛省政府委員，劉兼主席，盛兼邊防督辦，張兼伊犁屯墾使，及新編第八師師長，餘在審核中。巴彥返省報告阿山情形，聞尙聚有老回二千餘人，未能就範。與巴同來阿山代表六人亦列席會議，其一爲愛林郡王之子，蓋阿山問題不在哈薩克，而在回回手中矣。次日巴彥、阿寶偕同阿山哈部代表來謁，報告阿山情形。連日省府與阿山代表接洽，派愛林郡王之弟沙里

福罕護理行政長。

省政府開會，財政委員會呈復路政局經費浩鉅，應請復議，通過歸併公安局。當日余即謂清潔街道，係屬公安局職權。惟路政局成立以來，掃除街市，殊有成績，一旦歸併，經費無着，誠恐舊態復萌耳。

劉慕飛參謀長一行偕馬仲英代表張雅紹、姚治平抵省，磋商防地問題，余向盛督辦建議，如欲表示真正合作，應彼此互用重要職員，庶能免除一切猜忌。盛交閱親擬和案辦法十條，擬給馬仲英氏東路警備總司令名義，令其駐紮鄯善、哈密、鎮西等處。張等返後，未幾來省復命，謂馬已同意，省方當即刊發關防，并委吳兆熊為吐魯番縣長，藍彥壽為鄯善縣長。

省城自發行十兩省票以來，票價日益跌落，需票銀五十兩始能兌換現洋一元，物價因之異常昂貴，商家多將現貨收藏而不肯出售。余與劉主席談，目前急務，首應整理財政，劉囑余擬一整理財政計劃書，余倉卒擬就，分開源、節流兩項：開源為金鑛、石油、開墾三事，節流為確定軍政費預算，及剔除中飽，杜絕陋規等項，各族委員均有一人連署，提出省府會議，經余略為說明後，各委員相繼發言，贊成余之提案，認為目前即應施行者，為開辦阿山金鑛，及整理關稅二項。劉主席報告關稅一項，公家每年損失至鉅，如能改用現鈔，將省票定一價格，降為輔幣，則關稅自可改徵現鈔，蘇聯方面亦不至持何異議云云。原提案通過次第籌備進行，茲將原文列後：

整理新疆財政計劃意見書

竊維一省財政，猶一家之財政也。舉家坐食山空，不求生財之道，勢必債臺高築，家破人亡。是故善理財者，首重積蓄之預算，量入為出，拳拳比較，每遇財政困窮之際，惟有整理收入，厲行裁減，勉渡難關，徐圖興起。倘耗財之道十，而生財之道一，雖有乘孔之能，亦無以善其後。衛交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斯乃節流。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斯乃開源。必也兩者俱備，而後能收革車三百乘之效也。新省財政全賴不兌現之省票，以資挹注，發行之數，已足驚人。前者僅發一兩，信用卓著，今則三兩、五兩、八兩、十兩矣。

隨時濟急，原爲權宜之計，若欲恃此解決財政問題，盡人皆知其不可也。蓋紙幣充斥，則物價漲騰，生活程度增高，與其增加薪俸，適成正比例。此勢所必至，理之固然，以今日四千餘萬金價，與去年七百餘兩比，其他可以類推。長此以往，恐求今日之現狀而不可得。雖然新省財政，非無挽救之方，懲前毖後，既如指掌之明，則截長補短，其事亦如反掌之易。何以言之？今日之患，在於府庫竭匱，大地匱乏，固猶是也。且紙幣之跌落，僅自近一、二年始，疾在膝理，未入膏肓，猶可爲也。入手整理方法，不外驟源節流，而開源尤爲起死回生不二法門，試分別言之。一、阿山金礦爲全省財源所在也。通者金貴銀賤，世界經濟恐慌，無非缺乏現金。我國產金之地，爲東北與西北，十一年間黑龍江達源公司發現長不及一里之豬肚子河，產金價值幣三千萬元。一時之幸遇，引起各國注意，今則拱手送人，不復吾有。即就西北阿爾泰而論，尤爲產金策源地，年來僅憑甘省人民遠道前往洗金，每年產額在二萬兩左右，值國幣三百萬元，稍加整理，不難倍增其數。蓋砂金曾經天然陶洗，挖探較有把握，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交通隨之而便利，林壑隱之而開闢，美國西方之燦爛繁榮，皆舊金山金礦爲之也。誠能以開採阿山金礦爲各種事業之先導，不數年間必有成績可言。任他企業，無如金礦收效之偉且速者。惟是欲興礦業，非款莫辦，既非採集取物之事，更非一手一足之烈。事先必須充分準備。爲大規模之勘探，或利用人工，或訂購機器，或劃定區域，招商承辦，或募集公債，每年攤還，因地制宜，要皆各有其道。每年所產金額，由公家備價收買，存儲金庫，俟集有成數，即作爲發行現洋鈔票準備金，陸續鑄發舊省票，爲桃僅李代之謀。再次即採拜城之銅，以作輔幣。全省圖法，一旦改觀，則當日通行之硬貨，如紅錢、銅元、銀元等類，亦可復見於市面，不至如今之銷聲匿影矣。二、全省石油應擇尤試探也。新省工商疲敝，要皆交通閉塞之故，欲優交通，惟有廣開汽車路，而汽油向矣。至於煤油，尤爲一日所不可無，舍己之所有，而仰賴鄰國輸入，不特爲絕大漏卮，且時有青黃不接之虞。近者歐美發明一種汽車，即用原有石油，無須提煉，不過在車內略增構造而已。此項汽車，最適於新省之用。但有產產油之豐歉，及油之成分比重，尙無明確之調查，似應擇定區域，及時探採，以憑試驗。或用最簡單提煉

注，以期適用，前塞滯居，全省交通，實利賴之，匪特東路已也。美國企業家每多從事油業，一經鑿井得油，立致巨富。日本因無油田，投資數百萬於煤礦，卒由片岩內榨取油質。近又與蘇聯訂立購油合同，空國額手稱慶。蓋素來世界大戰，實汽油之戰爭也。他國視爲命脈所繫，猶至我國，即任其棄置，無人問津，此強弱貧富之所由分。欲入之不我謀得乎？一、水利亟應講求，以便墾植也。新省面積遼闊，地脈深厚，但善於缺水以資灌溉。不特草野荒原，不能墾爲良田，即已成畝，歷久亦有變爲石漠之患。興水利，即所以開墾務也。雖然鳩工治渠，所費不貲，民間實多無此力量。爲今之計，莫如倡爲官開民領之法。先由公家開渠，再令民間領地，按所領地畝，勻攤渠價，官無所虧，而民實得其惠。草湖荒阜，不難變爲膏腴之壤，其利甚溥，亦解決民食之一道也。竊謂新省地廣人稀，欲圖開發，非實行移民不爲功，而於未移民之先，則首應從事溝渠，而後生民有所託命，不至飄流靡定。轉爲地方之累。斯亦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之事。在公家固屬輕而易舉，隨時隨地皆可籌議施行者也。前者中央有移民新省之舉，惜當局未商明中央協款開渠，遽獲其議，一俟軍務結束，未始不可舊事重提，或能得中央之協助，以爲移民之準備，否則本省亦當量力而行，不難日起有功。

以上爲開源之道。約言之，礦爲先，墾次之。夫不變道，地不愛寶，因勢利導，因地制宜，斯爲得耳。倘公家限於經濟，則當聚精會神，專辦一舉，務底於成，而後兼顧及他。至於普通商業，如皮毛、羊腸等類，乃商賈之事，公家概不經營，以不本與商民爭利，礙富於民，庶地方有繁榮之望也。

所貴乎節流者，乃得省財省費，噴得葉根之謂。惟必先有統計，而後能權其輕重，分別裁減。舉其大者，亦有主端。一、軍費應請中央協助，或地方分擔也。辦省軍隊，久已廢弛，然同時財政得以維持，人民得以安居，當揚故將軍之時，尙能有盈餘之年度，是真能愛民，善於量入爲出者也。比歲以來，軍用浩繁，兼以東北軍來新，適值百物高昂，於是不得不增訂餉金，而無形中超過原有預算數倍，此今日財政所以有江河日下之勢也。竊謂東北軍隊，轉道西指，共守邊陲，功在國家，但於未受編制之先，仍屬客軍性質，似可呈明

中央之選陳本省財政困難，請求協餉補助，中央明知本省驟加盈萬之軍隊，自爲平日預真所無，苟非十分困難，亦似不至置東北軍於不聞不問之列。協餉有成，則軍需可省泰半，節流之大，莫過於此，設事不諧，則不得不思其次。方今軍隊廣集省城，自爲一時現狀，異日勢必分駐各處，則莫如以地方之款，養地方之兵，如能廢除魚肉百姓之農官、鄉約，以養捍衛地方之軍隊，再爲整頓本地陋規，使之涓滴歸公，以充兵費，吾知商民必有樂從之者。軍隊與地方有此親切關係，自能融和，具有團練保甲之精神，對此種族屬雜之新省，最爲相宜。難者曰：農官、鄉約尙能以百姓爲魚肉，何況荷槍之軍隊？是則不然。彼農官、鄉約，人多品雜，往往與貪官汚吏，朋比爲奸，倚勢欺凌，民間無如之何。至軍隊應在省城重新編練，嚴明紀律，慎選隊長，并仿照前清成例，縣長得兼營務處，予以節制就地軍隊之權。果有不法行爲，自能隨時稟報，此爲分擔軍餉起見，不得不勉籌辦法。較諸明知府庫空虛，而強使供應，不猶稍勝一籌乎？一、政費應有確定預算，俾便稽考也。擬省政界機關歷歷可數，人員寥寥無多，非若內地衙署林立，人浮於事。且充其所得，多有不足餬口者，故冗員能裁固佳，否亦無足重輕。惟應限定額數，嚴禁兼薪，俾有準確之預算。至於各機關紛紛領款，不分經常或臨時費用，長官無從查考，只欲批以核發。科中或礙於情面，或疏於鈎稽，難免無失之於濫之處。一人嘗試，衆人效尤，無以難之也。嚴格言之，科中有核之權，無發之權。況款屬經常，尙可考核，若係臨時，并考核亦不可能乎？是以發款之權，應操自長官，可發則發，可減則減，可緩則緩耳。誠能認真處理，似亦節流之一道也。一、關稅、統稅亟應整理，以絕陋規也。關稅、統稅各省皆視爲重要收入，獨新疆稅收以及田賦，尙以省票爲單位，全年歲入只一千數百萬兩，按現時價格，只合國幣數十萬元，以奄有中國本部三分之一之面積，收入竟只有此數，豈不傳爲笑柄！再考其歲出，乃十數倍而不止，相去懸殊，殊爲各省所無。今者我國關稅自主，所有輸入貨物，如煙、酒以及其他奢侈品，均應增加稅率，以符國際慣例。卽統稅稅則，歷久亦有修訂之必要。側聞關稅數年未曾報解，其他統稅，亦多歸商包辦，無比較考成之可言。似應澈底整理，除各處關稅令其按期報解外，所有統稅均應派員整頓，剔除中飽，杜絕陋規，另訂提

成獎勵章程，以昭激勵。俟發行新鈔改用國幣時，稅收一律以國幣爲單位，至自能增加收入，倘全省廢收銀票部分，可無疑義也。

以上爲節流之道，蓋惟整理方能節流，惟節流方能開源，惟其隨時艱難方能挽茲厄運。毀家紓難，存存人有行之者，況尚有流可節，未至山窮水盡之絕境乎？至其他細目，似應責成主管機關，詳爲稽核，爲著手整頓之初步。

總之財政爲萬事之母，得其道則興，不得其道則替。方今全國瀕於破產，中央倚內外債爲生活，各省則橫征暴斂，巧立名目。所幸新省尙無外債，亦鮮雜稅，整個問題，則集矢於不免現之省票，爲數已達一萬萬四五千萬兩，隱患方興未艾。欲圖挽救，舍收回銷燬，另發現鈔，別無長策。以新疆之大，合英、法、德、義各國莫之與京，而謂不能收回紙幣，且復變本加厲，以此圖策久遠，必不其然。第恐地方軍事，遷延不決，羣衆心理，得過且過，用者自用，發者自發，是今日不得已所出之下策，未幾又將變爲無策，豈不重可懼哉？擬請大會公同討論，或發交主管機關核議，預籌資本，以爲開源之計，標本兼顧，庶乎有爲。是尙有當，敬候公決。提案人吳謙宸、連署人李溶、桂芬、張鳴遠、吳鈞廷（蒙古代表）、賀德元（商會副會長）、通寶（滿族代表）、阿寶（哈薩克代表）、胡養音（纏頭代表）、馬鴻祥（回族代表）。

余常至郵政公署，一日代理郵務長陳茂谷君告，郵件近復開始檢驗，乘坐飛機非有省政府許可證及督辦蓋章，不能向航空公司購票，上次有搭客未得許可證，致飛機臨時放空返滬云。陳出吐魯番葡萄相餉，小而無核，又嘗吐魯番西瓜，甜美無匹，真是名不虛傳。

各界開追悼陣亡將士大會於兩湖會館，劉、盛以下皆到，收到挽聯頗多。余挽句云：「爲攘外奮鬪，爲安內犧牲，一掬丹心成壯烈。或馬革裹屍，或龍堆埋骨，頻揮熱淚弔忠魂。」

余接航空家信，威兒近考取北洋大學，晚間無事，成五古一首，得三十四韻：

喜威孫考取北洋大學（平、津、滬三處投考三百餘人錄取十五名採治系威兒一人獲選）。

威孫真吾兒。一試升大舉。萬里馳書來。慰我矢矜目。五陵意氣豪。紛紛遭壓覆。補撤汝能勤。巖然露頭角。憶汝周時時。我遊新大陸。質弱不堅牢。艱難汝母鞠。七歲入青英。連送賴婢僕。一日獨歸來。入門便驚哭。紙筆漸知好。梨栗非所欲。自作兩開生。六載未瑟縮。乃知非驚駭。無用事鞭扑。兒今欲學爺。願為良治績。是道何足感。抱璞常取辱。爺昔少年時。足跡遍陵谷。虎穴入探雛。肺腑自苦草。蹉跎三十載。求伸只局促。奮臂投窮邊。垂老勞心曲。風災厄難域。踽踽成羈獨。況復逢狂悖。雞狗同殺戮。寄食屢缺彈。避害甘蟄伏。遲遲不忍去。出畫猶三宿。平生沈淪志。到此益堅確。北有阿山金。南有和闐玉。舍此焉救貨。思之已爛熟。一朝落吾手。肯使失正鵠。消長理循環。芄芄視首楮。男兒貴兼善。志豈在滿腹。欲作高人豪。當謀桑生福。兒讀聖賢書。至理應私淑。身心兩操持。學成俾爾覿。我幸得安排。爾來如初旭。筆路謝競趨。山泉分清濁。終然此相謂。拊缶勝作樂。忽覺滯天涯。情知極砥礪。

馬仲英氏接受省政府命令，大局當可告一段落，惟近聞何加尼牙子帶領數千人至托克遜，與馬石明部交綏，被馬擊敗，損失甚重，向焉耆退卻。吳、藍二君再赴吐魯番籌帶費銀二十萬兩，并須馳往焉耆調停戰事。嗣聞馬石明進抵焉耆，何加尼牙子向庫車退卻，外傳馬仲英氏因與馬石明取聯絡起見，有誓不退出吐、鄯之說。

新到黨務指導委員彭昭賢（魯）、曹啓文（隴）、以及郭大鳴（遼）、楊夢周（遼）、蘇上達（遼）諸君，先後來訪，彭由中央派來視察，自云兩星期內即行返京，曹留滯庫州多時始來，郭為郭松齡將軍介弟，楊、蘇均曾留學外國。省政府維持會委員前阿爾泰行政長張賓于氏病逝，數月以來，廳道中作者為閻、李、常併張而四矣，時局之影響人生有如此者！

哈薩克阿寶君邀宴，喫烤羊肉，飲馬奶，完全哈薩克風味。滿素爾告，迪化每日獲羊七、八百隻，全省每日須羊三萬隻。克怡生告，塔城、額敏一帶，每年產羊三百萬隻，阿山亦如之。伊犁羣生羊，每年約五百萬隻，加以烏蘇、裕來、沙灣一帶，至龜北路每年約產羣生羊一千五百萬隻。至每年出口產物如下：羊五十五萬

隻，每隻平均十三盧布，牛一萬五千頭，每頭平均五十盧布，馬一萬匹，每匹平均五十盧布。棉花僅吐魯番一隅，年產一百萬普特（每普特二十七斤半）。全省每年出口二百萬普特，一普特可售十六盧布。皮毛每年出口約百二十萬張，牛馬皮每張平均五盧布。生絲每年出口五萬普特，每普特售一千五百盧布。現下價值，每盧布按省票二十兩折合，約值國幣四角。克伊職塔城關稅多年，故言之甚詳。

第十一章 羅文幹巡視新疆

八月二十三日劉主席交閣行政院汪院長電，中央派外交部長羅文幹來新巡視，僅帶外交部參事林東海、司法部秘書馮有異二人於下次飛機同來。羅氏身兼外交、司法兩部，竟能遠道邊陲，殊出意料之外。省府擇定外交署爲羅氏行轅，并囑余代爲招待。余特謁盛督辦，謂上次黃慕松氏宣慰完畢返京，此番中央更派外交部長羅文幹氏來新，其注視邊疆可以概見，應竭誠款待，將地方困難情形，和盤托出，請其轉達中央，藉可消除以前無意味之誤會。盛極以爲然，亦囑余幫忙招待，並加派魯倫、蘇上達二君同任招待之責。外交署則由迪化縣派人布置。蘭州省政府來電，謂羅氏一行冬日可抵迪化，省府通知各機關屆時齊赴飛機場迎接。九月二日陰雨連綿，衆料羅機應不能到，午後一時麥縣長派人來告，羅機即刻可到，余即驅車飛機場，則見軍政界各首領，已在場守候，柵下滲漏不堪，場內溼泥，幾無立足之地，朱鳳樓廳長年七十二矣，亦力疾冒雨候迎，余勸其留刺先歸，歐亞航空祝欽徽主任謂如此久雨纏綿，天上布滿雲霧，飛機西來，實在危險，業已連發數電，阻其前來，如該機係於中途遇雨，只有冒險西來矣。同人正在冒雨久候中，俄飛機一架，從飛機場後面而來，軍樂隊暨歡迎人員亟排列成行，飛機徐徐降落，駕駛至爲嫺熟，祝主任首開機門，余向前與羅鈞任部長握手，表示熱烈歡迎。斯時劉、盛二氏亦趕至歡迎，由余爲羅氏一一介紹，遂同坐汽車至外交署特設之行轅，同來者爲林東海（粵）、馮有異（蘇）、王蘭錦（粵）三君，席間李鏡泉行政長、屠椿庭院長及余作陪，羅氏向余頗多諮詢，渠因目疾戒酒，非復當年之豪飲矣，羅氏因連坐飛機，身體勞頓，時已昏黑，而急欲赴浴，首都初來之大員，固不知邊塞之迪化城，此時早巳四城閉閉，路上斷絕行人矣。然卒借襄縣縣長陪同羅氏往浴於南關格米理營，格復殷勤留飯，歸時開城始得入。

翌早盛請余談話，留共午膳，囑代向羅陳述數事，由余一一轉陳。羅盛劉在外交署久談，旋劉召余進

府謂已將余名列在省委。越日羅氏見君，謂已改任余爲外交特派員，余始悉此中曲折，僅允個人加以考慮。旋謁劉、盛請辭，均勸暫就，余在內地備嘗外交滋味，今來邊省，再作馮婦，非吾之夙志也。

迪化廳、回二十四寺坊代表數十人謁見羅部長，羅對各代表撫慰有加。省政府維持委員會全體委員在東花園設宴歡迎羅部長，衆推余主席，酒酣，余起立致歡迎詞，并祝賀劉主席、盛督辦，及歡迎東北各將領。羅、劉、盛、劉（參謀長劉斌代表東北將領）、相繼答詞。

七日上午十時劉主席、盛督辦行就職典禮，全城文武官員均在場觀禮，蘇聯領館全體人員及女賓劉、盛兩夫人以下數人，亦均在旁觀禮。劉、盛舉手宣誓如儀畢，羅氏代表國府監督，并致訓詞，劉、盛致答詞。蘇聯總領事致並肯初次謁見我國外交部長，執禮甚恭。外賓暨文武全體人員入席，濟濟跄跄盛極一時，席間賓主盡歡，開懷暢飲，多有酩酊大醉者。劉、盛復有演說，皆爲軍民分治事而發，楊耀鈞總指揮復代表東北將領表明意旨。席罷回教馬鴻祥、藍壽壽等導引羅氏答訪南關廟、回各禮拜寺，羅氏詳詢各族疾苦，并宣達中央德意，繼、回民衆深獲撫慰。各界聯合會在江浙會館開會歡迎羅部長并慶祝劉主席、盛督辦就職，余陪羅氏同往，由斐子亭縣長致歡迎詞，羅、劉、盛均有答詞，旋各界公推馬仲英代表張雅紹氏致詞，羅氏旋往答拜蘇聯領事，復應東北各將領歡宴，劉、盛二氏復來行轅與羅久談。

羅氏此來巡視新疆，當頭一棒便是如何制止雙方戰事。馬在吐、鄯屹然不動，省方則如芒刺在背，感覺不安，彼此猜忌之心終未消泯。衆皆深望羅氏以中央大員資格從事調停，而馬仲英、張培元兩氏，均派有代表來省歡迎。羅氏慨允親赴吐魯番一行，惟願以超然態度與馬晤談，故擬僅帶其隨員同往。嗣因盛督辦甚願馬能隨同晉省，當面解除誤會，切實合作，故特派其四胞弟與參謀長劉斌同往，意在使馬安心來省。省府亦加派迪化行政長李溶偕同馬之代表張雅紹陪伴羅氏一行，於九月九日清晨乘坐長途汽車出發。余對羅氏此行憂喜參半，蓋馬能來固佳，倘竟不來，則又如之何！十二晚羅氏一行返省，馬方張雅紹、姚治平、拜自與同來，馬親送至達坂城，無來省意，因此劉、李、盛諸氏亦同行返省，而李行政長因中途墮車受傷，尤爲無妄之災。余與張

椅庭院長往視，足被車輪碾過，流血頗多，正由醫生爲之敷藥，此老年已六六，猶受輕傷，猶萬幸耳。劉、盛聞羅返省，卽相偕過訪，咸以馬不肯來，認爲缺乏誠意，各將領亦劍拔弩張，躍躍欲試，省城空氣突形緊張，主戰派益復振振有詞。羅氏以馬之餉糈如有着落，可促其縮防，否則雙方實逼處此，難免一戰，特派馮有真、祕書先行飛京報告，羅氏本人則定於十六日前往塔城巡視，并與顏駿人大使會晤，劉主席、盛督辦派余與廣季高、馬耀華二君陪伴羅氏巡視塔城、伊犂。余等爲之接洽車輛，并兌換省票等事。十五日歸化軍將領歡宴羅部長，劉主席親往吐魯番接洽和平，旋又罷議，此中消息，思過半矣。馬方代表張、姚、拜反維持會委員回教馬鴻祥被拘。羅氏因蘇聯致總領事款宴，展期一日，復因省城汽油臨時告罄，到處湊集，始得成行，馮有真亦改定同往塔城。廣季高因事留省，余與馬耀華隨行，督省兩署各派副官及衛兵護送，劉、盛以下文武官員均親送，余等遂於十七日十二時半離開迪化城矣。

第十一章 塔城巡視記

九月十七日午刻余等隨同外交部長羅文幹氏出巡，三時半至昌吉縣城，縣長于鎮國、團長劉兆豐率領兵士迎於郊外，并爲預備行館，陳列各種冷食。同人未進午膳，早已腹鳴不已，一時風捲殘雲，食之格外甘味，逐日省城延宴望之生厭，實遠不及此也。尖畢復行，六時抵呼圖壁縣城，縣長胡壽康暨駐軍連長李豫恭迎道左，遂宿焉，計半日行一百八十里。余此次重履迪塔路，風景依稀，不減去年，惟自亂後，房舍多被焚燬，滿目瘡痍，不勝今昔之感。今日途中所見，首則省城附近之西大橋，繁盛市場，成爲瓦礫。次則昌吉城外房舍焚燬殆盡，死亡尤衆。呼圖壁戰後餘劫，觸目皆是，本地各族人民死傷，雖不如昌吉之重，然亦達二、三百人。此外游牧之哈薩克，則乘火打劫，不時結隊下山掠奪牲畜，漢人尤以爲苦。次日爲九一八週年紀念，時且出發，九時抵綏來縣，張仲愷縣長及劉鎮團長率領軍隊迎迓如儀。在行轅稍憩，步行至南城一帶，察看幾處時勢狀況，昔日繁盛之區，今則成爲灰燼，即縣政府亦付諸一炬，徘徊瞻顧，不勝感慨系之。據告春間先由回教郝榮營長發難，縱火焚燒縣政府，并仇殺漢人，來勢甚爲兇狂，漢人頗多被害者，後經軍隊將回部擊退，雙方戰爭激烈，回民傷亡尤衆，郝遂出逃。政變後，郝在省城城任善後委員會委員，目下縣政府即暫設在郝之營部，因陋就簡，非復昔觀矣。十一時續行，過烏蘭烏蘇及賓集海，晚八時始抵烏蘇縣城，俗稱西湖。今日在軍中計十六小時，泥沙撲面，顛簸不堪，羅氏久居都市，今亦備嘗寒外風味矣。縣長馬文光設行館於額巴住宅，十一時同人均席地而臥，室內特備鐵床一架，羅氏屏而未用，殆亦頓同甘苦之意歟？烏蘇爲迪塔、迪伊中心點，乃北疆產米之區，駐有吉林自衛軍一團，東北救國軍一營，共一千數百人，而全城居民亦不過一千餘名，幾乎一兵保護一人，自烏蘇以西，變亂幸未波及。翌晨八時行，中途野餐，馬縣長送一西瓜，顧大無朋，同行者下十餘人，喫之不盡，分餉路旁之人。傍暮宿廟兒溝，哈薩克千戶長巴奉領縣長手諭，來此辦

差，有蒙古包三架，旋於羊羣中揀兩羊，對宰就地屠宰，用一小刀剝皮烤肉，手法之敏捷，雖古屠丁解牛亦不遜過，就地架設大釜，下燒羊版糞，水已成沸，肉投其中，頃刻煮熟，陳列棹上者，即羊肉湯羊肉而巴也。商人食宿均在蒙古包內，一帶戈壁灘滋味，陳排長亦派其老弱殘兵設崗守衛。黎明興起，寒氣襲人，途各添衣，九時馳裏打尖，額敏縣已派人在此招待，十一時過老風口，幸未遇風，午後二時抵額敏縣城，孫國華縣長、塔城陳繼善行政長、趙得壽縣長，并蘇聯塔城領事愛信等來此候迎。五時半抵塔城，全城文武官員均在東門外迎迓，行轅設在塔城師洪九宅，并派多人擔任招待。晚陳行政長趙縣長陪宴，自省城至塔城汽車計行四月，同人赴疆頭土耳其其蒸汽浴室沐浴，一滌積日塵垢，余電省城報告羅氏安抵塔城。

余偕林東海參事往訪陳源清行政長搜集關於蘇俄邊界材料，僅得殘舊不全之中蘇邊界地圖一張，似出於清吏之手，其不能作為標準，自無待言。前在巴克圖蘇聯關稅辦公室內，見懸有兩國邊界詳細地圖，稅務長荷洋指畫為同人解釋，而我方欲求一較完善之地圖而不可得，一日邊界發生爭執，將據何圖說與之交涉，勢必束手無策，一誤再誤，良可憫已。余感覺新省首需一精密之地圖，而國界尤須詳為釐定，以免蹈喪地之覆轍。一俟軍事結束，地方安謐，擬向中央地方建議由交涉署主辦其事，定一兩國符合之國界標準地圖，以期一勞永逸，誠為談國防者，第一件大事，惟非中央撥給經費，并准允調用測繪專員不為功耳。茲將塔城邊界大略情形，參證新疆圖志，一為敘列，以供閱者參考。

我國與俄接壤，犬牙交錯，綿延數千百里，前清康熙、雍正間，即已分立界牌，自乾隆間蕩平天山南北，關地二萬餘里，哈薩克、布魯特諸部先後內附，凡昔日漢、唐建牙置戍之所，悉歸囊括，故曰新疆。咸豐以來，海內多故，俄人乘隙誘我藩屬，因四國構和議及疆事，遂約以常駐卡倫為界，於是卡倫以外之地，漸失至數千百里，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俄人奪據塔什干城，時新疆復發生回亂，南北兩疆相繼失陷，勘辦西北界大臣明誼會同俄國大臣維哈勞邊照京城議定和約，訂立塔城之約，而西陲國界為之一變。嗣後伊犁、哈城之約，實蓋屬於塔約。按新疆疆路諸邊俄卡倫，向分三等，有常設、多設、添撤之分。歷年不移而設有定地者，

是爲常設之卡倫。住卡官兵有障在此處安設，有障移向彼處，或春、秋兩季遞移，或春、冬兩季遞移，或春、夏、秋三季遞移者，是謂移設之卡倫。有其地雖有卡倫，而有時過時即裁撤者，是謂添撤之卡倫。卡倫之設，本祇禁遊牧人私行出入，初無關乎界址，故常設之卡倫，至近者距城或不過數十里，明隨本北京約旨勘辦西北界務，立塔爾巴哈台記約時，雖與俄官再四辯論，謂中國卡倫向無常駐不常駐之分，必當以最外卡倫爲界，無如我國邊徼規制，彼中習見習聞，竟莫能挽回成約。同治九年建立塔城界牌時，俄人又將察罕鄂博界牌建於中國界內，侵入百餘里，斷我塔爾巴哈台赴阿爾泰山之要道。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又謂同治三年所訂齊桑湖迤東之界未妥，請由兩國特派大臣勘改，而齊桑諾爾全湖與阿拉克別克河以西蒙、哈各遊牧地，又被佔去，蒙、哈生計，因以日蹙。前清執政諸大臣，向於邊防地理，概未講求，故一遇定約，無不受人欺陷，事後知而悔，悔而爭，終無濟耳。

同治四年俄人奪據納林河南之霍占城，西域圖考所載霍占與浩罕、瑪爾濟斯、安集延、那木干、塔什干、霍什、科那普爲回部八城，今皆屬俄矣。

五年俄人佔據塔爾巴哈台以北伊犁喀什噶爾以西塔什干以東諸地，設斜米拍拉廷斯克巡撫（卽七河巡撫在伊犁邊外之阿拉木圖地方），土耳其斯坦總督（在塔什干地方）。

九年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奎昌會同俄官穆喀木策傳建立塔爾巴哈台屬牌博十處，是爲塔爾巴哈台界約，兩國大臣各將疆約鈐印蓋押，彼此更換爲憑，并畫地圖二紙，會同蓋押各鈐用印信，永昭信守，并應遵照舊章，每年兩國派員會同往查一次。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伊犁參贊大臣升泰會同俄國七河巡撫斐里德勒分塔爾巴哈台屬地，至喀拉達巴罕起至哈巴爾阿素達巴罕止，建立牌博二十一處，是爲塔爾巴哈台約界。然同治九年塔爾巴哈台界約第六牌博以東之地，又復割隸於俄矣。又借我巴爾魯克山千年，嗣於光緒二十年方始收回。

復偕林君赴關稅局晤黎主任，請其抄繕進出口貨物，及其關、統稅稅則，以便帶往斜米與顏大使商洽，嗣

據聞來每年由蘇聯進口貨物二百十餘種，以茶、糖、菸草、布匹、五金等項為大宗，而新省出口貨物，則僅有十六種為羊毛、棉花、及牛、羊、馬皮而已。余自訪卸任塔城行政長魯繩伯於其寓所，始悉渠辭調阿爾泰行政長時，曾舉余自代，并出文稿相示。復借師洪九至吉祥湧晤胡賽音巴依，談詢最近商務情形，吉祥湧資本雄厚，設分號於各處，而以塔城為重心，高樓大廈，頗有大洋行氣概。三時陳行政長、趙縣長公宴，六時蘇聯領事愛信請宴，該館新設收音機，聽到南京廣播無線電，雖不甚清晰，大致尚可領會。塔城近來食糧大為欠缺，價尤昂於省城，而每日私逃至塔城之蘇聯人民及其哈薩克種族不下千餘人，無法禁止，實為莫大隱憂。塔城戶口現已增至十八餘萬，哈薩克約佔十之六七，其餘則為纏頭、蒙古、滿族、老亞夷、歸化俄等族，漢人不及百分之一，長此以往，吾恐塔城非吾土矣。

二十二日晨糧部長召商改訂蘇聯商約應行研究步驟。十時應塔城商會歡迎，十一時應糧商歡迎，蘇聯領事亦趕來參加，逾午出發，愛領事、陳行政長、趙縣長伴行。二時到巴克圖卡，晤春賀君（錫伯旗），在邊卡任事，此君曾入俄國大學，咸認其俄文為全省之冠，漢語不甚流暢，不為官場所重，殊可惜也。在卡稍憩即出圍界，首先察粵者，為電綫桿之不同，我方因陋就簡，每多傾斜朽腐，彼則高桿矗立，下夾石礎，無傾搖之虞。及至蘇聯邊卡，軍隊奏樂迎於道左，同人下車出示護照，旋即駛至韋塘子蘇聯領事休息所，本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P. K. Mantj. 翁）來此迎迓，并約晚餐，稅關長、大隊長等均參加，委員長夫人善招待，殷勤勸酒，酒酣起舞為樂。五時半坐原車出發，行李裝載於一車，幾無隙地，十一時抵烏金耳，汽車夫目力疲倦，要求在此停歇，宿汽車局內，一小屋陳設五榻，同人將師縣長餽送路菜飽餐一頓，各自就寢，余取出被褥，宿於地板上。翌晨成行，中午打尖，只有白菜湯，并麵包亦無之，幸師縣長送有甜麵包及燒鷄、薰蛋，聊以充飢。下午五時半抵愛古斯，一年之內又添許多建築入夜電光照耀，儼然城鎮矣。車站特掛一公事車，同行六人，車中僅有四榻，余睡棹上，倦極和衣而臥，亦不知車於何時開駛矣。二十四日晨抵斜米，趙國柄領事暨蘇聯斜米省主席來站迎迓，驅車至領館，煥然一新，蓋准備歡迎頭大使，初不知羅部長亦翩然蒞止也。接頭大使電，自

內互開會，已商准外交部由顏、郭兩公使出席，本人因頭生小瘡，醫戒遠行，請在新西比利亞會晤。午後陪同羅部長到街市一遊，商店均已閉門，無可購買，在斜米領館停留三日。羅氏嘗拜斜米省主席，由趙領事陪往，斜米爲蘇聯哈薩克斯坦，主席爲哈薩克，而其秘書主任則爲俄國捷魁，且爲共產黨員，有超越之權力。余接劉主席電，與顏大使有所接洽。晚趙領事約觀馬戲，蘇聯提倡個人技藝，待遇甚優，故馬戲盛行，到處皆有。

二十七日同人整理行裝，準備出發，羅氏行李有留在領館者，余則全行隨帶，蓋恐須赴莫斯科，與顏大使接洽中蘇通商條約及邊界問題也。臨行在領館合攝一影。開往新西比利亞早車，誤點至夜間九時始到，斜米省主席及其秘書主任均在車站歡送，趙領事隨帶館員二人，同赴新西比利亞，一行九人佔單房五間，皆係軟鋪，惟無燈燭。二十八日晚至新西比利亞，顏大使偕同戈公振、冒景璠二君已先三小時由莫斯科到達，親來車站迎接，此間落雨道路泥濘，分坐汽車至蘇維埃旅館，余與顏大使別已兩載，不料今日在此謁晤，夜餐談話至晨二時始各自歸寢。在新西比利亞停留三日，顏、羅二氏除由趙領事、冒隨員陪往拜訪當地主席、副主席、市長外，因待商事件甚多，常在屋內作長時間談話，同人轉覺清閑，惟林君東海室內打字聲音輒不絕，厥狀殊形忙碌，蓋渠方將新省所得材料，用英語作成報告，獻諸顏大使也。新西比利亞較前似有進步，街市潔淨，旅館亦適口，且有白麵包可喫，恐係專爲招待外國外交官而設，其他仍係餉以粗黑麵包耳。余向顏大使詳陳新省政變經過及目下狀況，并代表省政府接洽三要件：（一）五領人選問題，（二）關稅問題，（三）塔、伊逃來哈薩克問題，顏氏虛懷若谷，詢問甚詳，并囑此後可時通函電，或來莫斯科接洽。蓋將來新疆外交問題，端賴此老折衝掙強也。與顏大使同來之戈公振君，係中央通信社駐歐記者，爲探訪新聞而來，詢余新疆政情頗詳，冒君則爲大使館隨員，北平俄文專修館畢業。當地官長并在本館俱樂部設宴歡迎，席次由趙、冒二君傳譯，顏氏用德語與主人中一、二人交談，賓主盡歡，痛飲無忌，俄人勸酒，極所擅長，有使客不醉無歸之慨，顏氏談話寓莊重於談諧中，謂外交家惟一秘訣，就是謹慎，飲酒一事亦在謹慎之列，主人固無以難之也。今晚主人雖未換穿晚服，然衣帶整齊，酒肴格外豐美，物質文明之享受，與資本制度國家無稍異，蓋招待外賓，事屬例

外，至於一般人民，有工作始能領到麵包，否則聽其飢餓而死，蘇聯國家對於游手好閑之輩，絕不稍事姑息，我國鐘鳴鼎食之家，率皆不稼不穡之人，若在此邦，幾何而不流為餓殍也。今日落雪盈寸，王君蘭錦捧雪撫玩不已，渠生長熱帶，此為第一次見雪，路上睹此怪狀，恐疑此人有神經病矣。

十月一日落雪紛紛，余發劉、盛電，報告本晚顏返莫斯科，羅返斜米，轉赴伊犁。羅派其秘書馮有真留此候車轉道海參崴返京報告，同人送顏登車後，亦作斜米之行，車上尚未生火，侍者見同人苦冷，至某站掠取煤炭少許，置爐中取煖，同人終日喫麵包罐頭充飢，車中談話，莊諧并作。三日黎明抵斜米，定當晚搭車轉赴伊犁，羅氏與余各接迪化劉主席電報一通。

第十三章 伊犁巡視記

羅氏奉命出巡新疆，伊犁、喀什各有電報歡迎，伊犁并派代表來省迎迓，彼時羅定先赴塔城與顏會晤後，再往伊犁、喀什巡視，蓋足跡頗遍南北疆，初非偏重於一隅。抵省後親赴吐魯番，原擬由塔城前征阿爾泰，故省令久在阿爾泰之外交署科長馬晉隨往，嗣因天氣轉寒，阿爾泰之行，遂作罷論，而伊犁、喀什在羅氏視為同一重要，皆欲親為巡視者也。羅既派馮有真秘書返京報告，又留林東海參事在斜米領館另有工作，隨赴伊犁者，為王、馬及余三人而已。十月四日晨二時由斜米乘土西鐵路南行至薩裏烏節克（長七五〇公里）轉赴伊犁，同行人李簡單，餘存斜米領館。五日上午十一時到達，駐阿拉木圖領事巴圖沁、副領事李輝山、委代塔什干總領事圖謝恩來此候迎，乘車至轉運公司暫憩，因候餐延至午後二時始克成行，羅氏為之不耐，蓋此地原為小站，一切均感不便也。阿拉木圖政府開來汽車備用，并准備歡迎。羅、王及余三人同坐此車，馬則乘行李車，追隨於後，彼時某領事告，當晚可抵霍爾果斯卡，或可趕至伊犁，乃行至黃昏，司機者向人問路，始知相距尚遠，今晚決無到達希望，而後隨之行行李車，早已望塵莫及，向人與司機者言語不通，無法接談，飢渴交迫，惟有其所之而已。司機二人來自阿拉木圖，向未經過此地，沿途見人便問，無人則循電桿車轍而行，旋越山嶺蜿蜒而上，雖車燈炯然，前途仍多莫辨，世固莫知我國堂堂外交部長，深夜尚在異國朔漠中也。羅氏諄諄不置已，余則益感旅行之興趣，途中若無波折，反覺平淡無奇，不生興奮也。晚九時抵一村，司機開入廠內，電光輝煌，知為轉運公司，詞入滿甚，分食司機帶來西瓜，并會其意思，今晚似將住此。須臾車復開出，以為尋覓旅館，乃行之許久，至邊防軍司令部門口，一司機趨入，良久始借一士兵出，肅同人入，至辦公廳，兩軍官趨前為禮，蓋甫經電詢霍爾果斯卡，始知此深夜不速之客非他，乃伊犁萬衆嚮往歡迎之中華民國外交部長也。此時最感窘迫者，為彼兩軍官不通他國語言，而余等三人舌尖之中，英、法、德方言，遂皆無所施其巧。余略識

一二概語，兼用兩手形容與之周旋，始悉由薩裏高節克至霍爾果斯卡爲三百公里，告者謂爲一百六十公里誤矣。由此至卡尙有二十九公里，暨間掛有地圖，承其指示此途徑。旋某軍官尋得英、俄字典，用爲交談之媒介，但吾人能藉此通意，而對方應答尙無法了解。外間雨忽大作，行李車迄未到達，不知今晚之食睡問題，如何解決，一步失着，全盤皆非，天下事往往如此也。有頃伊犁張培元師長派往阿拉木圖歡迎之繙譯官王騰燕搭飛機夜間返此來見，始得有人傳譯，窘狀打開，爲之色喜。地中國人稱爲薩滿(Saman)，爲俄國邊防駐兵之處，該軍官請至寓舍茶點，由其夫人招待，夫人通英語，奏鋼琴嬉嬉動聽。茶點畢引至一講室內休息，牆上滿懸蘇聯黨國要人像片，其陸軍總長瓦雷斯基夫乃當日之工程師也。此室爲講演軍事交通，關於各種交通油料，蘇聯人民尙紅，與吾國同，故其國旗亦採取紅色。余前每見蘇聯紅旗，卽疑其含有流血赤化之意義，今見蘇聯到處喜用紅色，不獨國旗爲然也。夜分就寢，窄床草爲褥，殊不好睡，但疲倦已極，自不暇擇，羅氏向例倒床鼾聲即起，尤爲不可及也。次晨行李車始到，馬耀華君告汽車時需修理，伊等夜以繼日，未曾休息。九時三刻成行，十一時半抵霍爾果斯卡，張培元屯壘使派來參謀長王孝之、軍法處長韓燠以及各界各團體并蘇聯商界百餘人在此設帳冒雨歡迎，并借關卡設茶點款待。一時半啓行，約數里許，卽抵中蘇交界處，國以霍爾果斯河身爲界，韓君在車中指碎石成堆處曰，此卽兩國界石，蓋并牌博亦無之，余益覺重勘邊界之不宜緩矣。十五里至中國尼堪卡，下車照例一驗護照，軍隊奏樂迎於道左，內多蒙古騎兵，途中水草豐茂，牛羊成羣，過霍爾果斯、綏定兩縣，入烟稠密，屋宇櫛比，仍是太平氣象，堪稱世外桃源，較昌、呼、綏各縣兵燹之餘，實有霄壤之別。四時抵伊犁惠遠城，由邊卡至此共一百十里，伊犁屯壘使兼中央薪編第五師師長張培元，字亭

(隴)伊犁行政長王之佐、吉人(隴)伊犁關稅專員王雲驥、陪之(隴)伊犁縣縣長王大同暨蒙古王公錫伯、索倫各旗領隊以及各機關人員軍隊男女學生整隊出迎於郊外，實爲空前之盛典。羅氏偕其隨員王君住迎賓館，余與馬君住俱樂部，聞兩處皆係新行設置，專備歡迎羅氏一行之用者。由尼堪卡至惠遠，途中經過縣城均遍貼

歡迎都部長標語，籌備周密，殷勤備至。駐伊犁蘇聯領事羅卓務斯克偕其隨員亦起來歡迎，同往俱樂部內。晚張子亭師長設宴於迎賓館，夜間張復來拜，稍談辭去。

伊犁爲古烏孫國，唐爲西突厥及回鶻地，明爲衛拉特地，清初準噶爾建庭於此，乾隆年間討平準部，設伊犁將軍，在伊犁河北，分設九城，曰惠遠（清將軍駐在地，民國設鎮守使，今改屯墾使）、曰綏定（綏定縣治）、曰甯遠（伊甯縣治）、曰拱宸（霍爾果斯縣治）、曰廣仁（蘆草溝）、曰瞻德（清水河子）、曰塔勒奇（察罕烏蘇）、曰惠甯（巴彥岱）、曰熙春（城盤子）。同治初回倉安得璘、白彥虎作亂，九城俱告失守，滿漢人被屠殺者無算，俄人乘我內亂派兵襲據，坐收漁人之利者十有三載。光緒初左宗棠平定南北疆，獨伊犁猶在俄人手中，詭言暫爲管理，俟亂事平定即行交還，左宗棠分兵三路以趨伊犁，己自肅州出發，昇輿以示決心，駐師哈密，而俄人亦增兵扼守伊犁，并對清廷加以威嚇，光緒六年二月左宗棠被召入京，清廷卒以俄幣九百萬元於七年二月收回伊犁，而西北邊要之地，損毫至數千里，如阿拉木圖、薩滿等地，昔皆國土也。以今日之形勢而論，無關山險要可守，中外若處一堂，彼方土面鐵路告成，隨時均可修築支綫，遂我邊界，一旦有事，輸送軍隊，朝發夕至，而我方由隴省進兵非三個月不能到達，孤懸塞外之伊犁，謂之中國領土，蓋亦危乎殆哉。

伊犁種族最爲複雜，相稱伊犁有十四種人民，爲漢、回、滿、蒙、纏頭、哈薩克、錫伯、索倫、察哈爾、額魯特、老克夷、布魯特、塔吉克、歸化俄。漢族多來自隴、秦、晉、冀各省，人口約三千餘。回族來自甘肅、青海，文字服裝已與漢族同化，稱曰漢回，又稱甘回。滿族有新滿營防軍，爲康、乾時代調遷入新省，新滿營精地面積二千二百方里，人口二千餘，舊滿營精地面積一千八百方里，人口一千餘，其地均在托古斯塔流一帶。蒙古分四衛拉特，爲和碩特、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均係遊牧性質。纏頭亦稱纏回，係土耳其一種，人口約佔伊犁三分之一。哈薩克分鄂爾圖、齊齊、烏拉三玉茲，習俗略同蒙古，宗教則同於回部，光緒八年收復伊犁之後，逃亡哈薩克，節次自俄來歸，住牧地方即在四愛曼營地之中，人口約八萬餘。錫伯移自泰

天，居伊犁河南，轄地面積三萬六千方里，人口約二萬餘。索倫移自黑龍江，居霍爾果斯縣境，轄地面積三千六百里，人口約二千餘。察哈爾移自張家口，居精河縣境，轄地面積二萬二千八百方里，人口約有萬餘，均係於乾隆年間被徵召移至伊犁駐防，聚眷同行，三載始達，及期瓜代無入，遂流落於此。至今錫伯族或務耕種，或充兵役，沿用滿文滿語，自爲風氣，不受他族同化，吾恐滿洲人之保全自身文字，當以伊犁錫伯族爲儘有矣。至額魯特爲準噶爾部遺裔，專事遊牧，其他散在特克斯、噶哈斯、哈什三流域，面積共五萬二千六百四十方里，人口二萬五千餘。老蒙夷爲蒙古種，漸同化於回教。布魯特爲漢種，依循二國人，教同回部，習慣同哈薩克，強悍好擄掠。塔吉克爲漢種，依循、西夜、烏程諸國人，信奉回教，生活習慣與布魯特大致相同。歸化俄則爲歸化之白俄，人數約有數千。

俱樂部由華僑俄婦伺候，甚爲週到，烹調亦頗適口。據告華僑在蘇聯境內者，尙有八萬餘人，因感生活困難，皆欲歸返故土，今年華僑挈眷來至伊犁者約二千餘人，各自圖謀生計，且有失望復返蘇聯者。余謂華僑居俄日久，多有技藝，漸省正需此項人才，初次返國，人地生疏，有司應妥爲安插也。羅氏來俱樂部答拜蘇聯領事及王行政長，復由韓處長陪往商會錫伯營索倫營以及饅頭商會。余偕耀華往拜張子亨師長於屯墾使署，面交省政府函。張師長復開盛大歡迎會於迎賓館，全城文武官員均在座，菜用西餐，應有盡有。主人則以馬乳代酒，承告馬乳最爲滋養飲料，渠前患失眠症，嗣在天山駐防，終日飲馬乳，而病若失。余初飲時，嫌有酸味，今亦漸好之矣。馬乳者，卽古所謂馬酒也。

八日晨蘇聯領館謝君約余乘馬車到郊外一遊，沿途多繞回居宅，車駕三馬，疾馳如飛，速度不減汽車，伊犁爲古大宛產馬之地，或謂大宛尙在俄境阿拉木圖附近，至今尙產名馬。由後之說，我國喪地之鉅更可知矣。十時張師長補行就職宣誓典禮，在大堂舉行，由羅部長監誓。十二時全體民衆在屯墾使署前開露天歡迎大會，由王行政長致歡迎詞，羅部長演說畢，余代表省政府致詞。

是日各界人民踴躍參加，鼓掌如雷，可謂空前之熱烈歡迎，在演說臺上見臺下各種族民衆所戴之帽，形形

色色，終是可觀，所稱十四種人民，殆皆萃集於斯歟！

午後約韓癡僧到會芳園一訪，宮碧澄封翁，渠正在櫃房記賬，見余等來，倒屣相迎，年約五十許，一望而知樸實勤儉，心方交瘁之商人也。會芳園酒館在伊犁已有二十餘年歷史，頗具規模，爲此翁一手創成，近因東北軍抵此，不勝供應之煩，已閉閉數月矣。導觀雅座中有陝西名人朱伯魯聯對，前皆由京、津聘來名廚，旨酒嘉肴，在惠遠城首屈一指，惜此來不克一嘗美味，宮翁教養五子。畢受高等教育，爲社會服務，而自奉儉薄，無異當年，誠足爲澆風薄俗勸。蓋以培養子弟爲父兄應盡天職，本爲我國文化之特色，是以子子孫孫，相傳不息，今日家庭制度，漸被動搖，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父母不必教其子女，子女不必孝其父母，誠世道之憂也。碧澄出外求學十餘載，去歲同伴來新，本爲返伊犁省親，乃抵省未久，遂逢變亂，旋復因公飛京，未克一履家門，而余反得來此登堂拜見其父，人事之不可測有如此者！張子亭師長、安熙朝參謀長、劉景文參謀來談。次晨羅部長一行出發赴伊犁，相距九十里，王行政長、王關稅專員已先歸佈置，張師長、王參謀等陪往，中途過巴彥岱廢城，因道同治年回亂，全城滿、漢盡被殺戮，老幼無存，死者達兩萬餘人，今則僅餘空城，城外叛回圍城時，築成土屋遺跡猶存，望之不覺黯然。十時抵伊犁，全體官民在西門外沙河子歡迎，人數極衆，在纏頭巴依家稍憩，直至設在關稅署內之行館，署爲前道勝銀行舊址，帝俄襲據伊犁時所建，後因銀行歇業，歸官抵欠，洋樓四座，闕木成，中國人無此建築也。某君云：東三省暫交他人經營，將來亦有如此收回享用之一日，亦善爲解嘲已。餐後乘汽車進城，拜會王行政長，觀者擁擠，途爲之塞。行政長公署有黃丙焜一聯，語錄之：「敢同班子兜封侯，廿年沉瘁，萬里淹留，關塞歷全疆，籌邊愧少千秋業，又向烏孫持使節，七屬政繁，五方民雜，河山臨兩戒，陸鄰勉慰九重心。」客室內廳有洪亮吉一聯，書法蒼老，洪於嘉慶年間因文字獄，謫戍伊犁，八十餘日而復召還也。又有楊增新將軍十七年七月一日就職攝影，樊耀南署長亦在座，乃不出一週，兩人同作地下之鬼，當時殉難者，尙有一旅長一團長，至今稱七七之變，蓋難作於十七年七月七日也。

旋由王行政長、張師長陪同參觀城外高橋子製革廠，廠內自設磨電機，全廠概用電力，光緒年間官商合

辦，機器購自德國，規模宏遠，當爲新省惟一之工廠。楊將軍因官辦難收效果，特將官股收回，由總商裕三巴依收買，獨家經營，頗能獲利。裕三死後，三子分析產業，惟此廠未分，廠內仍用德國技師，各部機器均行開試，其他修機廠、翻砂廠亦應有盡有，孰謂新省工業不能採用機器耶？產品銷路甚廣，軍用方面尤多利賴，惜此廠僅能維持現狀，缺少銳意圖新之精神，殆經理者不得其人歟？歸遇李綬青都統來謁羅部長，相見甚愜。晚王行政長、王關稅專員、王伊甯縣長設宴歡迎於關稅署，余日爲三王之宴，陪客有蘇聯領事、商務員、李都統、薩領事、馮、陸兩團長諸人，賓主盡歡，李綬青尤爲豪飲。余於次早獨訪李綬青於其寓所，并拜見其老母，年七十九矣，健步不須扶持，齒雖盡脫，而頭髮尚黑，耳亦不聾，李母全家七十餘口，均於同治年間回亂時被害，只餘李母一人，年方九齡，流落爲婢，厥後俄兵將叛回擊退，漢人始有獲得保全者，七十年前事，李母猶能津津樂道。李曾任國會議員，前在俄領館充漢文教習十八載，俄人就學者甚衆，民國初年任外交局提調，隻身赴薩滿與俄方司令商洽退兵，人多稱之。旋偕李君乘馬車察看伊犁河，距城約有十里，伊犁河源有三：一特克斯川，一哈什河，一壘古斯河，深廣且長，流入俄境。河中富有魚類，且可通航，惜無研究河身之利，若在內地，賴此河爲生者，不知幾許萬人也。河岸有哈薩克氈房，殆遊牧者，徙居於此。李君手指河中之木筏曰，此乃由特克斯川運貨順流而下，既到木筏即行拆賣，視之則皆成材之松木也。徘徊良久始去，歸途至某德人家稍憩，該德人在附近設一製革工廠，專用人工，其長子因嚴冬酷寒，兩手竟凍失九指。午後赴行政長公署，羅部長向民衆訓話，人山人海，類皆纏回，張師長與余亦有演說，概由舌人傳譯，纏回阿訇答話，傾向中央之誠懇，溢於言表，想羅氏不遠萬里而來，必當有以慰蒼生喁喁之望也。全體伊甯漢、纏商民公宴於纏商玉素甫巴依宅，由商會黃會長等招待，先餉以纏頭式烤羊肉，後則整棹燕菜漢席，可謂纏、漢合鑿之酒席，惟在纏頭家中喫烤小豬，雖事先徵得主人同意，終覺於心不安，其實穆罕默德當日禁食之物，計有八種，乃係講求衛生，預防傳染之意耳。今日爲雙十節，奉中央通令，國難期內，概不舉行。連日所得消息，塔城有告急說，塔、迪電報不通，塔電須由俄方轉伊犁，再轉省城，似此情形，額敏恐有差失，阿山東干（即回教）變

亂，今亦證實，情當局未能預爲之計也。

伊爾舊國勒扎城，前稱寧遠城，爲伊犁九城之一，清末設寧遠縣，民國因其與他省縣名相同，改稱伊寧，士人亦稱金頂寺，現此寺已傾圮不見。全縣戶口約三十萬，爲全省人烟最稠密之地，鑛頭最多，蒙、哈次之，漢人男女老幼不足三千人，歸化俄籍約千餘戶。與漢、回、纏民錯雜而居，近由邊卡逃來俄、哈不可勝計，俄在伊犁勢力之雄厚，蓋始於同、光間襲據之時。伊犁關稅每年收二百餘萬兩省票，進口貨遠超出口貨。縣設有高級小學二處，現正創辦第二中學，纏民學校學生無慮五、六百，習俄文而不習漢語，普通纏商類皆能通俄語，而於漢語則否。市面所用度、量、衡以及賬簿、算盤，概從俄式，喧賓奪主，至足懼已。

十一日晨王陪之專員陪余赴浴，係土耳其其蒸氣式，旋赴蘇聯領館拜訪羅卓務斯克領事。挪威教士陶維克(Thorvik)偕一老及夷留德學生來訪。該教士前在省城相識，欲往喀什辦學，因南疆不靖，留滯於此，該生在德學電氣工程，欲得官家資助，完成學科。下午赴蘇聯領館歡迎會，并參觀其俱樂部，園內樹木茂盛，植於光緒年間，李綬青告，渠在此教書時，園內可以打獵，亦可知當日之荒涼矣。五時半出發，官商各界歡送如儀。八時半抵惠遠城，余於次晨至屯墾使署答拜王、韓、安、劉諸君，張師長約羅部長問操訓話，余辭未隨往。新任伊犁縣長劉子培由省城來，悉省方對馬仲英決再用兵，并加印五十兩省票。余前在省政府會議席上，對印發十兩省票，即謂今日不得已所出之下策，未幾又將變爲無策，今不幸而言中，幣制恐愈將不可收拾矣。訪張子亭師長辭行，承示紅寶石數顆，特克斯川所產也。特克斯川廣袤數百里，水草豐茂，礦產富饒，爲世界聞名之區，前者美國總統羅斯福兩公子曾遊獵其地，近復發現砂金，張會僱工六人試探，兩日得金六錢，因運糧困難，至今尚無問津者，余此次來伊以未得遊特克斯川及果子溝爲憾，果子溝者爲迪化、伊犁間唯一大道，溝中果樹雜生，羣花競放，久爲人所稱道。今茲走馬看花，所獲幾何，只得俟諸異日耳。迪化盛督辦致張師長真電，定是日出發，聞省城八九兩日已有戰事。致劉主席盛督辦電請張師長拍發。羅部長在伊犁探悉南疆變亂日甚，顏大使轉來印度方面覆電，亦勸暫勿前往，遂放棄原定計劃，由此歸返斜米，於十三午成行，張師長、李

部統送至綏定縣握手送別，蘇聯領事則堅請送至薩滿，抵薩滿後爾果斯卡，候簽證護照及提取存款。羅氏偕領事及余坐小汽車先發，留馬、王二君辦理手續，當晚宿薩滿軍人旅館。蘇領殷勤招待，罐頭酒菓羅列滿棹，室內設有六榻，同來六人各佔一榻就寢，翌早余等別蘇繼續前進，途中見山上落雪，而地下落雨，偶有所感，詩興一發而不可遏，率成四絕：

陪羅鈞任部長巡視塔城、伊犁歸途見雪感賦四章奉呈留別

隨節烏孫作小留。悠悠歸路觸離憂。蹉跎塞外添華髮。笑指青山亦白頭。

驛邊處處待高人。溫語流傳萬戶春。已向衆生詢疾苦。嘉猷入告拯斯民。

歷盡風波豈自期。投荒事業亦云奇。儻應爲國輸豪戍。願及中年未老時。

萬里雲羅望眼穿。相逢更喜接諸賢。追陪到處留鴻爪。別是天涯一段緣。

過金公鷄頂，汽車經同人推挽始進，相傳成吉思汗過此山頭時，一公鷄打鳴，遂名此山。午後四時抵薩蓋烏節克，巴圖沁領事偕蘇聯交涉員等乘坐專車來迎，備由俄境安集延前往南疆。惟巴領事據由喀什逃來機頭報告，喀什現有黑黑夜哈薩七八千人，恣淫擄掠，無所不爲，漢、回、纏紛紛往伊犁逃避，安集延人民乘機紛紛赴喀什，希圖握取政權，地方極盼大軍早到，解此倒懸云云。羅氏已罷南疆之行，且急欲返京，遂改乘通車赴斜米。余等於十六抵斜米，得悉塔城危急，老城不守，難民紛向俄境逃避。羅氏當晚偕林、王二君啓節返京，余等送站握手鄭重道別。此番陪同羅氏巡視伊犁，爲時一月，所得印象良多，余爲新省大局計，不惜委婉解釋，反覆討論，但不知羅氏返京後，中央究將採取何種策略，以解決新疆問題也。

下篇

第十四章 哈密變亂始末記

哈密變亂爲新疆事變之起因，其事始於民國十九年，禍亂之始，自有述之必要，爰據確息，專章紀載，俾留心邊事者，知其始末，得所稽考焉。

新疆事變之劇烈，爲前清同治回亂後六十餘年來所未有，推考其源，雖始於哈密回王采地之改革，然激起疆民公憤，卒至揭竿四起者，其事至爲細微，乃爲一女子問題而已。哈密爲新疆東路重鎮，向設回王，世襲罔替，統率其衆，有采地四萬餘畝，疆民不向政府納稅，祇與回王當差。民國初年，疆民以回王差徭苛繁，曾發生一次變亂，經楊增新將軍安撫無事。十九年三月沙馬克蘇特親王逝世，駐哈密劉希曾師長向主席金樹仁建議乘此時機，實行改土歸流政策。改土歸流者，卽人民改隸政府管轄之謂也。金納其計，遂將新回王聶滋爾及總管桃樂博士調省，同時通過省府會議，改哈密爲哈密、宜禾、伊吾三縣，宜禾、伊吾取漢代之舊名也。委聶滋爾爲高等顧問，永住省城，派桃樂博士會同委員前往哈密清查地畝。十月間整理就緒，回王采地疆民耕者准其領照，未耕者准漢人開墾。其時三縣均已委派縣長，改土歸流後，疆民向與回王當差者，今則須向政府納稅。縣府於二十年成立，對於疆民領耕熟地，竟徵收十九年稅課，對於漢人領耕荒地，則豁免二年租賦，疆民見待遇不平，已有怨言，同時隴省難民逃至哈密，宜禾縣長龍協驥使耕疆民熟地，而令疆民另行墾荒，疆民益復積憤不平。沙親王舊從經改革後，見勢力衰微，又見新主留省未歸，遂以危言聳聽煽惑其衆，衆亦迫於無力負擔重稅，聯名電省請願，電爲縣府扣留，衆遂疑當局不允所請。疆民秉性馴良，平素畏懼官府，雖有怨恨，未敢遽

然謀亂，而暴發之樣，實小鋪事件有以激成之，所謂小鋪事件者，卽一女子問題也。

初金委其同鄉張某爲哈密小鋪守卡軍官，有以張某年少輕躁爲言者，金弗以爲意，張至哈密放蕩不羈，竟與當地纏民阿某之女成姦，且強欲迎娶，纏民因宗教關係，向不與漢人通婚，且教規凡女子與教外人有姦，卽處以極刑，今則卡官誘姦民女，引爲奇恥大辱，於是激起公憤，羣謀反抗，伴允卡官之請，使成婚禮，乘其不備，卽於是夕起事，新夫婦當夜死於刀刃之下，並盡殺其卡兵，奪其快鎗三十餘枝，爲纏民奪得兵器之始，此二十年二月間事也。同時土葫蘆、老毛胡纏民亦起而響應，除殺死卡官、卡兵奪去鎗枝外，並將兩處新移民民百餘家，盡斷其頭，埋諸田中，以示佔地之報復。前後官卡肇事者，達十一處之多，纏民得鎗後聚衆圍攻舊城，城陷，頭、二、三鋪漢人無幸存者，劉師長派團長周維忠率兵克復之，纏民竄入山中。其時陝西纏民亦起而響應，金氏得事變報告，決卽派兵彈壓，時劉文龍、閻毓善兩廳長均條陳派員安撫，金以政府威信攸關，卒派卸任阿克蘇行政長朱瑞擢爲師長，熊發有爲旅長，率大兵來哈剿辦。纏民知禍至無日，懼而請降，朱堅持懲辦禍首，熊復好殺成性，纏民無奈，只有抵死抗拒而已。時附亂人數已衆，惟缺乏槍械，乃勾結哈薩克同行發難，到處騷擾，致省軍疲於奔命，然終以衆寡懸殊，不能久持，遂退入八大石山中。纏回首領何加尼牙子、姚樂博士二人乃往甘邊求援於馬仲英，時馬被馬步芳在沙西擊敗，正謀另圖出路，遂於二十一年五月率部四、五百人入新援助纏回，馬爲河州回教，纏回以同教關係，奉之爲領袖，馬首攻鎮西，駐軍開城投降，繳槍數百枝，聲勢大壯，遂進攻哈密，時朱守新城，熊守舊城，馬猛攻舊城，熊擬投降，爲朱所阻，纏回掘隧用火藥轟城，守軍則以羊毛包堵禦，城得不破，馬部見計不售，深夜用雲梯爬城，守軍則於城上燃燈，嚴加防範，日久油盡，半牛取油，已而牛亦盡，開左宗棠所建兵庫，得火箭賴以堅守六月之久。馬久圍哈密無功，乃出奇兵越哈密進攻七角井，迫近省城，全城爲之震驚。金擬親自督戰，經左右婉勸，改派秘書長魯效祖爲總司令，盛世才爲參謀長，杜洽國爲旅長，馳往救援。魯駐大石頭，杜率千餘人任前綫，省軍久未訓練，紀律蕩然，馬率部夜襲大敗之，杜旅長陣亡，生還者僅十餘人，魯得訊後，恐資糧於敵，盡將糧秣付諸一炬，率部退至古城。

是役馬受有微傷，且懼省方力厚，遂亦退哈密休養。金見事件擴大，乃急調伊犁張培元師長率部援哈，並任爲前敵副總司令，仍以盛世才爲參謀長，張雖歷任軍職，但非軍人出身，軍隊亦欠訓練，夜間聞有槍聲，則亂發子彈，無的放矢，澈宵不絕，幸有新編歸化軍二千餘人擔任前綫，若輩爲退新白俄軍隊，久歷戰陣，因爲蘇聯國家所不容，而歸化我國者。師抵哈密，城久被圍，城內食且盡，岌岌不保。馬與省軍接觸，見歸化軍驍勇善戰，非若漢兵之羸弱，遂收兵退回高州，叛軍亦退東山中，哈密之解圍，歸化軍之力也。迨後省軍圍剿逃匿東山叛軍，其首魁見勢危，願繳械請降，張培元許之，限期令其繳械，但該魁又復反叛，及期率衆逃亡。

時馬仲英已向安、燉、玉三縣撤退，馬步若師對此殘部未加剿擊，且讓以四縣防地。旋楊虎城主任請中央收編馬部爲三十六師，由省撥發軍餉，馬得藉此機會，秣馬厲兵，以圖再起，纏民見馬仲英坐鎮肅州，派使暗爲聯絡。張培元擁重兵鎮守哈密，遂觸時忌，未幾調省，仍回伊犁原任，金派塔城都統黎海如兼任東路警備司令，前往哈密坐鎮，並加派盛世才、劉傑三爲前敵總指揮，派隊入山，進剿時來滋擾之叛軍，戰事因之再起，省方復向蘇聯購買軍用飛機，於是有新、蘇臨時通商之協定（見附錄）。馬見有機可乘，密派親信率部重入新疆，四處焚掠劫殺，擾亂省軍後路，並以何加尼牙子爲南軍總指揮，姚樂博士爲宣慰使，實行聯絡政策。黎部進山不諳路徑，貽受挫折，劉與馬部馬赫英相遇，部下僑馬威名，紛紛棄械逃遁，劉受傷陣亡，纏回乘勝追擊，省軍再度慘敗，省城爲之震動。金見纏亂形勢擴大，一面又與纏民首領議撫，由省府撥小麥百石，銀四萬兩，同時纏民繳槍二千一百枝。議定後省府派員將麥款交與何加尼牙子，令其分交纏民，乃因支配麥款問題，引起何加尼牙子、姚樂博士兩部之爭，省軍乘機前往圍剿姚部，纏民見省軍開至，又合而共禦省軍，復與馬仲英派來馬石明司令相互策應，竄至鄯善，該地漢人三百餘家多被屠殺，省方得報調熊旅往剿，熊馳往該地，亦取同樣手段，搜獲叛纏名冊，按名捕殺之，餘衆竄吐魯番，該地馬福明旅長係回教徒，遂與纏民合作，焚縣署，殺漢民，而熊旅不知也。馬旅先電省請援，援軍至，馬誘人城屠之，又脅迫縣長函招熊旅長進城，熊率部百餘人行至中途遭埋伏，遂至全軍覆沒，熊被逮，凌遲處死。從此亂事蔓延，此聲彼竄，吐魯番幸告克

復，而托克遜，焉耆繼之，南疆騷動，北疆則阜康、乾德、昌吉、呼圖壁，綏來各縣相繼變亂，如響斯應。省城自西大橋一度慘殺，敵竄附郭南山中，出沒無常，省垣日處四面楚歌之中，幸至金氏被追下野，全疆鼎沸不可收拾。一言以蔽之，改土歸流一事，其爆炸物，而小鋪事件，則爲爆炸之引線也。纏民久已不勝公債之苦，會聚衆逼迫回王改土歸流，沙親王死後，纏民更申前請，呈省請願，故省城對於采地之改革，實爲僑顧纏民之請求，且三縣長均已委派，地方安堵如常，設使縣長選擇得人，自不至有待遇不平之事。藉曰有之，少數纏民，手無兵器，亦不敢妄萌異念。獨在卡官強娶纏女，觸犯教規，遂至引起公憤，激成變亂。一處狀官奪槍，他處紛紛效尤，星星之火，成爲燎原，故曰亂新疆者，一女子問題，不禁爲之唏噓太息者也。

第十五章 南疆獨立始末記

新疆以天山分南北，而焉耆實爲南北之咽喉，自吐魯番變亂，焉耆繼陷，牛時行政長全家殉難，南疆形勢爲之一變。東西四城與省城郵電不通，謠言四起，各縣總民之桀驁者，遂以宗教爲號召，紛起戕殺漢官，以及重利借貸之漢商。除一、二縣長夙著政聲爲紳民所愛戴外，鮮有倖免者，禍害之烈，甚於同治之亂。先是皮山縣有變，喀什馬紹武行政長派所屬新軍馬、李兩營率兵往剿，喀什只餘師長金樹智之兵，而焉耆漢回馬占倉指揮率乘進佔庫車，與該縣車夫行頭鐵米耳聯合攻陷拜城，進擾阿克蘇，該區徐益珊行政長向喀什告急，遂派楊團長馳援。楊團長行後，金樹智師長見形勢日非，服毒身死。馬行政長奉由伊犁轉來省電，委爲剿匪後方司令，令其出兵救援阿克蘇，保護南疆。時師部參謀長劉某鼓動部下，擁其代行師長職務，馬行政長無可如何，惟與劉商率兵出守巴楚。楊團長援兵到阿克蘇時，馬占倉、鐵米耳之衆已攻至城下，楊抵禦不利，全城文武退往巴楚，劉部不諳地勢，行至巴楚九台，鐵米耳聯合巴楚總民於途中擊斃之，於是喀什援隊全行潰敗矣。彼時喀什餘兵無多，馬行政長曾招黑黑孜隊（總商勸止未聽）由其部下陳德馨統率防守御師所屬通烏什山口，鐵米耳、馬占倉等乘勝由巴楚進據伽師，楊團長適退至此，兵士潰散，僅以身免。鐵米耳暗中勾結黑黑孜軍中之烏斯曼刺殺陳德馨，即以烏斯曼率領其衆，與魏兵會合進攻回城（疏附），商圍不戰而城失矣。烏斯曼等遂大肆殺戮搶劫，并圍政行政長公署，漢人多半遇難，其幸而不死者，已迫隨回教。馬無法維持秩序，遂將行政長公署讓出，已則避居他處，鐵米耳遂爲回城之軍事首領，總民推舉曾在省城俄文法政學校畢業之吐魯番總回郁文彬（籍名由努斯）爲行政長，同時漢城（疏勒）則爲馬占倉所據，於是喀什全陷。和闐又爲薩比得大毛拉與黑黑孜加納伯克所據，加納伯克者爲俄屬黑黑孜，帝俄時代曾受軍事教育，共產黨革命之時，加納伯克屢起反抗，敗則逃入新疆境內，時復竄回騷擾，後經馬行政長捕獲，蘇聯一再要求引渡，馬以其爲政治犯，未允所

請，爾蘇方追索甚急，復將該犯解至和闐監視。此時加納伯克遂起而作亂，薩比得且自稱爲王，派兵攻擊莎車、回、漢官商拒守將一月，前赴皮山之金、李兩營，亦適退至此，因無後援，遂與和闐軍議和，願繳械投降。惟尙未卸除武裝，行至中途，忽遇喀什米耳來攻莎車，倉卒中兩營官兵全遭殺害，由莎車隨來之官商，亦同歸於盡。喀什既陷之後，馬占倉、鐵米耳、烏斯曼等各成黨派，互爭實權，惟表面尙未決裂。此時黑黑孜首領烏斯曼及其部下肆無忌憚，任意掠殺漢人，并及纏、回，引起鐵米耳之不滿，乃商同馬指揮合力解決黑黑孜勢力，馬指揮允其請，但深忌鐵米耳勢力雄厚，思欲乘間殺之，以奪政權，乃乘鐵米耳派兵攻烏斯曼之時，將鐵米耳刺殺。纏兵聞變，乃又與黑黑孜聯合，反攻馬指揮，馬見計未遂，乃率隊退守喀什漢城，此纏族首領鐵米耳被刺及馬占倉在喀什勢力失敗之情形也。從此喀什實權遂落於烏斯曼之手，烏斯曼等或爲喀什本地之黑黑孜，或爲蘇聯逃來之黑黑孜，均係常年游牧之衆，智識淺陋，故得政權後，除搶劫財物婦女外，一無所知，首領烏斯曼竟娶妻三十餘人之多，而政權之不統一，亦遠極點。纏民怨聲載道，有謂漢人統治數百年從未受此虐待者，郁文彬雖任行政長，亦無如黑黑孜何。醞釀既久，迨和闐王至喀什暗與民衆聯合，乘間將烏斯曼爪牙阿得槍殺，并拘押烏斯曼，解除黑黑孜武裝。此後喀什政權又歸纏民之手，此烏斯曼勢力消滅之原因，喀什政變之又一階段也。從此黑黑孜騷擾乃告停止，回城爲纏民及俄屬逃來安集延人所據，漢城爲馬紹武、馬占倉固守，各處漢人皆逃匿漢城中，城被圍攻七月未克。回城推和闐王爲首領，組織新政府，彼時纏民中又分兩派：一派主張仍服從新疆省政府及南京政府，以辦理自治。又一派主張新疆南路，物產富饒，正宜成立獨立國，吾人拚若干熱血，爭得政權到手，尙能拱手還之漢人。且漢人統治數百年，除派其縣長剝削民衆脂膏外，舉凡應辦之教育、交通、醫院等公益事業，一無所有，吾纏、回兩滿應求同教之人協助，不應還政府與異教之人。爭持結果，後者控勝，遂於二十二年九月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國旗白布中嵌半月及星形，并寫回教經典之語，所有各機關印章，概行更換，并貼標語，驅逐東土耳其斯坦漢人。一面派人赴阿富汗等處辦理購買軍械，及勾結土耳其其凱穆爾政府驅逐之土耳其人，以期得其輔助，建設新國。又派人至蘇聯塔什干接洽，此南

擬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之經過情形也。時據蘇聯塔斯通信社訊，喀什組織新政府，宣布和穆王薩比得大毛拉爲政府首領，薩氏自稱爲中國東土耳其斯坦全部之統治者，并宣布與中國脫離關係。新政府派令全權代表赴阿富汗，其代表之領袖爲陸軍次長，與阿政府討論互相承認問題，該代表由喀布勒（阿富汗首都）前往印度。薩比得大毛拉又招引以日本及印度爲策源地反對凱穆爾之一派土耳其其人民組織軍隊。又喀什政府宣布之獨立宣言，以驅逐在新疆省之漢人爲標語。又據巴黎塔斯電，中屬土耳其回教國於一九三三年九月間在喀什成立，其意一方面反對蘇聯，一方面反對蘇聯，不啻予英國以意外莫大利益，俾得與西藏爲鄰，以便抵抗中蘇兩國，英以在喀什取得重要根據，故竭力維護該新政府云。喀什既已成立新政府，宗教觀念異常濃厚，偶有由蘇聯返喀什之機民婦女，因未遵照教規，以布障面者，竟被槍殺。再喀什迭經變亂，各首領一再招兵，所有餉糧均無著落，乃擇富有者，使每家收養若干人，間或至鄉間搶掠。一般民衆，均懷今不如昔（富有者逃往印度，改入英籍）。盼望省軍或中央軍之到達，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也。馬紹武、馬占倉及幸免於難之漢人困守新城，未嘗擾害人民，而民衆轉念馬紹武治喀什數年，地方安堵，人民樂業，於是疆民中有給新城完糧者，民衆之心理，由此可以窺見一斑矣。二十三年二月馬仲英部下東干軍來攻喀什，兵民死傷甚衆，繼回首領薩比得大毛拉逃往葉爾羌，政府諸員均棄城而逃。據新德里路透電稱，喀什噶爾、新城即回教國政府所在地，所謂回教國總統總理及政府官員等均不戰而逃，此種發展，可視爲中國政府之重要勝利，蓋東干部落自認爲中華民國作戰，而所設回教國政府者，則宣布脫離中華民國也。倫敦泰晤士報對於中國新疆回教部落作亂，建設獨立政府一事，撰文評論，謂背叛中國政府之行爲，不論具何種形式，英屬印度政府決不予以鼓勵。喀什噶爾回教政府會派代表往土耳其、阿富汗、波斯三國京城及印度新德里，要求各該政府予以承認，易言之，即要求准其購買軍火運往新疆，他非吾所知。就印度而言，回教政府前來接洽，可謂冒昧之至，蓋新疆乃中國行省之一，而英政府又與中國交誼親睦，焉能與叛徒接洽。爲叛徒計，不如於局面尚有可爲之時，急與南京政府謀解決之道，此爲吾人向叛徒之唯一忠告云云。三月間喀什東干軍襲擊英國領事館，一本地館員擊斃，四英籍人受傷，領館被焚。

(三月四日倫敦路透電)。四月間新疆省軍仍在追擊馬仲英軍殘部(在達坂城潰退天山以南)，并克復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各城，東于軍佔領英吉沙爾時，和闐王被殺，嗣和闐得回兀兒軍隊之與援，重復佔領英吉沙爾，馬仲英及上級軍官數十人逃至蘇聯邊界依爾克什塘，被蘇聯解除武裝，省軍派劉斌為喀什警備司令，南疆獨立旋告消滅，少數東于軍，現尙在和闐、玉闐云。

第十六章 新疆種族宗教風俗記

- (一) 漢族 (二) 滿族 (三) 蒙古 (四) 甘回 (五) 纏回 (六) 哈薩克 (七) 布魯特
(八) 塔吉克 (九) 老尕夷

新疆廣袤二萬餘里，種族龐雜，各爲禮俗。論其容貌，高鼻深目，狀如西人者有之。論其服裝，圓領窄袖，小帽革履者有之。論其飲食，醃茶乳馬腸抓飯者有之。論其起居，氈房野處，人獸雜栖者有之。論其文字，蟲書鳥跡，自左而右者有之。論其性情，好勇鬪狠，剽竊成性者有之。區其種類，則有漢、滿、回、蒙古、纏頭、哈薩克、布魯特、塔吉克、老尕夷之分，而綜覈其教，則佛與回而已。新疆本準、回兩部所居，據北路，回據南路，準部虔奉佛教，有土爾扈特、和碩特、綽羅斯、杜爾伯特之四衛拉特。回部則虔奉回教，有漢回、纏回、哈薩克、布魯特、塔吉克、老尕夷等族。至於流寓漢民，駐防滿營，各從其鄉俗，蓋亦信奉佛學者。此外黃、白、棕種如英、俄、德、美、瑞士、那威、土耳其、阿富汗、波斯、印度、猶太、波蘭各族，亦雜處其間，新疆遂成人類陳列館，光怪陸離，蔚爲大觀。茲將各族生活習俗，參證新疆禮俗誌，分別言之：

(一) 漢族

漢族之來新疆，當自漢武帝通西域始，自後時絕時通，始終未斷關係，然終以邊徼遐荒，漢人鮮有願終於其地者。清同治間左宗棠平定新疆，士卒多湖子弟，事後雖多遣送回籍，留漸屯墾者，亦頗不乏人，一時傳有小湖南之稱。又有平、津商販隨從大軍出關，俗稱趕西大營，天山南北莫不有其足跡。日久來者愈多，自成一種風氣，卽凡趕西大營者，無不攜帶川資，只備鄉間日用物品如毛巾、腿帶、肥皂、牙刷之類，沿途銷售，供其尖宿之用，行之愈遠，銷售愈昂，及抵新省，除去路遠食用，往往原本依然存在。迫於饑寒，遠適遐荒，則苦精神，至足裕式。厥後甘、陝、晉、川各省，亦多就近赴新謀食。民國以來，楊增新治新十餘載，年豐人

和，有世外桃源之稱，甘、陝則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相率西行，漢族始見強盛。分爲天津幫（楊柳青）、甘肅幫、陝西幫、北平幫、山西幫、兩湖幫、四川幫、雲南幫、三江幫。至閩、粵人士，全省不過三二人而已。甘、陝、晉、之人，每染有阿芙蓉癖，初來勤苦起家，及有烟癮，則賣田鬻產，不可復振。平、津多信理教，不動烟酒，作事勤敏，是以能操全省商業之牛耳。漢族以迪化爲中心，多聚居北路古城、哈密、伊犁、塔城各區，南路各縣，每縣漢人或三數人，或百數十人，漢人極少之縣，酒坊豬種則告絕跡。全省漢人不過二十餘萬，僅爲全戶口十分之一，但統治權則操於漢人之手。自事變發生，演成種族仇殺，漢人被害者，不計其數。二十二年東北軍由俄道轉入新疆者，約有萬人之數，分駐迪化、伊犁、塔城等處，民國以前，湘人最盛，民國以後，隴人爲多，今則東三省人，亦佔有相當地位焉。（七七事變發生後，蘇聯遠東一帶華僑，經西比利亞及土西鐵路入新疆者，亦有二萬餘人，多隸山東、河北各省，分駐伊犁、塔城，鮮有歸返內地者）。

(二) 滿族

滿族之來新疆，當自清代調遣滿兵駐防始，計有古城駐防軍千餘人，已與漢族同化。又伊犁、塔城之老滿營新滿營約有萬人，尙守滿洲語言文字。此外伊犁又有錫伯營索倫營，亦係乾隆間遣調至此，挈眷同行，三年始遂，本定若干年一爲換防，及期清廷未之實行，若輩遂遺留於此，不得歸返故鄉矣。惠遠、寧遠各城設有義學，授八旗子弟讀。按堡授田，教以樹藝牧畜，無事力田，有事服役，不完租稅。錫伯移自奉天，習尙與滿洲同，人數二萬餘，居伊犁河南，至今保持其原有語言文字，一般青年多通俄語，思想新穎，爲新省最有希望之民族。索倫移自黑龍江，語言尙於滿洲，而習近蒙古，習守伊犁者約一萬數千人。滿族風俗習慣，多與漢人同。

(三) 蒙古

新疆蒙古如額魯特、土爾其特、和碩特爲準噶爾遺裔，察哈爾則自乾隆間由張家口外移駐於此，分佈區域爲焉耆、伊犁、烏蘇塔城、阿爾泰、古城一帶，逐水草而居，遷徙靡定，冬暖夏涼，有冬窩夏窩之稱。所居

氈房，式如覆釜，大周十餘丈，小亦三四丈，卽古所謂穹廬，今所稱蒙古包是也。氈房高四五尺，三面合圍，一面留門出入，四面無窗，僅頂有方孔，晝夜閉，上下均覆白氈，門簾亦以氈爲之。氈房內以當門爲上，右偏供佛，下置箱櫃，再下爲寶案坐臥處，再下則繫牛犢羊羔之所。左偏爲主人臥榻，以幔蔽之，下爲廚室，寢則用牀，亦有席地而臥者，人畜不分，雜棲一室。富有之家，牲畜廚竈，別有室，媳女亦不同房而寢，但不數親耳。婦女晨起，啓氈窗，汲水注甌內，溫熱灌壺中，呼家人同起，各提水盪頭面，不用盤盥，已洗之水，認爲弗潔，不再用之。烹茶入鹽調乳先以供佛，而後舉家取飲，雜食鮮醇酸奶之屬。食畢，男女各趨其事，午餐亦如之。日晏牛羊下來，婦女持壺取乳，晚間多進麵湯，食畢就寢，不燃燭，竈熄而眠。食以牛、羊肉、茶、乳爲主，乳又可製奶餅、奶皮、酥油、奶酒等種，食畢隨意拭於胸襟，以爲榮耀。衣服著着青色，男衣長袍背心，冬襲素質羊裘，頭戴貂皮冠，式如風帽，漢人多有仿效之者。女衣布袍，長可曳地，氈履以紅絨結頂，耳環、手鐲、戒指，多以金、銀、珊瑚、珠寶爲之。

至其疾病婚喪，亦頗饒有興趣。孩童出痘，謂之熟人，始與論婚，未出痘者，謂之生人。有疾延喇嘛誦經，服藥不效，則穿耳一孔，貫以金絲，墜珊瑚一粒，謂其易於養育。婚禮男家以哈達、羊、酒爲贄，哈達有布有綾，綾有佛像爲貴。女家允諾，媒乃攜禮登門，復進哈達，藏膠其內，取膠結之義。於是致聘禮，羊、酒、布、帛，親家無不備，女家受之分餽戚友，示得贖也。親迎之日，到門喇嘛誦經，新婿跪拜，然後入見外舅外姑，禮迎新婦以歸。新婦冠紅帽，衣朱袍，以布翳面，抱持上馬，騎歌吹導前行，至門喇嘛誦經，男女跪拜天地及佛，嫂氏拆新郎新婦髮交合而梳之，取結髮之意。入門先祀竈神，次拜舅姑。禮畢，嫂氏引入氈房，易婦裝，合髮結二辮，長垂胸左右。嫂氏復引禮竈神，拜舅姑，次拜諸族戚友，回房坐牀，垂帳幔。賓客各攜紅布一方，餽餽果爲禮，圍坐食茶酒，道吉辭，男女跳舞唱歌爲樂。三日之內，出入言動，皆嫂氏導持之，過此始執婦職，諸事皆躬勤操作矣。凡有妻者，不得再娶，其有男女及年，而貧不能嫁娶者，官長知之，鳩衆集資以助之。

人死尙火葬，貴人歿，浴尸裹以白布，昇至高原，喇嘛誦經舉火焚之，骨盡則交相慶賀，謂死者無罪，超昇樂境。取灰和藥屑淨土摻煉，卜地葬之，壘土作塔。常人死則以常服衣罩其尸，喇嘛誦經卜地，馬載以往，投諸荒野，任鳥獸啄噬，旁燬火一炬，送葬者躍馬而歸，不得返顧。尸被食盡，則大喜，以爲死者得昇天堂。越三日不食，舉家恐懼不惶，謂死者罪大，鳥獸且不食，將獲陰譴。復延喇嘛誦經，驅鳥獸速食，謂之天葬。葬畢以死者地凶，相率遷徙，復延喇嘛誦大經，以死者衣服什物牲畜持半施之，乞誦經祈冥福，是以喇嘛皆擁厚資。

子爲父母，妻爲夫，均持百日服，平人則持服四十九日。服期不着鮮服，髮不梳櫛，不宴會嬉遊，服闋始出門。婦人守節與否視其志，無強之者。親歿無廟祭，忌日燃酥燈佛座前，焚香奠酒禮拜。每過佳節，子孫延喇嘛至葬處，追薦哭奠如儀。天葬者誦經於室，仰空哭奠而已。其俗不講宗法，曾祖以上無稱，父業子受，無子者繼兄弟之子，或近族者爲後，不得撫異人子。

親長見卑幼，以吻接面，卑幼屈膝拜遞哈達。賓客至門，聞馬蹄聲，主人趨出，接轡下馬，男西女東，啓簾讓客，坐佛龕下，薦乳茶、乳餅，久則烹羊留食。其不相識者，至門必飲以酒，食住數日，敬如初，無辭客者。貴人官長至，以其家將獲福，倍極殷勤，宰羊必請視之，領而後殺，食則先割頭尾獻佛，左右鄰開貴客至，亦爭攜酒肉爲壽，卑幼至門，繞舍後下馬置策而後入。孀至婦家，以饋熟羊頭爲敬。

子爲喇嘛與否，各隨其家人誓願，如作喇嘛，必告佐領，持有憑書，始能入寺，至佛前頂禮。如父母有子，死亡無後，則已爲喇嘛之子，仍可還俗奉親，不相強也。

每歲四五月祀鄂博（鄂博以石堆積高三四尺形圓如塔）畢，年壯子弟，相與馳馬角勝，賞賜有差。十月爲祀佛祈壽之期，官民相率設壇祈壽。每當春秋佳日，諸喇嘛駕佛巡遊，家家獻哈達，夾道跪拜，是日飲茶，不殺牲，雖蟲蟻亦不傷殘，謂違是則擾天怒，佛不福祚也。

（四）甘回

新疆回回多來自薩賓，以西寧、河州兩處爲最多，亦有來自陝省者，服裝與漢人同，故別之曰甘回，亦稱曰漢回。歐洲人及纏回統稱之爲東干。唐時西域大食回教，留居中土，是爲回教傳入中國之始，其自海道傳教至粵者，係由大食航海而來，是以番禺久有清真寺之設。回回崇奉穆罕默德教，名爲「伊斯蘭」，意即和平之謂，中國因其由西域回統傳來，因名之曰回教。其人飲食起居語言，皆與漢人同，惟禁食豕肉，并戒煙酒。奉可蘭經爲圭臬，經典文字，概用阿拉伯文，稱漢人曰大教，自謙曰小教，分居古城、阜康、迪化、昌吉、呼圖壁、綏來、伊犁、焉耆、烏什、吐魯番、鄯善、哈密等處，人口約有三四十萬。迪化甘回又分二十四坊，如陝西坊、西寧坊是，所謂坊者，如漢人之會館，即某地回民，共建之清真寺也。回民率皆經商務農，家多小康，婦孺老幼，無不勤儉敦樸。黎明即起，日落便睡，薄飲食，忍嗜欲，勞力耕作，善積財貨，恥遊手仰食於人，溫飽無憂，多享大年。平時深閉固繇，自爲風氣。

男子年十二女子八歲謂之出幼，延師誦經，教以禮拜儀式。婚姻皆由家長主持，男女主婚者，握手以天經爲證。結婚由新郎乘馬至女家親迎，三日婦入廚操割，彌月而後歸寧。妻無故不得出，出則必告寺之掌教者。

人死爲之誦經，更衣遷尸於床，覆以白衾，鷄鳴設浴牀，浴者盥手，撤衾去死衣，遷尸於浴池，以布輾覆下體，焚香傳爐，執瓶沃水以浴，施以香屑，鋪以襯衣，裹以白布，不用棺木，即掘地就葬。葬不出三日，喪服皆用素皂。

甘回向分四大門宦，新省甘回以沙溝門馬元章之教徒爲最盛。光緒年間有馬善人者，創立新教，遂有新舊教之分，焉耆、烏什一帶多信奉新教，其餘則信奉舊教，新舊兩教，積不相能，時起衝突。

(五)纏回

纏回爲新疆真正土著，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漢人因其頭纏白布，遂稱之爲纏頭，今僅掌教阿訇之徒，尙作此裝束。彼輩自稱爲「穆士滿」，亦稱「畏兀兒」。最近新疆省政府通令改纏回名稱爲「維吾爾」，崇奉

穆罕默德爲聖，考穆罕默德(Mohammed)於西歷五七一年生於阿拉伯之麥加(Mecca)，幼失怙恃，長隨叔父爲商，擁有鉅資，年四十八山修道，參酌猶太、耶穌二教教旨，創教曰天方，著聖書號曰可蘭，猶毀滅一切偶像，奉獨一眞主上帝爲聖人。穆氏盡力傳教，信徒漸衆，麥加人民素崇偶像，見其誹謗，斥爲異端，時欲加害。穆氏潛出麥加。宿牛洞三日，逃於麥地那(Medina)。是年(西曆六二二年)立國建元，攻取麥加，毀偶像，建寺院，光復教統。穆氏爲聖凡二十三年，歿於麥地那，嗣位遵其遺旨，佈教四方，東滅波斯，西壓嶺，天山南路素稱佛國之地，至是遂改奉回教。

迴回爲土耳其種，高鼻深目多髭鬚，望之如歐西人，惟眼睛髮鬚皆黑，西人稱漸纈爲中國土耳其斯坦。斯坦者，波斯文地土之謂也。天山之南，種族蕃庶，而分居北路者，亦所在皆是。房舍與漢人略同，惟無屋脊，頂係平面，稍帶斜勢，人於其上，可以行走坐臥，雞犬亦可上房，兼可堆積薪糧瓜果等物。屋頂開天窗，以通空氣，室祇一門，多北向，穴牆爲爐，突出屋頂，室內通鋪氍毹，坐臥其上，無几案牀榻，僅設矮圓棹，以供食用。四壁穿鑿龕櫃，爲藏衣被什物，屋頂皆嵌花板，施以彩色，氣壁上飾以天物花卉，競爲深麗。富家巨室，另有客廳，與內宅完全隔離，屋旁多築園林，溝以渠水，爲銷夏燕遊之所，路之兩旁，白楊參天，鴉巢纍纍皆是。至於服裝，男子外衣形如西裝大衣，稱曰袷，以棉布束繞之，小帽絨質，繡以花彩，戴於顛後，四季不除，漢人稱之爲纏頭帽。女衣亦與西服相似，長襦蓋膝，喜着紅綠顏色，尤喜以羽毛爲飾，及耳環手鐲各物，出門時必以布巾蒙面，不以色相示人。男女均着革製靴履，高與膝齊，另有套鞋，入室則脫套鞋於門外。飲食以麥麵、小米、粟米、爲主，稻米次之，普通爲烙熟之饅。貧人度日，惟乾饅與涼水。如食米飯，則將羊肉切細加雞蛋和飯置油鍋中炒之，佐以油、鹽、椒、葱、葡萄乾、紅蘿蔔等，盛於大盤中，以手抓食，謂之怕老，漢人稱之爲抓飯，爲極回食品之精者，遇有賓客，則以此餉之。肉食以牛羊爲主，燒烤者爲上，煮與炒次之。油以酥油爲最，次則胡麻油，豬油嗅即作嘔。性惡者不食，如虎、鷹、豺、犬、蛇、蟹等類，可蘭經所禱八戒者是。性亂如烟、酒，性腐如自死物，皆所戒絕。

概因男子生四五歲，卽施行割禮，割去勢皮一周，舉家稱賀。配偶之制，惟同出不婚，餘可隨意。女子發育甚早，但亦早衰，男子娶室，亦多在十七八歲。親迎之日，新婦帕頭騎馬，導以鼓吹，至夫家誦經成禮，卽易婦人裝束。夫妻不和，可以離異，子歸夫，女歸妻，離異仍可復合。離異一年之內，生有子女者，夫皆承認之。離異逾六月始許另行嫁娶，望其悔而復合也。離異三次，回律無再合之條，儻欲合者，夫妻必與他人姦宿，始允復合，蓋恥之也。教律男子可多妻，但不得過四人，老夫擁少妻毫不爲異。至喪葬之制，人死延阿訇誦經，卽日以白布絞尸，置木匣中，外飾錦罩。葬法先掘方井，深丈許，臨井倒啓匣出尸，擲下，視其向背，向上者吉，向下者凶，側身者命不該盡，魂尙飄流。封土爲墳，謂之麻札，春秋致祭。有子者財產歸子，其女與前妻之子得分其半，無子有女者財產歸女，子女俱無者，不立嗣，撫他人之子，不得分財產，兄弟及親戚均而分之。子先父母死，父母財產，例不得及於其孫。其族有名無姓，除父母、祖父母、兄弟、夫婦外，其伯、叔、舅、姊皆以呼兄者呼之，甥、孀、妹、姪皆以呼弟者呼之，餘則無尊卑長幼，概呼以名而已。

其教專祀上帝，爲惟一之真主，穆罕默德爲從真主向人間傳達命令之天使。紀年十有二月不置閏，七日禮拜，入寺誦經，於星期五行之。每日五次誦經禮拜，謂之納瑪茲，第一次於日未出時行之，最不可闕，其禮拜手續，爲舉意、抬手、站立、念經、鞠躬、叩首、跏坐等項，男女老幼皆行之。每十二月中齋戒一月，白晝禁止飲食，齋期有故破齋一日者補一日，無故破一日者罰二月。彌月開齋度歲，鮮衣華服，喧填鼓歌，男女往來相稱賀，如是者七日謂之過小年，又十七日剖羊祭教祖先世，謂之過大年，卽一歲之終也。凡往麥地那走謁穆罕默德墓，謂之朝汗，聖墓附近缺水，行旅維艱，中途而死者，謂爲真主所召，引以爲榮，生還者尊之爲阿吉，受人敬仰，以此傾產墮業，不稍顧惜。平民相見無跪拜禮式，遇尊長交手撫胸，俯首誦經拉母，猶問安之意，再合手摸鬚以爲親敬，女子相見以鬢相撫掩，尊長與卑幼相接以唇。宴客以多殺牲畜爲敬，瓜、果、糕、餅、肉臠之類，羅列滿前，聽便取食。酒有用沙棗、葡萄、大麥、馬乳釀成者，宴會時樂器雜奏，歌舞喧嘩，聽者咸拍手以應其節，禮以極醉爲度。樂器有笛鼓、弦琴、琵琶、喇叭等類，俗喜歌舞，卽儂郎之謂，男

女當筵，雙雙起舞，盤旋節奏，隨音樂而起落，蓋已習染歐風矣。

據文爲阿拉伯字，由右而左，形如蝌蚪，長短參差，不易識別。據回中能書者謂之毛喇，通文理者謂之阿蘭，可蘭經一書共一百十四章，爲回教之基本最高原則，舉凡人生一切動作，以及婚葬禮儀，無不明白規定，教徒視爲金科玉律，不敢少有抵觸，回教館在世界成一獨立系統者，亦當賴此。纏民重信義，循法度，柔而易制，以醇酒爲恥，以高利借貸爲大惡。其俗信誓，誓者以足踏塗而言，重則抱經以誓，無不唯命者。惟其性情溫法，緩急不可恃，懶惰偷生，不知進取，纏回中能通漢文者，極所罕視，全賴舌人宣達意旨，弊叢叢生，言語扞格，爲新省民治上一大障礙。

(六) 哈薩克

哈薩克著古康居種，皮膚黧黑，如蒙古人。宗教如回族，而不及其純正，散處阿爾泰、塔城及伊犁北境，無城郭廬室，逐水草，事游牧，四時結穹廬，隨氣候而遷移，古之所謂行國是也。其俗喜食燻燻諸肉，而馬腸尤爲上品，其製法殺三四歲之馬駒，切成細膾，以五味和之，實諸馬腸，束其兩端，烤乾熟食。燃料則用羊糞，嗜飲奶茶，又以馬漚爲酒。衣服尙黑，終年頭戴皮帽，腰束皮帶，左懸皮囊，右佩小刀，婦女服長曳地，喜著臂釧及寶石戒指。孩童行割禮，與回纏同，五六歲卽教以騎術，至十歲銜勒緩急，無不嫺熟，故以善騎著名，率能起立馬背，作盤旋舞。少不薙鬚，惟常剪唇髭，以便湯飲。其婚嫁之禮，惟同乳不論婚，媒妁入女家，議定財聘，卽偕其家長爲踏水之禮，一經踏水，卽無翻悔，女家可時索銀畜，交價逾半，得入女家同食同寢，儼成夫婦。惟交不益數，終身不得迎娶，女如有身，則設法墮之。結婚亦由新郎至女家親迎，其俗翁媳以不相見爲禮，遇則背立帕掩其面，三二年後始得相見。男子娶婦不得過四人，嫡妻執家文，諸妾共同操作。夫妻癡異，則延親友論是非曲直，夫請離異者，應資道其婦，妻請離異者，凡物不得持取，子女歸夫，妻不復問。夫死婦不得嫁異族，其夫之兄弟爲娶之，不願再醮者，亦弗之強也。人病延莫洛大誦經，死不居喪，不奠祭，惟聚哀而已。死者速葬，取淨水洗尸，以白布纏身，掘地爲穴，昇尸其中，頭北而南，面西向，壘土爲

葉，誦經而後返。夫死婦皆毀容，以抓面流血爲戚，否則被人鄙笑，以爲無情。

哈族樵餼簡易，待賓客有加禮，尊長見幼輩以吻接唇，僂輩則握手摟腰。貴客至，則擊羊馬戶外，請宰饌之，始屠以饗客。馬以青白者爲上，羊以黃首白身者爲上，食必盪手，頭必冠，如事急遺忘，則以草一莖插頭上，煥敢就食，否則以爲不敬。食授以手，割肉以刃不用箸。客至門，識與不識皆留食宿，肉如非新割者必告之故，否則客誅於頭自失主客禮，以宿肉病我，立傳其人責而罰之。晨起持盥洗手洗面浴下體，一日五誦經，遊牧無寺院，而西方禮拜，行路寬水盥沐，無水則撮淨土代之。齋戒同纏俗，齋畢唱歌跳舞，相與爲騎馬刁羊之戲。刁羊者年少子弟飛騎馳逐，擄奪已奪之羊，以擄一鬮，致親友爲吉祥喜事。其族不講宗法，自祖以上無稱述之者，如人有罪，由衆共議，罪小則以牲畜，罪大則共殺之，而分其產。其人善騎好勇，不避險阻，惟剽劫成性，殺人作姦，以此相矜期，其他風俗，多與纏回相同。清季我國邊地屢喪於俄，哈民亦隨土地而遷更其國籍，甚至死在俄，而葬在華，彼輩往來如故。近者蘇聯將哈薩克姓酋克公，無以爲生，逃入新疆者，不計其數，驅之不去，去亦復來，塔城、伊犁皆有入滿之患。

(七) 布魯特

布魯特爲纏回之一種，亦稱爲吉爾吉思 (Kirgiz) 俗呼爲黑黑奴，以喀什爲總匯，分居東西二部，東部在天山北，爲漢烏孫西鄙，西部在天山南，爲漢休循、指善二國地，唐爲李露，西域記稱爲外露，散處於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蒲犁、葉城、烏什諸邊境。居無城郭，遊牧同準噶爾，而不崇黃教。其俗好利鬻爭，人貧而悍，善擄掠，雖準噶爾強盛時，亦不能禁。尙牧畜，亦知耕種，語言與哈薩克略同，而與纏回特異，文字亦迥有差別。東部爲準噶爾威迫，而徙安集延，乾隆間則平準部，布魯特十九部落，悉歸內附，即以其地賜之，歸喀什噶爾管轄。其後屢從張格爾玉素作亂，同治間安會內侵，布魯特一部從俄國，自後與俄國界，國土迭有喪失，人亦隨之而去，是以中俄兩國，均有布魯特人，是悍好鬪，居兩國之間，祇強弱爲同，故地自蒲犁起至烏什止，亘數千里，人數約二十餘萬。

居室爲穹廡，與哈薩克蒙古同，服飾則多同於纏回，男身披禪襦，冬夏易冠，女則摺疊白布絡頭垂背尺許，出必障面，或以白布，或以花巾邊垂絲繡。宴客薦牛羊酸乳，貧者灌麵爲湯，富者飲馬湏食抓飯，賓主情意周洽，少有詐虞。民性雖悍，而頗畏法度，敬憚官吏。問其家之富，則數畜以對，其牛羊重雪水飲，不雪則延毛拉咒禳。人病請毛拉咒禳，屠羊以前擊鼓踏舞，謂鬼附羊身以滅。

婚姻之禮，納采親迎皆同纏俗，女入門，男女對座，以鹽水灌餅而食，猶合卷也。一夫多妻，無孀庶之分，妻多從一而終。夫妻反目，則延阿訇誦經以調之，夫死妻再醮，必適夫之兄弟，無兄弟則適族人，無族人始改嫁異族，謂其以銀畜換買而來，利權不可外溢也。

父母死，營素服，有墓祭，期年開筵享客，戚友羣以牛羊相餽貽，爲設刁羊之會，或擗蒿竿爲的，敵射角勝負。不食葷，不飲酒，一遵回制。

(八)塔吉克

塔吉克爲突厥種，散處於蒲犁縣境，爲蒲犁、依耐、西夜、烏格諸國之地，屬漢葱嶺八國。隋唐爲漢盤陀國，并屬疏勒。五代至宋役於大食，元太祖西征始內附，山之東隸別失八里行省，山之西隸阿母河行省，行省廢仍自立國。明通西域賜勅書諭以通商，自是東西萬里通行無滯，地當葱嶺東陲，遙與五印度相通，爲漢、唐以來東西相通之孔道，唐玄奘請經印度，歸途即取道於此。其人亦奉回教，禮拜誦經，悉如纏回，旂導遊牧，亦事耕種，有似布魯特。蒲犁縣人口以塔吉克佔大多數。

(九)老朶夷

老朶夷爲蒙古纏回種，元成吉思汗西征時，流落中亞、西歐，聚族築城而居，時久遂皈依回教，蒙古喇嘛見其背棄黃教，罵爲老朶夷，蒙語呼狗之稱，因而得名，在俄仍稱之爲纏回。當十五世紀成吉思汗勢力侵入西歐，纏回留俄甚多，漸與白人通婚，故其種族，實爲黃白混合種，皮膚白皙，高鼻深眼，惟眸子頗淺，爲黑色。至今俄國纏回尚有二百餘萬人，彼輩來新經商，本爲俄籍，自俄國革命，遂歸化入我國籍，當革命時，且

有攜私資逃入新疆，情願歸化者。散居塔城、伊犁、迪化、喀什一帶，人數不多，大半經商，亦有在政界服務者。性聰穎，勤儉耐勞，擅音樂，其樂器參合中西，別具格調。飲食起居，沾染歐風，生活舒適，遠在疆、哈之上，禁菸礙，戒烟酒，與疆回同。近者蘇聯打破飲食畛域，一般韃靼，已不受此拘束矣。

第十七章 新疆山脈水道考

附新疆戈壁金玉石油考

(一) 山脈

亞洲山脈發源於帕米爾高原，稍習地理者，類能言之。蓋帕米爾高原，爲「世界之屋脊」(The Roof of the World)，高出海面一萬六七千呎，其東走入內地，有四大系：一喜馬拉亞山系，由帕米爾高原東南走，起岡底斯山，走西藏，入西康，最高峯達二萬九千呎，爲世界第一山脈。一崑崙山系，自帕米爾向東，起喀喇崑崙山，走西康，入西藏，最高峯達二萬九千呎，爲世界第一山脈。一阿爾泰山系，由帕米爾東北走，起塔爾巴哈台，盤紆外蒙古，盡於外興安嶺。一天山系，由帕米爾東北走，起汗騰格爾山，橫亘新疆，分南北二路，盡於哈密。是皆以帕米爾高原爲起點，其地西連阿富汗，南隣英屬之印度，北接蘇聯之中亞細亞，爲中、蘇、印、阿四國交界處。巉巖峭峻，奇峯拱列，廣大無垠，茫無涯際。登其絕峯，俯視羣山，羅列如兒曹，各國擺佈如城市，不啻全球展列下面，以供俯瞰者。帕米爾高原之東則爲蔥嶺，大唐西域記謂其山高大，多大葱，故名蔥嶺。唐書西域傳云，蔥嶺俗名極疑山。西域圖志云，蔥嶺爲西域名山之最著。魏末雲伽蓋記云，蔥嶺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山路欹側，危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險，實在于斯，自蔥嶺而西，水皆西流，入西海。古時蔥嶺亦稱崑崙，上古黃帝居於崑崙之墟，周穆王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楊松筠謂「崑崙山是天地骨，中、鐵、天心爲巨物，如人骨脊與項梁，生出四肢龍突兀，四支分爲四世界，南北東西爲四脈。」丁謙謂「自古皆稱崑崙爲羣山之祖，曰蔥嶺，曰崑崙，或謂同地，或謂毗連，實無大異。」至崑崙之高，散見於古籍中，如淮南子「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王子年拾遺記「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

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氣，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蓋無非形容山之高遠而已。

葱嶺上有水曰龍池，爲塔里木河源所出。淮南子謂之疏圃之地，釋典謂之阿耨達池，回語謂之哈喇淖爾。清魏源釋疆畧云，崑崙即葱嶺，葱嶺即河源之阿耨達池，非弱水、條支、西海之地，非金城、臨羌之石室，非青海之大積石，非吐番之悶摩黎山，亦非後藏阿里之岡底斯山。清康熙時，回疆未入版圖，奉使喇嘛惟知自侈蕃地山水，遂以後藏阿里之高山當崑崙，當阿耨達，謂天下三條四列之山，皆祖諸此，今已徵其不合。至言弱水、條支之荒誕，與金城、積石、悶摩黎之淺近，更不暇辯矣。西域記云，自商彌國境東北踰山七百餘里，至波密羅川，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川中有大龍池，據大葱嶺內，其地最高，其水澄清甘美，爲葱嶺脊上之阿耨達池，即唐玄奘取經歸途溺象之地，亦即僧惠生至葱嶺頂盤陀國見脊水西流之地，亦即唐書西域傳所指熱海之地，亦即元太祖軍至雪山禱神封祭之地，亦即清乾隆中官兵追霍集占未至拔達克山沿岸鏖戰之地，亦即清道光初官兵追張格爾至阿賴山頂，望脊水西流之地。據大地之中，當萬國水道，且匯巨浸於萬仞峯巔，分注四大海，宇內斷無其匹。中國在葱嶺東，山脈自西來，愈西愈高，至葱嶺而極。西洋在葱嶺西，山脈自東往，愈東愈高，亦至葱嶺而極。故導山者，必始葱嶺。自葱嶺而東，分兩大幹，中有一幹，迤邐向東北行，直奔鎮西、哈密、重巒疊嶂，體厚可數百里，雄壯魁偉，並世無兩，世人所稱天山是也。天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又有白山、陰山、靈山等稱，匈奴呼天爲祈連，故亦名祈連山（匈奴歌：亡我所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間隨地異名者以百數，東西懸亘西域境內，另有一幹由喀什噶爾之烏孜別里山分支經葉爾羌、和闐南境，綿亘而東抵於青海，此唐開元間僧一行之所謂北戒也。至阿爾泰山則又爲漠北諸山之祖。西域諸山出於葱嶺，故言西域山脈者，以天山爲之中，而以北戒諸山以及漠北之阿爾泰諸山，爲南北兩山支幹之首尾焉。

嘗謂亞洲地勢如笠，四邊低而中央獨高，我國大陸在於東方，故地勢由水而下，有如降坡，而帕米爾高原亦即「全洲之笠頂」，爲中外萬山之祖，帕米爾迤東之葱嶺，則又爲我國萬山之所從出也。西域久入我國版

圖，因道途艱阻，漢人鮮至其地，對於山之祖宗，終未認識。故中國以五嶽爲高山，有「五嶽歸來不看山」之語。但「五嶽」比諸「葱嶺」，殆猶高祖之於玄孫，豈可同日而語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渺小之泰山，烏能小天下，必也登帕米爾高原，而後可以小天下也。昔徐霞客一生好作名山遊，然終其身足跡所至，不過天台、雁宕、太華、雞足諸山，以視葱嶺、天山，則又如小巫之於大巫矣。

新疆主幹山脈，已如上述，其境內支山，名稱衆多，則概從略。著者編輯之餘，不覺因之有所感矣。夫以世界最高之地，而在我國境內，可以居高臨下，俯視萬物，吾黃帝子孫，奄有是土，誠所謂神明之裔，天府之國也。綜觀世界各國，所佔地方，有高低寒燥之不同，類似兄弟分析遺產，各立門戶。我國分得亞洲中部，地處溫帶，物產豐饒，而「世界之屋脊」又分界與我，可見彼蒼待我之獨厚，先人締造之艱難。以佔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之人口，合歐洲各國莫之與京之土地，天時地利，兼而有之，理應爲世界之盟主，使各國俯首聽命於我，此歐洲所以有黃禍之說也。嘗謂中國如果自強，應將國內多數軍隊移駐西北，重視國防，雖移陪都於帕米爾高原，亦不爲過。蓋世界趨勢，已由海洋移向大陸，儘量發展大陸商業，實爲切要之圖。有清末葉，將帕米爾輕輕放棄，被英、俄私分而去，識者已知其替衰。今日倘再不重視新疆，其得失又爲何如。新疆山脈既爲我國萬山之源，吾人又豈可貽數典忘祖之譏哉！

帕米爾高原爲天下羣山之祖，至今地理教本，皆承此說。惟近代地理學家研究山脈，漸歸重於地質構造 (geological structure)，若就地質學眼光而言，山脈必同時代同構造者，始得確成同一山脈。而山脈之成因，則有褶曲 (folding)，斷層 (faulting)，拗褶 (flexure)，侵蝕 (erosion)，火山 (eruption) 等作用。於是山脈之或高或低。或斷或續，與上之各種成因，皆有密切關係，而山之高低，殊不足爲年代遠近之標準。近代地理學者漸信天下山脈原非出於一祖，而山脈 (orography) 之說，已不如前之推重，故論亞洲山脈，仍分立爲四大系，不強并爲一，以存其真。此爲近代科學之趨勢，附誌於此 (參閱翁文灝著中國山脈考)。

(一) 水道

新疆水道，可分爲南北兩路。在天山南路者，則有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和闐河、阿克蘇河、四河匯而成塔里木河，爲南疆一大河流，與渭干河、開都河、卡臘河、總匯於羅布淖爾。羅布淖爾卽漢書之蒲昌海，一名鹽澤，又曰勃澤，曰輔日海，曰牢蘭海，曰臨海，曰渤海，曰捕魚兒海，皆同一而異名也。羅布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承受南疆六十餘道大小河流，大淖爾之旁，小淖爾環之，北則圓淖爾三，南則方淖爾四，海水渺茫，地勢遼闊。在天山北路者，則有伊犁河，爲特克斯河、崑吉斯河、哈什河三河之總匯，經寧遠而入俄境。額爾齊斯河與克林河、哈拉斯河、布爾津河、哈巴沙賽斯河，匯合西北流，入俄境宰桑淖爾，爲阿爾泰一大河流。他如烏魯木齊河、昌吉河、呼圖壁河、烏蘭烏蘇河、額敏河皆當地較著之河流。巴爾庫淖爾卽巴里坤湖，在鎮西縣西北，古稱蒲類海。鄂爾淖爾在土爾扈特旗北，一名鹽池。阿雅爾淖爾在綏來縣北。艾比湖在伊犁之北。覺樂淖爾湖在吐魯番之東。其他細流，未及備載，此其大略而已。

我國山在西而海在東，水莫不就下，故在內地水皆東流，若在新疆則不然，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注於鹹海。一省之水，除東流外，北流者有之，如克里雅河之流入戈壁是。南流者有之，如穆肅爾河之流入渭干河是。東南流者有之，如開都河之流入博斯騰淖爾是。東北流者有之，如和闐河之流入蔥嶺南北兩河是。西南流者有之，如特克斯河之流入蘇聯大那林河是。西北流者有之，如額爾齊斯河之流入蘇聯宰桑淖爾是。全省河流，縱橫南北，平時雨量稀少，水之來源，大都由山嶺積雪融化而來。夏秋之際，奔注河湖，流者爲河，滯者爲淖爾，淖爾者，卽海子之謂，如羅布淖爾、鄂爾淖爾是。西人考古家如斯坦因斯文赫定均曾親至羅布淖爾考察，據最近斯文赫定察勘，該淖爾因塔里木河之改道，又恢復其原有位置。誠以羅布淖爾爲南疆六十餘大小河流之總匯，實爲天然之大蓄水池也。西域萬山叢錯，巖谷冰雪，歷古不化，一旦崩釋，汎濫四注，匯爲巨海，於是具有洪水之禍，夏禹察水之性，行地注海，以奠山川，原野旣滯，大地呈露，禹貢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崑崙卽相傳河源所出，西戎卽西域，卽敘謂水就次敘，不復汎濫，是禹之治水，亦係自西域崑崙着手矣。古人有云：「山脈所起，卽水源所出。」又云，「當舉水以證山，不當指山以覓水。」西域

山脈既發源於葱嶺，則水道亦當發源於葱嶺，惟潛流地下出爲黃河之源，是否信而有徵，則不可不有論列。

按我國古書所載河源出自崑崙，而普受西域諸水之羅布淖爾則爲黃河之初源。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河圖始開，曰崑崙之墟。」禹記「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上有瑤池，卽大黑龍池。」穆天子傳「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爲河宗。」淮南子「河水出崑崙東北阪，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史記大宛傳「漢使使河源，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漢書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山海經「不周之山，東望朔澤，河水之所潛，其源渾渾泡泡。」水經注「河水自葱嶺分源。」大唐西域記「波謎羅川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山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其地最高，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居則蛟螭魚龍龜鼈龜鼈，游乃鴛鴦鴻雁鸕鶿鷓鴣，諸鳥大卵遺殼遍野，池西派一大流，池東派一大流。」涼土異物志「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河源紀略「羅布淖爾爲西域巨澤，其地在西域近東偏北，全受西偏衆山水，共六大支，其餘沙磧限隔，潛伏不見者無算，以山勢揆之，迴環紆折，無不趨歸淖爾。」清嘉慶祁韻士西陲要略「羅布淖爾爲西域東南一大藪澤，普受西域諸水及雪山冰山消融之水，渟而不流，潛行地下，東南至噶達蘇赤老，出而爲黃河。」清道光徐松西域水道記開篇第一章，卽謂「羅布淖爾者，黃河初源所渟渟也。」清宣統新疆圖志「乾隆四十七年再遣使窮河源，始知河源出於葱嶺，葱嶺卽古之崑崙，在回部之西北，所謂舉水證山，而得諸目見者也。」（見山脈一）又曰「塔里木河東南入塔里木境，經流二百餘里，匯於羅布淖爾，又伏流東南千五百里，再出積石爲黃河。」（見水道四）凡此皆我國河源出於西域之說，似古人得諸目見而云然者。但近人則以「河出崑崙」之說，純係古人之誤。蓋張騫奉使西域，見塔里木河上游集爾羌、于闐諸河，誤爲卽是黃河之源。歸報漢武帝，帝據張騫誤會之報告，卽考諸古書「河出崑崙」之說，卽定爲河源，所出之山卽爲崑崙。實則羅布淖爾與黃河并無關係，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所持之理由如下：（一）就地形而言，羅布淖爾距海面僅二千六百尺，真正河源之星宿海，在青海內，其上游之鄂陵泊，則高出海面一萬四千

尺，水斷不能逆流而上。(二)就地勢而言，羅布淖爾、星宿海之間，有大嶺之阻隔，今河源所出，或泉或澗，皆有山名可考。水更不能逾山而伏流。(三)就地質而言，塔里木盆地原屬沙漠，水滯成湖，被沙吸沒，不能多入地層，間有伏流復出者，不過近在百數十里內，更無潛流千五百里外之理。(四)就水性而言，水能穿沙，不能穿土與石，若伏流地中，亦必突出爲泉，安能伏至千餘里，經高歷卑，復出爲河之重源。(五)就海子而言，羅布淖爾爲海子之一，容納衆流，不竭不漲，有入無出，遂起伏流之疑。殊不知瀛海收納衆水，皆入而不出，日力能吸水入空際，化爲雲霧雨雪，何獨於羅布淖爾而疑之(參閱裴景福著青海島嶼錄及翁文灝著維指集)。

唐元之際，對於河源，已有探考。清康熙年間侍衛拉錫探河源，乾隆年間侍衛阿彌達再履其地，奏言：「溪流出北面，及中央流出者，水皆綠色。從西南流出者，水作黃色。沿溪行四十餘里，水伏流入土，又行二十餘里，復見黃流湧出，又行三十里至噶達素齊老地方，山根有二泉流出，其色黃，詢之蒙番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蓋河源也。」蒙古語金爲阿勒坦，北極星爲噶達素，石爲齊老，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赤色，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再東北流百餘里，有泉千百，燦如列星，即元史所謂大敦腦兒，譯星宿海，是爲黃河之真源。又東南流千餘里，經古之東麓，是爲古大積石山，黃河自此始大，即夏禹導河處也。清光緒二十八年置嬉羌縣，經行之路，高下屈曲，皆沿河溪行，或淺水，或涸溝，疑即古來南出積石故道。自經數次之實地考察，黃河源流，繚繞曲折，朗若列眉。其源之在星宿海附近，已屬毫無疑象。張篤誤認于閩河爲黃河之源，漢武帝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遂以流傳，當時當地并無崑崙地名。班孟堅本其家乘，作西域傳，採取張篤之說，而又無解於禹貢「導河自積石」之文，故爲潛源重發之說以解之。司馬遷作大宛傳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今張篤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乎？」顧祖禹亦言「河源本在西南，而張篤乃求之西北，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者歟！」綜上各說，張篤河源既非真確，而其與黃河之關係，自亦連帶失去根據，彰彰明矣。

羅布淖爾爲黃河初源之說，由來最古，稽諸古籍，一致承認無疑，清魏源有言「衆山之太祖，必爲衆水之天潢。」是直以天下大水，皆應出於葱嶺矣。嘉、道年間，祁韻士、徐松二人久居西域，又從而證實之，似古人必曾躬親勘測而後云然。近代始信自古相傳至今，河流滯源重發之說，爲不可靠，而其理由之最有力者，則以星宿海地勢高於羅布淖爾一萬餘尺，地下潛水，斷不能上湧至如是之高。此必曾經近人實地勘測，而後證明古人傳統理想之錯誤。於是古書所載黃河重源之說，根本動搖，不攻自破，誠爲古今對於河源思想變遷之一大問題也。前清康、乾圖籍，對於西域山脈水道，多所發現，足爲我國地理學生色。惟是羅布淖爾與星宿海之間，地形地勢以及地質構造，有待於考察者尙多，甚望當代地理學家興起探討，勿令外人來華考古者專美於前也。

附新疆戈壁金玉石油考

〔戈壁〕天山南北，多有渺無水草人烟之戈壁。戈壁爲乾枯石礫，望之如破瓦片，似與沙漠有別，人行戈壁中，一望無邊，寸草不生，如見有樹木青草，掘地必可得泉，行人須自帶飲料，若中道失迷，則有渴死之虞。唐玄奘取道哈密，經過北山戈壁，四夜五日，無一滴露喉，若無識途老馬，竟得草地，必至渴死。土人稱戈壁爲戈壁灘。史書稱之爲瀚海，山北有窮八站之稱，山南則有大戈壁，西起英吉沙爾東至羅布淖爾，橫二千里，縱八百里。又東護沙起自甘肅玉門關至羅布淖爾北部，即古所謂白龍堆是也。按新疆圖志于闐縣戈壁佔七十二萬餘方里，精羌二十一萬一千餘方里，和闐八萬七千餘方里，新平八萬三千餘方里，皮山五萬九千餘方里，巴楚四萬四千餘方里，洛浦四萬二千餘方里，其他各縣未及備載。

中國北部之黃土 (Loess)，爲我國特殊之地質，黃土被冲刷而下，是以水作黃色，而有黃河、黃海之稱。德國地質學者李希霍芬 (von Richthofen) 研究我國黃土層，提倡黃土風成之說，深信中國北部黃土，係由西北戈壁中，被風吹送而來。新疆丘陵叢錯，原野廣漠，岩石經歷久風化而成沙土，又被風挾而飛，水捲而流，殆爲可信也。

〔金玉〕古時金玉并重，而銀次之。漢書西域傳言西域產金之處凡數見。張騫未出使西域之前，已有私人往來，將中國產物轉入西域，易回其地黃金。新疆南路于闐產大瓣金，土人用木盤揚金法移鑛砂於當風處，鋪毯於地，以木盤緩緩簸之，灰土他揚，金砂落毯。北路阿爾泰古稱阿勒坦山，即蒙古語「金山」也。伊犁古烏孫國，亦以產金稱。自古論玉，以新疆和闐爲最。溫潤細膩，潔白無瑕，以其酷似羊脂，稱爲脂玉。穆天子傳，「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西域傳「于闐多玉石」。(即今之和闐)又「莎車國出青石。」史記大宛傳「于闐山多玉石，采來天子。」太平御覽引尸子曰「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反。」唐書「于闐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玉原產山上，日久被山洪沖盪，深入於河，土人每於河邊暗中摸索，是玉是石，出水始知。但亦有就山中開井尋求玉璞者。「金生麗水玉出崑岡」一語，麗水卽今之伊犁河，唐時稱伊犁爲伊麗，崑岡卽崑崙山也。

〔石油〕石油古無稱之者，或謂古之所稱玉膏，卽今之石油。新疆石油已發現者，天山南路則有沙車、喀什、阿克蘇、溫宿、庫車等處。天山北路則有迪化、綏來、沙灣、烏蘇、塔城等處。似我國石油之分佈，乃起自新疆天山而至甘肅西部之燉煌玉門，復自甘肅東部入陝西北部，再越秦嶺山脈而至四川盆地。新疆爲世界上離海最遠之大陸，然在古時則爲內海，石油本爲海底動物脂肪質沈積而成，產於古時內海之新疆，自屬可信。且與蘇聯中亞細亞油田，疑係同一線脈。

第十八章 新疆喪地考

今日之新疆，乃包括漢時天山以南之三十六國，及天山以北未嘗服屬於漢之烏孫、匈奴兩大部，清初討平準噶爾之亂，明代天山北路之四衛拉特，全部盡入版圖，拓地二萬餘里，而藩屬之效順者，若哈薩克、布魯特、霍罕、安集延、塔什干、布哈爾、阿富汗、興都斯坦等十餘國，當時西域範圍之廣大，南及坎巨堤，西至阿富汗，北逾齋桑淖爾溢出額爾齊斯河下流二百餘里，其疆域幾領有現在蘇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圖克們斯坦各聯邦，自漢唐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惟是我國對於邊疆向持懷柔政策，祇使邊藩納貢內附，即各相安無事，此種和平寬大，實爲我國傳統之政策。但彼時俄國對於中亞細亞業已開始侵略，自與波斯戰爭後，俄得了亞美尼亞 (Armenia)，復陷撒馬爾汗 (Samarkand)，繼則基窪 (Biva) 布拉爾 (Bokhara) 兩小國，亦被吞併，又復進取浩罕，以其都城塔什干爲其土耳其斯坦首都，遂與我國西北邊界愈益接近，而我國邊疆喪地自此始矣。茲請分別言之：

一、新疆北部

阿爾泰烏梁海在科布多西北，爲額魯特游牧地，廣袤數千里，其最北部遠越齋桑淖爾而上，幾及今之蘇聯斜米。清康熙間，平定準部，設將軍於伊犁，設都統於烏魯木齊，設參贊於塔城，獨阿爾泰烏梁海則未顧及，惟設卡倫不准哈薩克潛入阿、烏地方游牧而已。其後准許哈薩克依卡度冬，夏令則仍驅之卡外。蓋卡倫之爲物，本祇禁止游牧私行出入，初非國界所在，歷年巡卡官吏，每以邊卡荒涼，飲食不便，又送私將卡倫移於近邊之地，卡界已形縮蹙，俄復乘隙而入，於咸豐十年乘我國有事，與我訂立北京條約，意以常駐卡倫爲界，同治三年本北京約旨締結塔城界約，當時雖與力爭，謂中國卡倫本有常駐移設之分，移設者卽更番而戍之意，其地在極邊，常駐則距城甚近，不過數十里，故必當以最外卡倫爲界，然終不克挽回成約，於是阿爾泰山後阿爾

泰爾爾，烏梁海游牧地，科布多卡倫以西，以及齋桑淖爾東岸，愛古斯各地，全隸俄屬矣，迨同治九年建立塔城界牌時，俄人又將察罕鄂博界牌，建於中國界內，侵入百餘里，斷我塔城、阿爾泰間之雲道。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又謂同治三年所訂齋桑湖迤東之界未妥，請由兩國特派大臣勘改，而齋桑淖爾全湖與阿拉克別克河以西蒙、哈各游牧地，又被佔去。此北部喪地之大略情形也。雖然新疆阿爾泰實賴楊增新將軍而獲保全，蓋阿爾泰本屬科布多，不在新疆管轄之列，楊氏以新疆既已孤懸塞外，而阿爾泰又爲塞外之塞外，形勢岌岌可危，特爲聲敘理由，剴切陳明，於民國十一年呈准劃歸新省，於是獲以保全，未致隨外蒙而獨立，無形中爲國家保此領土，胥則楊氏之力也（時庫倫都統陳毅亦條陳政府請將阿爾泰歸併新疆）。

二、新疆西北部

新疆西北哈薩克，卽漢時之康居國，乾隆年間入我版圖，當時新疆去俄尙遠，邊徼之地，荒而不治。道光間俄人逐漸南下，以治哈部，清廷亦不遑問。迨至咸豐年間，俄於伊犁卡倫外邊之阿拉木圖地方設立商埠，又遣兵抵阿拉木圖以西之哈薩克境內築立砲台，復於塔城東北設立斜米省，繼則奪取塔什干、阿拉木圖，乘我北京有事，誘我藩屬，復與我議約，以常駐卡倫爲界，而地圖紅線又出自俄人所繪，於是卡倫以外之地，淪失至數千百里。同治三年成立塔城之約，而西界一變。同治十年全疆淪陷，俄人進據伊犁，至光緒七年始立中俄改訂之約，而西界再變。光緒八年十年立喀什之約，而西界三變。統計前後立約十餘次，要以此三約爲原起，三約之中，又以塔約爲提綱，改訂約爲樞紐，喀什爲結束。嘗乾隆之勘定西陲也，哈薩克左右二部內附，彼時齋桑淖爾西北之額爾齊斯河北流約二百里，爲科、塔兩城分設卡倫之處，亦爲中俄西北舊界。當時諸藩入貢，藩界卽國界，與卡倫無涉，卡倫有常設移設，亦與國界無與。俄人習見我國以卡倫爲界之原因，由於驅逐哈薩克之故，哈薩克攘竊成風，邊徼吏民無不厭苦者。伊犁將軍派員出卡數十里，清廷申飭謂爲界外生事，於是卡外爲界外，益不敢開關。我既視之不甚愛惜，彼故據之以肆要求，京約既定，塔約遂亦莫可如何，從此江河日下，西界盛地，至於不可究詰。同治九年俄人乘新省回亂之際，進據伊犁，藉詞代收代守，延至十三年

之久，或以爲疑捻初平，宜休兵息民，徐以觀釁，西域阻遠，非所宜急，且強鄰干預，尤恐牽動全局，頗有未閉關之議者。時左宗棠督師隨右，獨力持不可，疏言：「自古中國邊患，西北常劇於東南，……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秦晉各邊，時虞侵軼，卽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況夫今昔勢殊，俄人拓境日廣，緣邊東西萬餘里，與俄壤地毗連，僅藉蒙部爲之扞闔，徒藉宜遠，曲突宜先，臣愚以爲地不可棄，兵不可停，願聖鑒有之疆宇，還隸職方，以弭外憂固吾圉也。」清廷卒用其策，大軍西指，盡復失地，獨伊犁一隅，尙在俄人掌握中。光緒四年崇厚使俄議交還伊犁之事，俄要割讓特克斯河截天山南北孔道，并要求增設各處領事，推廣商務，左宗棠奏稱：「伊犁本我舊土，猝淪於逆回，俄人乘釁以代我收復爲名，入踞要區，亦知所爲本冒不韙，併言俟官軍克復烏魯木齊、瑪納斯卽行交還，迨官軍已克烏、瑪兩城，而俄器伊犁自若也。官軍踰嶺而南拔吐魯番，連下八城，安集延逆酋，旣伏其辜，賊渠白彥虎等竄入俄地，俄納之屢索不交，而踞伊犁自若也。旣而竄俄諸逆領取俄票假貿易，三次窺邊爲官軍殺獲，俄官諉爲不知，而踞伊犁仍自若也。……此次崇厚議允其設立領事，已過所望，若於嘉峪關內再允推廣，則有關國家疆圍華民生計者甚大，再四思維，非賴從臣堅持定見，剴切言之，俾決計阻止不可。」又奏：「俄之踞伊犁也，將大城西北三城，毀其廬舍。迤東清河、塔勒奇、接定三城，居以漢回，蘆草溝、城盤子等處，均棄而不守，惟取各城堡木料築金頂寺，營造市廛幾二十里，察俄人用心，蓋欲踞伊犁爲外府，……況崇厚所議第七款接收伊犁後，霍爾果斯河及伊犁山南之特克斯河歸俄屬，無論兩處地名中國圖說所無，但就方向而言，是劉伊犁西南地歸俄也。武事不竣之秋，割地求和者有之，茲一矢未聞如遺，乃遽議捐棄要地，屢其所欲，俾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此可爲歎息痛恨者矣。」已而崇厚因率行畫押，擅自回京，革職拿問，改派曾紀澤緒議伊犁交涉，而左宗棠始終主用兵力收復伊犁，分爲三路出兵，東路精河一帶，伊犁將軍金順主之，中路阿克蘇一帶，廣東陸路提督張曜主之，西路烏什一帶，通政使司劉錦棠主之，已則由肅州馬展出關，昇樞以行，示決一死，爲國家收復失地。行抵哈密，俄聞之，亦增兵伊犁納林河，又復派艦出沒中國洋

面，意在脅和，以索兵費。清廷卒召左宗棠來京備諮詢，并准會紀澤靈押新約，除賠償俄幣九百萬盧布外，并允爲改訂條約，重勘邊界，於是每次條約，有明改，有暗侵，而失地從茲愈夥矣。光緒八年分界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依改訂條約勘分喀什噶爾東北界，十年又勘分喀什噶爾西北界，以支山作正幹，統曰天山之頂，名曰疏闊，是未經履勘遙計之詞，又無圖籍與之比較，卒以俄人所畫紅綫爲憑，無端喪地數千百里。當定界之時，劉錦棠云：「烏什通貢古魯克一路，地界八城之中，且約文明言天山之頂，非指烏什之貢古魯克山麓爲言，乃復於貢古魯克山口，及別墨里達坂中間相距二十三丈五尺埋立中俄界牌，心殊叵測，請責成分界大臣勿稍遷就，然後由烏什達貢古魯克出卡達伊之路，足可索還。」然卒以改約爲難而止，所立界約含混粗略，各山嶺以人不能到，俱作爲天然之界，兩國大臣均未詳爲履勘也。沙大臣仍會俄官向西履勘，時幫辦軍務大臣張曜奏稱：「伊爾克什塔木與現管之界，舛錯太甚，其處地勢平衍，既不沿葱嶺，又不依浩罕，而現管之帖列克達灣，係葱嶺正幹，必收回此地，然後可以換約。」沙大臣商之俄官，堅不肯允，伊將軍金順亦奏邊隅片壤，未便再招俄使重勘，徒費周章，轉致有礙大體，於是南段喀什噶爾之界始定。方會紀澤改訂條約之時，俄人請以瑪里塔巴爾山口爲止境，紀澤不許，謂崇厚議約未及之地，斷不能復有增加，乃光緒十年分界，俄人乘我不覺，竟越瑪里塔巴爾山口南侵入二百里，至烏仔別里山口，此侵蝕我各帕米爾之狡謀所由啓也。

三、帕米爾高原

帕米爾者，葱嶺之脊，地處極高，形如平頂之屋，南北五百餘里，東西八百餘里，爲中、印、俄三國交界處，稱爲「世界之屋脊」(The Roof of the World)。平頂之中，又復山脈隆起，言帕地者，謂山勢一縱四橫，羣山相間，分爲數區，區各異名，而總稱之曰帕米爾。全地分八帕，而有大帕米爾、小帕米爾之稱，上有乾隆紀功碑，其爲中國屬地，自無疑義。光緒五年全疆收復，劉錦棠展設邊卡以扼俄羅斯、阿富汗、坎巨提之入帕。光緒十七年俄兵遊帕境，揚言各帕均歸俄屬，英人聞之，亦侵入坎巨提，以圍印度藩籬，新疆巡撫陶模乃具圖與俄費爾干巡撫英印度總督據理詰問，咨商總署爭於英俄使臣，又請駐英使臣薛福成駐俄使臣薛

爭於其外部，英曰防俄，俄曰防英，詎無成說，陶模派兵駐守各地。乃光緒十八年總理衙門曲徇英俄要求，命陶模放棄各卡倫。方英之入坎巨提，曾謂我速分帕地，其意蓋欲我支格其間，阻俄南下之路也。我既不允，英迄不得不峻阿爾帕之中心，我遲之又久，而欲分阿所已取之地晚矣。嗣後英俄私分帕界，訂立帕米爾協約，漢然置中國於度外，而弗與聞，雖俄駐英使照會英外部文，有界中國地，須兩國共分之語，然終未聞與我商訂也。今惟塔克敦巴什一帕尚在蒲黎察境內，其餘小帕米爾、大帕米爾等七帕，均被英俄私分而去，總計失地二十餘萬方里。

此外又有坎巨提交涉發生，考坎巨提在南東兩隅，為自印度庫須山而至印度之門戶，乾隆二十四年入其內屬，歲貢砂金一兩五錢，而得級一疋之賜，薛福成奏牘有「近年回族之入貢中國者僅坎巨提一部」之語，但同時又向禁屬印度之克什米爾歲貢馬二匹，狗二匹，而得二錢五分重之銀圓一千五百枚之贖金。自俄出兵帕米爾後，英懼其南侵，危及印度，對於坎巨提阿爾帕橫加干涉，并補助年金，撤立某王，要求修築鐵路通過其境內，當時薛福成向英提出抗議，英謂「決無阻止坎巨提入貢中國之意，亦不欲妨礙中國在坎巨提之一切權利，英國在坎巨提境內修築一路，係出於保護境界，與防俄之侵佔，如俄無侵佔境界之事，英決不欲出印度庫須山界線外，而有所行動，如俄意在侵佔，則此界線以東之中國地方，自亦將被佔據，豈只撤去印度藩籬而已。」薛稱：「坎巨提之年貢黃金一兩五錢，固甚微少，然就權利上言之，所關甚鉅，況會內屬中國百餘年，若一旦置之不顧，於中國體面上大有妨礙。」然而坎巨提雖為中國舊屬，尙未駐有軍隊守備，是以空言終歸無補。嘗英雖立坎巨提某王時，邀請中國派員參加典禮，薛向英外部請求：「請令中國官吏與英國官吏居於同一尊貴之位置，克什米爾之派員則居於較低之位置。」當由新疆巡撫陶模派員出席新王選立典禮，華員居右，英員居左，英屬克什米爾員居左之下，新王又次之，華員宣佈中國德威，賞給大綬，并諭飭須與從前一樣黃金，歲撫部民，勿為剽掠。民國以來，坎巨提猶歲貢砂金至喀什，可謂我國屬地之碩果僅存者矣。雖然主權早已旁落，由英從中操縱，彼得其實，我獲虛名而已。此英俄私分帕米爾，并英侵入坎巨提之大略情形也。

著者編輯是章既竟，不覺喟然嘆曰：新疆每經一次變亂，則招一次外侮，何先後如出一轍耶？清廷於咸、同年間方用兵東南，新疆因而變亂，安集延曾入據迪化，伊犁被俄佔據十三年之久，陝回白彥虎等竄入俄地，俄人納之。與今日國內多故，新疆隨亦發生事變，兩相參照，前後情形，一一如合符節，彷彿六十年來又復重演一遍，噫亦足奇矣！雖然細思其故，則亦無足爲異。斯省種族各有其傳統之觀念，牢不可破，一旦有機可乘，則變亂隨之，鄰國亦自有其傳統政策，越俎代謀，抑若已有成例。內爭結果，自有幸不幸之分，山川不改，地勢猶昔，不幸者輾轉出亡如蹈故轍，此亦事之尋常者也。嘗謂當日新疆之危急，殆尤甚於今日，清廷亦恐牽動全局，暗主閉關之議，獨左宗棠力持不可，卒至昇櫬以行，決死報國，至今讀其奏議，憂國之誠，猶覺躍然紙上，有左宗棠其人，而後劉錦棠、張曜等人才輩出，遇有交涉發生，皆能據理力爭，不爲遷就，奠定全疆，卒惟此數人是賴，凡事待人而興，豈不信哉！昔俄侵略中亞細亞，與我邊境接近，於是我之西界屢蹙，今則土西鐵路迫近邊疆，其感受壓迫又當如何。昔因依據俄國紅線地圖，遂使卡倫以外之地，淪失數千百里，今則我國邊疆仍無地圖自若也。當南疆獨立，安集延人紛赴喀什，狡然思逞，數十年前之死灰，儼有復燃之勢。鑑古證今，有足耐人尋味者矣。有守土之責者，嘗懷其自身之地位，最大使命，卽爲國家保全領土，不使國權有所損失。果能謹其心之所嚮，忍辱負重，兢兢以安民守邊爲職責，自爲世人所共諒，事實勝於雄辯，奚恤乎人言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著者追考喪地之陳迹，亦使今之爲國者，知其成敗得失，而有所儆戒云爾。

第十九章 新疆爲東西文化之媒介

- (一) 佛教 (二) 回教 (三) 基督教 (四) 科學 (五) 文學 (六) 美術 (七) 幻術
(八) 樂器 (九) 植物 (十) 動物

西域爲東西文化互相傳播之陸上惟一交通道，遠者姑不具論，漢武帝命張騫出使月氏，實爲西域通中國之始。然自張騫未通西域以前，已有私人往來，將中國工藝品輸入印度、波斯各地。彼時當然以西域爲媒介，其東西交通路有二，經過天山南麓諸國者，是爲北道，經過崑崙山北麓者，是爲南道，兩道東至撒煌會合。故中西文化西漸，或西方文化東來，西域皆其必經之地，而後各自波及東西，此則毫無疑義者也。今欲闡明古時西域與京西文明之關係，則西域之人種方言，不得不略爲敘述。古時西域住民爲雅利安人種，屬於伊蘭人種之系統。其方言可分爲三種，一、吐火羅語，通行於庫車、焉耆一帶。二、和闐語，亦稱東方伊蘭語，通行於和闐一帶。三、索格底語，通行於西域各處。三種方言，實屬於印度歐羅巴語，同屬於伊蘭語部類，至伊蘭系人種，何時據居此地，尙無可考。但自漢代以後，漢人勢力漸及於西，又自唐代末紀，突厥族入住西域，伊蘭系人種或被逐退，或爲互婚，西域遂爲複雜人種所混居。然佔主要位置，仍爲雅利安人種，經營其城郭生活，實帶有西亞埃及、波斯、及西歐希臘、羅馬之文化。蓋雅利安人種本居印度之阿母河、西爾河流域，卽係印度日耳曼民族，與西洋上古之希臘、羅馬皆有同族之關係也（參閱日人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茲將西方文化之入中國者，分別言之：

(一) 佛教

中國之有佛教，實來自西域。蓋佛教先由印度經中亞細亞及葱嶺而至天山南路諸國，漢哀帝時，大月氏王遣使臣聘中國，口授浮屠經，是爲佛教傳入中國之始。其後明帝遣使臣使天竺，寫佛經，得佛像，載以白馬，

遂同沙門東還洛陽，是爲佛教徒入中國之始。帝館之於鴻臚寺，詔立白馬寺於洛陽，蓋當時白馬自必默經像經過西域各國，至今洛陽白馬寺內所塑形像，一望而知其爲西洋裝束，此西方文化東來之始也。魏朱士行求大乘經典去西方，至于闐國爲止。東晉羅什三藏招聘自龜茲國。晉釋法顯赴天竺尋求戒律，發長安，踰葱嶺，入天竺諸城，觀禮佛跡，學書寫律，在外十五載，歸作佛國記。東朝宋雲奉命由西域入天竺，行程約與法顯同，載至洛陽伽藍記。唐玄奘法師於貞觀三年潛赴波羅門國求法（當時禁約百姓不許出番），離長安，出涼州，晝伏夜行而至瓜州，從僧不堪遠涉放還。幸遇一胡翁給往返吾十五度之老馬，孑然孤遊沙蹟，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四夜五日無一滴露喉，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覺得目明，馬亦能起，驚寤進發，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又獲池水，下面就飲，身命重全。（見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英人斯坦因於一九〇七年第二次前往新疆調查，曾取道安西通哈密道路。以玄奘經行西域之時，留下關於印度同西域地理歷史古物記載頗多，特爲探求其遺跡。曾謂：「當日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與現在安西至哈密途情形，完全相符，必是從古至今，交通情形未有變遷。」不啻明言自玄奘至今一千餘年間，我國西北交通一如昔日，毫無進步。（參閱斯坦因著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見馬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玄奘由伊吾赴高昌，循天山南，踰葱嶺，渡阿母河而入印度。於貞觀十九年歸還京師，太宗親作三藏聖教序，高宗爲撰述聖記。總計玄奘周歷百餘國，齋回經典六百五十餘部，譯成經典一千三百餘卷，弟子沙門辯機爲撰大唐西域記。

唐天寶間，又有悟空西遊之事，經庫車、疏勒西越葱嶺，巡歷佛跡數年，翻譯經典，卒還京師，元郭侃之收富浪（國名，居伯羅島），遠入地中海島，詳劉郁西使記。自東晉以至唐、元，僧侶之西遊，不絕於途，外宣國威，內實邊圉，具有不畏艱苦之精神。

斯坦因於一九〇七年至甘肅燉煌千佛洞於某石室中，發現各種方言之經典，遂以金錢魔力，將經典運去一

千數百大捲，每捲中有多數不同之稿本，內中中文佛經有取自印度，且爲玄奘所親譯者，斯氏陸續到手之經典稿本，裝成二十四箱，其他圖畫、繡花織物、美術品裝成五箱，運往英國博物院。（參閱斯坦因著 *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 II）足爲佛教由西域輸入中國之有力證據。

按西域之有佛教，早載在中國古書，近來發掘古物，除檢得梵語佛典外，更發見多數以「萃利」及「突厥」語譯出經典。大抵流行於龜茲、焉耆一帶，北道地方爲「小乘」教，而於于闐南道諸國則爲「大乘」教。西域各國既較中國先行佛教，并翻譯其經文，故中國所譯經文，有自吐火羅語譯成者，而非出於印度佛語。至日本佛教，則又傳自中國矣。自佛教傳入中國，士大夫之學術思想爲之一變。生死輪迴之說，予中國社會以極深刻之影響。

(一)回教

隋唐之際，葱嶺以西有大食者，勢力最盛。其地無固有宗教，惟崇拜偶像，其時猶太教、基督教亦流行其地。後有穆罕默德者，參酌猶太、基督二教意旨，著可蘭經，創天方教，倡毀滅偶像，奉獨一真宰爲上帝。西史稱爲伊斯蘭教，我國以其來自回紇，稱之爲回教。穆氏盡力傳教，有不信奉者，則以威力強迫之，卒以兵力兼併諸國。穆氏歿後，繼位者奉其遺旨，從事東西遠征，東征之軍，滅波斯，取印度北部，唐室葱嶺以西，盡入大食版圖，更踰葱嶺，陷于闐，強迫居民改宗回教，於是不特中亞細亞之佛教受其影響，即天山南路素號佛國之地，亦漸爲回教勢力所侵。其後回紇及西域諸國改宗回教，遂進而流傳內地。故回教之入中國，實則始於新疆之大陸，其後始由海道而至南洋及廣東一帶。近來考古家屢在新疆南路掘得各種方言之佛教經典，可知該地本奉佛教，而自大食西征以來，始改奉回教也。

(二)基督教

唐時之基督教，即今之基督教之一派，於未傳入中國以前，已在西域流傳。蓋由西方傳入東方，西域爲其必經之地，若云基督教傳入中國，再回轉傳至西域，則爲時間所不許，且亦無此理由。近者燉煌于佛洞發現宋初

手抄景教經文數種。又在高昌附近寺院廢墟中發見用「波斯」語「峇利」語「突厥」語寫成景教經文斷簡。又發見寺院壁間畫有基督教行洗禮之圖。斯坦因在羅布淖爾之南，古樓蘭城附近佛寺廢墟中。發見板壁上畫有翼天使，又有同樣天使，爲一少女及一青年。此種源流，當然出於西方基督教美術。又在庫車附近于佛洞中，發見壁畫及地圖，記載描寫佛洞之畫家，有敘利亞人、印度人，及來自耶穌聖地之人。凡茲發見，皆足證明西方基督教，先至西域，而後傳入中國也。至自波斯傳入之拜火教（即祆教）及摩尼教，亦於唐時由西方傳入西域。燉煌千佛洞已發見摩尼教漢譯經文，其教義承認波斯拜火教，同時亦取佛教及基督教教義，爲一種混合教。

(四) 科學

元時成吉思汗勸師遠略，尤以西域爲根據地，時中西往返漸密，皆循天山南北兩路。歐洲人士首來中國者，爲馬可孛羅（Marco Polo），歷中亞細亞各地，循玄奘故道，以至京師（西歷一二七一年）。謁元視忽必烈，留京數載，始由海道返歐，著書盛稱中國之富庶。彼方人士大感興奮，於是來東方游歷及傳教者漸衆。西方科學如天文、曆法、算學、測繪，以及機器如鐘、錶、槍、砲等類，遂由西方傳入中土。蓋當時輪船尙未盛行，歐洲人之東來，勢非取道天山南北路之陸地不可也。

(五) 文學

我國文學與西域亦有深切關係，例如中國之小說戲劇，俱帶有希臘及印度氣味。西人謂「中國戲劇之理想，可稱希臘式，蓋其面具、歌曲、音樂、科白、動作，全與希臘同，是以中國戲劇之思想，由外國而來，惟情節與語言，係其本國云云。」Jarbohn著中國文化西方起源論關於西域文化之輸入中國，不無幾分可信。著者此次漫遊中亞細亞，見土耳其、烏孜別克、阿美尼亞各戲劇，音樂情節多與我國相似，殆皆來源於希臘歟。

(六) 美術

西域繪畫，最爲普通。舉凡木板、牆壁、天花板、紙、絹、綿、麻、布等，皆有繪畫。繪於木板或牆壁之畫，大多屬於西方系統，其源流爲希臘美術東漸，更有波斯、印度美術混合之蹤跡。至西域雕刻，亦多與希臘式雕刻物相合。我國古時繪畫雕刻，本甚幼稚，自漢武通西域後，畫刻大有改良。至於六朝造像，尤有進步，蓋皆受希臘、印度文化之影響也。德人 Hirth 於其在中國藝術王之外國影響之論文中，敘述西域文化影響當時中國之藝術者，主要淵源於希臘及波斯，并有對於銅鏡、石刻等之影響論述。至琉璃、珊瑚、琥珀、珠璣、各美術品，亦係來自印度。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壁流離。」壁流離卽琉璃也。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此西域美術輸入中國之又一證也。

(七) 幻術

我國幻術來自西域，而西域則又來自印度、羅馬。史記大宛傳漢武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王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是爲幻術入中國之始。張騫歸朝覆命，對於條枝國亦曰：「國善眩」顏師古於漢書張騫傳註曰：「眩讀與幻同，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魏略大秦條載：「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大秦卽今之羅馬也。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幻術，能斷舌、續筋、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旣而取還，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見唐法苑珠林）。天竺卽今之印度也。北魏書西域傳悅般國條中載有「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能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含囁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洎乎唐代由哈密來朝之祿主，能下祿神，因以利刀刺腹，左右通過出腹外，手執刀兩頭，高下絞轉，神沒之後，僮仆而倒，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斯坦因在燉煌千佛洞中，搜出斷片，關於此類記載頗多。然則中國之變戲法，實皆師宗於西域。

矣。南疆舞頭妓女猶有念無經盡惑男子之術，殆亦具有遺傳之秘訣歟！

(八) 樂器

自漢以迄六朝，西域諸國之樂器樂舞不斷流入中國。張騫入西域得胡角，傳其法於西京（長安）。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天竺國來貢，其樂有箏篋、琵琶、笛、鼓等九種爲一部。龜茲樂器有箏篋、琵琶、五弦、笙、笛、簫、箏、羯鼓、腰鼓等十五種爲一部。傳入中國，且聘羯人教授，風聲所播，上下景從，採用其聲，被於金石，幾盡易中國固有之樂器，深入人心，魔力殊爲偉大。當時龜茲、康國之樂，大都來自伊蘭或印度，西域實居媒介地位。故與西域通，其樂器亦隨以俱來。隋煬帝時，定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等爲九部。然究其源，莫不與伊蘭、印度之文化，脈脈相引。論者謂中國通西域後，其真正之國樂，殆均喪失，而代以西域樂器。所受影響之巨，可以概見（參閱吳紹璣著新疆概觀）。唐玄奘於西突厥之葉護可汗處設列宴，待筵席時，曾稱：「憐殊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見三藏法師傳）又喇吠亦本龜茲所出，流傳漢地者。鞞鞞亦係傳自西域，西域喜歌舞，男女對舞。謂之「猥郎」，歌聲節奏，身相相應，是又西洋跳舞之東漸也。

(九) 植物

我國植物出自西域者甚多，穆天子傳「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漢書西域傳亦明言「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漢武帝之勤遠略，要亦爲西域珍異產物所激動也。據本草我國葱、蒜種，乃係來自西域。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與。」當時張騫帶回種種頗多，如胡麻、胡豆、胡麥、胡蘿蔔、紅藍花皆是。張騫博物志「馬騫使西域，所得蒲桃、胡葱、苜蓿。」廣韻「馬騫使西域，得大蒜、胡麥。」此種植物，且疑係由希臘傳至西域者。又苜蓿出自西域，遍地發生，牲畜喜食之。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天子命種之內地。」述異記「張騫首得園，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又有一種蘆葦，俗呼芨芨草，節漢書所謂息藪草，生沙土荒澤中，高五六尺，莖葉穗花，宛如芒草，用以編筐織蓆。漢書五行志「芨草

什菽，而糲稊之爲服。」卽謂此也。至瓜果中如西瓜、葡萄，皆來自西域。哈密瓜、吐魯番葡萄，自古盛稱，列爲貢品。本草綱目載「張騫由西域輸入胡瓜於中國。」又載「張騫使西域還，始得葡萄酒種。」史記「大宛以葡萄酒，富人藏酒萬餘石，久者十數年不敗，張騫使西域，得其種還。」西人稱葡萄酒原產地在裏海南岸，西經敘利亞、小亞細亞傳於歐洲，東自 Persiana 傳於中國，疑葡萄卽希臘語 *Botrus* 之譯音 (Kingsmill-Introcourse of China with Eastern Turkestan)。胡桃、巴達杏、石榴、木瓜，亦皆是西域所產，本草綱目載：「胡桃本出自羌胡，漢時張騫使西域，始得種還，種之秦中，漸及東土，故名之。」巴達杏出自西域巴達克山。石榴本稱安石榴，(王荆公詩，多謝安石榴，向人紅纔折。)出自安、石兩國，安國卽今之布哈爾，石國卽今之塔什干也。至今南疆葉城亦以產石榴稱。張華博物志「漢張騫出使西域，得塗林安石榴種以歸。」蕭維西疆雜述詩瓜菓詩註，「木瓜亦西域所有」，足資佐證。

(十一) 動物

大宛產善馬，名「馬汗血」，實爲一種特產。漢武帝得此馬，甚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大宛匿不肯與，武帝怒，發兵圍大宛。大宛降，盡出善馬。令漢自擇。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匹，與盟而罷兵。又西域屬貢國(今北印度)產水牛、猴、象、孔雀，亦時經由西域輸入中國。

至東方文化之西漸，則有指南針、活字版、算盤、火藥等物，以及各種工藝品，如絹絲織成各種織物，以及漆器之類。蓋中國各種工藝，久爲西方各國所垂涎，西域各地發見古代遺物，屬於此類者，爲數不少，可知中國工藝品與西方有甚大之影響也。漢書遠入中亞細亞諸國，一去十三載，歸報天子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籐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由此可以證明漢書未出使西域之前，已有私人交通互相往來，將中國特產物如絲、絹、漆器、竹杖、蜀布之類，已由西域輸入印度、波斯、希臘、羅馬各地。彼時希臘人稱中國爲 *Seres*，卽希臘語爲「絹」之義。羅馬人稱中

下爲 *Forma*，亦因中國產絹，遠售西方諸國，西人便把中國稱爲絹國。英語稱絲爲 *Silk*，亦係此字之轉音（見日本關衛著西域南蠻藝術東漸史）。其後中國之磁器，更復盛行於西方，至今西人稱磁器爲「支那」，蓋表明其來自中國也。

我國古時用木簡或竹簡書寫。斯坦因在燉煌北方廢墟中，獲得寫漢字木簡約二千枚，年代最古爲漢武帝天漢三年，其中有關於占卜者，有關於藥方者，有關於兵法者，有關於算學與歷法者。又獲得李斯「蒼頡篇」之一節，及後漢史游「急就篇」殘簡，西域廟院中之壁畫及天花板畫，更有中國式花樣，銘題亦用漢字，不用當地通行之婆羅門字。他如唐代寫本如鄭玄註釋之論語斷片，漢書張良傳斷片等之發掘，尤多不勝紀，蓋唐時中國文化，影響於西域甚大。龜茲、疏勒、于闐皆有漢人僧侶，居於寺院中，據發見文書中，最有興趣者，卽爲西域之唐寺中寺僧與中國內地相同，借金與俗人而取高利。前者爲西域僧侶入中國內地，至唐時則情形倒轉，多數中國僧侶，一入西域，卽永留該地，從事傳法。此係唐代經營西域之進步，亦卽中國文化波及西方之特徵也。

第二十章 新疆之過去及未來

新疆爲古雍州外地，周秦以前，負隔聲教之外，史乘闕而不載。自漢武通西域，天山以南，城郭三十六國皆屬焉。而天山以北，東爲匈奴，西爲烏孫，未嘗服屬於漢。新莽時，海內多故，西域各國，改屬匈奴。遂與中原隔絕。光武中興，未遑外事，其時山南君長，互相攻讐，裂爲五十餘國。自明帝遣班超使西域，遂復求朝，終後漢之時，西域三絕三通。三國及晉，北爲烏孫及鮮卑西部，南爲于闐、龜茲諸國。北爲蠕蠕、烏孫、悅般、高車盡有山北之地。後周突厥、鐵勒又據之。迄隋突厥、鐵勒、西突厥雄於北，而南爲于闐、龜茲諸國猶昔。唐室勃興，沙陀、突厥、回鶻、西突厥諸國北都者，先後來歸，設都督府於其地。復於山北庭州置北庭大都護府，山南龜茲置安西大都護府。又以于闐、疏勒、碎葉、焉耆別爲四鎮。中葉以後，爲吐蕃所有。五代并於吐蕃。回鶻，亦曰回紇，本鐵勒中之一部，突厥種也。宗則烏孫、回鶻居山北，而于闐、龜茲諸國悉入於遼。元初蒙古族興，天山南北盡爲征服，存有中亞細亞全部。於阿力麻里置元帥府，以治天山北路。於別失八里置元帥府，以治天山南路。明代天山北路，猶爲蒙古族後裔之四衛拉特部所有（綽羅斯、都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其南路則爲回部諸族所居。清初康熙三隔朔漠，平定準噶爾之亂，復擊降哈薩克，底定伊犁。實附俄羅斯之士爾扈特率衆來歸，四衛拉特全部盡入版圖，廣達二萬餘里，設置文武官職九百餘員，列戍開屯，星羅棋布，西北宴然無警百有餘年。其後雖有張治爾之亂，然指顧間即歸平定。咸豐之初，洪、楊變亂，清廷方用兵東南，而新疆武事廢弛，黠回金相印陰結安業延會阿古柏作亂，陝回白彥虎應之。同治三年，盡失天山南北之地。清廷命左宗棠移師討之，不數年盡復失地。獨伊犁一隅，尙爲俄有。宗棠以爲非革除舊俗，漸以華風，難冀久安長治。乃建議開行省，置郡縣，未及行，而宗棠內召。光緒八年俄人還我伊犁，總督譚鍾麟通政司劉錦棠因損益宗棠先後之建議，開設新疆行省。光緒八年至二十八年，凡設道四，府六，廳十一，直隸

難，已往之失地，由於平時之漠視疆土，一旦有事，則聽人宰割。已往之變亂，由於平時之不顧各民族利益，一旦事變發生，則純用高壓手段。今後之新疆，應先於斯二者加以糾正，注重邊防，有備無患。凡百設施，應以新疆民族利益為依歸，不宜只顧漢族自身利益也。

然則未來之新疆果如何乎？慮者常為種種之推測矣。余謂我國今日誠如一大破落戶，產業蕩然，窮居逼處，不可終日。猶幸祖遺有西花園一座。其空地幾及內院三之一，可以興建無數屋宇，儘可移族而居，以免擁擠之患，家雖敗落，不難興起。新疆者即吾之西花園，為今日中國唯一之尾閘，地廣人稀，物產富饒，稍事整理，移民千百萬不厭其多，一艘青年，各有其出路，亦免誤入歧途。況今提倡民族復興，舍此其又將奚賴乎？倘使不幸竟如慮者之預測，莽莽神州，陸沈是懼。黃帝子孫，神明後裔，將永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素以仁愛和平為懷之中國，所得果報，應不至是。故余對於未來之新疆，不改其樂觀態度，以為千古神祕之區域，已開開發時期，正吾人奮發有為之時，請余不信，請申其說：

一、交通 自歐亞通航，新疆形勢為之一變（目前阻梗自係臨時性質）。由柏林飛至上海，全程僅需五日，此後歐西人士來至東方，自必舍地中海及西比利亞各帶二十餘日之長程，而取此五日之航線。所有郵件，可將盡由航空轉遞。而西人首履華土即為迪化，殆將恢復當年之大陸交通，其地位之重要，將與香港、上海并駕齊驅。反觀今日之迪化，物質文明一無所有，凌諸內地至少退後在半世紀以上。（每屆春融，道路溼泥，寸步難行，前有大街淹死駱駝之笑談，其他可以想像。）昔之閉關自守，猶可說也。今之春光潑洩，儼然為歐亞間首尾接觸之地，而卑陋至此，實為事實上所不容許。而阻礙世界交通，尤為不合時宜不可長久之事。今昔形勢懸殊，航空既能改造世界，何況區區一隅之新疆乎？

次則接新汽車路，就目前道路情形，全程十三日可達。若築成公路，修竣橋樑，可以縮短至八日，為國內最捷之路。行旅貨物可以通行無阻，較諸蘭州大道動需兩月餘者，其進步已有足多矣。至開關邊疆根本之關，仍須建築鐵路，今茲臨海路業已修至西安，自必廣續西進，應將隴海綫趕速展至迪化，伊犁，合全國力量，共

赴事功，調用各機關人員，保留原薪原資，全國總動員，限期完成，行此圖存救亡之「一舉計劃」，殆非絕對不可能之事也。

二、實業 開發邊疆，有賴於交通，而不全賴交通。蓋交通之便利，誠非一朝一夕之故，且有待乎權勳，與當地實業互相表裏，成爲正比例。實業推進一分，交通亦隨之便利一分，必俟交通完成，而後談及實業，抑謂西北無交通，便無實業之可言者，斯皆不通之論。必也，兩者相輔而行，期以時日，而開發之原動力，則尤在西北自身之實業也。新省地廣人稀，凡百事業，全未着手，故步自封，仍過其太古生活。今日南疆之一縣，卽爲古時之一國，所有城郭，皆爲數千年來聚族而居，流傳至今，頽垣敗壁，無可足稱。至北疆之游牧生活，卽古所謂行國，其卑陋更不足論。自唐玄奘西行以迄今日，交通情形毫無改變，其他工商業，亦莫不如是，較諸其同族在中亞細亞之生活，瞠乎後矣。非其聰明才智有所不逮，蓋亦吾漢人未盡倡導之責耳！是以新疆真正之價值，不在大部份之戈壁，不在固有之城池，而在水草之區域，肥沃之土地，以及蘊蓄至今尙待開發之寶藏。戈壁寸草不生，滿目荒涼，省會縣城湫隘囂塵，不合市政之用，亦屬無足重輕。其能繁榮全省者，應在他日另建之工業區域，澈底經營，根本改造，平地從事建設，使荒涼偏僻之區，成爲光明燦爛之域，舉數千年來之舊城，聽其自然淘汰，殆無不可也。俄屬中亞細亞亦多有回教舊城，其狹隘卑陋，與新省各城初無差異。但帝俄時代，皆就其地另築新城，兩相比較，不可同日而語，俄人已先我行之矣。然則未來之新疆，既有賴乎水草土地以及蘊蓄之寶藏，換言之，卽牧畜、墾務、鑛產三者而已，更請分別言之：

(一) 牧畜 新省地土遼闊，水草豐茂，牧畜事業稱爲最盛。問其家之富，則數畜以對。遠客相逢，先以畜詢，畜有不安，寢食俱廢。全省羊數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八百萬，山羊一百五十萬至二百五十萬，牛一百萬，馬二百萬，駱駝五六萬。至其畜產額，則有羊皮、牛皮、馬皮、羊毛、駝毛、馬鬃等類，就地消費之肉類、油類、乳酪、腸、骨諸正副產品，尙不計及（見行政院印行建設新疆計劃大綱）。全省每日需宰羊三萬頭，游牧之哈薩克，則以羊肉當飯。出口貨物，幾盡爲畜產，而羊皮、羊毛、羊腸尤爲大宗。概括言之，全疆實賴羊爲

生活，亦即羊維持全省八民之生計。故新省牧畜，向稱發達，水草從無荒廢之虞。惟是人民缺乏科學知識，任其自生，終未脫離原始時代之游牧生活。官家只知苛索捐稅，從未講求牧政。如能改良畜種，預防獸疫，提倡畜產工業，統制畜產貿易，則邊疆實得之利益，將若干倍於今日，殆可斷言也。

(二) 墾務 新省幅員除山脈水道戈壁外，餘均平原可耕之地，應有三百餘萬方里，而已墾熟地據官冊所載，僅有一千三百餘萬畝，以五百四十畝為一方里計之，現墾之地，不及百分之一。農民因不施肥料，又有歇地之習。(今年已種之地，須歇二、三年再種。)以如此廣袤之區，耕田只有此數，非地不足墾，特水利未興耳。南疆終歲不雨，雖雨亦年僅一、二次，是以漢時西域有名為「無雷」之國。農民不識雨於禾苗有何效用，只知資水灌田，故不患無田，而患無水，水所不至，遂成棄地。農間四五月需水之時，水多不至。春月雖至深之井，亦復乾涸。秋月山雪盡消，水乃大來。故曰新疆之墾殖問題，直一水利問題也。全省河流遍地，縱橫南北，居民只能就近河之地，因勢濬道，以資灌溉。距水稍遠之區，則任其乾草，無從開闢。又有地高河低之處，人民不知屏水溉田，亦只能聽其荒廢。林文忠公謫戍伊犁，在土魯番提倡坎井，其地為古火州，亘古無雨澤，文忠命於高原掘井而為溝，導井以溉田，遂變赤地而為沃壤。厥後湖南黃冕繼文忠之後，開鑿坎水，因土性滲漏，水澤易竭，令民以敗氈墊渠，始得灌溉，父老感念，稱道弗衰(見新疆圖志)。是在倡導者之如何耳！如能修治溝渠，廣開坎井，倡為官開民領，按所領地畝勻攤渠價，荒廢之地，不難變為沃壤。他如綏來、烏蘇、伊犁一帶之荒渠廢田，塔里木河兩岸及阿爾泰、奇台、哈密一帶之荒地，倘能利用機器開渠抽水，再購備農機，為大規模之墾殖，其利甚溥，亦一絕好農事試驗場也。語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新疆不啻於無土，而甚於無人，財出於土，而土則出於人。故欲圖開發新省，非大舉移民不為功，而欲移民務農，而首應從事溝渠。估計可墾之地，分期妥為安插，來者即可躬耕，免為地方之累。鄰省農民陸續西移，亦可稍減入滿之患。此項溝渠工程，非難興舉，其成效則可計日而待也。

(三) 鑛產 新疆無價之寶，在於鑛產。牧墾雖各有其利，安能儕及鑛產之富博哉！新省鑛產無一不備，舉

其大者，則有迪托、伊華、疏附之煤，宇遠、疏勒之鐵，阿羅蘇、塔鐵于闐之金，拜城、庫車之銅。縱求烏蘇、沙灣之石油。其他未經發見者，尤多不勝紀。前人所調查者，掛漏百餘，未遑以盡奎魯之鑛產也。按煤鐵爲工業之母，本應先行舉辦，惟爲速謀成效，充裕經濟起見，則宜先辦金鑛，以爲各種事業之導。金鑛復有石金、砂金之分，則莫如先辦砂金，坐收事半功倍之效。阿爾泰山即蒙古金山之稱，尤爲產金繁領地。每年僅憑甘省人民遠道前往洗金，恆聚數千人，年產鉅量金額，而其淘洗之簡陋，器具之苦窳，則又不值一道。金砂損失，不知凡幾，官家除按了抽納官金，任其狼籍開採外，對於應辦工程，則從未顧及。如能加以改良整頓，何難倍增數。倘用挖金機器（Dredge）開採，利益之大，更不待言。開辦之初，可以利用原有鑛丁，及流落蘇聯之華工，而後徐圖擴充，購用機器開採。運輸方面，可以假道西比利亞鐵路及額爾濟斯河之航路，尙不感若何困難也。美國西部之加利弗尼州，本亦荒涼地帶，印第安土人，向與白種人爲難。自一八四九年發現金鑛，不數月間，東美人士接踵而至，人口驟加十餘萬，土人卒爲退避。年產金額值美金三千餘萬元，至今不衰，各種工商業亦隨之而興。鐵路卒由中美展至西部，荒野之西方，遂亦成爲繁盛之區。橫穿東西兩海洋之鐵路，實由加州金鑛有以促成之，此華所以稱三藩市爲舊金山也。又北冰洋阿拉斯卡半島（Alaska），本爲俄屬，一八六七年以七百萬美金之代價售與美國，美得其地後，發現大金鑛，來者蜂擁而至。迄今每年所產金額，皆在七百萬美金以上，其他物產尙未計及，俄以荒島不屑爲意，美國得之，賴金鑛而興。近更成爲空軍根據地，而逞其權威矣！嘗謂今日之新疆，卽爲一八四九年前之美國加利弗尼。今日之阿爾泰，則又如一八六七年之前之俄國阿拉斯卡。如能倣效美之如何繁榮西部，而俄之放棄策策爲戒，安知他日橫穿我國東西鐵路綫，不由阿爾泰金鑛而有以促成哉？次則塔城喀爾山金鑛，舊廠林立，鑛丁曾聚數萬人，復經一度與俄商合辦，購有機噐，以及于闐、且末兩處所出之大鑛金，亦均有開採價值。

新省鑛產除金鑛外，則應首辦石油，範圍至爲寬遠，復沿天山北麓而入甘、陝，再越秦嶺而至川省，實爲我國石油策源地。全省南北發現石油不下十餘處，而以綏來、烏蘇、沙灣，爲最有希望。烏蘇獨山子地方油

質較佳，且產石蠟，透明透澈，著火即燃。前曾將油質送往俄國巴庫地方化驗，每百觔可提淨油六十餘觔，石蠟可製洋燭，較牛羊油光明耐久，更爲天然原料。曾於宣統元年購運俄國挖油機一座，油井深至七八丈，井內聲如波濤，油氣蒸騰，直湧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數尺。居民亦時用土法開採，藉以燃燈。最旺時，日可採油數百斤。官家曾將油質提煉，開駛汽車，完全適用。當俄國內亂時，煤油停止輸入，土產會暢銷一時，迨至俄油重來，土法因難與競爭，遂告停止。此種不可多得之富源，如在美國，不知造成幾個煤油大王，促成幾條鐵路，而在我國，則棄置無人過問。迪化附近溫泉已有自然氣（Natural Gas）之發現，則亦等閒視之，無人加以研究。著者此次特往考察蘇聯巴庫油廠，見油井最多之處，昔日波斯人所建之火神廟，巍然猶存，蓋亦僅見自然氣燃燒之足異，而不知下有無盡量之石油也。俄有其地，開井盈萬，佈滿井架，遠望如森林，一九三四年每日產油四萬餘噸，全世界產油，蘇聯儼居第二位。優勝劣敗，無所逃避，深恐新疆今日之程度，尚不及當年之波斯，更安敢望及蘇聯之項背哉！論者謂日本缺乏石油，東北鐵物皆備，獨於石油，亦付闕如。（撫順頁岩油年產五萬公噸，全部供給日本海軍。）是以石油之於日本已成爲嚴重問題，除與蘇聯訂立購油合同外，又欲購買蘇聯產油區庫頁島之北部，思所以增加油量者，無微不至。我國今日無汽車工廠，無涓滴汽油，而大修公路，專備汽車開駛，吾恐全國公路修成之日，亦即我國宣告破產之時。舍己之所有，而仰賴於人，一旦斷我供給，則恐慌立至，平時漏卮之鉅，更不堪言，蓋亦早應反表諸已矣。至開採石油，其法固甚單簡，即按其地形，多鑿油井，迨及油泉，油質自然外溢，數十年如一日者有之，而油不可勝用矣。煉油方法，亦甚平易，依次提取各種油質，同時汽油、煤油、機器油，皆得以解決。他國惟恐無此資源，如曰有之，無論如何險阻艱難，未有不踴躍以求之也。

新省與蘇聯相接，殆已取得世界之交通，辦理各項重工業，應需機器，可由土西鐵路輸入，實較陝、甘、川之腹地爲便。至如何運輸內地，自屬另一問題。然一省之內，如有煤油，則全身血脈流通，再就油區設立天惠電廠，即以煤油爲燃料，供給電力於各方，彼時有此充分原動力，籌辦煤鐵，其易殆如立竿見影。重工業與

起，凡百輕工業亦自隨之而生，石油爲改造新疆第一要素，信不認矣。

最後願再列舉要點，作爲本章之歸結：

(一) 過去之新疆，全不澈底，無足稱述。未來之新疆，必須澈底改造，爲民族復興之基礎。

(二) 澈底改造，當以新疆民族利益爲依歸，且須有大規模之計劃。萬事非財莫舉，或發行新疆興業公債，或指撥的款，作爲一次投資。此後即以新疆之財，辦新疆之事。

(三) 地方財政人才兩告缺乏，必須仰助中央。中央應以經濟力量，統一全疆。內外相維，共赴事功。

(四) 隴海綫完成，尙需鉅款，誠恐悠悠無期。展鑿至新省，更屬河清難俟。應先興辦本省實業，便利省內交通，新省地位優越，遠在陝、甘之上，且爲西北之屏蔽，不能因與內地阻隔，而不從事經營。

(五) 整理金融，確定軍政費之治標辦法，自爲必要。但治本仍在開源，應先由「牧」「墾」「金」「油」四事着手。前二者只需加以擴充改良，後二者則宜按科學程序進行，務底於成，而後舉辦煤、鐵、電氣各種工業。

(六) 新省關係國防，且爲開發計劃計，必須有確實詳細之地圖，應由中央用航空測量，製成全省標準地圖。

(七) 滬迪航綫，應即恢復。綏新公路，應即修築。同時並應趕修甘新公路。

(八) 新省需要人才，爲技術家及工匠。

西人稱新疆爲「中國土耳其斯坦」，英國某考古家更有「近印度」之稱，吾每聞之恍然而懼。未雨綢繆，胥賴內外之戮力同心，以固吾圉，爲民衆謀福利，爲疆域闡富源，未來之新疆，譬諸璞玉之有待磨琢，而後能顯其光澤。否則處此環境之下，必有越俎而代之者。精光寶氣之所蟠結，亘古未嘗一洩者，蓋有不能護藏之勢矣。有國家之責者，得吾說而存之，則當權其輕重，擇其緩急，轉移視綫，傾全國財力以赴之，導人民於生產之途，富新疆即所以富全國，不禁爲之馨香禱祝者也。

附蘇聯遊記

(一) 中亞細亞

二十二年十月余在斜米領館送羅鈞任部長返京後，本應返迪化覆命，乃因塔城發生變亂，道途阻梗，不得不在俄境暫駐，探聽前方消息，處茲戰雲密布，風聲鶴唳之際，個人行止亦不得稍加慎重也。一月以來，奔走勞頓，應接不遑，精神殊覺疲憊，在領館略事休息。王緝輝返伊犁。由阿拉木圖搭飛機到薩滿，兩小時即達。

余偕領館趙、傅兩館員至新八雜一遊，八雜者卽市集之謂，其窮狀與去年相同，蘋果數枚，洋糖數塊，洋蔥數顆，居然亦可上市，最可哂者，手搗肉類斤許，貯立待售，我國窮鄉僻壤，每逢市集，肉菜水果必羅列滿前，供多於求，此蓋非所望於今日之蘇聯也。雖然斜米今年可以買到麵包，較去年已有進步矣。復至老八雜則尤卑陋不堪，手執破衣破鞋出售者，比比皆是，偶有迫於饑餓，出售家藏私物，如手錶、毛毯者，殊不多見。蘇聯政策集富於國，人民不許私有產業，更不許經商及任何買賣行爲，所有商店，卽如街頭小攤，概歸官營。至買賣金錢，從中牟利，以及其他投機事業，在此邦則屬犯罪行爲，科以若干年監禁。華僑在此，惟利是圖，往往罹於大辟，領館無能爲力也。蘇聯法律與各國殊，各國視爲正當營業，在蘇聯則爲犯罪，反之各國認爲犯罪，而在蘇聯則否，遊是邦者，實有入國問禁之必要也。外國人來此旅行，須用金盧布或美金，另有貿易局 (Torgsin)，供給物品，吸收現金，民間藏有金銀首飾者，亦可兌換購買食用物品，爲紙盧布所不可得到者。蓋蘇聯工作人員，向領不兌現之紙盧布，日用物品以及醫藥，可用廉價向公家商店購取。惟物質極爲缺乏，嗜好之物，則非用硬貨購買不可，故貿易局之設立，不特吸收外人現金，亦且搜括民間私藏金銀貨飾之絕妙好法。

也。今日市集中，見有華僑數家，仍營小本生意，向官家領取小票，但稅率極重，有增無已，困於無法維持，皆願作返國計，此輩流落外國，顛沛流離，存亡莫卜，情形殊覺可憫。余在舊衣店中購得黑呢衣料一塊，欲即製成洋服，而無縫工，即親製亦無從購買，在蘇聯居住之不便，有如此者。領館食品，皆從伊犁、塔城購辦，館員欲添置衣服，只有縫舊衣，聊足禦寒而已。

馬耀華君爲北平回教，來青已有十餘載，據告新疆回又可分爲兩種：一爲陝甘之漢鞏回，一爲托爾瑪克回，蓋當同治年回亂時，陝、甘、白、虎餘黨逃竄俄境，托爾瑪克(Tolmak)一帶，不下數萬人。後來久居俄境之回，有復返新者，皆話服裝，均有改變，故稱之爲托爾瑪克回，流寓塔城、伊犁一帶。

余借耀華至醫生處檢驗心臟，并照X光照片，蘇聯向爲科學落後之國家，然各種設備，亦應有盡有，卽如料米偏僻之地，而有四架X光機器，且皆本國製造。我國醫院除外人設立者外，殆少有此設備，國人專科學猶在半信半疑之間，欲與文明各國競爭，自圖生存難哉。致伊犁張師長塔城陳行政長電，詢問塔、迪消息。余在斜米數日，無事則學習俄文，偶爾出門，恆被途人指余爲中國領事，蓋往來行人莫不衣服整潔，稍有服裝整齊者，則羣加注意，以爲非外國領事不能有此也。余因此間無法得到迪化消息，且久居諸處未便，決借耀華同赴阿拉木圖(Almaty)中國領館。在市集中買得牛奶雞蛋，備車中食用，白麵包茶葉則由領館代備，外間亦無處購買也。臨行之夜，哈薩克政府祕書特派汽車來迎，并爲送至車站。願爲種粗人，本係回教，今在蘇聯政策之下，宗教信仰殆已破除，故在蘇聯之老亞夷及哈薩克人，皆不以食豬肉爲厲禁矣。余等抵站，因行李稍多，多買一張車票，俾便安放，乃忽來一豔裝女子，因無車票，願與同行，余笑却之。蘇聯女子忙於工作，不專鉛筆，此女裝束如此妖豔，愈覺敬謝不敏矣。車上溫度適宜，且有電燈，惟須自帶食物。同車有一夫婦挈兩幼兒，前往喀什，每頓喫粗麵包開水，與以奶油茶葉，稱謝不已。車上工役多用女子，一執旗者，裝束形狀，直一男子，倘不開口說話，幾莫辨其雌雄，據告數日前四輛客車翻覆，死者十人，傷者不計，彼亦受傷，頭上尙蒙白布，旅行亦有不幸耳。余等於二十七夜離斜米，二十九晨抵阿拉木圖，在站等候領館派車來接，

久之不至，買一西瓜解渴，委棄瓜皮於地，被候車烤餅紛紛拾去嚼食，餘瓜付一傍伺之人，余看其食法，告讓華曰，此乃當做喫，非食瓜也。站上有一老婦，年邁龍鍾，猶任掃街之役，望之面有菜色，蓋無論男女，不作工，則不得食。有頃巴圖沁領事始乘汽車來站相迎，蓋親向外交署借車，非金錢所能僱到也。阿拉木圖為蒙古語，乃菓子祖國之意，蓋此地菓子甚多，尤以蘋果著名。領館為某總領捐贈，深知不捐亦終被蘇聯沒收，遂藉報效本國政府。此間亦未有省城確息，南疆情形尤為隔絕，為之悵然。阿拉木圖食物更為欠缺，人民久已不得食肉，除在職黨人稍獲分潤外，一般民衆只能領到粗黑麵包，余對蘇聯觀感，一言以蔽之曰，「國家可強其民太苦」而已。新西比利亞高樓大廈之築成，大半利用麵包問題，驅使人民工作，街市往來之人，恆手執黑麵包，亦有隨行隨吃者，今日領到，則欣然色喜，明日如何，且待明日解決，麵包之在蘇聯，意義亦大矣哉！領館食品向由蘇聯政府供給，自本年月起，供給忽告停止，迭經新疆省政府抗議無效，以致領館須派人赴伊犁自辦食品。

李綏清都統偕留德學生朱玉寧、魯克敏二君由伊犁抵此，相逢之下，益感人生離合靡定，蓋余與李君友在伊犁握別，不圖又在此相遇也。據言伊犁得訊，省軍進攻達坂城不利，退駐省城，金前處長樹信、崔前團長肇基、白前指揮受之均按逃犯處決。今日領館宰羊餽客，問其羊自何來，則曰來自伊犁，今已所餘無幾，又來如許不速之客，深恐領館食品難於供應，外間既無旅館，來者亦非往領館不可耳。

阿拉木圖為哈薩克斯坦首都，土西鐵路告成，方設車站於此，據告蘇聯政府，尚不許他國人民遊歷中亞細亞，故歐美人士，鮮有能至其地者，此間只有中國領館，華僑滯落在此者，難關一飽，狀態可憐。節間洽察聞逃來回教人，亦紛紛請領護照返新疆，由此乘伊犁河輪船，可以直達薩瑪，再行起早前往伊犁。領館來一中國婦人請領護照，操北方口音，服裝半漢半纏，蓋即同治年間回教逃竄至此者。男子改裝，女子則仍舊裝，故其男隨女不隨之說，此項人民，或華或俄，國籍不明。領館置有收音機，某晚聽到南京廣播無線電報告，金前主席在京被捕之訊。

(一)莫斯科

十一月三日余偕朱、魯二君及一總商名艾克貝爾 (Aitov) 者，前往莫斯科，刺探蘇聯消息，馬耀華君因來新已久，今則藉此機會返內地一行。阿拉木圖至莫斯科有國際列車，五日方達，車中余與艾總商交談，則由朱、魯二君用總語代為傳譯，二人均隨宦新體有年，一在南路，一在北路，總、哈語皆通，朱之總語，尤為流利，他日事成，留在浙省服務，誠為人地相宜也。飯車尚稱潔淨，一湯一菜一點心，并有啤酒泉水可飲，較平時實有進步。車向西行，四日五時抵齊姆堪提 (Chimkent)，赴塔什干 (Tashkent) 由此換車。艾在俄八載，人甚開通，不禁食物，有第二人在南京讀書，渠對余與辦伊犁實業，應先開辦銀行之主張，極表贊同。五日午抵一大站 Kyzyl-Orden，乃前哈薩克首都，購得甜瓜數顆，大如西瓜，甜美無匹，每於飯後食之，總俗如是也。車漸向西北行，五日下午到喀薩林斯克 (Kashimsk)，乃海邊 Sea of Aral 一站。六日晨抵察爾隆 (Chelkar)，距此不遠，恩拔 (Enba) 地方產石油，雖不及巴庫 (Baku) 所產之多，而質純則過之。午餐時，侍者告曰：「麵包沒有可！」幸朱君由伊犁帶有纏頭饅，否則殆矣。蘇聯到處，皆是麵包問題，國際列車雖有飯車，有時亦靠不住，旅客幾無不自帶麵包，此又遊歷蘇聯者，所不可不知也。朱君談齊路纏頭妓女有念黑經靈惑男子之術，能使顧客走出十餘站，而復返者，斯文稱定書中亦言及世間婦女之能迷惑男性，當以纏頭秧哥為最，秧哥即纏頭女子之謂也。明日為蘇聯革命十六年紀念，沿站正在懸旗掛紅布標語，預備慶祝。午後抵大站，晚飯送有麵包，今夜過奧倫堡 (Orenburg)，即由亞洲轉入歐洲，全程已行三分之二矣。歐、亞兩洲以烏拉嶺 (Ural Mountain) 為界，烏拉嶺區域，鐵產最為豐富，幾乎無鐵不備，五年計劃最著成效之鐵礦 (Magnetogorsk) 在焉。計一九三二年投資額一、八〇〇、〇〇〇盧布，新增化鐵爐二十四座，一九三一年產鐵三、〇〇〇、〇〇〇噸，鐵山總量估計為二七五、〇〇〇噸，平均成分為百分之五七、一六七。

七日下午抵薩瑪拉 (Samara) 一大站也 (即今之古比雪夫)。是地為產糧重要區域。旋過維爾加河 (Volga)

Elvo) 鐵橋，車行五分鐘，頗似濟南黃河橋，弗爾加河乃蘇聯最大之河，長二三〇〇公里。曉發因飯車食品俱罄，僅進少許冷食。十二時抵莫斯科，車站行李過磅，補付逾費，出站既無旅館迎接，亦無汽車可僱，等候許久，始得跑城公共汽車，抵一旅館，辭無房間，被拒於外，汽車堅不肯待，索資而去。艾、魯往覓旅館，余與朱君在路衛看守行李，寒風襲人，幾不能耐，街市燈光輝耀奪目，滿掛紅布標語及女人像片，并有漢人標語文爲「世界革命萬歲及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蓋慶祝十六週年革命紀念也。久之始驅至新莫斯科旅館(Ново-Московская)檢驗護照，余可居住，一小房間，每日美金三元，朱、魯因係過境護照，按章不得停留二十四小時，堅持不予房間，朱等至警察局交涉，亦歸無效，卒至旅館客室坐以待旦。

余抵莫斯科尙爲第一次，九日晨首至我國大使館謁見領事大人，得悉迪化方面仍無消息，使館去電詢問，亦無回覆，惟此間亦有省軍退駐省城之訊。同時遇駐安集延領事劉德恩來此報告南疆情形，晤使館吳商如(炳文)參事及諸同人，歸途遇日本共產黨領袖(Shin Katsuyama)出殯，送葬者均係黨員，無慮數千人，斯達林、莫洛洛夫等要人均步行參加，沿途軍警戒備森嚴。朱、魯經使館出函證明允停留兩星期，余亦遷住本旅館(Grand Hotel)。

參觀莫斯科著名之美術館 Tretyakov Gallery，館建於一八五六年，陳列十八、十九兩世紀著名油畫甚多，美不勝收，惜余爲門外漢，不能形容一二。最近世界名人滑稽畫中，有我國名人，爲蔣介石、汪精衛二氏。復遊動物園，飛禽走獸以及魚蛇之類，不可勝計，余獨愛一雌獅，生四小獅，視同黃犬，母獅頻用其舌舐其幼子，不勝慈頓之愛，獅爲萬獸之王，而母愛則同，此蓋天性使然歟？此外一巨蟒，長數丈，亦爲未之前見，步行四小時，兩足爲之酸楚。晚應顏大使宴。

莫斯科有真理報(Pravda)，時事報(Izvestia)兩種，同係政府機關報，且多宣傳文字，余每日則閱莫斯科英文日報(Moscow Daily News)，其總編輯乃一度居華鼎鼎大名之鮑樂廷(Borodin)是也。使館中國報紙以紐約華文商報爲最速，約十二日可達，滬報則需二十餘日。莫斯科天氣每屆冬令多陰霧，鮮見日光，雲後道途呢

溥不堪，當地人民殆已習慣。此種天氣，雖倫敦亦不能免，難怪外人一到北京，便有樂不思蜀之意。國人對固有之錦繡山河，不甚愛惜，拱手讓與，逍遙自在，復何言哉。晚間應約往觀馬戲，散後冒雪步行而歸，皮鞋幾為濕透，欲僱一汽車不可得也。

余謁顏大使於其旅館(National Hotel)，承留晚餐，暢談浙省情形。余自初到之夜，站立街頭許久，遂至傷風咳嗽，漸至失音，醫戒暫勿出門，外間落雪紛紛，而窗間瞭望電車往來，猶有人滿之患。余在屋內賂事休養，整理筆記，旅中幽居無事，又動詩興，賦贈顏駁人大使七律一首，聊作紀念。

葵向堂堂報國顏。嵯峨事業滿人間。折衝數典無遺闕。出使申盟幾往還。差喜觀光趨節署。更容接席話天山。門牆造就皆時彥。祇恐頑庸未易攀。

連日報載蘇聯外長李提維諾夫(Litvinov)抵華盛頓，美蘇兩國正式復交，互派大使。

數日以來余遊反宗教博物院(Central Anti-Religious Museum)，所有宗教，均在打倒之列，又遊列寧墓(Lenin Mausoleum)即在故宮 Kremlin 牆外，街市繁盛中心，為列寧生時常對工人演說之處。全部用紅花崗石建築而成，光明如鏡，每晚五時至七時開放，謁者魚貫而入，列寧遺體裝在玻璃棺內，面如生，惟較像片略為瘦削。乘環行一周而出，不得停留，前後有兩衛隊，荷槍守衛，十分嚴肅，此外別無長物，可謂極端平民化。又遊革命博物館(Museum of the Revolution)及地質勘探所(Moscow Geological Prospecting Institute)，礦物地質標本甚多，內有俄境阿爾泰各種金銀鑽石標本。余雖日在學習俄文，但尙未能交談，連日獨自到處參觀，幸均有人引導，用英法語解釋，蘇聯人民對於外賓甚表誠懇，毫無慢待之意，甚足欽感。

余偕吳炳文參事往拜蘇聯外交部遠東司長及總務科長，係普通拜會性質，又承該部交際司約定往遊故宮，當由使館留君陪同前往，一兵士來迎，導引進皇宮，先遊博物館，有一女職員招待，代為解釋，內多陳列兵器及俄教王冠裳，滿鑲珍珠寶石，即聖經一部，亦皆滿鑲珍珠，至俄皇 Nicholas 冠冕以及皇后衣服，無一不非珍寶造成，華貴無匹，令人想及皇帝之盛。又有各國贈品，亦多陳列在內，見有日本贈品乃用象牙製一大廳，立在

樹上，極見精采。我國贈與第一任駐華公使鞍轡，以及磁器玉器等物，陳列頗多。俄皇御用輿車以及接待各國公使禮輿，亦陳列樓下，內有一輛套馬十七匹，總之無處不表現皇帝之尊貴耳。次遊皇宮內之禮拜寺，建於十五世紀，上有金頂五座，輝煌華麗，歷任皇帝奉安於此，寺內銅棺，疊疊皆是，各鐫刻帝號及年月日於其上。又經過一宮殿，爲俄皇接見各國公使之所。其他含有歷史之古物，則爲十六世紀俄皇所製巨砲 (Tsar Cannon) 及十八世紀時代巨鐘 (Tsar Bell)，該鐘重二百餘噸，據稱爲世界第一，惜已脫落一塊，致有缺口之憾。我國北平西直門外大鐘寺有一巨鐘，架在樓上，鐘之內外滿鑄金剛經，相傳某皇帝虔奉佛教，扣鐘一下，即當讀經一遍，以視今日之鐘，更有過之，外人來平多知訪遊，久居舊都人士，多有未知之者，蓋國人不知尊重固有之古物耳。今日天氣寒暑表零下二十度，遊皇宮時寒風迎面如割，參觀兩小時始出。

余習莫斯科月餘曾在大戲院 Bolshoi Theatre 觀劇三次，佈景極佳，音樂尤爲馳名，該戲院塵落市之心，建築宏偉，六層樓可容三千人，在莫京首屈一指，每逢革命紀念日，政府即在此處開會演說。又借艾羅商至交通工人俱樂部一聽薩韃音樂，頑曲皆係薩韃，男女成羣，攜手往還，須臾開音樂會，全隊數十人各操樂器，曲調委婉可聽，并有女子獨唱，聲音清脆，頗似中國及日本歌曲，爲余所酷嗜者。蓋薩韃本係蒙古種，爲成吉思汗後裔，十三世紀曾征服莫斯科，勢力直達歐洲，兒童聞成吉思汗之名而震懼，至今蘇聯喀然 (Kazan) 地方卽爲薩韃首都，全國薩韃尙有三百萬人，其種族介於半歐半亞半白半黃之間。性聰穎，善音樂，尙爲蘇聯中最有希望之民族，喀然大學尤爲著名，托爾斯泰及列寧均係該校高材生，然則異族互婚可以改善人種之說，信而有徵矣。今夜所見男女薩韃雖與西人相似，而頭髮眸子多黑，舉止尙有東方氣派，崇奉回教，革命後漸被同化，不加禁忌，惟女子仍守貞節，十餘年前女子尙蒙布紗，今則改穿西服，窈窕多姿。

蘇聯男女交際極爲自由，婚姻制度更爲簡單，成年男女如願結婚，同往婚姻註冊局註冊，以彼此相愛爲基本條件，卽生法律效力，亦有不往註冊實行同居者。反之，如不相愛，則可離婚，有一方面願離，則可自去或託人至註冊局取銷註冊，付盧布百元，由局通知另方來領，解除婚約，男女一律，無離婚後擔負贍養之說，可

請絕對自由平等，不受任何拘束，惟因法律規定如此簡易，女子被遺棄者，正復不少，蓋男子別有所歡，則可棄其舊而新是謀矣。我國禮教誠有過當之處，而此邦亦未免矯枉過正，婚姻制度究以何種適宜，殊有研究價值也。此邦女子對於外國人，似尤傾心，摩登之流，豔裝盛服，不離脂粉，且將睫毛搽成黑色，硬直可數，以爲美觀，雖於眼睛有礙，亦所勿恤，世間女子之心理，真有不可解者。余居僻陋之迪化，心如死灰，所謂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今來此男女解放之地，受環境誘惑，一縷情思，幾不可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余又安能外是哉！

我國通稱革命後之俄國爲蘇俄，其實應稱爲蘇聯方爲符合。蓋蘇聯國家係由七個蘇維埃共和國聯合而成，一九二二年首先成立者，爲俄（Russian）、烏克蘭（Ukrainian）、白俄（White Russian）、高加索（Transcaucasion）四聯邦，次則中亞細亞之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土克門尼斯坦（Turkmenistan）（一九二五年）、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一九二九年）、三聯邦次第參加，成爲七個蘇維埃聯邦，（一九三六年成爲十一個蘇維埃聯邦，除將高加索改爲愛士伯任（Azerbaijan）、喬治亞（Georgia）、阿美尼亞（Armenia）三聯邦外，又加上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Kirghizia）、兩聯邦。）俄僅爲七聯邦之一，若稱蘇俄，不足概括其他，故應稱爲蘇聯。彼國簡稱爲 СССР 英文譯爲 USSR（Unio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亦并無俄字在內也。新疆畢竟與俄接近，故無論政商各界，概知以蘇聯二字稱之，我國內地報紙以及個人著作尙多沿用蘇俄二字，似應以蘇聯（Soviet Union）替代蘇俄（Soviet Russia）也。駐歐記者戈公振君曾謂「蘇聯」應譯爲「庶聯」，取「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之意，然則其不能單獨稱爲「蘇俄」，更屬顯而易見矣。

蘇聯經濟狀況可分爲三個時期，一九一七——二二爲軍事經濟時期，一九二二——二八爲社會經濟政策時期，一九二八——三三爲第一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三三——三五爲第二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三五——四〇爲第三五年計劃時期，方始注及「輕工業」，如化學、織染、手工等類。農民方面則私人地畝（Private Farms）改爲農莊

團 (Collective Farm) 除去阡陌，採用機器，為大規模種植。一九三二年全國設立火犁機站 (Machinery Service Station) 二千四百餘處，供給人民之用，機站按二成半至三成劈分糧食，全國有十四萬七千火犁機，合二百餘萬馬力，一九三一年輸入美國火犁二萬四千架，一九三二年用火犁耕種之地，為三萬萬至十六萬萬英畝 (360 Million Acres)，且積極使農業趨於電氣化。一九三二年各站所用電力，合計為四、七〇〇、〇〇〇基羅瓦提。設最大水電廠於伏尼泊河 (Dnieper River)，有水磨電機 (Hydro-generation) 九座，每座為六、六〇〇基羅瓦提，稱為世界之冠，列寧有言「共產主義是蘇維埃力量加以電氣化」(Communism is Soviet Power Plus electrification) 是由理想成為事實矣。至工業尤認爲生產救國之道，林、紙、棉、糖、菸草等類，或在幼稚時期，遂僱用外國工程師，造就本國人材，組織各專門會社，予以經濟獨立之權，得以自由發展。例如鐵礦一九二七年產三、二八〇、〇〇〇噸，一九三二年則增至六、二五〇、〇〇〇噸，鋼鐵自三、七七八、〇〇〇增至五、八〇〇、〇〇〇噸，產量在歐洲已居第一位。其他銅、鉛、鋅、錳各種金屬，出產亦日見增加。石油一九三一年產二二、三〇〇、〇〇〇噸，并發現其他新油田。舉凡重要機器如火犁、汽車、飛機、輪船、火車頭、磨電機、農機、印刷機均能製造，數目多有增加。交通方面增築五、五〇〇公里鐵路(包含土西鐵路)，八五、〇〇〇公里道路，航空事業亦日見膨脹，并計劃莫斯科與海參崴間航綫，全長八、〇〇〇公里，規定四十八小時到達。至出口貨物爲木料、石油、皮貨、糧食等類，進口貨多爲生產機器，對外設有貿易專局，根本不辦消耗物品，及奢侈外國貨。國家未能注意之物，卽爲日用所必需，亦寬闕而不用。對內市場不見有外國貨，根本杜絕滲漏。是以一九三三年進出口已能相抵，我國洋貨入超若干倍，以視今日之蘇聯，其感嘆又將何如耶！「蘇聯第一五年計劃於四年三個月完成」一語，爲其黨人誇耀於世者，吾人亦承認其獲得驚人之進步，現又開始第二「五年計劃」以謀其政府計劃，分作四個「五年」進行，國家必日臻強盛，人民亦獲享幸福。斯達林對衆演說，有蘇聯較文明先進國落後五十年，必須急起直追，百折不撓，方克有濟，當其過渡時期，人民所受之痛苦，實有難以形容者。雖有一五年計劃成功，剩下了列寧像片，斯達林命命，我們得

頭」之怨言，然一般民衆，皆能埋頭苦幹，共渡難關，實有足多者。雖然「五年計劃」與其謂爲無產階級專政之成功，無寧謂爲技術家之成功，蓋所成功者，盡屬重工業之技術問題，自知技術人才缺乏，而能利用美德工程師，多至數百人，此又蘇聯「五年計劃」成功之基本要素也。

(三) 列寧格勒

余於十二月二日夜十二時半偕使館曹君搭「紅箭號」特別快車赴列寧格勒遊覽，次晨十時到達，寓歐羅巴旅館 (Europe Hotel)。上午遊街市，下午由旅行社派一女引導員坐汽車往遊著名博物館 (Hermitage Museum)，館與故宮 (Winter Palace) 聯接，緣前某俄皇酷愛油畫，搜集各國名畫而藏此館，收藏之富，久已聞名於世。據說如將各名畫接起，可長二英里半，其中以義大利油畫爲最佳，美不勝收，遊人頗皆走馬看花而已。次則法之古瓷，德之武器，亦均陳列在內，故宮有一部份爲此館佔用，餘則爲革命博物館 (Revolutionary Museum)，該皇宮建於十七世紀，最後俄皇尼可拉斯第二 (Nicholas II) 因國內革命風潮湧起，不敢居住城市，而任郊外之避暑皇宮 (Summer Palace)，然卒及於難。列寧格勒爲俄皇時聖彼得堡京師，繁盛不亞莫斯科，今已成爲工業區域矣。曹君因星期日陪同來遊，夜車過返莫京，余則多留一日，偕一女引導員乘汽車往遊避暑皇宮 (Dachnye Sel) 現成爲慈幼院爲蘇聯政府所組織，距列寧格勒尚有二十三公里，車行五十分鐘始達。按照秩序參觀，由導引員用英語代爲解釋，先遊克施連皇宮 (Catherine Palace)，入門即見一畫，表現人民備受專制壓迫，全國百分之九六爲人民，而官吏僅及百分之二，至土地所有權，官吏佔百分之五三，國家佔百分之二六，六，教堂佔百分之十三，八，皇宮佔百分之六，六，而人民則一無所有，倘非宣傳過甚，無怪俄國人民革命，而將皇室、資本家、教主一律推倒也。繼遊宮內金藍色禮拜堂，唱歌廳、客廳、牆壁全用錦繡，飯廳全用綠色，次至一長廊 (Cameron Gallery) 爲女皇 (Catherine II) 所建，美麗絳偉，罕有其儔，內分各種房間，頂與四壁均有精采油畫，地板花樣亦各不同，一室爲招待外交團，又一室全用琥珀製成

(Amber Room)，琥珀來自德國，鑿爐來自荷蘭。又一宴會室，每年所用食品，均列表於旁，數日至足驚人。又大殿中設寶座，頂作圓式，能使迴音顫動，乃為奏樂時傳音而設，緊接此大殿，則有三候見室，陳列我國古瓷，全係精品，第一室最多，次第有差，蓋為文武官員候見之室，而有等級之不同也。次則為女皇之坐室，寢室，最後則為中國室，陳列瓷器、銅器、寶塔、漆器甚多，牆壁俱用中國畫，另有女皇之辦公室休息室，此為克施連皇宮之大略情形，一言以蔽之曰，民膏民脂，以供一人之窮奢極欲而已。次由克施連公園乘汽車至亞歷山大公園 (Alexander Park) 遊，亞歷山大皇宮亦係女皇為其愛孫亞歷山大所建，即俄皇亞歷山大第一是也。此宮之建築以簡樸勝，不似彼宮之華麗，亦有一禮拜堂。經過一客室，導者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俄皇尼可拉斯第二及其家屬即在此室被逮，而卒於西比利亞被難。初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人民聚眾請願，俄皇竟命軍警開槍，死者無算，至今稱為「血的星期日」(Bloody Sunday)，故列寧謂革命之成功，實基於是日，由此可知俄國人民受壓迫之深矣。次為兒童遊玩室，圖書室，尼可拉斯第二藏書室，及其皇后之坐室。后係德國公主，平生最謬迷信，其臥房亦取宗教式，所用器具及其他設備，概不講究，棹上壁間皆其親屬像片，仍保留其離宮時狀態。后迷信一神巫，謂能治其愛子血疾，此巫來自田間，自得后之信幸，居然與聞政事，有進退大臣之權，可知當時朝綱之不振矣。次為尼可拉斯第二辦公室、接見大臣室、游泳池、健身室、更衣室、玻璃櫃內備懸若干襲御服。又一坐室，厥狀如船，中設一球台，上面滿鋪地圖，蓋歐戰時御用地圖，猶保留如昔也。此為亞歷山大皇宮之大略情形，略途女道員尙告聖彼得堡居納瓦(Nava)河岸，本係低窪之地，大彼得皇帝(Peter the Great)欲與各國通商，建都於此，首建廠台於海濱(Peter and Paul Fortress)，於是強派丁壯建築城市，因地帶寒冷，死亡甚衆，工程之偉大，不亞秦始皇之築長城也。大彼得死後，聖彼得堡作為京都，達二百餘年之久，至革命成功，始遷都於莫斯科，而將聖彼得堡更稱為列寧格勒，蓋以紀念列寧也。此地既居極北，又近海濱，故多雲霧而少佳日。據二百年來計算，每年中自夏至完全日光不斷者，不過二十日，亦可異也。避暑皇宮地帶較高，空氣鮮美，附近即有火車站，革命後育嬰堂、幼稚園、療養所備集於此，昔日為

人獨樂之所，今則爲羣衆同樂之場，每至夏令，遊人如鱗，物極必反，不其然乎！女導員又告有女革命家名 Vera Figner 者，被囚禁二十一年，革命成功後，始恢復自由，今尙健在，年已八旬，曾有著作備述獄中生活云。歸後稍憩，又偕女導員往遊著名之禮拜堂 (St. Isaac Cathedral)，爲亞歷山大第一時代所建，始於一八一八年，終於一八五八年，經四十載之久，始告告竣，外面花崗石柱極表壯觀，係自芬蘭國運來，該禮拜堂高一百零二米突，今則改爲反宗教博物館，買票入內參觀，內有六聖像用細碎寶石湊成，極爲珍貴，今所陳列者，無非打破一切宗教，并用各種圖說，以證明當日教堂佔地之多，教主收入之豐，及助紂爲虐之事。全部建築工程偉大，至足驚人，爲某工程師一生事業之結晶，遺像猶存，不勝欷歔，晚搭「紅箭號」快車返莫斯科。

蘇聯因係反宗教，星期之名稱，自在廢除之列，工作人員於每五日休息一日，是以每月實有六日休息，每逢休息日街店擁擠不堪，購買一物，動需長久時間，即平日往貿易局 (Bourse) 買物，價係金盧布，而外人或付美金或付金鎊，須按時價折合，亦耗甚久時間，無論何種外幣，找回零數，亦用同種外幣，余在莫京向用美金，而所找零數分毫不爽，彷彿身在美國，此又蘇聯之特殊情形也。

余約艾繼商同遊高加索，參觀巴庫石油礦，并返阿拉木圖，請使館代爲接洽。吳炳文參事以及使館同人紛紛爲余作餞，席間晤陳友仁氏公子及女公子，陳氏兩子均在莫京，服務報界，其女公子則係跳舞專家，曾在莫斯科表演，均操流利英語，惜皆不通本國方言耳。顏大使赴倫敦，余偕使館同人送至車站。

十二月十日俄報載阿拉木圖八日電伊黎張培元師長進兵迪化，聲明與馬仲英合作，分治南北疆，此種消息，殊爲奇突。翌日又載阿拉木圖十日電，伊黎軍隊不利，前後消息，甚爲離奇，余離伊黎不及兩月，竟發生如此變化耶？伊黎卒亦捲入漩渦惜哉！余因離莫在即，邀宴使館同人於國家飯店，作爲臨別紀念，吳、魏、黃諸君又在新使館爲余餞別，原有使館尙係莫德惠全權所設辦事處，今仍留作辦公，至新使館本爲我國使館舊址，近由蘇聯發還，重加裝修，作爲大使及隨員住宅宴會之所，房屋寬敞，所有木器均購自柏林云。

(四)高加索巴庫石油廠

余於十二月十二日午偕艾總商搭坐國際列車赴巴庫，兩人一室，甚爲便利，車中無事，彼此交換中俄文，藉破岑寂。由莫斯科至巴庫車向南行，穿過烏克蘭省(Ukraine)，爲蘇聯聯邦之一，戶口約有三千萬，佔蘇聯總戶口百分之二十，氣候和緩，盛產煤鐵，據告五年計劃中，產煤由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增至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該省地位之重要可知。當十三世紀會一度被鞏都佔領，帝俄時代不准該省人民用其自己文字，及研究歷史，幾經奮闘始得自由。午後抵一大站(Rostov-on-Don)，過此則屬高加索省矣(Trascaucasia)。余隔室亦係兩人床位，乃有兩男一女，笑語喧嘩，或與余前在斜米登車時，一豔裝女子要求同車同一故事也。次日午後四時抵谷洛斯來(Grozny)，此地亦產石油，油井煉廠，歷歷皆在眼前，車站停留之油罐車，等候裝油外運者，盈千盈百。過此後，一路沿裏海(Caspian Sea)而行，直抵巴庫，於十五晨七時到達。乘馬車至新歐洲旅館(New Europe Hotel)，館主辭無房間，其他旅館亦無餘房，卒由旅行社(Intourist)分給一間。旋偕該社女導員往訪巴庫交涉員，接洽參觀油廠程序。承允電告油托辣斯(Oil Trust)派能通英語之工程師導觀油田及煉廠，時間則由旅行社代爲規定，午後乘汽車遊巴庫全市，若者爲舊城(極似東方建築)，若者爲八百年前之砲台，若者爲新村，若者爲石油專門學校(Oil Institute)(學生三千餘人)，若者爲肺病院，均經女導員一一解說。

巴庫爲東高加索(Eastern Caucasus)愛士伯任省(Azerbaijan Region)之都城，全省戶口爲二百三十餘萬，而土耳其人實佔一百四十餘萬，沿用土耳其其語言文字，與俄語完全不同，蓋該省介於裏海與黑海(Caspian Sea and Black Sea)之間，而與土耳其，波斯兩國爲比鄰也。愛士伯任人民信奉穆罕默德教，婦女出門均蒙黑紗，革命後宗教觀念漸替，婦女雖尙多蒙紗，但面部全行露出，已闢著有成效之改革，習俗之難移如此，較諸新疆纏頭婦女已大有進步矣。晚偕艾到土耳其戲院觀劇(Drama)，佈景亦頗可觀，惟觀衆似不整齊，衣服襤褸

之孩童，亦參雜其中，艾甚加讚賞，因彼通土耳其語，得悉戲中情節也。

十六日晨十時余偕艾君及女導員乘汽車參觀斯達林煉油廠(Stalin Oil Refinery)。沿途所見煉油廠不計其數，而以斯達林廠為最新式，由該廠經理及工程師引導參觀，該工程師(G. K. Ismailoff, Stalin Plant)曾派往美國油廠實習，粗通英語，該廠分五個單位(5 Units)，於去歲完成，每單位之建築，需時五個月，機器購自美國(Dean Bros. Co., Indianapolis, Ind., U. S. A.)。煉廠與油田相隔不過數里，用鐵管輸送至此，煉時將粗油(Crude Oil)，在火磚爐內燃燒化氣，通至真空高塔(Vacuum Tower)，令其洗滌成油，又附屬品(Side stream by-Products)分在小圓桶內洗滌，計分三種(Gasol, Solar, Spindle Machine, Light Cylinder, Heavy Cylinder and Bottoms)，再經過一番洗滌(Through coils in the Condenser Box)，即分抽至蓄油桶內，預備外運。油之提煉，原則上本甚簡單，惟欲將油分析無遺，且欲得鉅量，自非有大規模設備不為功，該廠新設美國式煉油爐，五個單位一一相同，目的蓋在增加產量，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也。此五個單位煉油爐之設，亦為五年計劃中重要工作之一，至該廠內原有之舊式爐十六座(Shall Still Plant)，尚照常提煉，不過美國製煉方法，益增精潔而已。巴庫煉油廠分作五組，統歸油托辣斯管轄，從前油廠歸私人經營者，不下數十家，且有外人權利在內，革命後一一沒收，歸為國有，目下巴庫產油，每日約四萬七千噸，百分之七五就地提煉，百分之二五用鐵管送至巴通姆(Batum)提煉，由黑海出口，運至中國煤油，皆由此處，近蘇聯「油地」煤油暢銷我國內地，已與美孚、亞細亞成爲鼎足之勢矣。

午後參觀油田，由工程師 N. Kouzmin, Stalin Oil Fields 引導，出街市不過三四里，即見油井林立，觸目皆是，煞是可觀。此地首先發現者，爲「自然氣」(Natural Gas)，人民視爲神異，遠方來此祈禱者，接踵而至。一八七五年始發現石油，開始提用。一八八〇年發現 Bihl Ahot 油田，一九二二年發現 Bay 油田，僅此一隅，鑿井千餘座，最深達一四五〇米突，平均深度則爲九百米突。地下計有十七油層 17 horizons，每層深淺不等，深者達四十米突。由地質構造上觀察，一部分海底亦應含有油層，一九二二年開始填海，一九二

二年開始鑿井，集然有油，至今人造田內 (Artificial Ground)，油井不可勝數，古人云滄海桑田，今則滄海油田，余及親見之矣。又海之中心，亦有油井六座，名曰 Wild Oats，下裝鐵管輸送油質，中有一井自然流溢 (Natural Flow)，每日出油一百噸，又八四〇號油井，於昨日開始自然流溢，每日出油八百噸，每年則為二十八萬八千噸，川流不息，一勞永逸，一井之價值如此，其他可以類推。余經工程師引導特至是井考察，管內油質液體，自然外溢，潺潺作響，有如泉水，一井之壽命，視所遇油層之深淺，有歷若干年尚川流不稍衰歇者。該地既已探明石油有十七層，是以一層取畢，再將原井鑿深，次第尋求其他油層，科學萬能，真洋洋乎大觀也。該工程師告一〇一五號油井，近已設備完竣，將於明日開始溢流，惟能否自然外溢，抑或需用壓力，則尚不可知。又告日前某號油井未曾堵固，地下壓力過大，油質突然上昇，高至四十米突，狀如瀑布，巨響如雷，油質四溢，附近概成油海，不可向邇，不久幸即堵塞，未生若何危險。又有一井曾兆焚如，經若干月始行救熄，油廠內最懼發生火險云。

巴庫鑿井方法用旋轉鑽式 (Rotary and turbine drilling)，鐵管長十五米突，井上木架即為裝卸鐵管而設。所有原動力全係用電，一井工人每班只用四人，全部油田分為八區，約有工人八千，而油田則在一萬以上，油田內只見有井，不見有人，而每日產油達四萬餘噸，誠足異也。最近又發明用電器 (Electrical Carriage) 測探油量，抵抗力愈大，則油量愈豐，同時製成剖面圖，望之一目了然，法至簡便也。

至出油方法有四：(一) 自然流溢 (Natural Flow)，(二) 氣壓上昇 (Gas Lift)，(三) 吸抽 (Pumping)，(四) 加壓 (Repressuring)。全視井下空氣壓力大小而定，壓力大者，方能自然流溢也。凡井鑿至油層時，方輸入鐵管，并下灌洋灰，堵塞周圍隙隙，使油全由鐵管內上昇，有時失慎，或井下壓力過大，則油暴溢，堵塞更難。故井下壓力適中，使油自然外溢，源源不止，此為井之上者。次則須察看情形，採用其他工程方法，催油上昇，自需多費一番手續也。此外設有汽壓總機關 (Distilling Apparatus)，各井需用汽壓多少，則由此機關供給，全部運用實有如心使臂臂使指之妙，原動力為電，而電則賴油質以及自熱火為其燃

料，應用循環，互爲表裏，是以巴庫電流取費最廉，以其燃料不成問題也。今日得親巴庫油田，實爲遊蘇聯以來最足快意之事，歸後拉雜記其大略而已。晚至大戲院觀劇，并邀女導員同往，此女已與其夫離異，自謀生活，此鄂離婚女子如是之多，男子之過歟？女子之過歟？抑法律之過歟？是晚爲土耳其戲（Opera），表演波斯戀愛悲劇，情節頗有與我國相似之處。

十七日晨乘坐汽車參觀抽油總站（Pumping Station），全站有大油罐六十座，每罐容量四千一百噸，內有六座係裝粗油（Crude Oil），用抽機抽至巴通姆提煉，餘則統裝煤油，由裏海運至佛爾加河以及各內地。進口油管來自油田者，口徑十英寸，出口油管，口徑則爲十二英寸。機器房內有抽油機三座，每座馬力爲三百六十，其原動力爲油機（Diesel Engine burning crude oil），另有用電小流壓機兩架，係用以開動油機者，巴庫距巴通姆四百餘公里之遙，中間每隔若干公里即設一抽油站，次第將油抽至終點，現已安好雙管，其一於一八二八年動工一年完成，此亦五年計劃中之一也。由油田抽至抽油總站，路旁築有長木槽承受途中漏油（Trap for oil），又見有電力火車開至各油區，凡此亦皆新專業也。旋驅車參觀油田中之古火神廟（Temple of Fire Wushippers），因此地首先發現「自然氣」（Natural Gas），土人謂之「靈火」（The annual or holy fire），爭來拜禱，四百年前印度人建築此廟，廟中石亭一座，亭之四柱鐵管暗通其中，引「自然氣」由管內上昇，至四柱之頂，舉火燃之，遠近皆見，以供人民拜禱。廟之四周，盡蓋土屋，備遠來香客居住，至今廟之陳蹟俱存，而周圍油井，已多至不可勝數，蓋當年發火之處，即係油田之中心也。據告波斯國亦有一火神廟，與此相同。愛士伯任省前本係波斯領土，地名之意義，蓋即「火地」之謂，可知當時波斯人早已發現「自然氣」，而不知地下無窮寶藏。俄國佔有其地，卒得發現油田，今日產油居世界第二位，而巴庫則爲最重要油區，優勝劣敗，難逃天演。返觀我國新疆石油，已屢發見，如瑪納斯、沙灣、庫車等處乃其著者，即迪化附近亦有油田，距城七八里水磨溝溫泉，亦有「自然氣」之發現，取火燃之，可以煮茶，乃鮮有注意及之。若不急起直追，幾何而不爲波斯之續也。吾觀此廟巍然猶存，而環繞之者，則有無數油井，且昔日所稱之靈火，今則供全市炊爨及磨電之

用，不勝感慨系之矣，一九二四年巴庫產油四百六十六萬噸，一九三一年則躋至一千五百三十三萬噸。此又豈當年拜禱之人所能逆料者哉！雖然俄國石油歷史不過五六十年事耳。我國如欲步其後塵，首應開發新疆之石油，實屬毫無疑義，余來自新疆，而欲參觀油區，莫京外部人員即以是否欲開新疆石油相詢，余雖蓄有此志，但恐終成泡影耳。

午後參觀工人俱樂部 (Workers' club named Palace of culture)，建於一九三一年，耗款二百萬盧布，內有戲院兩座，一容九百人，一容四百人，圖書館藏書三萬冊，石油陳列館陳列標本、油樣、圖畫不一而足，有一地圖指明蘇聯產油之處，爲巴庫 (Baku)、谷洛 (Grozny)、恩拔 (Eмба)、烏拉 (Ural)、薩河林 (Sakhalin)、佑河達 (Uchta) 等處，薩河林則在遠東，半屬蘇聯半屬日本者也。又有德國採取油質標本，係按採探方法，油質出井後，再用機器榨油，以及用電具在地面測探地下油田，均感十分興趣。

十八日晨偕艾步行遊巴庫古城，街道窄隘，極似遠東建築，五六世紀波斯王始築城於此，「巴庫」亦即波斯語，意謂「風口」 (The mouth of winds)，蓋地多北風故也。又遊古炮台 The Maiden's Tower 爲石建圓塔，高二十八米突，口徑六米突，分作八層，共石階一百一十六級，登頂全城在望，地在海濱，爲古時亞拉伯、蒙古、波斯、土耳其、俄羅斯互爭之地，故特設高塔以備瞭望。巴庫於一八〇六年始入俄羅斯版圖，只此石油不知歲入幾許金錢。今日之世界，實爲石油世界，蘇聯知其爲強國要素，積極探煉，五年計劃中之石油事業，竟於二年半完成，日本不產石油，而不失爲強國，我國新、甘、陝盛產石油，而任其棄置，甘爲四等國，是誠何說也哉！

(五) 希哈拉舊城 (即布哈爾)

余在莫斯科原定計劃，遊巴庫後即渡裏海 (Caspian Sea) 回至亞洲，仍以阿拉木圖爲終點，探聽新疆消息，藉定個人行止，并約艾同行以備傳譯，艾則舊願途途回教中心布哈拉舊城一遊，余亦許之。及至巴庫，

悉獲海輪船每三日開行一次，而今日應開之船，則以修理停駛。旅行社勸余仍返莫斯科，乘國際列車赴阿拉木圖。謂旅客絕少經行此路，故船期極不準確。余爲好奇心激動，卻欲一試新經，俾得漫遊外人鮮到之中亞細亞。嗣經旅行社接洽改搭貨船，由船長將其房間讓出，此卻非旅行社不爲功，多費金錢亦其宜也。船於晚九時開，連日伴遊之女導員送余等下船，見未帶何食物，謂余曰君等將挨餓矣！但船即解纜，購買食物已來不及，此君本不贊成余等果走此路也。余對旅行久經習慣，向不喜帶食物，抱定「寇能往我亦能往」主義，以爲既好旅行，必能隨遇而安，方能感到興味。余攜此政策，旅行國內外二十餘年，向未發生問題，獨在今日形式下之蘇聯，竟走不通，到處碰釘，幾經「在陳」之厄，願爲敘述，以供閱者一笑。

余下船後首先察覺者，爲船上既無飯廳，亦無賣食物者，由巴庫橫渡裏海，計一百八十海里，須三十二小時方達。船載重一千三百噸，滿載貨物，搭客除余二人外，有三等客四百餘人，在船面露宿情形，與我國三等艙無異。此海風波頗大，余等方苦暈船，自亦不能進食。十九日晨六時抵喀拿司諾瓦斯克 (Kashonovsk) 碼頭，首應解決者，卽爲食的問題。艾往市場半日，購回每人四百格蘭姆黑麵包，并由兩婦手中買到雞蛋四個。余等草草食畢，卽偕往車站，往布哈拉火車今日已開，須明晚方有軟鋪，須在此地停留兩日，到處尋覓旅館不得，承船長允准仍宿船上，而無時不在解決食的問題，始悟女導員之警告爲不謬矣。午飯後余偕艾同赴八雜（卽市集），果然無可購買，見一農婦手持一新襪帽，索價十餘盧布，艾尚在猶疑中，余曰，如不買此野帽，試問尙有可買之食物否？急出盧布買得，又遊行街市，良久始覓得一飯舖，卽以購得野帽以一半助餐，其餘一半留備火車上食之，此地牛羊，無人喂養，人民久已不知肉味，但求日有麵包四百格蘭姆心滿意足矣。余等在飯舖用餐，婦孺乞食門外，逡巡不去，來者各自備麵包，飯舖所備者，粗糲不堪下咽。余在莫斯科六旅館居住月餘，幾忘却中亞細亞人民之艱苦，今又歷歷在吾眼前矣。此地雖係海濱碼頭，但尙不發達，樓房無多。有營房一所，駐兵五千人，與波斯交界相距不過十五公里，地屬土克們斯坦 (Turkmenistan)，爲七聯邦之一。戶口百分之七十爲土耳其人，信奉穆罕默德教，至今弗衰。婦女如有外遇，其夫卽置之於死，根絕成風，與蘇聯提倡

男女自由，正屬極端相反。不知日久亦受潮流影響否！碼頭缺水，飲料須用海水蒸餾而成，此或其未能發達之一因。山上亦有油井，不如巴庫之盛，豈裏海底底尚蘊蓄無數之油田耶！石油爲魚類沈積而成，巴庫油田盡并，開出魚類化石甚多，已足證明。惟何以有許多魚類，同時湮沒，供給如許油量，此理尙不能明。終日與夜忙於購買食物，備火車上兩晝夜之用，但所得者只麵包、雞蛋、菓子醬、黃豆、及所保留之野鴨半隻而已。食物欠缺，苟非親臨其地殆難相信也。車於二十一日晚間開行，余等購票至布哈拉，再轉赴安集延(Andizhan)。中亞細亞鐵路，以此爲起點，距安集延尙有二〇三九公里。途中來一哈薩克中年婦女，與余等同屋，觀其舉止不凡，始悉係一黨員，曾在莫斯科訓練，現任哈薩克政府副主席要職，自稱再往某大學讀書。哈薩克本係遊牧之徒，今則婦女亦自知求學，有教無類，豈不然哉！余在車中喫食所遺之野鴨，爲數日以來惟一之肉味，肥美無匹，雖北京烤鴨無以過之，衆人皆稱，此鳥獨肥，其被獵也宜矣。途中又來一軍官佩單，亦係黨員，頗知世界大勢，問余對蘇聯觀感。余謂五年以劃成功，至足驚服，國際地位因之增高，國家前途甚有希望。惟目前人民生活未免過苦，似應略加調劑。渠認爲知言，謂「不如是節衣縮食，則不能運糧出口交換機器改良工業。」蘇聯竟下此決心，野有餓殍，亦在弗恤，以求國家之復興，奈何我國朝野尙在夢中也。二十三日午過一大河(阿穆-達雅)，經時約六分鐘，爲蘇聯國中大河之一，四時抵布哈拉站，步行至一旅館，辭無房間。街市蕭條，復無其他旅店，百般設法，不能得一安身之地。余之來此，本爲好奇心所激動，意在參觀千餘年前回教中人所建舊城，乃竟爲食宿所困，眼看天將昏黑，饑寒交迫，頗悔此來之孟浪。後致電舊城，訂好房間。相距尙有十餘公里，搭末次長途汽車前往，車行約一小時始抵舊城，道路泥濘不堪，房舍、墳墓以及破城、陋巷均與新疆相似。旅館類似野店，湫隘不堪，然在吾人得之，已覺喜出望外矣。在蘇聯旅行，對於外交護照，頗加重視，一經聲說，可以提前買票，及要求旅館房間。今日設非有此，則人將置諸不理，不知何處棲宿矣。於是進謀解決食的問題，則又繁費躊躇，土路泥滑，寸步難行，探詢至再，始覓一飯鋪。人多幾無隙地，食品之粗劣，無可比擬，勉強吞咽，聊以度飢。然在此置難之場，尙有人奏鋼琴以娛食客，亦可見彼邦人士之嗜嗜音

樂矣。此地爲烏孜別克斯坦 (Uzbekistan)，爲蘇聯七聯邦之一，戶口百分之八十爲烏孜別克人民，亦係土耳其種族。狀貌語言習慣，均與新疆纏頭無異。

翌晨坐馬車遊布哈拉城，街市窄隘，完全東方形式。參觀回教禮拜寺，有古塔一座，甚屬輝煌，爲八百餘年前建築物。又遊舊時王宮，四面皆有城牆，內中房屋，大半倒塌，石槽石缸，皆係二千餘年前之物。布哈拉昔以回教學校著名，四方遠道就學者，年以數千計，惟所教盡係經典，造成摩拉阿訇資格。新疆纏頭每年來此就學不在少數，故地方亦頗繁盛。是以艾久耳其名，欲來一觀。自革命後，宗教不容存在，前之回教最高學府，悉被廢置，另設專門學校，現時戶口約有三萬二千人。當地前產黑胎羔皮以及絲業、地毯、銅器著名於世，爲中亞細亞貿易重鎮。人民夙以富庶稱，對於宗教觀念極深，當改革時，此地人民抵抗最烈，曾發生巷戰。今則牲畜告絕，房屋塌陷，無處不現困窮模樣，非復貿易時代之舊觀矣。蘇聯積極從事建設，於短時間內，固難望其普及也。中亞細亞 (Central Asia) 包含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烏孜別克斯坦 (Uzbekistan)、塔奇克斯坦 (Tadjikistan)、吉爾吉斯 (Kirghizia)、土克門尼斯坦 (Turkmenistan) 各種族，多係遊牧性質，人民生活，畢竟落後，生活困苦，亦遂不堪言狀。余得漫遊其間，雖稍受勞困，亦所樂爲也。遊畢返新城，長途汽車今日不開，另有火車支綫，與新城相接。余等在站候三小時，車始開至，概係三等，長羅五人同坐，擁擠不堪，上面尚有三層，亦皆人滿，車中臭味撲鼻，乞丐可以上車唱曲行乞。抵新城車站，宿雨未晴，衣服盡濕，在食堂進餐，粗劣幾難下咽，而乞丐尙環伺不去也。候車數小時，百無聊賴，步閱蔭桐領事見贈原韻，率賦兩章，聊以自遣而已。

漫遊中亞細亞友人見贈原韻卻寄

眉尖百感動相侵。身世悠悠欲不禁。宿愼即今當一嘆。新愁猶復託微吟。遊遊歐亞壯懷在。彌望鄉關客思深。(閩省獨立)。且喜君詩趨簡淡。可知茲亦有遺音。

走運天涯曉氣侵。忍離合拆漸難禁。殘羹粗糲甘烟。細雨新泥入苦吟。野店蕭條驚客至。故城憑弔感

人深（遊布哈拉舊城）。嗟余避亂更逢亂。戰鼓頻聞未絕音。

晚九時登車，無軟鋪座位，經車站特許，搭坐軍人三等硬鋪，較普通三等稍爲整齊，可免偷竊之虞。惟車中黑暗如漆，并蠟燭亦無之，軍人多挈有眷屬，只見各燃火柴藉取光亮，余與老艾亦擠於其中，許久始將行李安置。余佔上層硬鋪，和衣而臥，三等車滋味久已未嘗，況與外國軍人共處之黑暗三等車乎！此皆遊布哈拉之所賜也。晨興盥身酸楚，如坐囚牢，但因倦極，却得酣睡，下午抵一小站名 Hovg 在此換車，轉赴安集延。晚九時車由莫斯科開到，幸有軟鋪，爲之謝天謝地，誤遊布哈拉，竟發生種種困難，今當渡過難關，亦爲旅行蘇聯中之一興趣事也。

(六) 安集延與塔什干

余等抵安集延，僱馬車至領館，劉德恩領事赴莫斯科未歸，晤隨習領事王潤靈館員張其英始悉途中雨電均未接到。塔什干報載塔城軍隊進至石河，省城馬隊亦向伊犁出發，逃至塔城邊境者，有一萬二千人。領館特爲設宴歡迎，此間食品尙不甚缺乏，係購自伊犁喀什。晚赴老城烏孜別克戲院觀劇，音樂亦頗可聽，劇情則表演農村革命，女子解放，蓋亦屬於宣傳工作也。烏孜別克人民較前已有進步，惟街市所見烏孜別克婦女，尙有用馬尾製成籠子，以蒙面部，爲狀却似轎簾，蒙者類皆中年頑固不化之婦女，余笑謂若輩之醜臉，雖不遮蔽，亦不值一顧，現如戲院、電影院禁止蒙面婦女入內，而若輩蒙障如故，習俗之難移如此。又烏孜別克大車，車輪高大無比，御者復騎馬上，亦爲當地之特色。連日陰雨纏綿，頗似南方天氣，道路泥濘，寸步難行，則與迪化相似。閱報載蘇聯對外貿易，由政府主辦以來，十五年間所有外貨入口之價額，爲八十三萬萬金盧布，可供生產之機械之用款，佔六十七萬萬金盧布，蘇聯出口品由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爲二萬萬一千六百萬金盧布，由一九二三年起至一九三二年止，爲六十九萬萬金盧布，最後四年中出口爲五十三萬萬金盧布，一九三二年工藝品佔出口品百分之六三有強，觀此可知蘇聯近來之猛進矣。

王潤靈談退於一月間曾至喀什謁馬紹武行政長，適金樹智師長服毒身亡，風聲鶴唳遂急行離喀。嗣復赴伊爾克什塘過卡，接濟逃來漢官十四員糧食，乃該員等已先離卡，行至中途，悉被黑黑殺害云。塔什干報載馬仲英退至哈密，迪化現狀平安，軍隊向伊犁出發。又南疆獨立後派出頭代表數人，赴塔什干有所接洽，余擬偕王君赴塔與南疆派來代表謀面。今日爲二十二年末日，領館同人設宴除舊迎新，余不意竟來中亞細亞之安集延度歲。人生無時不受環境支配，何必預爲之計哉！領館法律顧問品女士(Mrs. Papevsky)卒業於聖彼得堡大學，通英法語，曾任律師數載，父母擁有鉅資，悉被沒收，相繼愁憤而死，其夫亦逃往德國，生死莫卜，女士道及身世，輒掩面而泣，余亦爲之酸鼻，偶爲之詠曰「霖雨紛紛已斷腸。那堪更對愁人淚。」

余等於二十三年一月三日抵塔什干，寓領事館，車維薩總領事患病，由其介弟學習領事車維薩招待，聲稱接電較遲，未及赴站迎迓。塔什干有旅館六處，皆無餘房，在蘇聯境內，到處居住最是困難問題。塔什干爲烏孜別克斯坦首都，在中亞細亞爲惟一之重鎮，帝俄時代設土耳其斯坦總督於此，戶口爲四十三萬人，分新舊兩城，新城爲俄人所建，馬路、公園、電車、電燈、自來水一切設備皆有，而舊城爲十五、六世紀烏孜別克人所建，土路土屋，湫隘羶塵，完全東方形式。余借車、張二君乘領館汽車遊塔什干全城，過省政府新建築、紅軍司令部、大監獄、阿富汗領事館（此間原有三領館，去歲波斯撤回領館，所餘者僅阿富汗與我國而已），塔什干道路寬敞，兩旁楊樹直上，欲干雲霄，余頗愛之，舊城則到處頽垣敗壁，頗似我國外縣境況，惟是如此窄路，尙有電車往來其間，直通新城，乘車者按次等候，無慮百餘人，人人知守秩序，已成習慣，如在國內恐早擠成一團，或罵聲互起矣。新舊城毗連，人煙稠密，屋宇櫛比，塔什干不愧爲中亞細亞之一大城也。此地有水電廠兩處，因冬令凍冰甚厚，電力大減，用炸藥轟擊，聲音鏗約可聞，蘇聯測處提倡電業，可謂知急所務矣。晚至亞爾們尼亞戲院(Armenian Theatre)觀劇，藉觀其風俗民情，來者皆亞爾們尼亞人，由該院介紹一女觀客代爲解釋，該女子在黨部作事，演時逐句譯講，津津有條，以一芳齡女子，與三位外國人同座，侃侃而談，毫無羞澀之狀，亦難能矣。亞爾們尼亞爲蘇聯共和聯邦之一，居高加索北部，人民約有十萬，開通較早，

前駐我國公使加拉罕氏，即亞爾們尼亞人也。

長遊博物館，館中陳列中亞細亞所產各品，館係烏孜別克王舊宮，建築頗稱華麗。又遊動物園，獸類無多。途遇兩起兵士押解罪犯，係國家政府局(G. P. D.)派出，據告每日均有若干起，人民提起(G. P. D.)大有談虎色變之慨，蓋在蘇聯暗行買賣，即係犯罪行為，投機事業尤爲觸犯刑章。蘇聯全國無商人，對外貿易則由國家主之，市面不見有外國貨，非如我國洋貨之充斥市場也。某君謂蘇聯開發一處，必先修蓋監獄，時有人滿之患，刑律以反革命爲最重，處以死刑，或終身監禁，偷竊罪最輕，三日即釋放，是以到處人手獨多。晚觀烏孜別克戲，跳舞歌唱皆備，音樂採用西洋樂器，全隊亦有三四十人之衆。余在塔什干停留四日，喀什派來代表六人已與晤面，得悉喀什新城漢人織出槍械後，新舊城漢、回、纏已相安無事，漢商除在舊城開當舖，平日積怨太深悉被殺害外，餘尙無恙，現軍權操於纏頭之手，途中尙有黑黑孜騷擾，以致行人裹足。

(七) 阿拉木圖

一月七日由塔什干前往阿拉木圖，領館爲備食物，并送至車站，車殊窄小，不及舊式歐車。同車有喀什纏頭二人，詢以蘇聯與喀什孰優，答以喀什利於富者，而不利於窮人，此間到處需人，只要工作，便有吃有穿，不似喀什無工可作，言次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慨！南疆纏頭來此謀食者極衆，政治不良罔知提倡工業，卒使人民無事可作，甘爲異國作奴，是誰之過歟？次日抵一車站，因前面貨車損壞，停留至七小時之久，余等帶來麵包告罄，忍飢而臥。九日晨抵阿拉木圖總站，僱肥犁至領館，晤巴松如領事，詢悉迪化派城防司令邢占清、省府秘書魯倫赴伊犁磋商和平。十日當地載伊犁張培元師長出亡，由行政長王之佐暫時維持秩序，餘情不詳，全館人員同深詫異，次日復載張培元死耗，愈覺奇離，巴松如領事通俄、纏、滿、漢文字，對同人談話，分用四種方言，承告渠原名「富隆阿」，滿語即「盛」之謂，友人遂贈予「松如」二字爲別號，其舅氏充伊犁錫伯營佐領，迭呼其小名「巴圖沁」，意即「鞏固」之謂，於是衆人隨之，漢人則以爲「巴」其姓「圖沁」其名。

實則真姓爲「民覺羅」，滿清皇室爲愛新覺羅，稍親爲「紫覺羅」，次則「民覺羅」，至覺羅二字，果何意義，亦不知悉。晚赴音樂會，有塔奇克音樂及戲劇，塔奇克轉頭僅新疆蒲犁與阿拉木圖一帶所有之。所用音樂如我國弦笛之類，加以鋼琴，頗足動聽。此處原爲回教禮拜寺，今則改爲俱樂部，觀衆中哈薩克男女有穿整齊西服者，以視新疆之哈薩克如何，有教無類，古訓昭然，毋謂蠻蠻者俄，易爲征服，益以愚民政策爲得計也。閣蔭桐、劉子惠兩領事由莫斯科返阿，余爲南疆事，特邀巴松如、閣蔭桐、劉子惠、李輝山諸領事，暨薩比特、艾克貝爾兩總商，共同討論，便向中央建議。余致顏大使電，請轉向行政院報告南疆情形，同時電迪化劉主席、盛督辦，因此間對於南疆消息較爲靈通也。當地喀什總頭約有千餘人，擬聯名反對喀什獨立，脫離中國，甘爲外人利用，余允爲轉陳中央。

華僑在此困苦萬狀，多求領館告急，蓋蘇聯禁止經商，有亦科以重稅，華僑皆營蠅頭小利，生計幾爲斷絕。少壯爲異國作牛馬，老弱則轉死滯壑，亦足憐已。今日（一月十七日）回教開齋，俗稱過年，回教過年每三十六年與漢人過年日期相遇，如是者三年，迷信家謂此三年中，回、漢往往有事，恰巧前三年回、漢同時過年，而新疆回、漢之爭迄無寧歲，意者自今年起，否極泰來，轉危爲安乎？借子惠、嶧山出外散步，并遊博物館，內陳列帝俄時代之總司令阿速闊夫敗退新疆，在迪化與楊增新將軍及各廳道攝影。余在貿易局（Bazaar）購得酒肉糖菓，約薩、艾兩總商并巴、閻、劉、李諸君小酌，共祝新疆太平。余偕嶧山赴浴，適值工人休息日，候浴者無慮百餘人，均鶴立以待，對於光陰，殊不知愛惜。幸領館已先一日買票，浴限一小時，逾時不出，則拍門催促，余覺身上癢甚，竟在內衣覓得蟲子，前經人警告火車軟鋪上有蟲子，今乃果然。憶童稚時曾生蟲子，何期數十年後又來光顧，余今可以教王猛捫蝨而談當世之事，所不同者，此係外國蟲耳，晚觀哈薩克戲，所演係紅軍與皇黨戰爭故事。

一月二十一日爲列寧逝世十年紀念，全市下半旗。今日來數僑民向領館求助，詢係東北軍蘇炳文、李桂芝齊部，面帶飢容，流落在此而不得去者。又一華僑掣南兒一女，面目清秀，問其身世，則憤然淚淚欲出，自稱

田姓，山西汾州人，祖父翰林，父舉人，已在恰克圖經商，十八年前外蒙變亂，被擄至俄國，送至煤礦伴工，輾轉流落至此。目下蘇聯等僑尚不下數萬人，類皆衣服藍縷，欲求一飽而不可得，返國又不可能，父母妻子離散，處境至堪憫惻，安得國家籌一筆鉅款，將此輩華僑悉數載回，令其各返故鄉耶？又當地報載馬仲英圍攻省城，受極大損失，死傷達二千人，俘虜二百人。又北疆鉅商白黨人格米理肯因有聯絡馬仲英及喀什獨立政府之動作，被當局拘押等語。

閱一月十日益世報載迪化劉、盛二氏電告中央張培元師長因內部叛亂，率親信三四十人出巡，行至離惠遠四十里地方，被仇衆狙擊身死，現暫委劉斌爲警備司令等語。會幾何時，變亂如此奇離，令人無從捉摸。

(八)西比利亞歸途

余奉部電准予回京，巴、閩兩領事爲余饒行，余起述個人對新省已生特別情感，設有利於邊疆，禍福利害在所不計，倘無益於地方，而有損於個人，則亦不能爲此無謂之犧牲。二月十九日午後出發，與同人一一握別，因護照展限簽證事，又須繞至莫京一行。仍乘國際列車，以爲掛有飯車，乃車開行後，始知此次并無飯車，余一人旅行，須在車上歷五晝夜，而身邊除帶有麵包、茶、糖外，別無所有，真使人啼笑皆非。同屋三人皆共產黨黨員，余新學俄文本不足交談，今亦不得不勉與周旋，幸得字典之助，彼此尙能領會，據告蘇聯共產黨員現有三百萬，又青年團（K. O. I.）即預備黨員數爲五百萬。一人突然發問，蘇聯與日本開戰，君意地點當在何處，似深知戰事必不能免者。沿途均無食物可買，彼輩助以牛油、罐頭，略塞飢腸，余亦出茶葉，方糖互通有無，彼輩甚爲歡迎。車中坐客爭來談話，自謂無產階級專政之成績，俟第四「五年計劃」成功後，將無敵於世界。又蘇報載本年第十七次共產黨大會第三國際首領演辭，聲稱中國現有共產黨若干人。彼等對於中國古代人物，知有「孔夫子」，近代人物，知有「蔣介石」「吳佩孚」「張作霖」三人而已。車每至一站，余即探首外望有無食物可買，有時只買得鹹黃瓜數條。或肉腸少許，有一日買得野雉鱈魚，如獲珍品，猶幸余此次

滿有麵包，否則與蘇聯人通融麵包，殆爲不可能之事也！隔屋有一工程師，時與接談，其同屋有三婦人，初疑其眷屬，詢知彼係個人旅行，其他三婦亦非同伴，在蘇聯國中「男女無別」四字，可謂完全做到，乘客買票，不分男女雜處一屋，車內男女工役亦共處一室，飯車內男女廚役，及晚則用椅作床同睡車內，殆皆成爲習慣矣。車中無事，偶成五古一首，藉破孤寂而已。

中亞細亞紀行

昔日遊俄京。儕侶相持擊。車中日兩餐。粗劣猶堪咽。今日遊俄京。獨作萬里客。況復無庖廚。坐凍在陳厄。斗室四人居。面覩語扞格。旣慮日長飢。復慮夜多竊。行路難如此。中心懷逼側。已而漸交談。頗會賴而割。對語自生情。魚膾供饑嚼。亦向道旁沽。偶得雞與餛。所求只一飽。未許讓老饕。行行望前途。驛站略能識。昨來踏春泥。忽又雪盈尺。每事輒好問。欣然爲解譯。解譯有未明。字典差可託。隔室爭談間。笑語資嘲噱。置身莊嚴間。學語真易得。黨人意氣豪。自詡無匹敵。鄰婦唱和聲。廣無中轍。朝去暮復來。五日如瞬息。客邊通有無。互助乃天職。人性本相同。初無種族別。云胡我西鄙。未已兄弟鬩。更有冀漁利。身敗名亦裂。坐是外力侵。邊事益蹇阨。我今慶生還。心猶念民瘼。憑將千百慮。輸獻二三策。妻子重相逢。撫昔淚盈滴。便當賣掉蹄。念母心如結。士當爲國用。地僻敢辭責。平生利濟心。皎若窗外雪。高枕憂喜并。起視東方白。

二十五日晨三時抵莫斯科，乘使館汽車仍住大旅館，旋晤吳炳文參事於新大使館，辦理簽證護照，并預購置赴海參崴車票。莫京街市近又新添無軌電車，蘇聯努力建設之精神，至堪欽佩。又新開一百貨店，食物應有盡有，無需至貿易局用外幣購買，因之近來盧布價格，亦稍提高。

楊耿光將軍一行六人於三月二日由土耳其來莫斯科，蘇聯外交部參謀部均派員赴站迎迓，余與楊氏本係相識，忽在莫京相遇，尤爲快慰。午在大使館餐會，楊談此行與墨索里尼、希特勒、凱穆爾各巨魁會話情形。旋由陳友仁氏長公子陳丕士導遊莫斯科全城，并參謁列寧遺體，余亦陪往。次晨余再訪楊氏談漸驅事。曉大使館

設讓歡迎楊氏，蘇聯來賓有參謀總長、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陸軍大學校長、外交次長、海軍次長、遠東司長等，賓主二十餘人，頗極一時之盛。使館屋宇高敞，跳舞廳可容數百人，爲其他使館所不及。

三月七日搭西比利亞國際快車赴海參崴，承使館同人走送，下午五時三刻車蠕蠕動，又與莫斯科告別矣。飯車食品尙稱完備，惟價較昂。同室乘客係一軍官，余之俄語略足交談，不似初來時之窘狀矣。次日因前面一車出軌，等候五小時，余此次漫遊蘇聯，眼見他車出軌兩次，旅行亦有幸不幸也。沿途所見，爲樹林與雪，及棉雪之木柵，木柵高可三尺，或有或無，則視風之方面，此種設備，亦爲俄路之特點。九日下午抵 Sverdlovsk 大站，爲烏拉嶺各種林礦中心點，亦爲歐亞分界之處。余於未動身時，在莫斯科國際書店，買得中西書籍千餘種，備車中取閱，又購備各種食品，蓋此路全綫長一〇、一五六公里，由莫至崴長九、三六〇公里，按華里則合一萬六千里，如不誤點，尙須十晝夜，倘無書籍能不悶煞。國際快車頭等四間，二等五間，均係兩人一間，頭等床鋪作縱橫式，兩間公用一盥洗室，二等床鋪爲上下式，不帶盥洗室。此次列車頭等只余爲外國人，餘皆蘇聯政府人員，乘車例有特別優待，二等有一美國人一德國人，該美人本係俄籍，幼年渡美，取得美國籍，此亦爲不視其弟，操流利英語，俄話反不能說。車中多與此君交談，詢以對蘇聯感想如何，渠謂曾赴鄉間見多數人爲領麵包，須挨次等候竟日，似仍在困苦中。又指車站之人，大都衣服襤褸，此種現狀，爲美國所無，抵崴前一日，該美人在一小站下車，遠見一人來迎，呼名始識其弟，彼此擁抱接吻。眼淚奪眶而出，彼此不見二十七年矣。其兄面圍圍如富家翁，其弟則面目黧黑，一望而知爲勞動者，兄弟二人可爲資本主義國家及無產階級國家之代表。莫斯科與海參崴時間相差七小時，以致眠食時間皆不習慣，飯車居然有糖果點心餐售，攜帶食品亦頗豐足。某站見一婦人倒臥站旁，被人強曳之出，想係發生麵包問題者，上車拭地板婦女，亦向乞乞麵包。

十七日下午抵崴，總領事陳廣平派段君春站迎接，住旅行社旅館 (Intourist Hotel)。段搭什于領館索維廉君，渠在新西比利亞候國際車十日，又在此候船幾月。余此次幸赴莫斯科搭通車來崴，方得有床位，若在新西比

利亞，則又不知等候何時矣。晚偕牟、段諸君至北京街中國飯館，有新鮮干貝、蠔黃、蟹腿，皆當地風味也。藏埠華僑尚有萬餘人，山東掖縣居其大半，有赤波舞臺及飯館十餘處，皆係國營。華僑房產悉被充公，至今華僑居住弄巷內，煙館、寶局林立，可謂中國人之特色。牟君約觀中國戲，余不感興趣，先行辭歸，巷口成羣華僑，囚首喪面，口喊賣烟捲火柴，若輩豈非無職業之徒歟？陳式之總領事劉駿人副領事答拜，并邀往領館午餐，談悉新任新疆建設廳長高惜冰等四人昨過此赴新。又報載新疆劉文龍主席請假，由財政廳長朱瑞兼代。

二十日上午下輪，次晨抵朝鮮雄基，日輪天草丸，由敦賀至海參崴直駛，歸途則在朝鮮雄基、清津二埠掛口裝貨，每月開始三次，貨物稀少，搭客亦無多，聞由政府特為補助維持航綫。船上掛有地圖，主書「日滿間最快速路」，乃久成懸案之吉會路，業已通車，我國襲守閉關傳統政策，以為拒築此路，即可杜他人之侵略，而又不知及時努力，迨入他人之手，不兩載而全路告成矣。二十三日抵敦賀，余偕牟君至雄谷旅館稍憩，店主侍女欣然相迎，風景依稀，一如當年。當晚抵神戶，停留二日，承江華本總領事招待。二十六日搭北嶺丸開往塘沽，於三十日下午到達，一履國土，便覺雜亂無章，缺少秩序，如脚行之勒索，錢攤之欺騙，車站之嘈雜，令人人生不快之感。至日本兵、安南兵荷槍把守車站，更為塘沽之特殊現狀。此次西征，適逢變亂，到處伏有危機，除在迪化外，東至古城，西至伊犁，西北至塔城，又復漫遊蘇聯，西北至歐洲之列寧格勒，南至中亞細亞之安集延，東至日本海之海參崴，孤身旅行數萬里，幸而未死窮邊，重得家人團聚，其欣慰為何如耶！旋赴京，贛分謁當道報告南北疆情形。

附錄

新蘇臨時通商協定

逕啓者查中華民國之新疆省與蘇聯共和國彼此領土接近在歷史上已有經濟發展之關係又查雙方政府屢次表示願意共同發展新蘇間商業因此新疆省政府與蘇聯政府在中華民國與蘇聯正式通商條約未成立以前協定如下

一、新疆省與蘇聯共和國貨物出入及人民往來之邊卡依照中國及蘇聯現行法律將來由依爾克斯塘（或土爾）奈特）霍爾果斯、巴克圖及吉木乃（邁科布且蓋）經過之

二、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准予新疆商民不必經特別許可之手續有權將新疆各種土貨無限運入蘇聯售與蘇聯國營商業機關但爲蘇聯現行法律所禁止入口之貨不在此限

三、新疆省政府對於蘇聯商務機關及其國民在喀什伊塔塔城阿山迪化各區准予自由執行交易之權並由上述各區內遣派代理人或委員前往沙車、吐魯番、焉耆和闐阿克蘇與各該本地商民或商號訂立買賣契約及督促其履行之權

新疆省政府爲蘇聯買賣事業趨於軌道起見允許蘇聯商務機關之職員及其國民遵守新疆現行法律或規則對於各代理人與各商務機關所在地彼此來往之間得有自由往返通行之權

四、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關於蘇聯商務機關及其國民與新疆商民或商號訂立買賣合同及契約之時允予彼此間自由商訂買賣貨價轉運及契約期限各條件并依照中國現行法律上公證之程序時所訂之買賣合同到官廳內登記新疆省政府聲明合同登記程序之日期依照新疆現行慣例不得越過五天新疆省政府證明新疆本管地方官廳於雙方發生爭論之時定能先行調查雙方所訂之合同或契約依照中國現行法律公平履行雙方所訂之契約

五、新疆省政府允許蘇聯商務機關及其人民無論現在或將來按照中國現行法律所完納之關稅及其他稅款比之中國商民及商號不能有較高或加重情事如將來新疆依據現行法律施行營業稅及其他類似營業稅性質之稅捐時所有在新疆之蘇聯商務機關及其人民自應與中國商民及商號一律完納

六、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爲重視新疆國民經濟利益起見所有關於發展新疆應用各種機器如工業電氣農業交通等項全部構造之各機將來依照商業合同性質完全供給之並以同樣性質之合同擔任新疆建設上應用之相當技師及由中國人民內造就專門人員

蘇聯政府並以同樣性質之合同對於新疆國民經濟上施行改良農業畜牧各事宜仍乞予以相當協助

七、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爲重視新疆國民經濟利益起見對於新疆商民將中國內地出產各貨運入新疆或將新疆出產各貨運往中國內地允准按附單內所列之各貨通過蘇聯國境此項附單將來由新疆省政府之特派員會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以發達新蘇間商業爲基礎在本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會同商訂之該項附單得按照新疆及蘇聯國民經濟必要之情形每年商訂改定之

新疆省政府希望蘇聯政府將來對於新疆省政府轉運自己必需上之訂購物件并非含有買賣性質在內請求由蘇聯國境通過無論由中國內地運入新疆或由新疆運往中國內地或由與蘇聯訂有商約及將來締結商約之第三國運入新疆時以極友好之態度允予查照辦理

新疆省政府接准蘇聯政府函稱如所運通過蘇聯國境之貨爲現行法律所禁止者蘇聯政府對於新疆之請求當然不便查照辦理一節業已查照備案所有以上規定各節純爲發展新蘇間雙方經濟關係新疆省政府認爲同意發生效力特此布達順頌公綏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於迪化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

附件第一號

逕啓者新疆省政府爲謀新蘇間商業發達起見通令新疆稅關對於新蘇間沿途出口入口各貨規定劃一稅則以期雙方商務共同發展爲此函達蘇聯政府查照即希鑒核賜復并頌公綏

附件第二號

逕啓者爲謀蘇聯共和國與新疆省商業方便起見擬在迪化喀什伊犁塔城設立蘇聯財政所辦理蘇聯各商務機關內彼此買賣上財政上或與中國商號商民之往來事宜其中國商號商民如向該財政所有商業委託時亦兼辦之在執行上項事務時該財政所根據雙方之情願得抽收相當之手續費相應函請 貴特派員查照并希新疆省政府對於上述各節表示贊同特此布達順頌公綏

附件第三號

逕啓者蘇聯政府爲運輸貨物及人民往來方便起見希望新疆省政府核准於開放土爾奈特邊卡六個月後即行封鎖俄爾克斯塘卡以便已經起運由俄爾克斯塘入境尙在途中之貨得以達到目的地爲止相應函請 貴特派員查照并希新疆省政府對於上述各節表示贊同特此布達順頌公綏

附件第四號

逕啓者新疆省政府認爲新蘇間之電報有規定之必要因此塔城與庫塘（巴克圖）之電綫必須銜接同時新疆與蘇聯之無線電亦須規定直接通訊辦法其實行以上各節之手續及條件將來由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會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共同商訂之爲此函請 貴總領事查照并希蘇聯政府對於上述各節表示贊同專此布達順頌公綏

新疆知見書目一覽表

- 史記大宛傳 (漢司馬遷撰)
- 漢書西域傳 (漢班固撰)
- 穆天子傳 (晉汲冢出土)
- 佛圖記 (晉釋法顯撰)
- 使于闐記 一卷 (晉張匡鄴撰)
- 後漢書西域傳 (南朝宋范曄撰)
- 使西域記 一卷 (北朝魏釋惠生撰)
- 西域圖記 三卷 (隋裴矩撰)
- 西域圖志 二十卷 (唐許敬宗等撰)
- 西征記 (唐韋宏機撰)
- 大唐西域記 十二卷 (唐釋玄奘譯辯機撰)
- 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唐沙門慧立本釋彥悛撰)
- 經行記 一卷 (唐杜環撰)
- 西域道里記 三卷 (唐程士章撰)
- 西域名醫藥方 四卷
- 西州使程記 一卷 (宋王延德撰)
- 高昌行記 (宋王延德撰)

見洛陽伽藍記

吳氏刻本及墨海金齋本

見唐書藝文志
見唐書藝文志

會纂 二卷 (元郭暉洛納新撰)

河朔訪古記 二卷 (元郭暉洛納新撰)

西遊記 二卷 (元邱處機撰)

西遊錄 卷 (元耶律楚材撰)

西使記 卷 (元劉郁撰)

西國圖經 (元舒蘇撰)

西域異文傳 (元舒蘇撰)

河源記 一卷 (元潘昂霄撰)

使西域記 一卷 (明陳誠撰)

輿復哈密 卷 (明馬文升撰)

平番始末 一卷 (明許進撰)

西番專輿 三卷 (明王瓊撰)

哈密專輿 一卷 (明佚名撰)

哈密行記 一卷 (明武振撰)

西域土地人物略 一卷 (明佚名撰)

西域河源考 (清康熙高斯同撰)

西遊記略 (清佚名撰)

使西遊行記 一卷 (清雍正使臣佚名撰)

西域圖志 五十二卷 (清乾隆二十一年大學士劉世明等撰)

西遊雜記 一卷 (清方獻承撰 雍正十二年方氏隨征伊犁繪出所見)

見王傳五堂雜誌

學海內編本

博古齋

附錄 西域圖志卷一 圖表

西域開見錄 八卷（本名新疆外藩紀略亦名異域瑣談門目凡五曰新疆紀略曰外藩列傳曰西陲紀事本末曰回疆風土記曰軍臺道里表 清乾隆滿洲椿園氏撰 自署如此湖方備乘七十一著乃誤以其年為名說見元史譯文證補）

欽定西域同文志 二十四卷（清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三卷清乾隆三十七年大學士傅恆等奉敕撰）

欽定新疆戰圖 十六幅（清乾隆年）

烏魯木齊雜詩 一卷（清紀昀撰）

烏魯木齊賦（清紀昀撰）

欽定河源紀略 三十六卷（清乾隆四十七年紀昀等奉敕撰）

新疆條例說略 二卷（清乾隆吳翼元編乾隆六十年重刻本）

西陳樵唱 一卷（清乾隆王芑孫撰）

西域風俗記 一卷（清金人瑞撰）

回疆雜記 一卷（清王會翼撰）

蕩平準部記 一卷（清魏源撰）

征準噶爾記 一卷（清魏源撰）

勘定回疆記（清魏源撰）

西征厄魯特記 一卷（清魏源撰）

遼疆三幹考 一卷（清魏源撰）

海國圖志（清魏源撰）

新疆後事記（清魏源撰）

昭代叢書本

大清一統誌

大清一統誌

小方壺齋本

岡底斯山考

西征錄 六卷（清嘉慶王元樞撰）

三州輯略 九卷（清嘉慶和瑛撰）

回疆事宜（清嘉慶和瑛撰）

伊犁總統事宜 十二卷（清嘉慶松筠撰）

新疆疆域總敘 一卷（清嘉慶松筠撰）

欽定新疆識略 十三卷附圖（清嘉慶大學士松筠奉敕撰道光元年版）

藩疆要覽 一卷（清松筠撰和寧編）

塞外錄 一卷（清嘉慶洪亮吉撰）

天山客話 一卷（清嘉慶洪亮吉撰）

西夏國志（清嘉慶洪亮吉撰）

伊犁日記 一卷（清嘉慶洪亮吉撰）

萬里荷戈集詩 一卷（清嘉慶洪亮吉撰）

百日賜環集 一卷（清嘉慶洪亮吉撰）

西陲要略 四卷（清嘉慶祁韻士撰）

萬里行程記 一卷（清嘉慶祁韻士撰）

皇朝藩部要略（清嘉慶祁韻士撰）

西域釋地 二卷（清嘉慶祁韻士撰）

西陲總統事略 十二卷（清王廷楷原輯祁韻士編纂道光十九年本）

西陲戰略

小方壺齋補編本

小方壺齋本

烏垣紀略

西陲要略 三卷（清范正傳撰）

西陲今略（清梁芬撰）

新疆紀略（清佚名撰）

伊犁守城記

回疆志 四卷（清蘇爾德撰）

回疆通志（清和寧撰）

西域水道記 八卷（清徐松撰）

新疆賦 一卷（清徐松撰）

漢書西域傳補註 二卷（清徐松撰）

漢書西域傳考證（丁謙撰）

崑崙山考（丁謙撰）

西陲論略（清李雲麟撰）

瀚海集（清佚名撰）

帕米爾辯略（清胡祥鏞撰）

帕米爾圖說 卷（清許景澄撰）

天方輿圖擇要 二十卷（清劉智撰）

從西記略 一卷（清范昭達撰）

新疆誌 三卷（清鍾廣生撰）

荷戈詩草 一卷（清李燾宣撰）

北平圖書館藏舊抄本長十四鉛印本書買改為回疆全覽

道光三年刻本

分南北路二篇

浙江圖書館

小方壺齋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伊江別錄（清吳龍光撰）

天山賦 一卷（清歐陽鑑撰）

漢西域圖考 八卷（清道光李光廷撰）

欽定平定回疆方略（清道光十年奉敕撰）

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 三十卷（清道光五年曹振鏞奉敕撰）

東嶽日記 一卷（漢道光方士淦撰）

荷戈紀程 一卷（清道光林則徐撰）

新疆紀事詩塞上竹枝詞 一卷（清曹麟閣撰）

新疆事略 七卷（清佚名撰）

西域輿地彙鈔三種 一卷（清許克勤撰）

西域帕米爾輿地考 一卷（清葉瀚撰）

輪臺雜記 兩冊（清何秋濤撰）

朔方隨筆（清何秋濤撰）

平回紀略 一卷（清佚名撰）

莎車行記 一卷（清咸豐倭仁撰）

天山南北路考略（清龔榮撰）

重定回疆見聞小錄（清喬重禧撰）

麗嶺異同考（清張穆撰）

嵐嶺碑（清張穆撰）

京板本

北平圖書館藏清抄本

小方壺齋再補編本

小方壺齋再補編本

荆駝逸史本

小方壺齋輿地彙鈔

靈鷲閣藏書

西域南道城記要 一册 (清王文錦撰)

金山雜略

梭服西屬國紀 一卷

喀什噶爾略論 一卷 (清林東知撰)

西北域記 (清謝濟世撰)

回部政俗論 (清佚名撰)

喀什噶爾志 一卷 (清光緒初英人倍羅撰)

勘定西域篇 一卷 (清光緒王定安撰)

南疆勘界日記圖說 (清光緒沙克都林扎布撰)

西域考古錄 (清俞浩撰)

新疆道里表 一卷

訊鮮錄 (清佚名撰)

西征紀程 (清鄒代鈞撰)

西征記 (清盧襄撰)

欽定平定回匪方略 三百二十卷 (清光緒十四年奉敕撰)

中俄國界述要

中俄界務彙編 (清錢恂撰)

克什米爾一瞥 (清錦英撰)

西疆雜述詩 二卷 (清蕭雄撰江標選)

中俄交涉記 (英人著江標譯)

小方壺齋再補編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謝梅花雜著

小方壺齋本

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光緒湖南省城刊本

北平松坡圖書館

北平松坡圖書館

少年史地叢書

靈鷲閣叢書

新疆大記 (清關鳳樓撰)

帕米爾分界和議 一卷 (清錢恂撰)

勘定新疆記 (清魏光燾撰)

新疆省輿圖說 (清佚名撰)

西域置行省議 一卷 (清龔自珍撰)

西域設行省議 一卷 (清朱逢甲撰)

新疆設行省議 (清佚名撰)

朔方備乘札記 (清李在田撰)

西行日記 (陳萬里撰)

西北邊域考 一卷

西北最近十年來之史略

辛卯待行記 (陶保廉撰)

撫新紀程 一卷 (袁大化撰)

新疆圖志 一百十六卷 (宣統三年成袁大化總裁王樹枏纂在迪化以木活字印嗣又由東方學會羅振玉重付

鉛印附最新輿地圖一本道里郵政鹽產電信圖一本

新疆國界 八卷 (王樹枏撰)

新疆禮俗志新疆小正 一卷 (王樹枏撰)

新疆訪古錄 一卷 (王樹枏撰)

新疆山脈圖 十六幅 (王樹枏監製)

新疆國界圖 二十幅 (王樹枏監製)

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光緒己亥出版

小方壺齋本

小方壺齋本

小方壺齋本

靈鶴閣叢書

南開大學藏書

南開大學藏書

南開大學藏書

見新疆圖志

見新疆圖志聚珍仿宋印書局

見新疆圖志聚珍仿宋印書局

附錄 新疆知見書目一覽表

一八五

新疆建置志 四卷 (宋伯魯撰)

河海崑崙錄 (裴景福撰)

遊藏紀程 一卷 (李國柱撰)

新疆芻議 一卷 (楊增新撰)

新疆與回族專號 (許學澄撰)

新疆與回族

考察新疆政昆 (請佚名撰)

西北邊陲之氣候一瞥 (沈思瑛撰)

阿爾泰歸併新疆條陳 (陳毅撰)

補過齋文滌 三函 (楊增新撰)

西域文明史概論 一卷 (錢稻孫撰)

葉迪紀程 一卷 (鄧續先撰)

烏蘇縣志 (鄧續先撰)

新疆遊記 一卷 (謝彬撰)

西行見聞記 (郭步陶撰)

西行見聞記 (劉文海撰)

西陲石刻錄 一卷 後錄一卷 (羅振玉撰)

新疆問題 一小册 (國民外交叢書)

西北叢編 (林競撰)

新疆問題 附圖一卷 (華企雲撰)

民國三年北京同和印書局

東方文庫續編
宣統年間抄本

由民國元年至十六年止重要文牘均分類列入北京書局代印

南京市立圖書館藏書
民國十二年出版中華書局
大東書局
南京書局

民國十六年出版中華書局

民國二十年出版大東書局

新疆省政府主席楊公行狀 (金仁撰)

徐旭生西遊日記 三卷

西北地名 一卷 (馮承鈞撰)

西北的剖面 一卷 (楊鍾璣撰)

哈密被圍記略 (朱瑞撰)

長征記 (斯文赫定撰李述禮譯)

西域之佛教 (賀昌霖譯)

西北經濟地理 (張印堂譯)

現在的新疆 (楊攢絳汪日昌撰)

西北旅行日記 (王正旺譯)

中國西北部之經濟狀況 (俄人著王正旺譯)

新疆概觀 一卷 (吳紹璘撰)

西突厥史料 (法人沙曉著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一卷 (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 一卷 (馮承鈞譯)

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 一卷 (日本箭內助著陳捷陳清源譯)

西域文明史概論 一卷 (日本羽田亨著鄭元芳譯)

伊斯蘭教概論 (馬鄰翼撰)

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 一卷 (葛綏成撰)

新疆文化之寶庫 一卷 (德人著鄭寶善譯)

北平圖書館藏書

西北科學考察團印民二十年出版

西北科學考察團印民二十年出版

民國二十一年迪化鉛印本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民二十二年

民二十二年

民二十二年商務印書館

民二十二年

商務印書館民二十三年出版

商務印書館民二十三年出版

商務印書館民二十三年出版

商務印書館民二十三年出版

商務印書館民二十三年出版

商務印書館民二十三年出版

中華書局民二十二年出版

南京棧提督局民二十三年出版

新疆視察記 一卷(馮有真撰)

張謇西征考 一卷(日本桑原鵬藏著楊鍊譯)

新疆建設計畫大綱草案(行政院新疆建設計劃委員會印行)

西北之地文與人文(王金釵撰)

元西域人華化考(陳垣撰)

西北古地研究(日本藤田豐八等著楊鍊譯)

補遺及新出書目

元代西北疆域考(清魏源撰)

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清丁謙撰)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清魏崇陽撰)

回疆雜詠(清王會翼撰)

坎巨提帕米爾疏片略 一卷(清王錫祺撰)

異域竹枝詞 三卷(清福慶撰)

崑山雜詠 三卷(清龔昱撰)

準噶爾考(清程穆衡撰)

中俄交涉記 四卷(清曾紀澤撰)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羅惇融撰)

壬子回程記 一卷(袁大化撰)

新疆水利報告書 六册(劉文龍輯)

世界書局民二十三年出版

商務印書館民二十三年出版

二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商務印書館民二十四年出版

勵耕書屋重刻民二十四年出版

商務印書館民二十四年出版

小方壺齋本

蓬萊軒本

吉石齋本

昭代叢書本

小方壺齋本

藝海珠塵本

館帆樓書

蓬瀛叢書本

滿清野史續編本

民六年新疆水利會排印本

- 新疆回教考 (李晉升撰)
- 穆薩詳章 (邵續允撰)
- 龔庶精吟 (鄧續先撰)
- 長春真人西遊記後注 二卷 (王國維撰)
- 種觀考 (王國維撰)
- 大唐西域記考異索引 一册
- 斯坦因敦煌取經事略總論 一册 (吳金鼎撰)
- 高昌專集 一册 (黃文弼撰)
- 高昌專錄 一卷 (羅振玉撰)
- 求實齋邊事叢著 一册 (錢桐撰)
- 中國經營西域史 一册 (曾問吾撰)
- 新疆經營論 一册 (蔣君章撰)
- 新疆史地大綱 一册 (洪彝慶撰)
- 盛世才與新疆 一册 (杜軍遠撰)
- 新疆鳥瞰 一册 (陳紀濤撰)
- 六大政策教程 二册 (盛世才撰)
- 政府目前主要任務 三册 (盛世才撰)
- (三十二年五月三版增補)

新疆鉛印本

新疆鉛印本

新疆鉛印本

海寧王忠懿公遺書本

觀堂集林

日本圖書株式會社鉛印

北平景山書店代售

遊居雜著本

民二十五年排印本

正中書局本

正中書局本

生活書店

民三十年商務本

民三十一年新疆日報社印

民三十一年新疆日報社印

新疆外國書目提要

- Rémusat Abel: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hotan*, Paris 1820
- Humboldt A. de.: *Central Asia*, 4 Vols., 1844
- Boulger, D. C.: *Yakul Beg*, London 1878
- Kuropakkin, A. N.: *Kashgaria, Eastern or Chinese Turkest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ketch of the Country*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Calcutta, 1882
- Lansdell, Henry: *Chinese Central Asia*, 2 Vols., London, 1898
- Younghusband, Francis: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London, 1896
- Chinese Empire, London, 1898
- Hedin, Sven: *Through Asia*, London, 1898-1897
- The Shifting Character of Lake Lop Nor and the Discovery of Lou Lan*, 2 Vols., London 1903
- 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 the Holy City of Lhasa*, London, 1908
- 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6 Vols., Stockholm, 1904-1907
- My Life as an Explorer*, 1926
- Across the Gobi Desert*, New York, 1931
- Riddles of the Gobi Desert*, London 1933
- Big Horse's Flight*, London, 1936

- The Silk Road, London, 1933
 The Wandering Lake, London 1940
 Skrzyn, Aurel: Ancient Khokan, 2 Vols., Oxford, 1907
 Serintha, 5 Vols., 1921
 Ruins of Desert Calday, 2 Vols., London, 1912
 Innermost Asia, 4 Vols., Oxford, 1925
 A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de, IVol, New York, 1933
 Chavannes Edmond: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1908
 Chinese Turkestan Archaeology, Oxford, 1913
 Pelliot, Paul: Chinese Turkestan, Paris, 1905
 Herodotus, P. P.: The Geography of Asia, 1904
 Hirth, Franz: Reisen in Zentral-Turkestan, Washington 1903
 Central Asia, London, 1907
 Expedition in Turkestan-Expedition of 1903, Washington, 1914
 The Pulse of Asia, Boston, 1919
 The Chamber of Hacer, New York, 1924
 Phipps, F. de: Karakorum and Western Himalaya, London, 1909
 Hirakawa, Kazuo: Karakorum and Eastern Turkestan (in Japanese), 15 Vols, 1932
 Specht: Etudes sur l'Asie Centrale depuis les Historiens Chinois
 Lévi S.: Le Langage de Khotan, 1933

- Goh Albert von Lee: Die Vierte Deutsche Turfan-Expedition, Berlin, 1918
- Harold Thomsen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28
- Hingsberg, R. W. G.: A Naturalist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 Hyles, E.H.: 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920
- Kingsmill: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Eastern Turkestan.
- Lacom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 Joyce: Chinese Turkestan-Anthropology (o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the Pamirs, London, 1913
- Teichman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Northwest China, Cambridge, 1921
- Journey to Turkestan, London, 1937
- Karamichoff W.: Mongolia and Western China, 1925
- Morten, William J.: Across the Roof of the World, London, 1928
- Stockill, W. E.: China and the West, a sketch of their Intercourse, London, 1925
- Skrine, C. P.: Chinese Central Asia, Boston, 1926
- Rocovsky, Theodore; Roosevelt Kernitz: East of the Sun and West of the Moon, London, 1927
- Yin & Gabet: Travels in Tartary, Tibet and China, 2 Vols., London, 1928
- Campiche, M. A.: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Oxford, 1918
- Jatimore, Owen: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Boston, 1929
- High Tartary, Boston, 1930
-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 New York, 1940

Laitmore, Eleanor Holgate: Turkistan Reunion, New York, 1934

Mearns, Lady: 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31

Tabbe and French: The 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1932

A Desert Journey, London, 1934

Something Happened

Röyve, G. Le: An Eastern Odyssey, "The Third Expedition of Haurdt and Andorin-Dubreuth,

London, 1935

Ylming, Peter: News from Tairy, New York, 1936

Marilart, Ella K.: Turkestan Solo-A Woman's Journey from Tien Shan to Kizil Kum, London,

1934

Fischer, Wilhelm: Expedition in Central Asia(?)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London, 1935

Wa, Aitcher K.: Turkistan Turult, London, 1940

近人研究邊疆問題，每苦參考書之缺乏，及其不易尋獲。上列書籍，僅就個人所見所知，復於三版時爲之增補，至新編外國書目，著者於一九三九年，在倫敦寫書時，曾在倫敦博物院，皇家中亞細亞協會等處，搜獲關於新疆書籍不少，特爲彙編如右，其中錯誤遺漏之處，尙恐難免，倘承閱者指教，俾得改正或補列，漸臻完備，至所厚望。

著者附識

(三十二年五月三版重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渝第一版

(80123渝手)

新 疆 紀 遊 一 冊

渝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貳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吳 藹 宸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14/6/33
該館呈繳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安圖字第一一九三號

